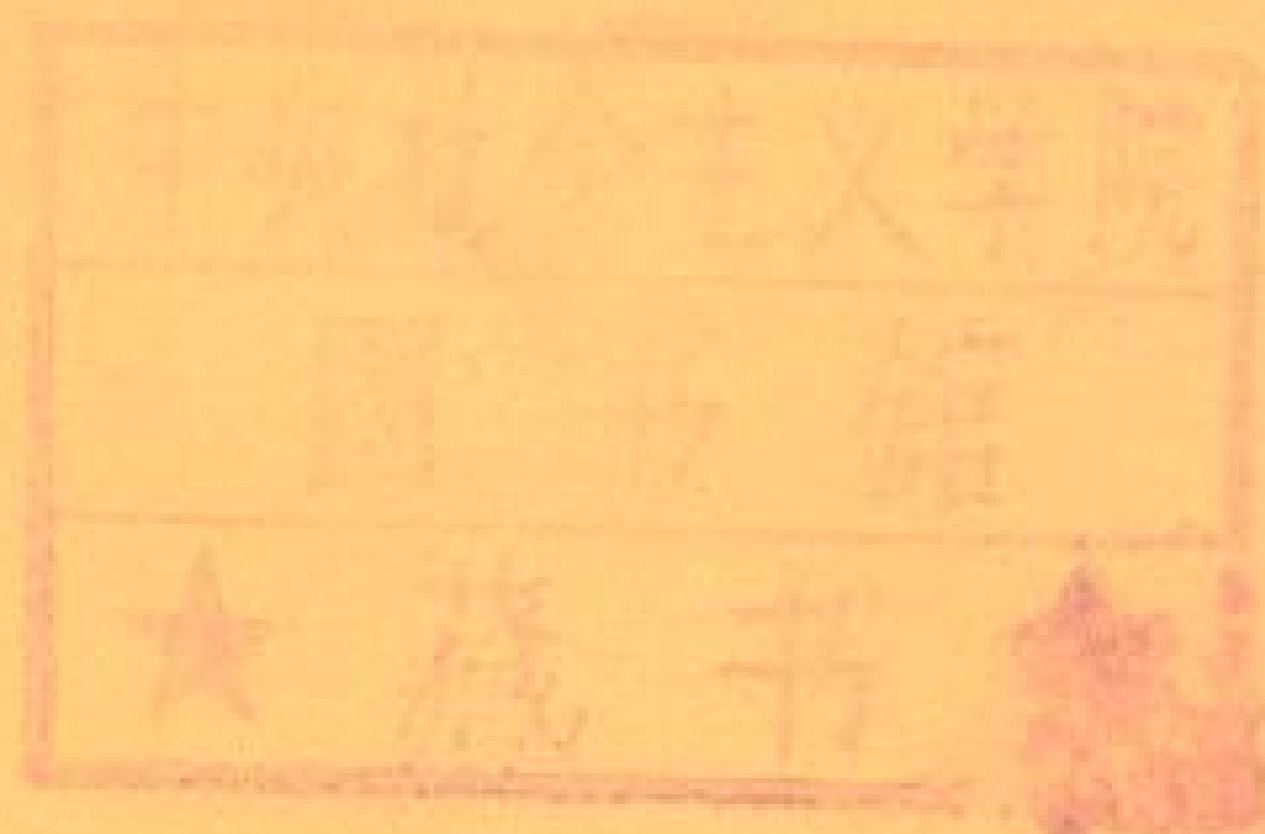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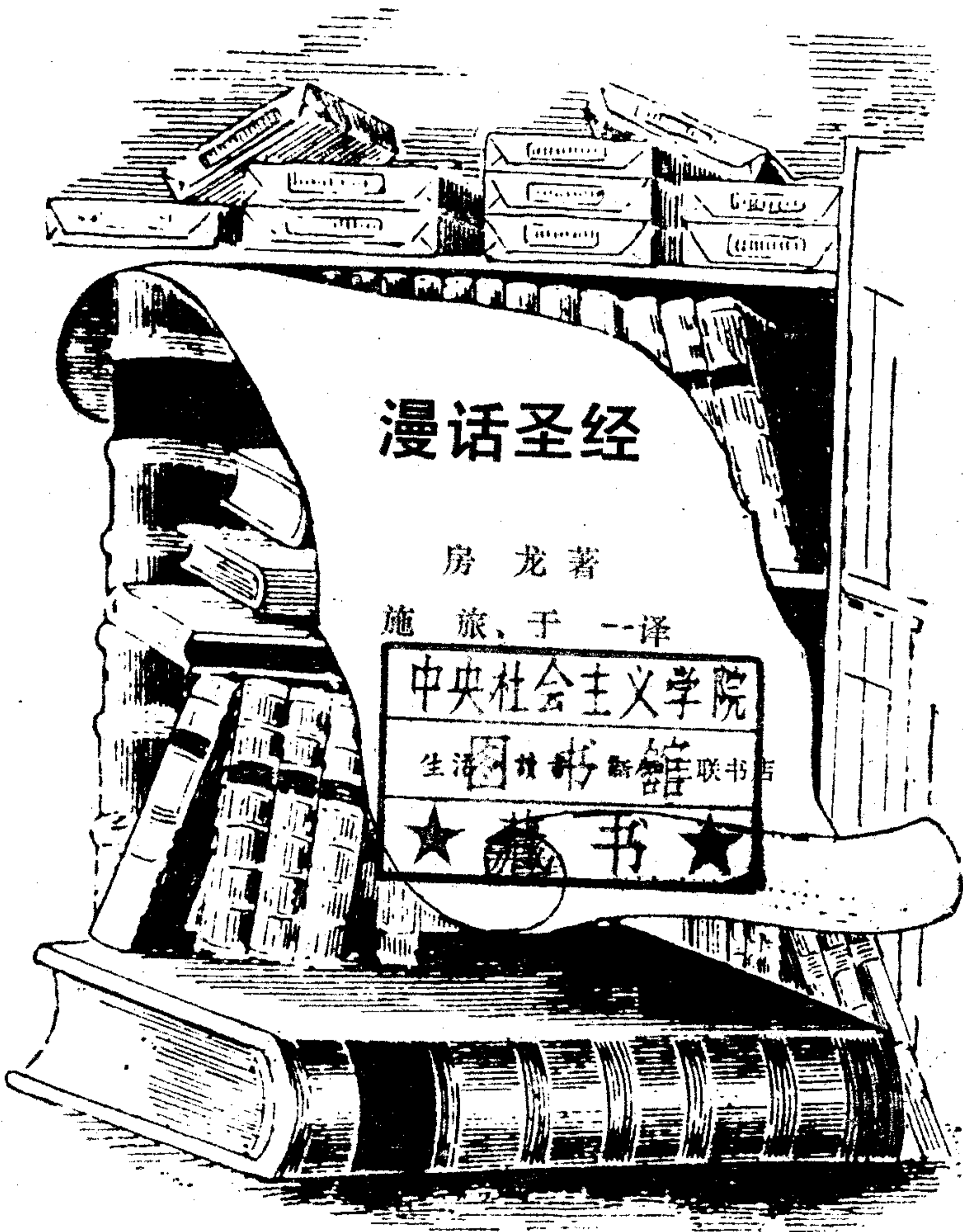
漫话圣经

房龙著

施旅、于一译



70538



漫话圣经

房龙著

施旅、于一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生活书店

★ 藏书 ★

雅
文
逊
书
基
命
德
威
诺
龙
龙
克
编
受

责任编辑：袁 春

封面设计：尹凤阁

版面设计：赵学兰

Hendrik Van Loon

THE STORY OF THE BIBLE

Boni and Liveright' 1985

漫 话 圣 经

MANHUA SHENGJING

〔美〕亨德里克·房龙著

施旅、于一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42,000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书号11002·690 定价2.35元

ISBN7—108—00037—7/K·6

译者说明

一、如果要举出世界上用多种文字出版发行最广泛的若干本书,《圣经》当算得上是其中的一本。多少世纪以来,不仅在基督教徒中,《圣经》是必读书,即使在非基督教徒中,它的影响也是十分广泛的。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社会主义中国知识界,对于这样一部流传千百年、影响亿万人的世界性著作,应该有所了解。本书的翻译出版,其目的就在此。

二、《圣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它包含些什么内容?作者是谁?什么时候形成的?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如何?《圣经》和犹太民族的关系,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的关系,传说中的耶稣其人其事……等等,这一切都在本书中有所阐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加上作者亲自画了不少插图,使内容更加生动。

三、作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是荷裔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善于撰写通俗历史著作,为各国读者所喜爱。本书出版于1923年,是为美国青少年读者写的,目的在帮助他们对《圣经》有一个大纲式的了解;因此他

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并用他自己的语言来写《圣经》的有关内容,把他认为和《圣经》有关的背景知识提供给读者。他在编写中又力求通俗,行文之际常有不拘泥于《圣经》原有情节之处,在叙述背景知识的时候,也有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好在这些文字都无伤于读者对《圣经》的了解,译者就不一一列出注明了。

四、《圣经》中文本是将近一百年前翻译出版的,许多人名地名的译法同现代我国翻译界通行的译法很不相同,其特点是用字怪僻,而且带着明显的粤语发音的痕迹。但是,《圣经》中文本毕竟已通行了这么多年,其中的人名地名已为众多人所熟悉,为与《圣经》保持一定的衔接,本书对《圣经》中的人名地名,基本上仍沿用《圣经》中文本的译法。

五、译文对原书略有删节,并作了一些译注。

1987年1月

目 录

D4192/05

译者说明	•••••	1
第一章	一部文学遗产	••••• 1
第二章	创世记	••••• 8
第三章	先驱者	••••• 20
第四章	再向西行	••••• 41
第五章	定居埃及	••••• 58
第六章	逃脱奴役	••••• 61
第七章	飘泊于旷野	••••• 71
第八章	寻找新的牧场	••••• 85
第九章	征服迦南	••••• 97
第十章	路得的故事	••••• 123
第十一章	一个犹太王国	••••• 128
第十二章	内战	••••• 163
第十三章	先知的警告	••••• 170
第十四章	覆灭和流放	••••• 206
第十五章	重返家园	••••• 216
第十六章	各种各样的书卷	••••• 233
第十七章	希腊人的到来	••••• 237

第十八章	犹太：希腊的一个省	• • 242
第十九章	革命和独立	• • • • • 248
第二十章	耶稣诞生	• • • • • 273
第二十一章	施洗者约翰	• • • • • 293
第二十二章	耶稣的童年	• • • • • 307
第二十三章	门徒	• • • • • 312
第二十四章	新导师	• • • • • 319
第二十五章	宿敌	• • • • • 331
第二十六章	耶稣之死	• • • • • 340
第二十七章	思想的力量	• • • • • 370
第二十八章	思想的胜利	• • • • • 375
第二十九章	国教	• • • • • 388

第一章 一部文学遗产

《旧约》和《新约》是怎么写成的。好多世纪以来这本圣书的经历。

金字塔已经屹立千年。

巴比伦和尼尼微已经成为广袤帝国的中心。

尼罗河流域、广阔的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满是繁忙的人群；而一支在沙漠中飘泊的小小部落，自己决定背井离乡，沿着阿拉伯沙漠的荒漠北上，去寻找比较肥沃的田园。

这群飘泊者就是日后的犹太人。

几个世纪以后，他们向我们提供了所有书籍中最重要的一本——《圣经》。

再晚些时候，他们之中的一个女人生育了所有导师中最仁慈最伟大的一位。

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对这群陌生人的始祖一无所知，他们不知从何而来；在人类各个种族中，他们是起过最伟大作用的一个，然后又离开历史舞台，成为流亡于世界各国的

人。

所以，我在这一章中所写的，就其总体来说是比较含糊的，具体细节是不太可靠的。

但是，考古家们一直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辛勤发掘；随着岁月消逝，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这就使我们掌握了一些事实，我将据此提供可信的材料。

两条大河流经亚洲的西部。它们发源于北方的高山上，消失于波斯湾的海水中。

在这两条夹泥沙而下的河流两岸，人们过着和美消闲的日子。所以，生活在北方严寒山区和南方酷热沙漠中的人，都想方设法在底格里斯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得一立足之地，一有机会，他们就离开故居，历经飘泊来到肥沃的平原。

他们相互争斗，相互征服，在前一代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又一代文明。他们建起了巴比伦和尼尼微这样的大城市，他们在四千多年前使世界的这一部分成为其他各地的人所羡慕的真正乐园。

从地图上看，还有成千上百万矮小的农民在另一个强大国家的土地上辛勤耕种，他们住在尼罗河两岸，他们的国家就是埃及，和巴比伦、亚述仅一衣带地之隔。他们所需要的很多东西只能从远方的肥沃平原各国买到，而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所需要的另一些东西又只有埃及能生产。因此，就在上述的一衣带之地，开辟了通商大道互相贸易。

这一衣带之地，现在叫做叙利亚，在古代则名称不一。

它由丘陵和广阔平原组成，树木罕见，烈日烤地，只是几座小湖和众多溪流为这阴沉单调的嶙峋山丘略添生机而已。

从最早的时候起，古代通道行经的这块地区，居住着从阿拉伯沙漠迁来的各个部落。他们都是闪族人，操同样的语言，信同样的神。他们经常互相打斗，然后讲和，然后又打起来。他们互相偷袭对方的城市、妻子和牲口，就象一般游牧部落的行为一样；把自己的强横意志和锋利刀剑当作无上权威。

他们含糊地承认埃及的国王或者巴比伦、亚述国王的权威。当这些大国的税务官带着武装随从来到通商大道的时候，争吵中的牧人们谦恭异常，频频鞠躬以表示自己是埃及法老或巴比伦国王的驯服仆人，但一等到大人率部离去，部落战争照样进行不误。

请勿认真看待这些打斗，那是古代人唯一能享受的户外运动，往往只有轻微损失，却能使年轻人身手矫健。

将在人类历史上起伟大作用的犹太人，是从一支吵吵闹闹、打打斗斗、游来荡去、偷鸡摸狗的小部落开始，力图在通商大道一带站稳脚跟，然后开展他们的事业的。不幸，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起源确实是一无所知。许多学者作了许多言之成理的猜测，可是最好的猜测也填补不了历史的空白。有人说犹太人最初是来自波斯湾的一个叫做乌尔的地方，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对于许多不落实的事情，我一件也不提，而只提极少量经过所有历史学者认可的

事实。

犹太人最早的祖先大概是住在阿拉伯沙漠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一世纪离开故居而进入西亚的肥沃平原。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飘泊了数世纪之久，想取得一块为己所有的土地，但他们的飘泊路线已不得而知。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在某一时期跨越了西奈山脉的沙漠地带，并在埃及定居了一阵子。《旧约》中所列举的那一时期以及往后时期的种种事件，都在埃及和亚述的史书中有所反映。

往后的故事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了——犹太人如何离开埃及并在沙漠中历经艰辛后合并成为一支强大的部落；这支部落又如何征服了通商大道上一小块名为巴勒斯坦的土地，建立了国家；这个国家又如何为独立而战达数世纪之久，直到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帝国所吞并，然后又成为伟大罗马国家一个小行省的一部分。

当我提到这些历史事件时，切记我不是在写一本历史书。我不打算依据最可靠的史料写出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只打算指出，犹太人认为某一事件是怎么回事。

众所周知，在“事实”和“我们相信是事实”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每一国家的史书所记载的历史，该国人民相信是事实；而当你跨过边界去读一读邻国的史书，你就会发现所记载的完全不一样，读那些书的小孩子至死都相信他们所读的是事实。

当然，总会有个把历史学家或博学之士，或者有那么一个怪人，会去读所有国家的所有史书，他可能会察觉到一些

东西而接近绝对真理。但是,如果他想过安静舒心的日子,还是守口如瓶为妙。

犹太人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三千年前的犹太人,两千年前的犹太人,以及今天的犹太人,都是象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不象自己有时所认为的那样比别人好,也不象他们的敌人经常所讲的那样坏。他们具有某些不平常的优点,也具有某些极其平常的缺点。关于犹太人已经写了好多,好的、坏的、不置可否的都有,因此很难就犹太人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作出正确的判断。

关于犹太人先后生活在埃及人、迦南人和巴比伦人之中时的经历,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编年史。当我们试图弄清楚这部编年史的历史价值时,就碰到了同样的困难。

新来的人是很少受欢迎的。在犹太人无尽期的流浪行程中所到过的大多数国家里,他们都是新来的人。尼罗河流域、巴勒斯坦山谷以及幼发拉底河两岸的旧居民不欢迎犹太人。他们说:“我们自己的子女还不够地方住呢,让那些外来人到别处去吧!”于是就发生了争执。

犹太历史学者在回顾古代那些日子时,总是尽量为自己的祖先说话。好多世纪以来,《旧约》是我们的祖先能读懂的唯一的一本有关古代亚洲历史的书。到19世纪20年代,人们开始学会读埃及的象形文字,过了五十年,又发现了辨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门径;这才知道在犹太编年史作者所讲的故事之外,另有全然不同的说法。我们知道他们犯了所有爱国的历史学者犯过的错误:歪曲事实而为本民族增光。

我再说一遍：本书无此类错误。我不是在写犹太人民的历史，我不为他们辩护，也不攻击他们。我只是重复他们关于古代亚洲和非洲历史的说法。我不去研究渊博的历史学者的严谨著作。我用一角钱买来的一本袖珍版《圣经》，就能提供我所可能需要的一切材料了。

如果你对公元第1世纪的一位犹太人讲“圣经”这个词儿，他会不知你所云为何物。这个词儿较新，是在第4世纪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通发明的，他把犹太人的所有圣书统称为《圣经》。

在差不多一千年中，《圣经》的篇幅不断增加。除少数例外，各卷原来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到耶稣诞生时，希伯来语已不流行，代之而起的是简单得多、老百姓大都懂得的阿拉米语，《旧约》中有几段先知启示就是用阿拉米语写的。请不要问我《圣经》是何时写的，我无法回答你。

每一个犹太小村子，每一座犹太小神庙，都有它自己的某种记载，由有志于此的虔诚长老记在兽皮或埃及草纸上。有些朝拜神庙的人也会把各种法典和预言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应用。

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时，集辑起来的各种记载越来越多。到公元前3世纪—前1世纪之间，这些记载就被译成希腊文，传到欧洲，以后陆续被译成各种文字。

至于《新约》，历史就很简单了。基督死后的头两三个世纪，卑贱的拿撒勒^①木匠的信徒们，经常有受罗马当局迫

害之虞。在用刀剑暴力建立起来的罗马国看来，仁爱和施舍的教义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早期的基督教徒不能走进一家书店说：“请给我一本基督传和使徒行传。”他们只能秘密手抄传递各种小册子；成千上万本小册子辗转相抄，以至人们已无法追查小册子的内容是否真实了。

此后，教会取得了胜利，受迫害的基督教徒成了古罗马国的统治者。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除由于三百年的迫害而造成的宗教著作的混乱。教会首脑召集一些学者来阅读流行的所有读物，他们决定保留几部福音书和使徒们给远方教会会众的几封书信，其他的一概废弃。

接着是数百年的讨论和争议，其间在罗马、迦太基（在著名的古海港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座新城市）和特鲁洛召开了多次著名的宗教会议，直到基督死后七百年，东方和西方的教会都肯定并采纳了现在通行的《新约》。从那时起，以原来的希腊文本为依据，出现了无数译本，内容都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修改。

① 拿撒勒，巴勒斯坦北部古城，属加利利地区，是耶稣的故乡。（本书的脚注全部为译者所加，下同。）

第二章 创世记

犹太人认为世界是怎么创造的

最古老的问题是：“我们从哪儿来？”

这个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多数人要求对不能理解的事物有一个讲得通的答案，而当没有现成答案时，他们就自己发明一个。

五千年以前，七天创造世界的故事流行于西亚人民之中，这是犹太人讲的故事。他们含含糊糊地说，各个不同的神分别创造了陆地、海洋、树木花鸟、男人女人等等。

虽说在所有人中，犹太人是第一个只信奉一个上帝的（以后我们讲到摩西时代，就会叙述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后来发展成为犹太民族的闪族部落，最初跟在他们之前无数年代以来一直信奉多神的邻居一样，也是信奉多神的。

《旧约》“创世纪”是摩西死后一千多年写成的，当时犹太人已经认为“一个上帝”是绝对的确定无疑的事实，谁怀疑“主的存在”就被流放或处死。

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在描绘希伯来人关于万物起源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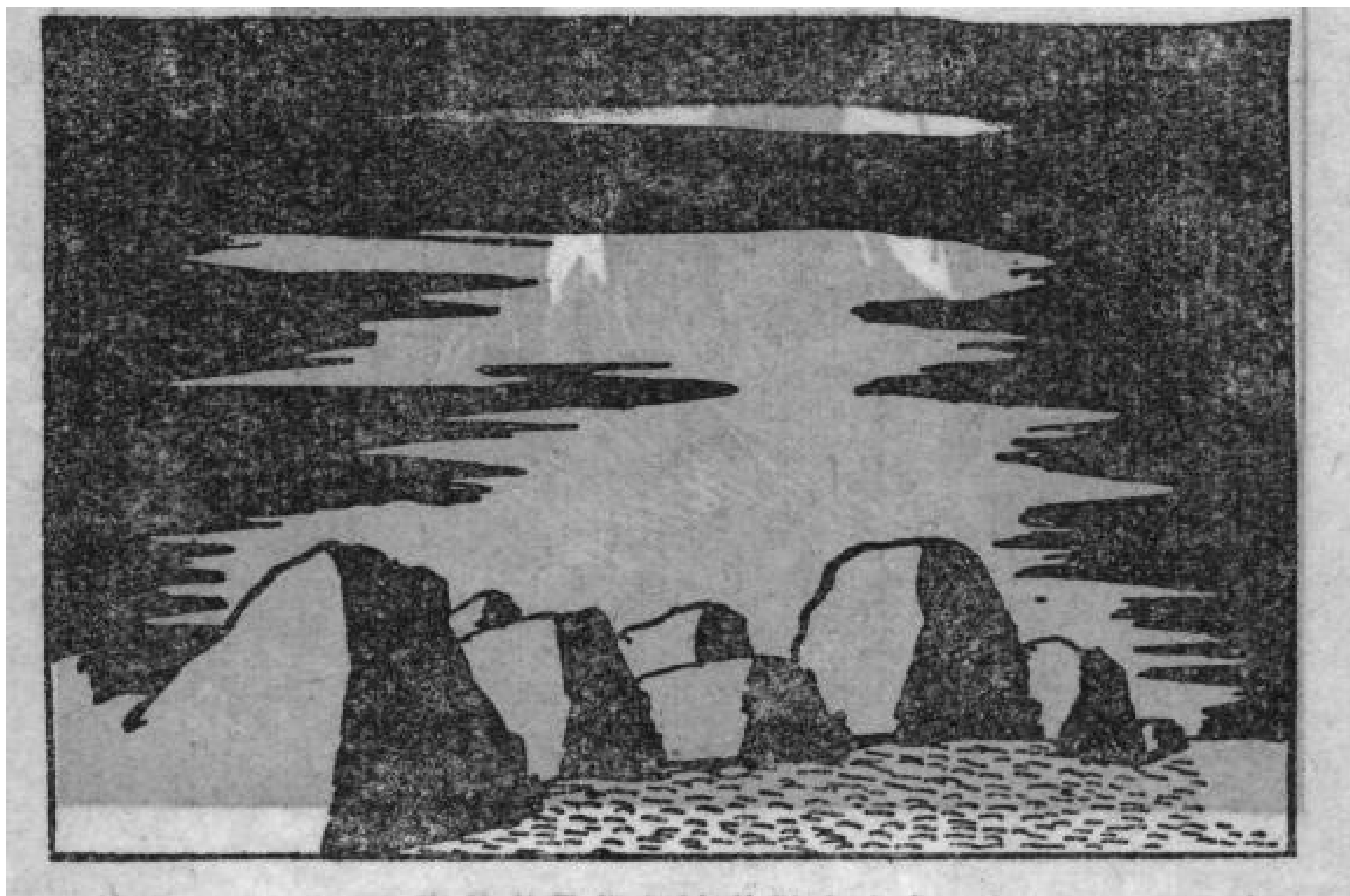
犹太人讲的创造世界的故事

论时，把创造世界的巨大劳动说成是独一无二的万能者的灵机一动，是本部落上帝的工作成绩。这个上帝叫做耶和华，意思就是上天的统治者。

下面就是讲给去神庙祭拜的人听的故事。

太初之时，暗淡无光，地球飘浮空间，没有陆地，只有无边无际的水。耶和华之灵在水面上运行，筹划着伟大的行动。耶和华说：“要有光！”从黑暗中出现了黎明的曙光，耶和华说：“这就是白天。”不久，亮光隐去，黑暗重临，耶和华说：“这就是夜晚。”他憩息了，第一天就此结束。

然后耶和华说：“要有天！其无穷穹窿将把水分开，天将布云行风，吹过水面。”事情就这样做成，日夜重现，第二天也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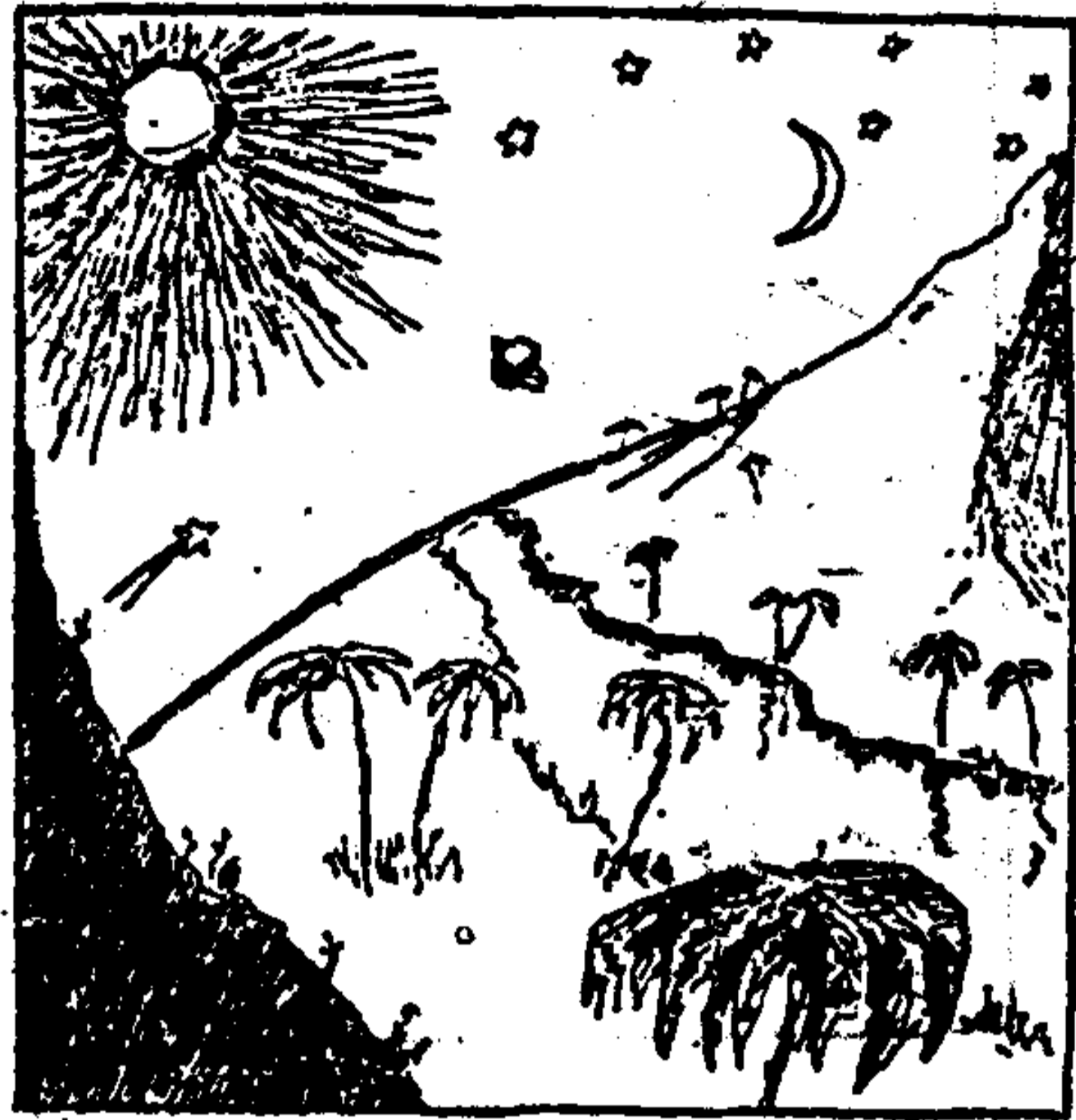


要有地

然后耶和华说：“水面要露出陆地。”顿时，嶙峋山巅露出水面，刺向青天，山脚下到处都是平原和山谷。于是耶和华说：“地上要有孕育种子的植物和开花结果的树木。”大地披上绿装，晨曦轻拂树木丛草，夜以继日，第三天的劳动宣告终结。

然后耶和华说：“天上要有星体，以便标志季节和岁月。白天由太阳来管，夜晚归月亮管。”这件事也办好了，第四天就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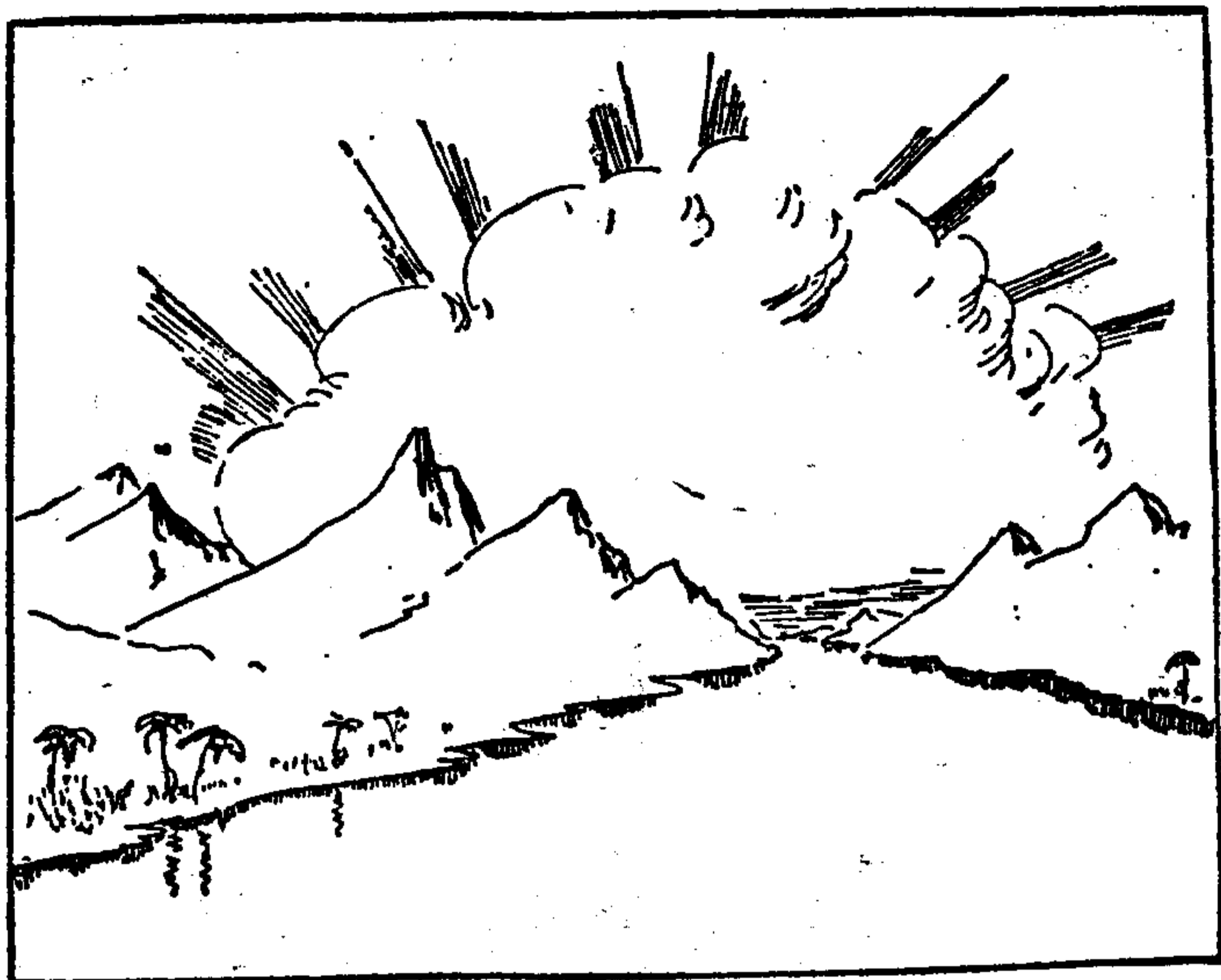
然后耶和华说：“水中要有鱼，空中要有鸟。”他造出了大鱼和各种小鱼，造出了大鸟和



太阳、月亮和星

各种小雀，让它们在水面和地上栖息，滋生繁殖，享受生活乐趣。晚上，鸟雀把头钻到翅膀底下，鱼儿潜入深水之中，第五天亦告完结。

然后耶和华说：“这还不够，世界上要有能爬的生物，也有能走的生物。”他造出了牛、虎和现今尚存的所有野兽，还有许多现今已绝迹的野兽。这一切都办好，耶和华抓起一把尘土，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塑造，给予生命，称之为男人，置于所有生物之首。第六天的劳动就此结束。耶和华对他所造之物，感到满意，第七天他就休息不干了。



第一个安息日

第八天，男人出现于新的天地之中。他的名字叫亚当。他住在长满鲜花的花园里，驯顺的动物带着幼兽来和亚当玩耍，给他解闷。但是他还是感到不快活，因为所有其他生物都有伴侣，只有他是孤单一个。所以，耶和华就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夏娃来。亚当和夏娃四处漫游，开拓他们的家，这个家就叫做“乐园”。

他们来到一棵大树前，耶和华对他们说：“听着，这是很要紧的。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可以随便吃，但这是一棵智慧树，人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就能懂得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这就会使他的灵魂再不得安宁。所以，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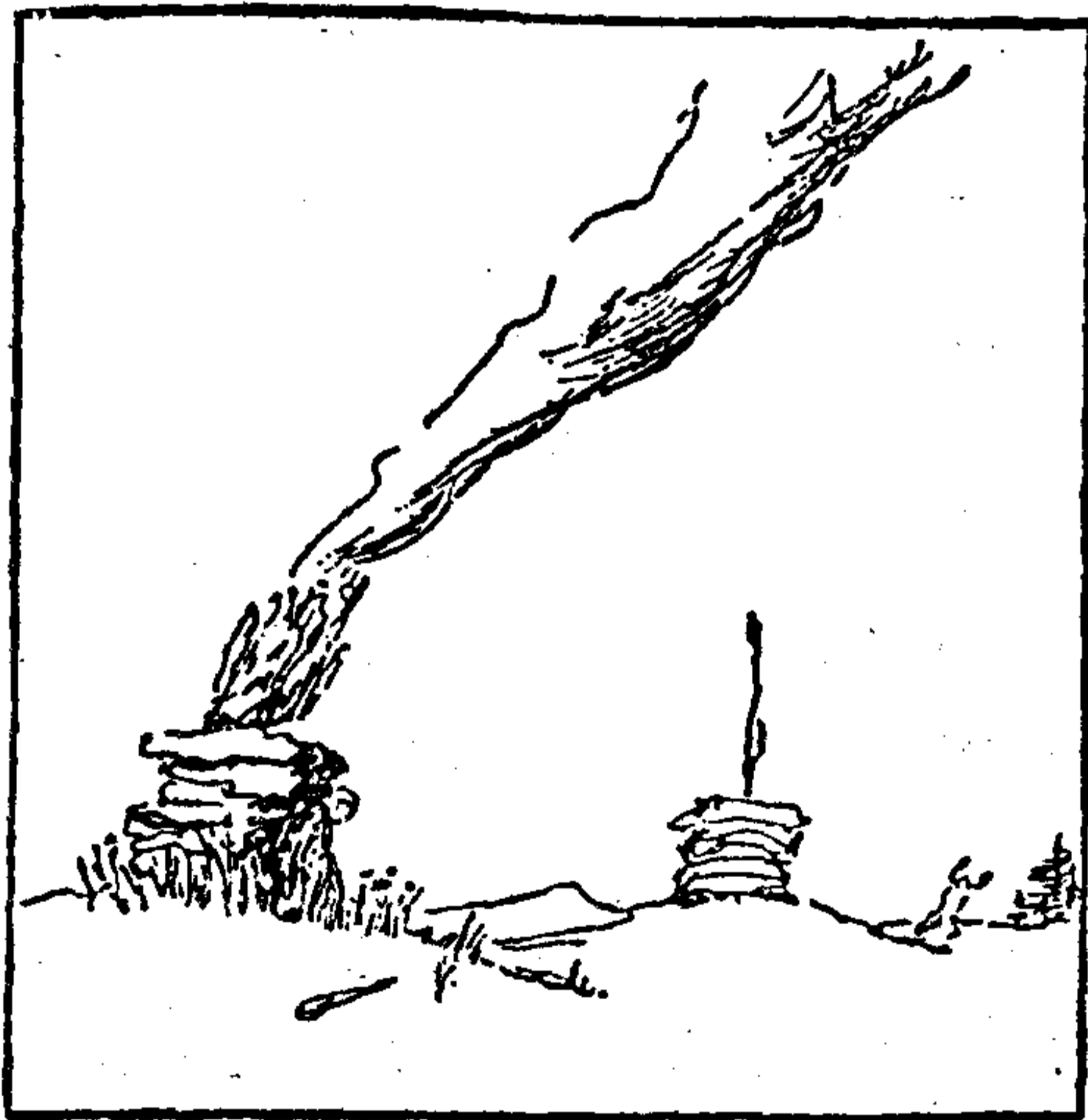
千万不能碰这棵树上的果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亚当和夏娃听后答应从命。不久，亚当睡着了，但夏娃没有睡，她四处游逛。忽然草地上一阵窸窣声，她看到一条狡猾的老蛇。那时候，人懂得动物的语言，所以蛇告诉夏娃说，它也听到耶和华的话，要是她把此话当真，那就太傻了。夏娃深以为然，蛇把那树上的果子拿给她，她就吃了几口，等亚当醒来，就把剩下的给他吃。

耶和华大怒。他立即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乐园，他们只好在尘世勉力求生。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大的叫该隐，小的叫亚伯。他们帮着家里干活，该隐种地，亚伯放羊，两兄弟常常吵架。

有一天，他们两人给耶和华上供，亚伯献羊，该隐则把谷粒供在为祭祀而建的石头祭坛上。

孩子之间往往会互相忌妒，喜欢吹嘘自己的长处。亚伯的祭坛上的木柴烧得很旺，而该隐却老打不着火。该



亚伯之死

隐认为亚伯在笑他，亚伯说没有，他只是在一旁看着。该隐要他走开，亚伯不肯，于是该隐就打他，但出手过重，亚伯倒地死了。

该隐害怕已极，就跑了。但是耶和华洞悉一切，在树丛中找到了该隐，问他弟弟在哪儿。倔强的该隐不肯说。他怎么知道？他又不是看管弟弟的保姆！

当然，撒谎没有好处。正如耶和华曾经把不听话的亚当和夏娃赶出乐园一样，他又把该隐赶出家门。此后，该隐虽然活了好些年，他的父母却再也没有看到他。

亚当和夏娃的生活很不愉快——小儿子死了，大儿子跑了。以后他们又有了很多孩子，他们被长年的劳苦和不幸的遭遇折弯了腰，死的时候年纪很老了。

* * *

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繁衍于世；他们向东、向西、向北而进入山区，他们的身影也向南消失于沙漠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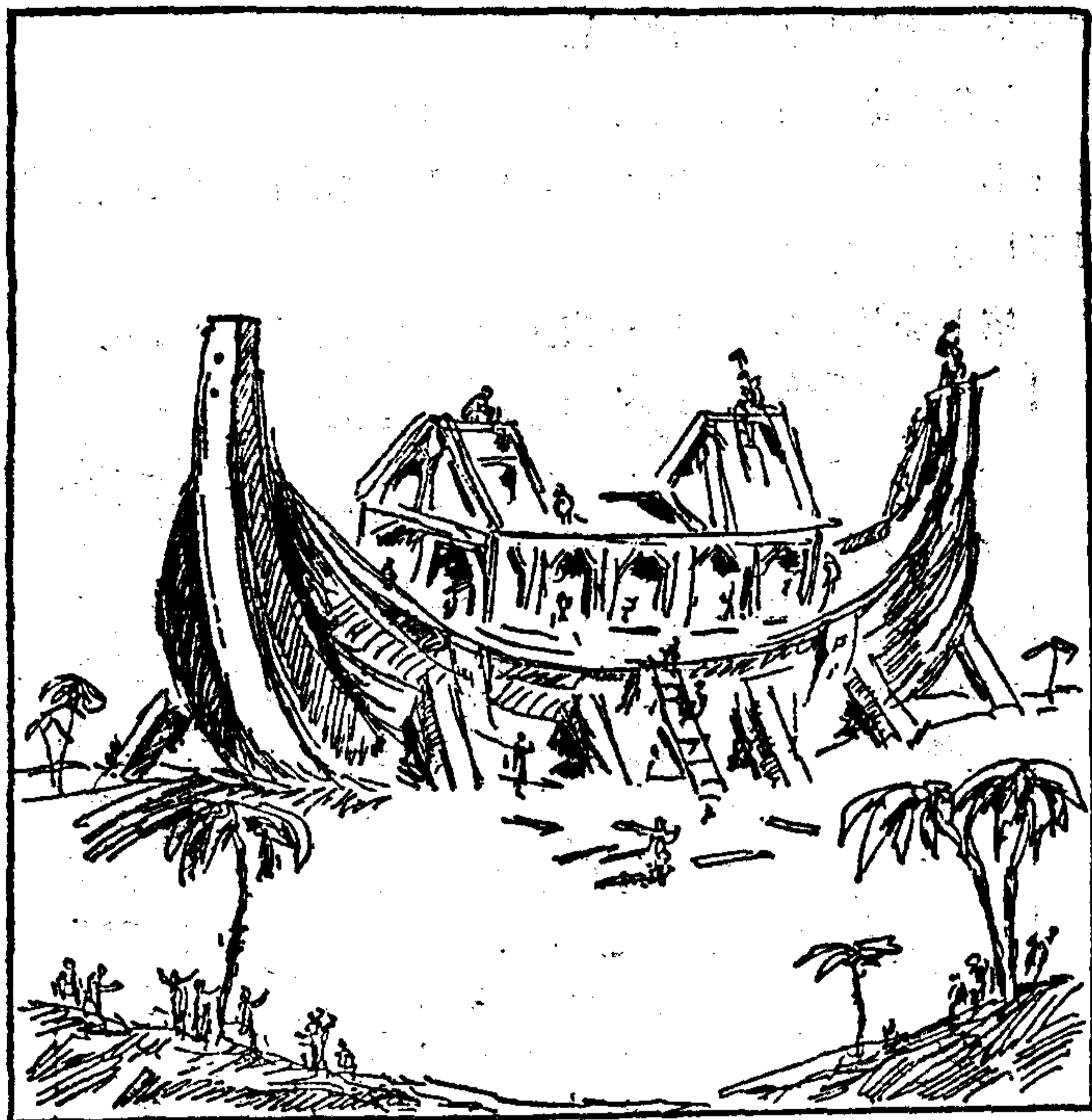
该隐的罪行流传于世。人们经常动手打邻居，互相残杀，互相偷窃；女孩子不敢出门，免得被邻村的男孩子绑走。

世界乱糟糟，没有开好头，看来必须重新来过；或许新一代对耶和华的意志比较听从些。

那些日子里，有一个人叫挪亚，他是玛土撒拉（活了九百六十九岁）的孙子，是该隐和亚伯的弟弟塞特的后裔。（塞特是在那场家庭悲剧发生之后诞生的。）

挪亚是一个好人，他为人虔诚，同所有的人都处得很好。如果人类要重新开始，由挪亚传宗接代最合适。

于是耶和华决定把所有人都杀死，只留下挪亚一家。他告诉挪亚造一条船，四百五十英尺长，七十五英尺宽，四十三英尺高。这就和现代的远洋轮船差不多大了。现在很难想象挪亚怎么能够完全只用木头建造这样一条大船。



造方舟

但是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决心造船。邻居们在一旁笑：周围上千里都没有河或海，造船干什么？挪亚和他的忠实工人坚持不懈地干。他们砍下巨大的柏树作船的龙骨，在船的两

舷涂上沥青以保持船舱干燥，又在船的第三层甲板上盖以厚木板制的屋顶以防暴雨。

然后挪亚一家(包括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准备出航。他们满山遍野捕捉各种动物，既可以作为食物，又可以在重新登上陆地时作为祭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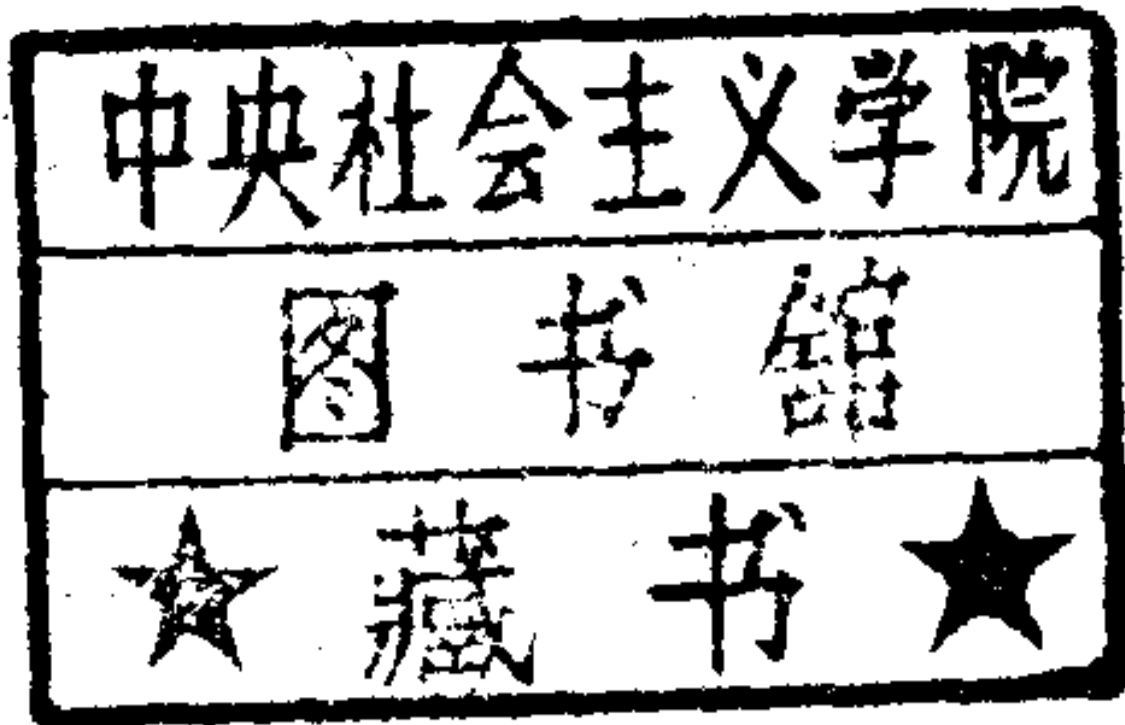
他们打猎一个星期。方舟充满了各种奇异生物在笼中鼓噪不安、啮咬栅栏的喧闹声。他们当然没有带鱼上船，鱼是不怕洪水的。

第七天的黄昏，挪亚一家上船，收起跳板，紧闭舱门。



开始下雨

半夜开始下雨，下了四十个昼夜，整个地球被淹没，挪亚一家和他带上方舟的各种动物是这场可怕的洪水灾后的仅存的



生物。

* * *

然后,耶和华大发慈悲。狂风吹散了乌云,阳光再次照耀着翻滚的波浪,就如世界初创时一样。

挪亚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往外窥视。他的船安稳地浮在水面,看不到陆地。挪亚把一只乌鸦放出去,它飞回来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鸽子比任何鸟都飞得长远,可是它也找不到可以歇脚的树枝,只得飞回方舟,挪亚把它放回到笼子里。他等了一个星期,再把鸽子放出去,它去了一整天,到黄昏飞回来,嘴里衔着一枝新鲜的橄榄树枝。显然,水已经退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挪亚第三次把鸽子放出去,它没有回来,这是好兆头。不久,忽然一阵震动,挪亚知道船碰到陆地了,方舟登上了现在称之为亚美尼亚这块地方的亚拉腊山上。

* * *

第二天挪亚上岸,他立刻收集石块搭了一座祭坛,杀了几只牲畜和飞禽作为祭品。他看到天空呈现了巨大彩虹,这是耶和华赐福给他的忠实仆人的信号。于是挪亚和他的儿子——闪、含、雅弗——以及他们的妻子又成了农夫和牧民,带着孩子和牲畜过着和平的生活。

这场大难对他们是否有教益,是很可怀疑的。因为挪亚有一个葡萄园,酿制了美酒,有一次他喝得太多,行为跟醉汉一样。他的两个儿子为老父醉成那样而难过,很守本

分；而另一个儿子，含，却把父亲喝醉了当作好玩的事，大声嬉笑，很不象样。等挪亚醒过来，见状大怒，把含赶出家门。犹太人认为含是去了非洲而成为黑种人的第一代祖先，他们感到这是奇耻大辱。



祭坛

此后，我们听不到有关挪亚的什么事情了。他的一个名叫宁录的后裔，以善猎著称。闪和雅弗以后如何，《圣经》上没有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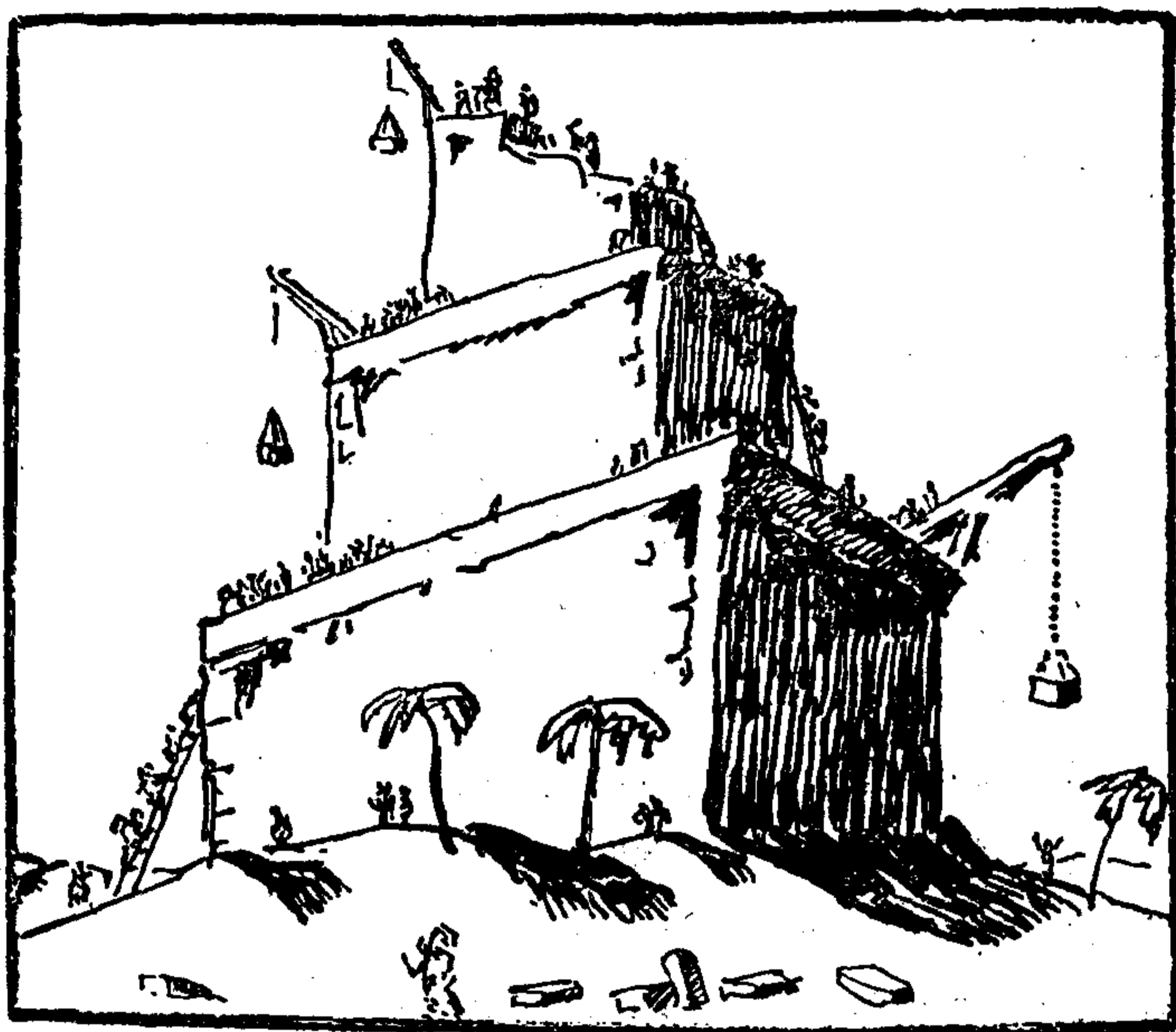
他们的子孙后来干了一些叫耶和华很不高兴的事情。看来有一阵子他们搬进了幼发拉底河流域，随后在那里建



彩虹

了巴比伦城。他们喜欢住在肥沃地带，并且决定建一座高塔作为所有部落集会之所。他们烧好了砖，打好了地基，准备把塔建起来。

可是耶和华不想让他们永远住在一个地方，全世界都要



通天塔

有人去住，不能只住在小小一个平原上。于是当人们正忙于建塔的时候，耶和华突然使他们说出各种语言，他们忘掉了共同语言，脚手架上响起了叽哩呱啦的各种话音。当工人、工头和设计师忽然有的说中国话，有的说荷兰话，有的说俄语或玻利尼西亚语，这怎么能盖起一座房子呢？

所以人们放弃了集会在一座塔下以构成单一民族的想法，很快地就分散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以上就是有关初创世界的简单故事。下面我们将只讲犹太人的经历。

第三章 先驱者

在亚伯拉罕领导下，犹太人从阿拉伯沙漠的外缘出发，到西边去寻找新的牧场

亚伯拉罕是一位先驱者，逝世好几千年了。

亚伯拉罕的家庭来自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乌尔。从他们的祖先闪离开方舟起，世世代代牧羊，家业兴旺。亚伯拉罕自己拥有好几千只羊，雇了三百多青壮年照看羊群。他们效忠于主人，随时愿为主人卖命；他们组成了一支小小的军队，为亚伯拉罕在地中海沿岸争夺新的牧场。

亚伯拉罕七十五岁时，听到耶和华的声音，吩咐他离开祖居，去迦南另建新居（迦南是巴勒斯坦的旧称）。

亚伯拉罕欣然从命，因为当地的迦勒底人终年跟邻居打仗；而这位明智的犹太老人，爱好和平，厌恶无谓的打斗。他下令拆除帐篷，收拢羊群，女人们包好睡毡，准备好穿行沙漠所需的食物。犹太人的第一次大移民，就这样开始。

亚伯拉罕已婚，他的妻子名叫撒拉，没有生育。亚伯拉罕要他的侄儿罗得当这支移民队伍的第二把手，然后下令

出发，沿着西行的路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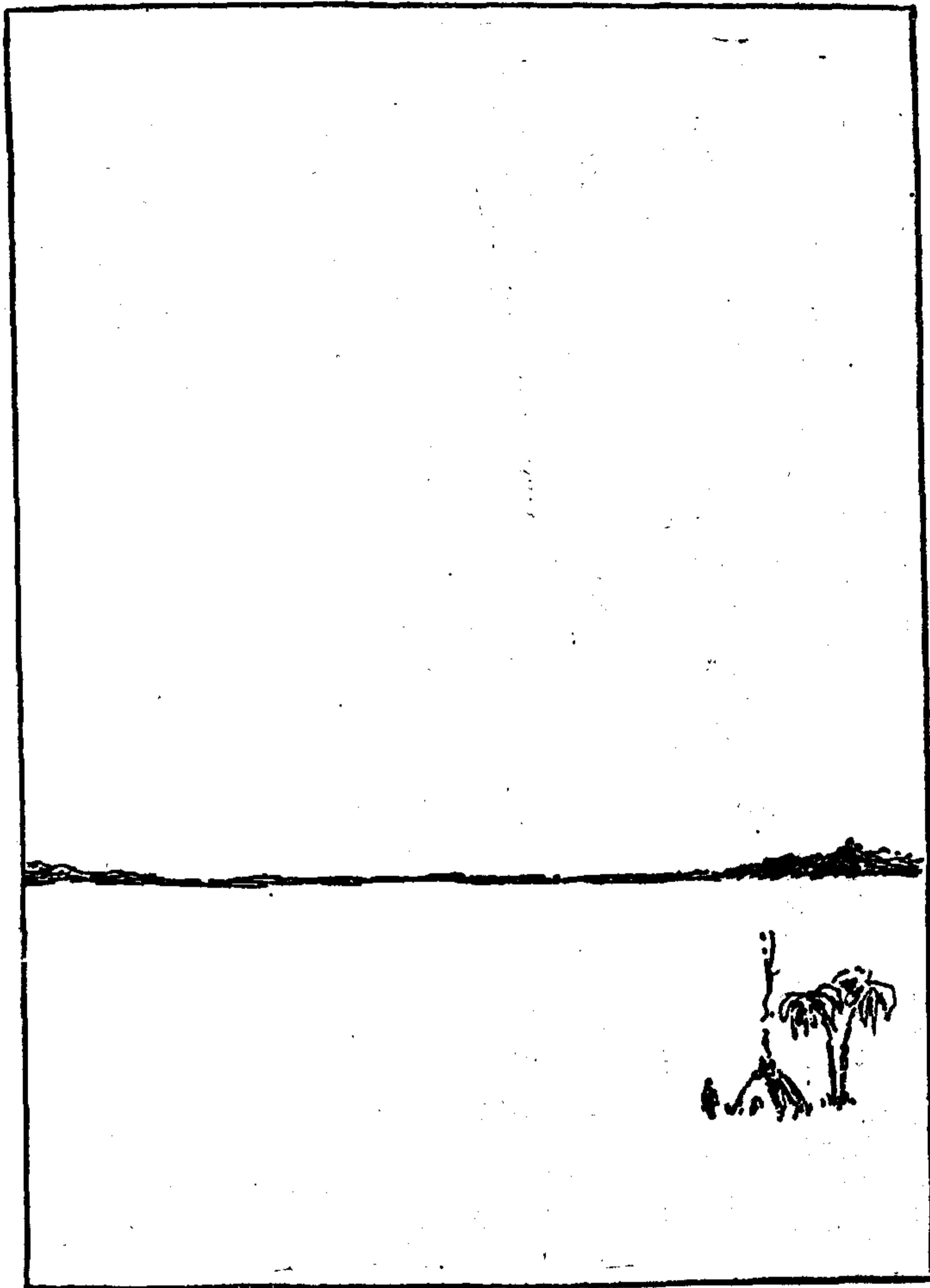
他的队伍没有进入广大的巴比伦平原，而是紧挨着阿拉伯沙漠的边缘走，这样就可以避开强横的亚述军队，以保羊群和女人的安全。他们顺利到达西亚的牧场。

他们在靠近示剑的村子停下来；亚伯拉罕在一棵橡树旁搭了一座供奉耶和华的祭坛，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摩利。以后他又迁往伯特利，在那里呆了一段日子，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因为迦南这个地方并不象他所预期的那样富饶。

由于亚伯拉罕和罗得带着羊群突然来到，山边的青草很快就吃完了；亚伯拉罕和罗得手下的牧羊人互相争夺牧



亚伯拉罕搭了一座祭坛



亚伯拉罕最后一次在旷野所建的家

场，一场内战眼看要爆发。

这完全不合亚伯拉罕的天性。他把侄儿叫进帐篷，建议分地而居，从此像至亲之间所应该的那样和平相处。罗得是一个懂道理的年轻人，他同叔叔很容易就达成协议。侄儿选择了约旦河流域，其余的地方（统称巴勒斯坦）归亚伯拉罕。他的大半生是在沙漠的烈日下度过的，难怪他急于要找一块有大树遮荫的地方。他在希伯伦旧城附近叫做幔利橡树的地方搭起帐篷。他建造了又一座祭坛，感激耶和华指引他迁入幸福新居的恩德。

但是他的和平日子过得不长。他的侄儿与其邻居发生了麻烦，亚伯拉罕被迫为保护其家族而战。

当地的统治者中最凶恶的一个是强大的以拦王，他的实力足以和亚述的统治者对抗。他要所多玛和蛾摩拉这两座城市纳税，遭受拒绝，于是以拦王率军征讨。

不幸，战争在罗得所住的平原上开展。打红了眼的兵士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当他们掳掠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男女作为战俘时，把罗得一家也掳走了。

亚伯拉罕从罗得的一位逃出来的邻居嘴里听到这一消息，便集合了所有的牧羊人，亲自



亚伯拉罕和罗得到达约旦河

率军前往搭救。半夜里，他到达以拦王的营地，立即发动进攻，没有等到睡眠惺忪的警卫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亚伯拉罕已经救出罗得回到约旦河去了。这样一来，在邻近诸部落眼里，他当然成为一个大人物。

从屠杀中逃亡的所多玛王和撒冷王麦基洗德一起来会见亚伯拉罕。撒冷又名耶路撒冷，是迦南地带的一座很古老的城市，早在犹太人西迁之前数百年就存在了。

麦基洗德和亚伯拉罕立刻成为密友，因为他们都信奉耶和华为世界的统治者。亚伯拉罕不喜欢信奉异教的所多玛王，当后者把从以拦人手里夺回来的大部分战利品赠送给他时，亚伯拉罕拒绝接受。他的饥肠辘辘的部下只吃了几只羊，其余的都交回给所多玛城里的原主。可是这些所多玛人却没有好自为之！

所多玛人和峨摩拉人在西亚名声很坏，他们又懒又不听话，各种罪行无所不犯，杀了人也逍遥法外。尽管有人告诫他们不能老是这样下去，他们只是一笑置之，依然我行我素，深为那一带的正派人所厌恶。

有一天黄昏，通红的太阳消失于暗蓝色的山脊之后，亚伯拉罕坐在帐篷前，想到当前的生活不错，当年耶和华在乌尔答应他的事情就要实现——他的妻子撒拉快要生孩子了。

他正想着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的时候，看见大路上走来三个陌生人，他们又累又脏。亚伯拉罕请他们进去休息一会儿，并叫撒拉赶快做晚饭，他们坐在树下吃完饭又

谈了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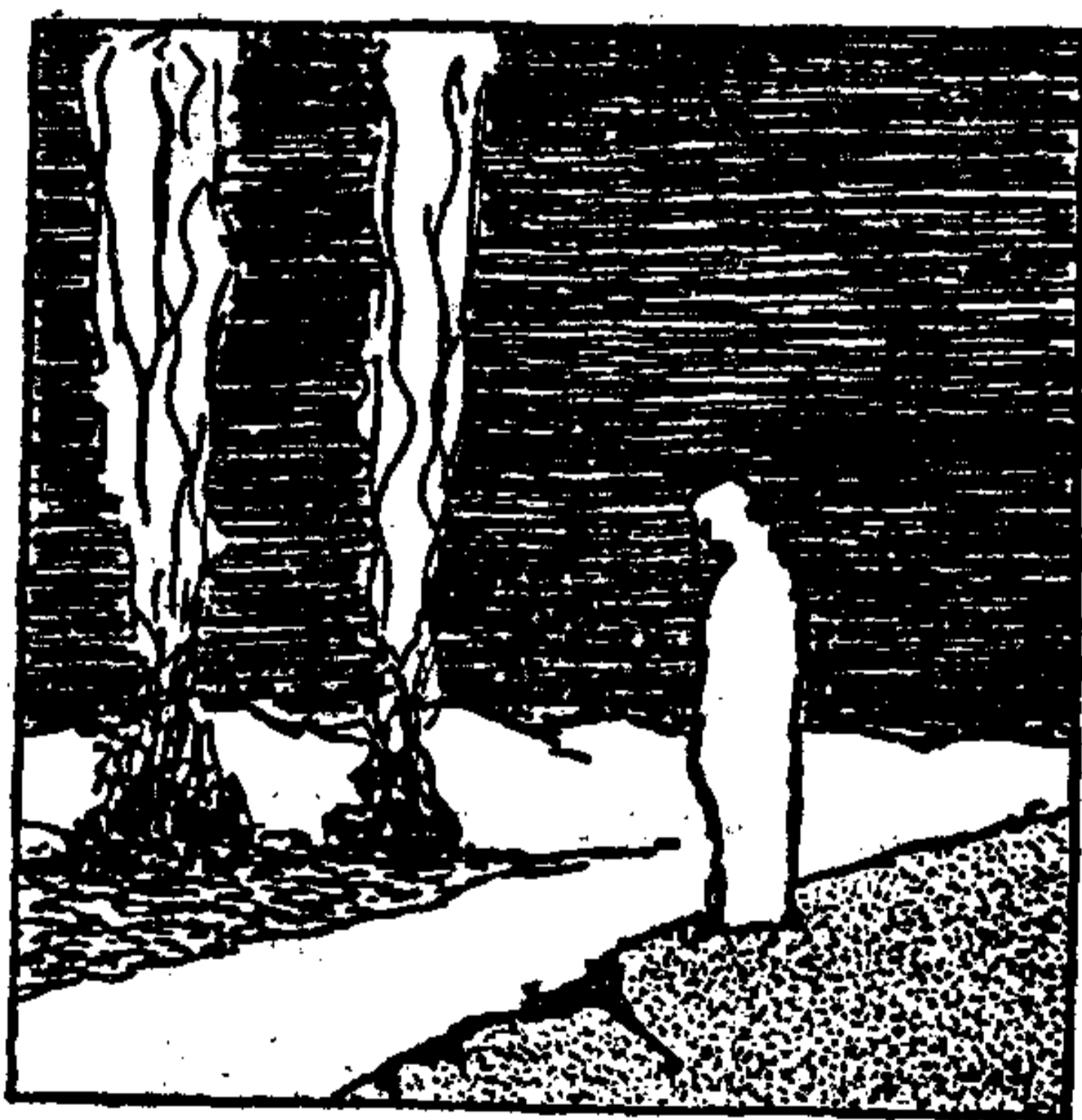
天色已晚，陌生人说他们还得赶路。亚伯拉罕为他们引路时才知道他们是要到所多玛和峨摩拉去。这时，他恍然大悟，原来他款待的正是耶和华和两位天使。他完全想象得到，他们是去干什么的；他想到自己的亲人也在那里，便请求宽恕罗得和他的妻子、孩子。

这一点耶和华答应了。他还进一步允诺，这两座城市只要有一座能找出五十个、三十个哪怕是十个正派人，他就可以赦免这两座城市。

看来连十个也找不出来。因为那天晚上有人告诉罗得说，所多玛和峨摩拉在天亮前要被烧成灰烬，他必须马上带领全家另找安全之地，要走得快，不能回头看。

罗得遵命叫醒了妻子和孩子，连夜逃命，要在天亮之前赶到琐珥城。可是没等赶到安全之地，罗得就失去了妻子。

她太好奇了，她看到天空通红，知道所有邻居都陷于大火之中，便回头偷看了一眼。耶和华发现了，立刻把她变成一根盐柱。罗得自此成为鳏夫，带着两个女儿过活。一个女儿后来是摩押的母亲，摩押部落由此而得名。另一个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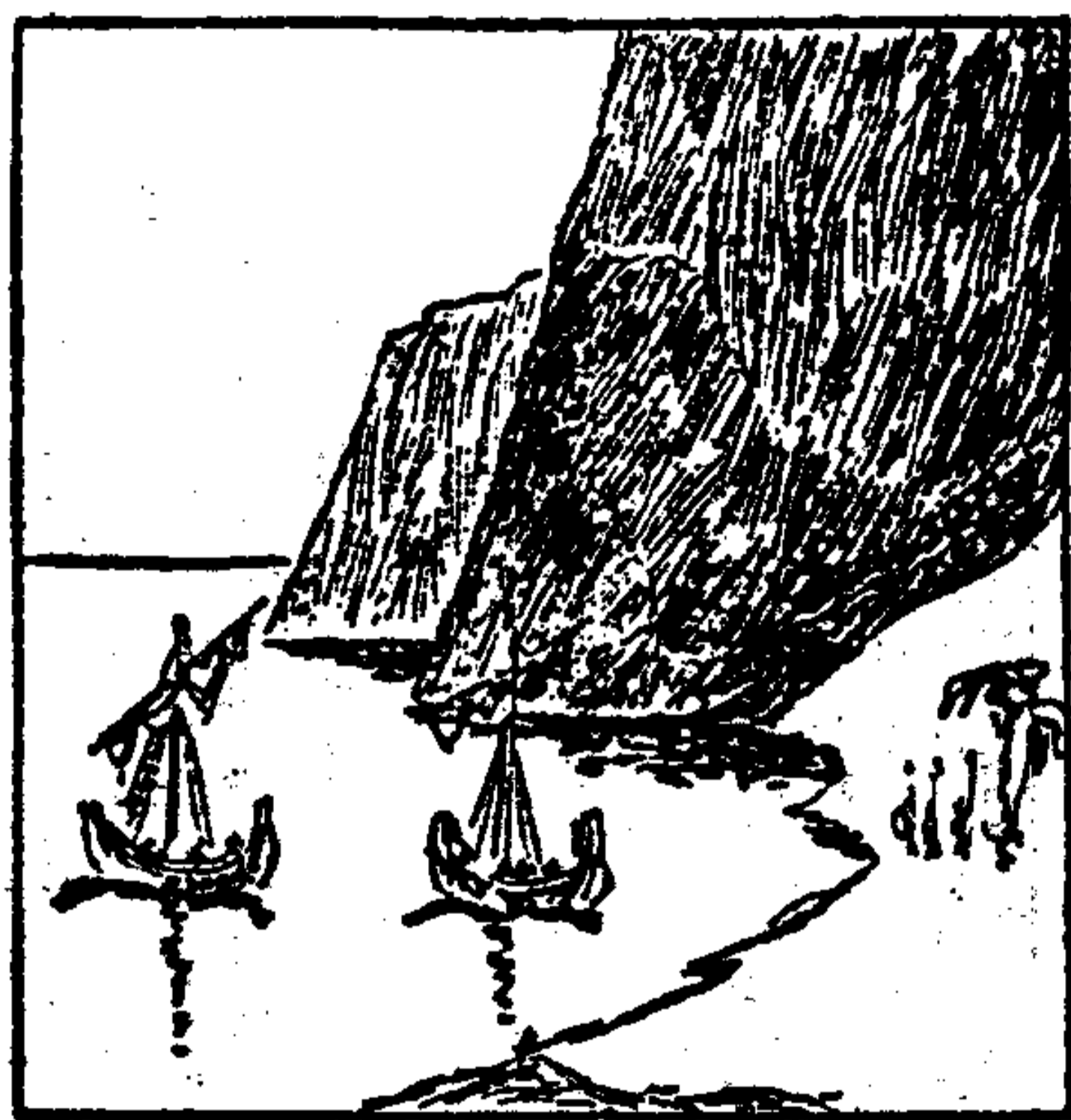


罗得的妻子变成了一根盐柱

儿生了一个儿子叫便亚米，他缔造了著名的亚扪部落。

罗得的悲惨遭遇使亚伯拉罕大为沮丧，他也决定迁离当时的住地，离那两座烧成焦土的城市远远的，再也不去想它们的那些令人伤心的事。

他离开森林和幔利平原，再一次向西走到离地中海沿岸不远的地方。这一带的居民来自远方的克里特岛。远在亚伯拉罕诞生之前一千年，克岛的首府诺索斯为一股无名的敌人所摧毁，逃出来的人曾打算在埃及得一立足之地，但被法老的军队所赶走，于是他们向东航行，由于他们的武装比迦南人强得多，他们才能在地中海沿岸取得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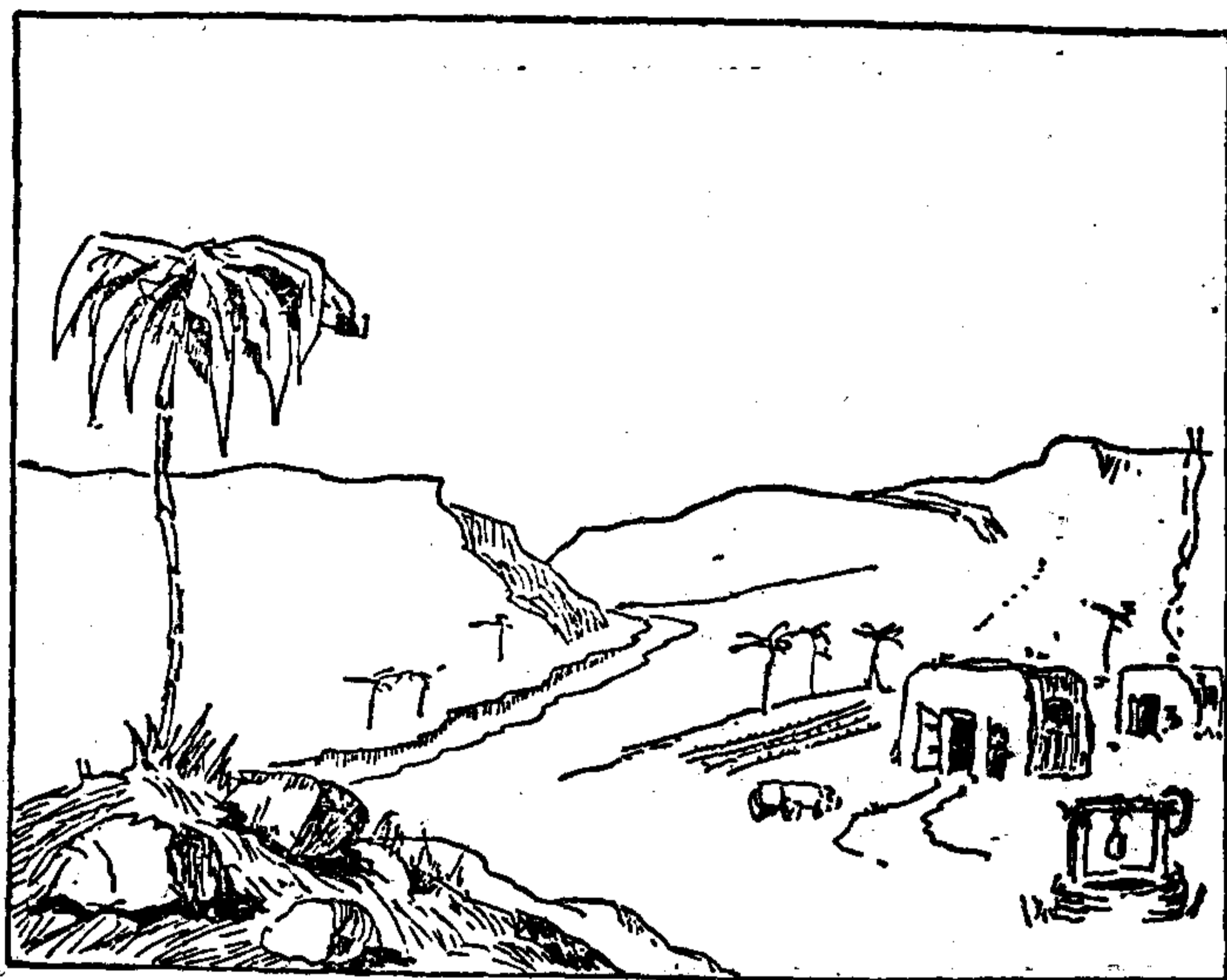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沿海腓力斯丁人的地域

已经懂得如何铸铁剑之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农民们还在用棍棒和石头打仗呢！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这数百年里为数不多的腓力斯丁人能够在人数众多的迦南人和犹太人中间

埃及人称这些人
为腓力斯丁人，他们
同所有邻国交战不
息，同犹太人之间也
是不停地争吵，直到
罗马人来灭掉他们的
国家为止。当犹太人
还是原始的牧羊人
时，腓力斯丁人的祖
先就已经是西方世界
最文明的人，在他们

站得住脚。

尽管如此，亚伯拉罕和他的扈从们勇敢地开进了腓力斯丁人的地域，在贝尔谢巴附近定居下来。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供奉耶和华的祭坛，挖了一口深井以便任何时候都有新鲜水，栽植了一片树林，使儿童可以在树荫下嬉戏。



亚伯拉罕在新的地区为自己造了一个家园

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儿子以撒就在这欢乐的家园里诞生。以撒的含意就是“欢笑”：本来以为生育无望，却欣然得子，当然要欢笑。

事实上，在撒拉似乎不能生育，有断宗绝代之虞的年月，亚伯拉罕娶了第二个妻子。她不是犹太女子，而是一个埃及婢女，名叫夏甲。撒拉自然不喜欢她，等到夏甲生下了

一个名叫以实玛利的男孩，撒拉更加恨她，决心去掉她。

以实玛利自然会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一起玩耍，他们也会争吵甚至打架。这当然使撒拉很不顺心。她年纪更大，也不及夏甲一半漂亮；她要去掉这个向丈夫争宠的厉害对手，而且要马上就办到。

她便向亚伯拉罕要求立即送走夏甲和以实玛利，亚伯拉罕不答应。以实玛利毕竟是他的儿子，他喜欢这孩子，而且把他赶走也不公平。但是撒拉坚持要这样做，最后，耶和华亲自告诉亚伯拉罕要听撒拉的，不要再争了。



夏甲回老家

一个非常凄凉的早上，忍让为怀的亚伯拉罕为着家庭安宁，向忠实的婢女和孩子告别，要夏甲回她自己的老家。但是从腓力斯丁人的地方到埃及，路程遥远又辛苦，不到一个星期，夏甲和以实玛利

就几乎渴死，他们在贝尔谢巴的荒野迷了路，耶和华在最后一刻搭救了他们，并告诉他们到哪里去找水。

夏甲和以实玛利终于到达尼罗河岸，受到亲属的欢迎。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战士。至于亚伯拉罕，他再也没有见到以实玛利，而且以后又几乎丢失了第二个儿子。虽然事情的经过很不相同。

亚伯拉罕是绝对服从耶和华的意志的，他以正直和虔诚而自豪。耶和华决定再考验他一次，结果差点送了一条命。

耶和华突然显灵告诉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他杀了并烧焦其躯体作为祭品。

这位老先驱者一如既往地忠诚于耶和华。他命令两个仆人做好短程旅行的准备，把木柴装在驴背上，带着水和干



亚伯拉罕把以撒作为祭品

粮向沙漠进发。他没有告诉妻子要去干什么。既然耶和华说了，照办就是。

走了三天，亚伯拉罕和以撒到达摩利亚山，以撒一路上玩得很快活。亚伯拉罕要他的两个仆人等着，自己领着以撒爬上山顶。这时候，以撒开始感到奇怪。他父亲上供，他是常见的，可这次有点怪：有祭坛，有木柴，他父亲手里也拿着用来割断牺牲羊的喉管的长刀，可是羊在哪里呢？

“到时候耶和华会拿出羊来的。”亚伯拉罕回答道。

他抓起儿子，放在祭坛上，把以撒的头往后推以便割断颈动脉，然后拿起刀来——

耳边响起了声音，耶和华又发话了。他知道亚伯拉罕是所有信徒中最忠诚的了，已不需要这个老人进一步证明他的虔敬之心了。

以撒站了起来。一只大黑公羊的两角被附近的树丛缠住了，亚伯拉罕就把那只羊抓过来，代替他儿子作为祭品。

过了三天，父子俩回到撒拉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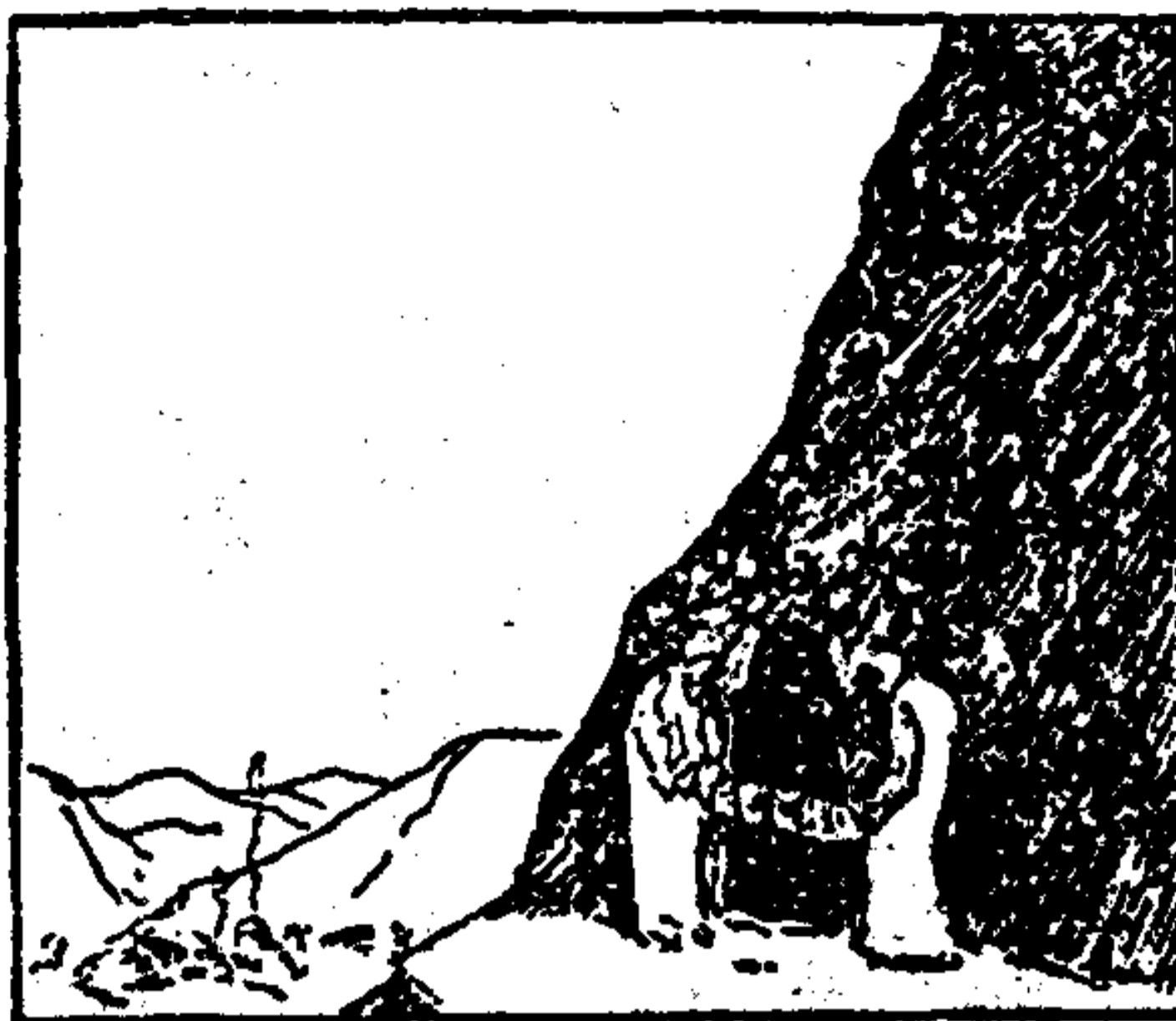
亚伯拉罕似乎不喜欢这块给了他那么多懊恼的地方了。他要离开贝尔谢巴。这里的一切令他想起夏甲和以实玛利，想起那可怕的摩利亚山之行。他回到了以前第一次西迁时住过的幔利平原，在那里重新安家。

撒拉太老了，经不住又一次长途跋涉之苦，终于死了。亚伯拉罕向赫梯人农夫以弗仑买下了麦比拉山洞以安葬撒拉。

亚伯拉罕感到很孤独。他劳碌了一生——移居、劳动、

打仗，他现在累了，要休息了。

但是他还要操心以撒的未来。这孩子当然要娶亲，而附近各地的女孩子都是迦南人部落的，亚伯拉罕不想娶进一个儿媳来教他日后的孙子信奉他所不赞成的



安葬撒拉

异教。他听说他弟弟拿鹤一家人丁兴旺（当年亚伯拉罕西迁时，拿鹤留在原地未动）。他想要以撒和他的表亲结婚，使一家人抱得更紧，完全不会有娶一个外族女子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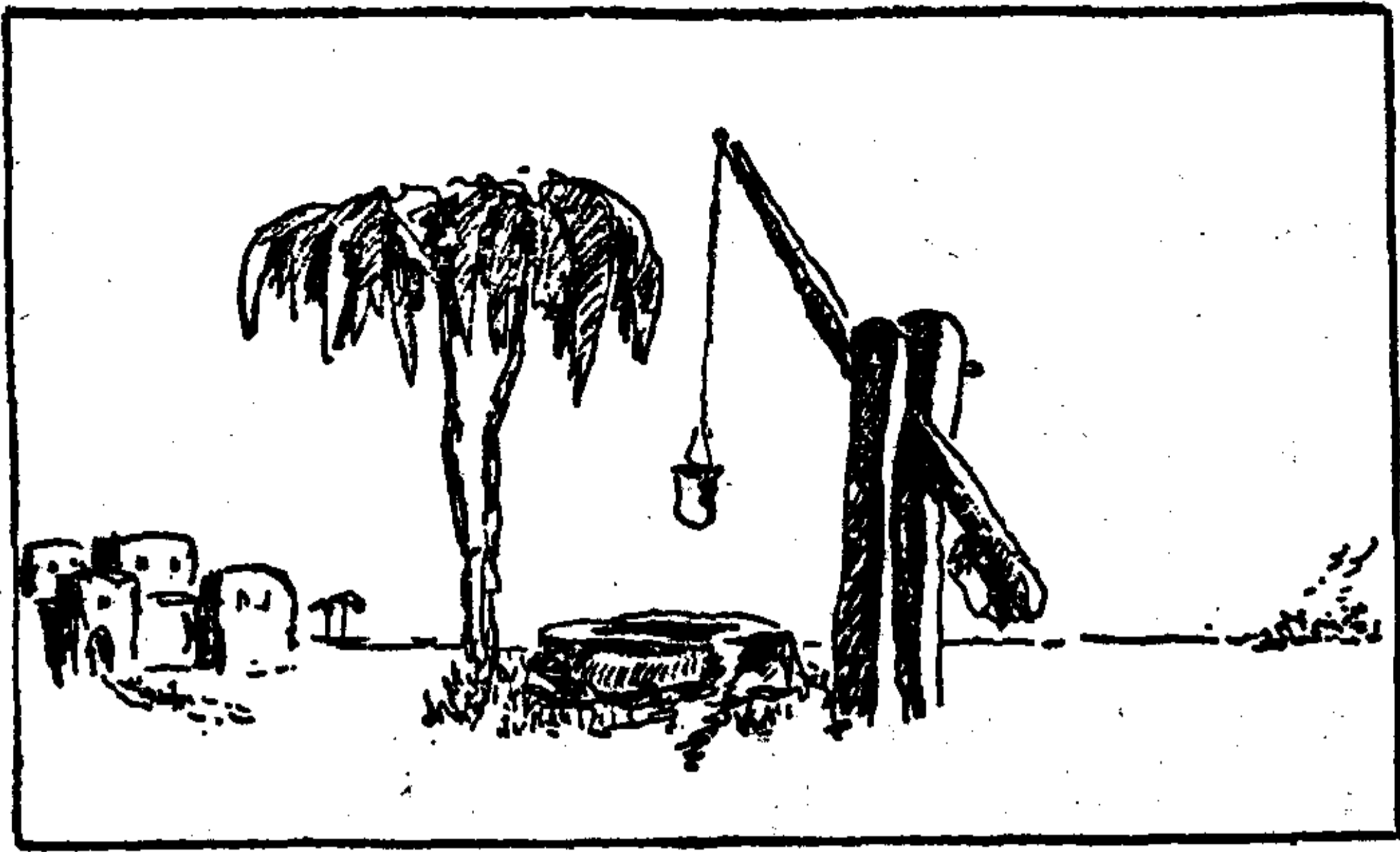
亚伯拉罕把他的老管家叫来，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他讲明了要给以撒找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善于管理家务，会干农活，特别要心地善良、宽宏为怀。

老管家领命而去。他带了十二匹骆驼，满载礼物，因为亚伯拉罕在迦南一带很有名气，必须使老家的亲友了解他是一位重要人物。

管家向东走了好多天，正是亚伯拉罕在差不多八十年前所走的同样路程。他到达乌尔后，一路慢慢打听拿鹤家在哪儿。

一天黄昏，炎热的白昼正转为凉爽的沙漠之夜，管家来到了哈兰的市镇，女人们正出城打水准备做晚饭。

管家让骆驼跪下。他既热又累，要求一位姑娘给他点



利百加打水”的井

水喝。姑娘爽快地答应了，人喝够了，她又打水给骆驼喝。他问她有没有可以过夜的地方，她说她父亲会很乐意安排他住下，照顾他的骆驼，直到他继续上路为止。这一切简直太妙了：眼前就是亚伯拉罕描述过的一个完美姑娘的形象，而且她还活泼、年轻、漂亮。

剩下的就是一个问题：她是谁？

她名叫利百加，是拿鹤的儿子彼土利的女儿，她有个哥哥叫拉班，她听说过有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亲戚，在她生下来以前很多年就搬到迦南去了。

管家知道他已经找到他所要找的姑娘了。他向彼土利说明来意。他讲了他主人的事迹，说到亚伯拉罕是地中海附近一带最富有最有权力者之一。他展示了从希伯伦带来的地毯、银耳环和金酒杯，使乌尔的人惊叹不已。他要求把利

百加带去嫁给年轻的以撒。

利百加的父兄很愿意结这门亲。在那个年代，婚姻大事是不跟姑娘们商量的，但是彼土利为人开明，他要女儿幸福，就问她愿不愿意去异邦嫁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利百加回答说，“我愿意去”，并且准备立刻动身。她的乳母和众多使女一起跟去，她们都骑上骆驼，边走边想着被管家描绘得那样美妙的那块新奇的地方究竟怎么样。

第一个印象果然不错。那是将近黄昏，骆驼队正行进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远处有一个人在田野上散步。他听到驼铃声，停步凝视，认出那正是他家的骆驼；他冲向前去，看到了那蒙着面巾的女人——他未来的妻子。

管家向小主人汇报了一切，说利百加不仅容貌好，人品也好。

以撒欢欢喜喜地和利百加成了亲。不久，亚伯拉罕死去，葬在麦比拉山洞里他妻子撒拉旁边。以撒和利百加继承了亚伯拉罕的田地、牲畜等一切财产。他们年轻幸福，每到黄昏就坐在帐篷外，同他们的孪生子玩耍。大的一个叫以扫(意思就是“有毛的”)，小的叫雅各，他们有许多奇特的经历，有如下文所述。

以扫和雅各这两兄弟很不相同。以扫粗放、老实，肤色棕黑像只熊，臂膀粗壮多毛，行走飞快，像匹马。他整天在外打猎，安置陷阱，在田野里和牲畜禽鸟同居。雅各则很少离开家，他是母亲的宠儿，利百加对他纵容溺爱之至。

高大粗鲁的以扫，身上经常带有一股骆驼和山羊的气

味，老爱把小牲畜带到家里来。利百加很讨厌他，认为他呆头呆脑，只会干一般的活。雅各则温文尔雅，笑容满面，在他母亲眼里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孩子。她为雅各没有比以扫先出世而感到遗憾，否则雅各就会是他爸爸的继承人。而现在，以撒的全部财产将归属于一个乡巴佬（此人不愿睡在柔软的地毯上，不愿使用好家具，才干比不上一个牧羊人，不愿成为富有之人，不愿跻身名门）。

不过，事实终归是事实，在那个时代，雅各只能自容于小兄弟的卑微地位，而平凡的老大以扫却到处被奉为重要人物。

关于利百加怎么样同雅各合谋欺骗大哥哥交出继承权的经过，原是听来令人生厌的；但由于此事对以后的历史有很大影响，又不能不大略讲一下。

如上文所述，以扫是一个猎人、农夫和牧羊人，大部分时间是在野外生活。他是一个轻松自在的人，生活对他来说就是简单的日晒风吹和看守羊群这一类听其自然的事情。他无意于伤脑筋的事情。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干吗要操心别的事情呢？而雅各却成天呆在家里盘算来盘算去；他贪婪，什么都要。怎样才能把哥哥的一切都弄到手呢？

有一天，机会来了。

以扫打完猎回家，饿得厉害。雅各正在厨房里忙着熬红豆汤。

以扫恳求道：“给我一碗，马上给我。”

雅各装着没听见。

以扫又说：“我饿极了，给我一碗。”

“你拿什么报答我呢？”弟弟问道。

“什么都可以，”以扫这样回答。这时候他只是要喝汤，根本没有想到别的事情。

“你能把长子的权利都让给我吗？”

“当然可以，人都快饿死了，这长子权对我有什么用？快给我一碗，你把这劳什子的权利拿去吧。”

“你敢发誓？”

“发什么誓都可以！给我一碗。”

不幸的是，早期的犹太人是很认真的。其他人或许会把年轻人之间的这种谈话当作玩笑——一个饿极了的人为了饱餐一顿就什么都答应了。但在雅各眼里，誓言就是誓言。

他把全部经过告诉了母亲：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已经自愿让他生来的权利——长子权了。现在他母子俩就得想方设法取得以撒的正式认可，那契约就成立了。

机会说到就到。以撒正染上了沙漠居民中



以扫失去了长子继承权

极普通的疾病——眼睛昏花。此外，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十分艰苦的生活。先前幔利平原久旱，以撒曾不得不把他的畜群向西移到腓力斯丁人的腹地去；腓力斯丁人当然想把他赶走，他们把几十年前亚伯拉罕在贝尔谢巴旷野挖的井给填了。旅程的艰辛使以撒更加衰老，他盼望重回老家。

他终于回到希伯伦，他感到自己活不长了，希望在寿终正寝之前，安排好身后事。他把长子以扫叫来，要他到林子里去打一只鹿回来烤给他吃，这是他最爱吃的。然后他将为长子祝福，按照律例赐给他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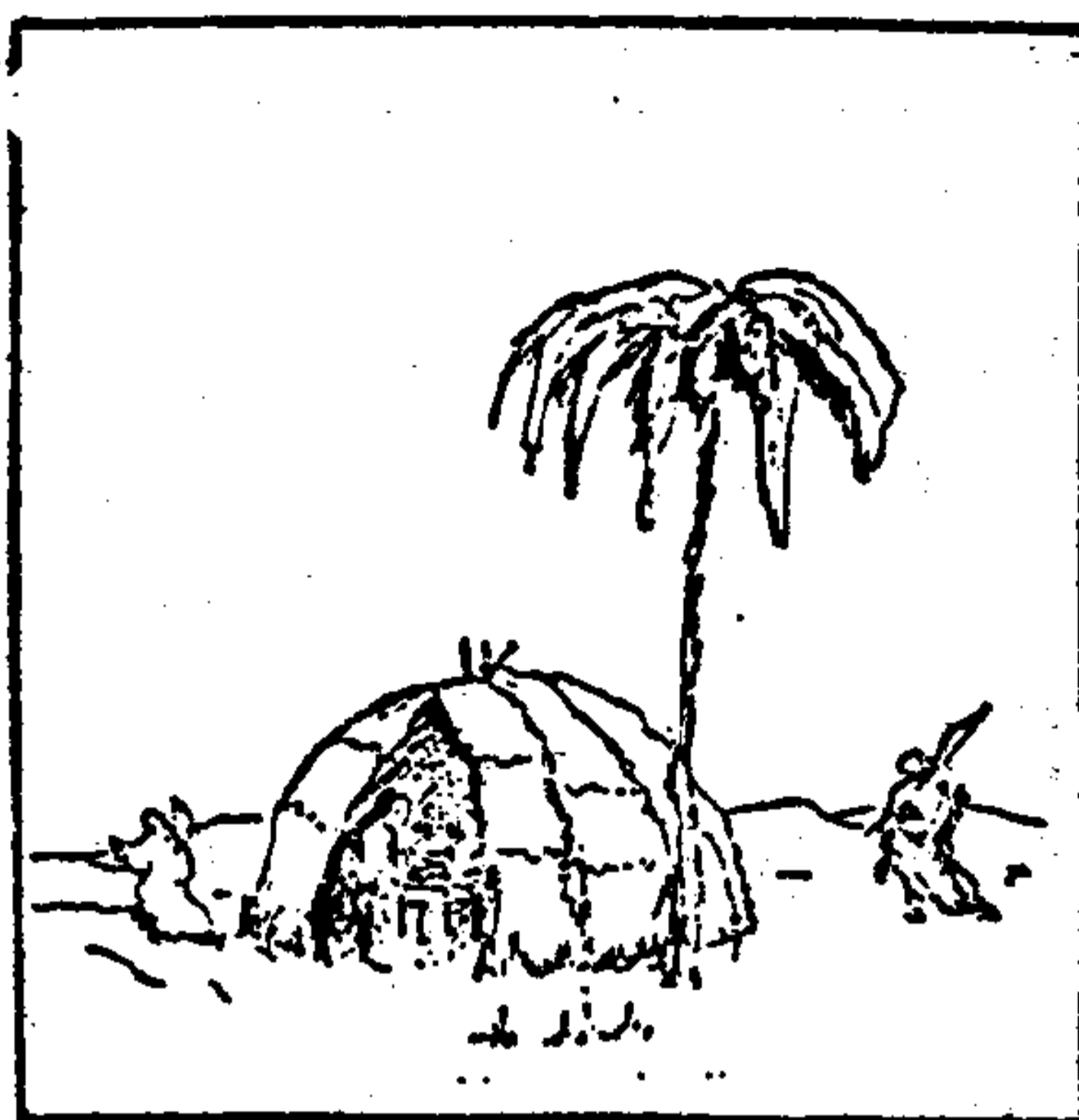
以扫答应照办，他拿起心爱的弓箭出门。但是利百加偷听到了这些话，她急忙悄声告诉雅各道：“快，时机已到！你父亲今天感觉很不好，他怕自己快死了，他要在今晚入睡之前为以扫祝福。你要打扮一下，好让老头子认为你就是以扫，他就会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你，这正是我们俩所想望的。”

雅各不喜欢这个主意，这看来太冒险了。他皮肤光滑，发声尖细，怎么能冒充多毛的以扫呢？利百加把这些都想到了，她说：“这个简单，我告诉你。”她马上杀了两只公羊，照以扫往常的做法一样把肉烤好，然后把死羊的皮绑在雅各的手和臂膀上，又把以扫的一件旧的带汗味的上衣披在雅各肩头。她吩咐雅各用粗嗓门讲话，动作要和以扫把肉端给父亲时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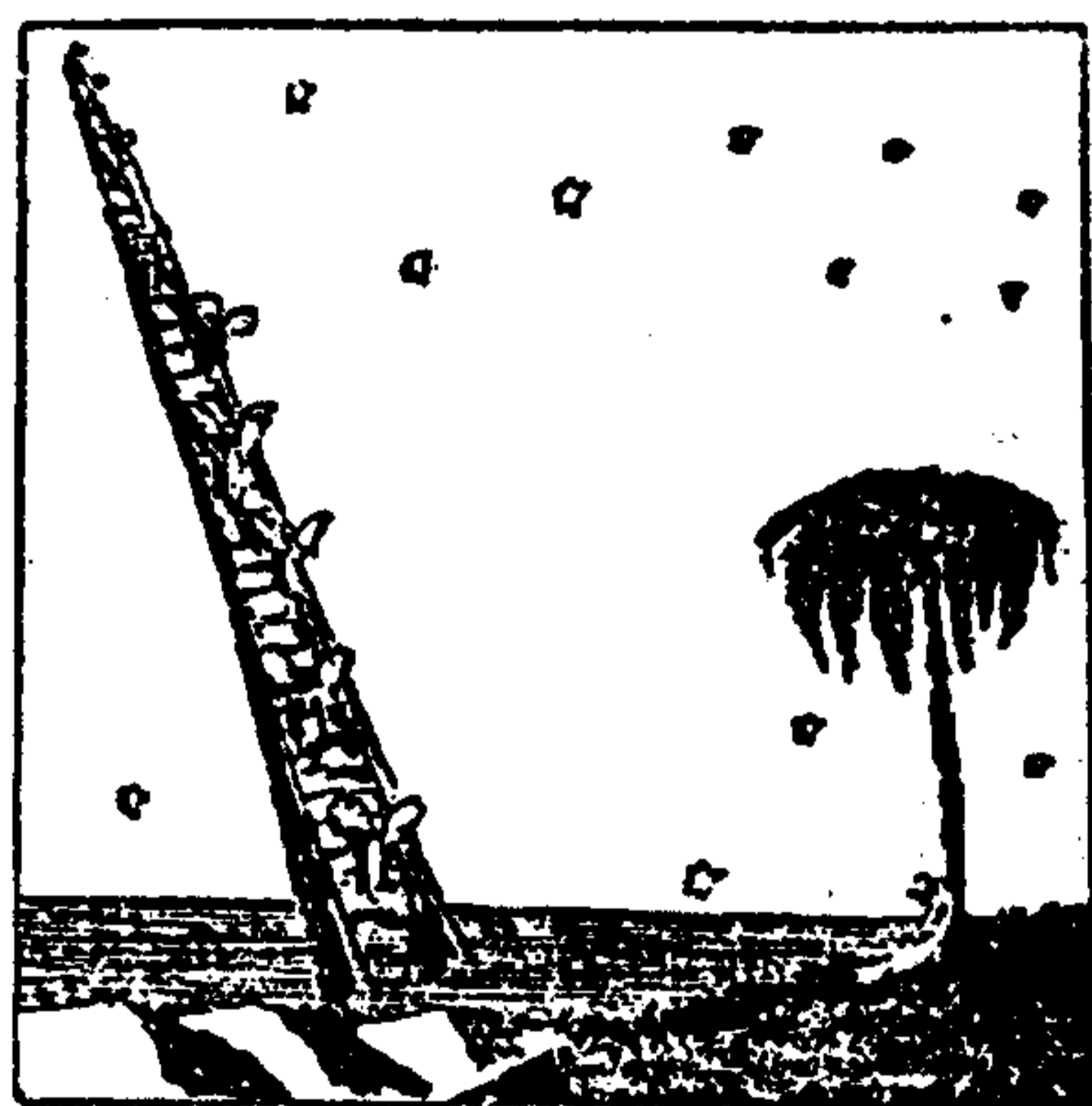
以撒完全受骗了。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闻到了以扫上衣惯有的一股泥土气息，感觉到了长子壮实有毛的手臂。

他吃完了肉，让那伪装者跪下，祝福他并立他为全部财产的继承人。

正当雅各离开父亲的房间时，啊！以扫回来了，跟着就是极其紧张的场面。但是以撒已经祝过福，不能收回不算。他虽然极爱以扫，然而错误已经铸成。雅各是贼，把属于哥哥的一切都偷走了。



以扫狂怒并发誓说一有机会就要杀死雅各。利百加害怕了，她知道自己的宠儿敌不过这个怒气冲冲的人，他义愤填膺，力量更大了。



雅各的梦

她叫雅各向东跑到她哥哥拉班家里去，一直呆到以扫怒气消了为止。在这期间，他可以娶一个表妹为妻，在他舅舅家安身下来。

雅各这个孱头，照他母亲所说的办了。他干了亏心事，他还得历经艰辛才敢回家面对他

所非常对不起的哥哥。

他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就找到了舅舅住的地方。不过，在路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据他以后对人说，他在靠近伯特利的沙漠中睡着了，突然天开了，从地到天立着一架梯子，天使们踏着梯子上上下下。耶和华站在梯子顶端对他说话，答应做他的朋友并在他流亡期间帮助他。

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我宁愿认为雅各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并使人们相信：他既然能得到这样有权势的上帝的友谊，总不会坏到哪里去吧！

说到上帝答应给他的帮助，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当雅各到了乌尔，他舅舅愿意把他安顿在家里。但当他要求娶年轻漂亮的表妹拉结时，拉班先是要外甥干七年无偿劳动，期满了却把大女儿利亚嫁给他。他并不喜欢也不想要利亚，当他提出这意见后，舅舅说，本地有个规矩，大女儿没有嫁，小女儿就不能嫁；雅各如果想把拉结也娶过去，就得婚后再白干七年活。

雅各有什么办法呢？在老家，以扫正等着揍他，在这里，他又没有自己的家。他既然爱拉结，必得娶她才幸福，那就只有老老实实替舅舅再放七年羊。七年期满，他还得靠舅舅家过活，因为他自己没有羊群，不能建立自己的家业。他只好再和拉班订立协议：他再干七年，到时候凡是黑绵羊和有斑纹的山羊都归雅各所有；这样他就可以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自立门户的起点了。

这是一件奇特的交易。拉班知道黑绵羊同有斑纹的山

羊都是罕见的，所以 he 不想失去很多，而且为更保险起见，他把凡是有斑纹的山羊都转移到另一个牧场，交给他自己的儿子放牧，不让这些羊落到雅各手里。

这是舅甥之间的一场斗智。但是，到头来还是外甥高明。经过这么些年，雅各已成为牧羊好手了，他既懂行又学到了好多巧办法。他懂得怎样调配羊群的饲料和饮料，以便增加黑绵羊和有斑纹的山羊的头数。

而拉班由于把大多数农活交给儿子和奴隶去干，自己却不懂得新的饲养方法。还不等他明白过来，他的大多数羊只已落到雅各手里，他再恼火也来不及了。雅各走了，带着所有的黑绵羊和有斑纹的山羊，带着两个妻子和十一个孩子走了。他一不做二不休，乘拉班不在家，把老丈人的家庭用具也偷走了。

拉班和雅各之间确实从来没有公开打过架，但是私下争吵总将难免，因此，雅各决定永远离开乌尔。他无处可去，只能冒险回迦南。或许以扫会原谅他，何况万一以撒逝世，还有那笔遗产等着他呢。

如果雅各所讲的故事可信，那么他在这次旅途中又做了怪梦。雅各发誓说，他有一次同耶和華的天使摔交，天使扭伤了他的大腿窝，告诉他从此改名叫以色列，并说他将 成为他出生之地的威严的王公。

快要走到幔利时，雅各心神不定；他听说以扫带了很多人和骆驼来迎他了，他害怕之极，以为清算的日子到了。他尽力讨好哥哥，愿把所有的财物都献给哥哥。他把羊群分

作三份，每天献给以扫一份。但是以扫虽然粗鲁，却很宽容。他不要雅各的任何东西，他早就原谅弟弟了。在遇见雅各的时候，以扫仁爱地拥抱了他，并且说让过去的都过去吧。他还告诉雅各说，父亲还健在，看到新的孙儿们来到一定会很高兴。

雅各到达希伯伦以前，有十一个孩子，等回到家园，已是十二个了。原来拉结和利亚长期不和，利亚这个丑妻虽不为雅各所爱，却生育了十个儿子，而拉结只生了一个儿子叫约瑟，在路上她生了第二个儿子叫便雅悯，可她产后死了，真是不幸。拉结葬在伯特利，然后雅各继续西行，直抵希伯伦。

以撒精神矍铄地迎接久别的儿子，不久他就死了，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和母亲撒拉合葬在麦比拉山洞。

雅各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安居下来享受那全靠诈骗和偷窃而得来的家业。这样的家业是难以兴旺的。不要很久，雅各就要再一次被迫离开老家，他一生最后的岁月是在遥远的埃及的土地上度过的，离他祖宗的坟墓很远。关于这些，在下一章再讲。

第四章 再向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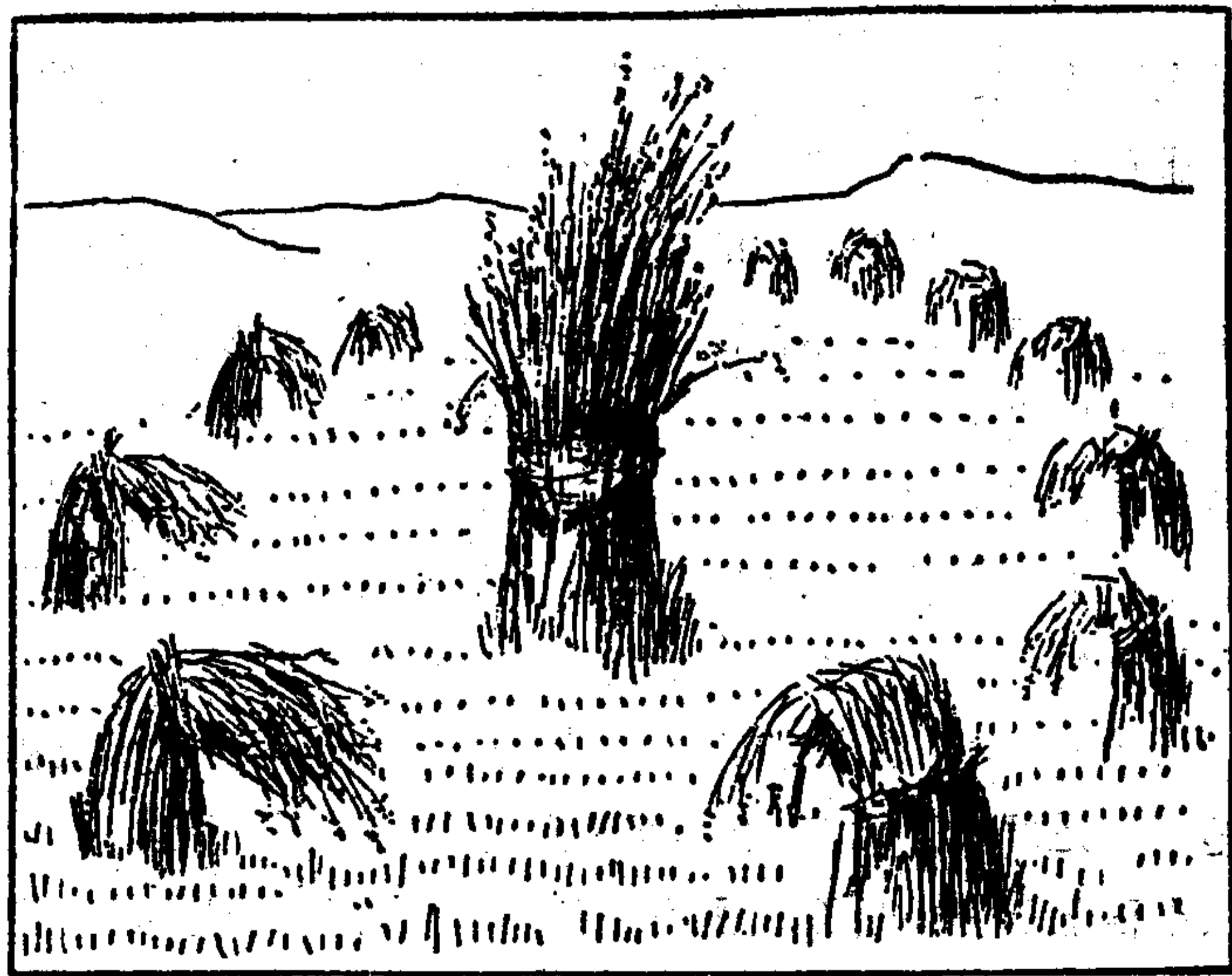
多年飘泊之后，犹太人在埃及建立新的家园，他们的亲人约瑟在那里获得高级政治地位。

《旧约》实际上是一本互不关联的短篇史籍汇编，是在犹太民族的缔造者逝世将近千年之后编成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这部编年史的最初的主人公。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犹太人尚无文字的年代，他们的经历是由父亲口传给儿子，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祖先的光荣史上加枝添叶。在这样的历史记载中，很难有一条主线贯串到底；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引人注目，即三千年前的犹太人（他们是牧羊人）总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牧场。亚伯拉罕离家西迁，为他日益扩大的羊群寻找牧场。他常常以为已经找到了一块可以过活的地方，于是他盖房挖井，清理场地，开辟出几小块耕地。可是要不了几年，干旱期来到，他又得拔营而起，再一次在西部亚洲的地面上飘泊。到了以撒时代，犹太部落把迦南这个地方看作是固定的居地，但是这个和平繁荣的时代为期不长。雅各自己从来都没有在一个地方呆很久，当

他已经很老的时候，长久的干旱使巴勒斯坦简直无法住人，犹太人被迫离开亚洲移到非洲。这次背井离乡为时甚久，但他们念念不忘老家，一有机会就回去。

在犹太小市镇的城墙脚下，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就是讲着这样的故事，称颂他们祖先的伟大事迹。

上文说到雅各娶了两姊妹为妻，大的一个叫利亚，生了十个儿子，小的一个叫拉结，只生了两个儿子，叫便雅悯和约瑟。雅各非常宠爱拉结，不怎么喜欢利亚，所以他很自然地喜欢拉结生的孩子，而且看起来每当孩子们一齐在饭桌上或在野外，他公开显露他的偏爱。这是很不好的，让孩子



约瑟的第一个关于禾把子的梦

知道父亲特别喜欢他而不喜欢其他兄弟，对这个孩子没有好处，只能宠坏他。

约瑟是个特别机灵的孩子，比其他兄弟聪明得多。他在家很放肆，因为他知道自己不管说什么干什么，都不会受罚。一天吃早餐的时候，他宣称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什么梦？”其他人问道。

“没有什么，我梦到我们一齐在田里捆禾把子，我捆的那把站在正中央，而你们捆的禾把子围在四周向我的禾把子叩拜。”

他的兄弟们可能没有他那么机灵，但他们都懂得他的意思，他们当然恼火。

过几天，约瑟又试了一次，但是这次太过分了，把他父亲也惹火了。往常，雅各总是认为无论约瑟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挺逗乐的，都表明他聪明过人。

“我又做了一个梦，”约瑟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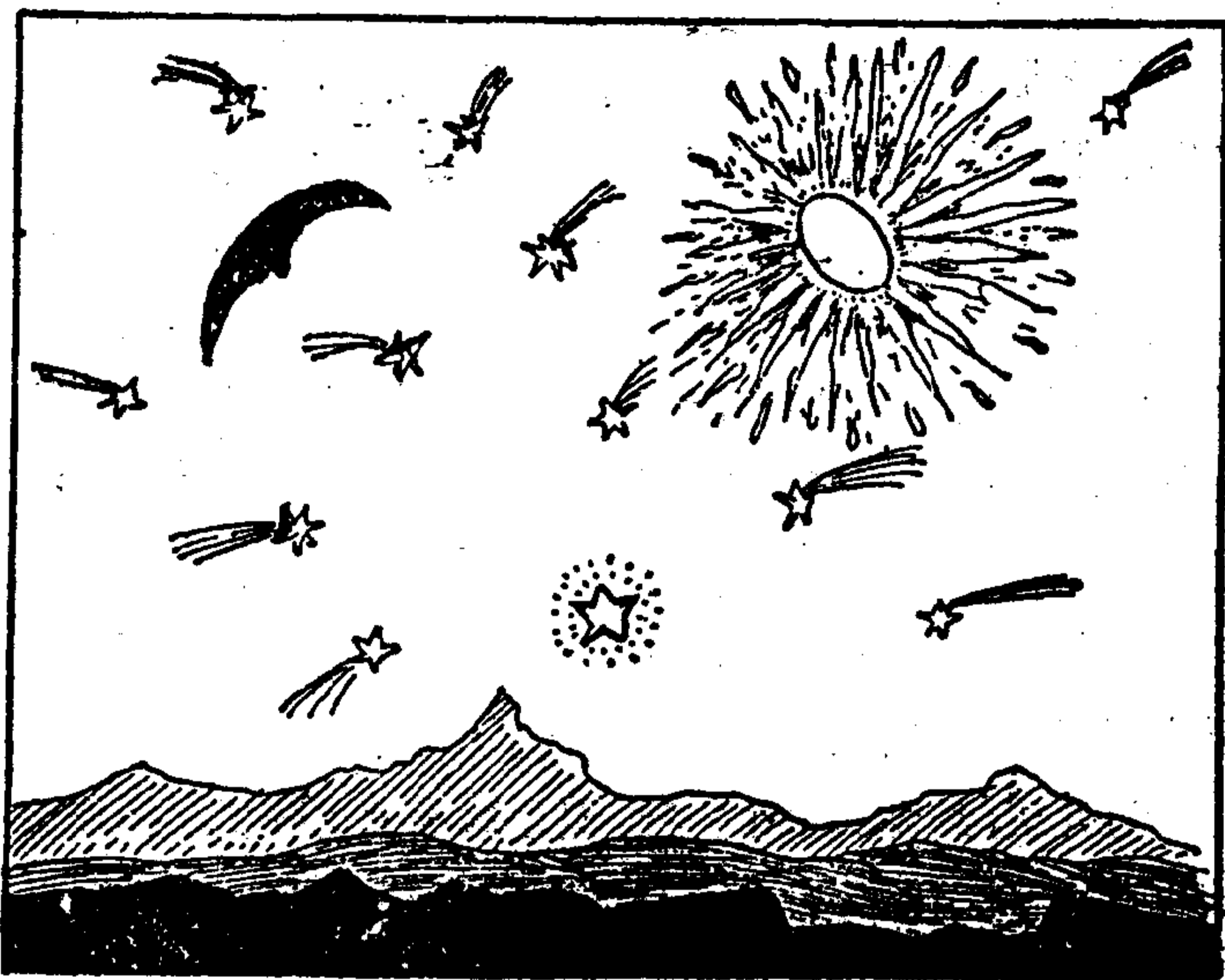
其他人有点厌烦地问道：“这回又是什么啦，还是禾把子吗？”

“哦，不！这回是星星。天上有十一颗星，它们和太阳、月亮一齐向我下拜。”

十一位兄弟不以为荣，做父亲的也不以为荣，他还想起了约瑟的已故的母亲^①。父亲告诫儿子说，谦虚一点不会

① 这里是指约瑟把十一位兄弟比作天上的星，把父母亲比作太阳和月亮，父母亲 and 兄弟们都向他下拜。

吃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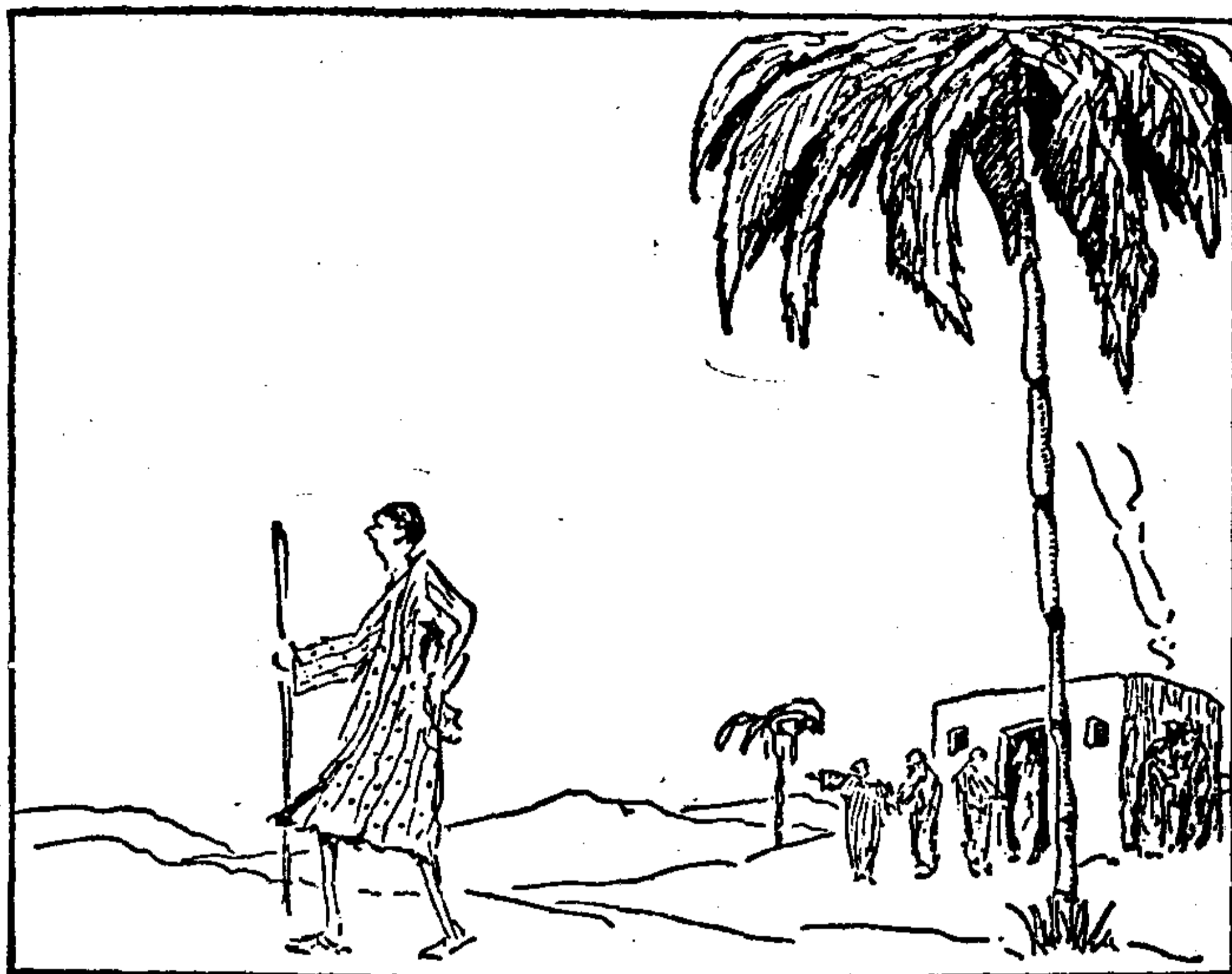


约瑟的第二个关于星的梦

可是父亲仍然宠爱这孩子，不久以后，他给约瑟买了一件五色缤纷的新衣服，约瑟当然穿上向他的兄弟们炫耀一番：他是多么高贵的一种人啊！

结果如何，不难猜到。

兄弟们先是笑笑，然后感到恼火，最后报之以仇恨。一天，兄弟们在示剑附近的田野上，父亲远在别处，他们抓住约瑟，把他的彩衣剥下，把叫喊着、挣扎着的约瑟扔到一个坑里。然后他们坐下来一想，毕竟不好把自己的弟弟杀死，这样就太过分了。可是他们也不想把他留在家里。还是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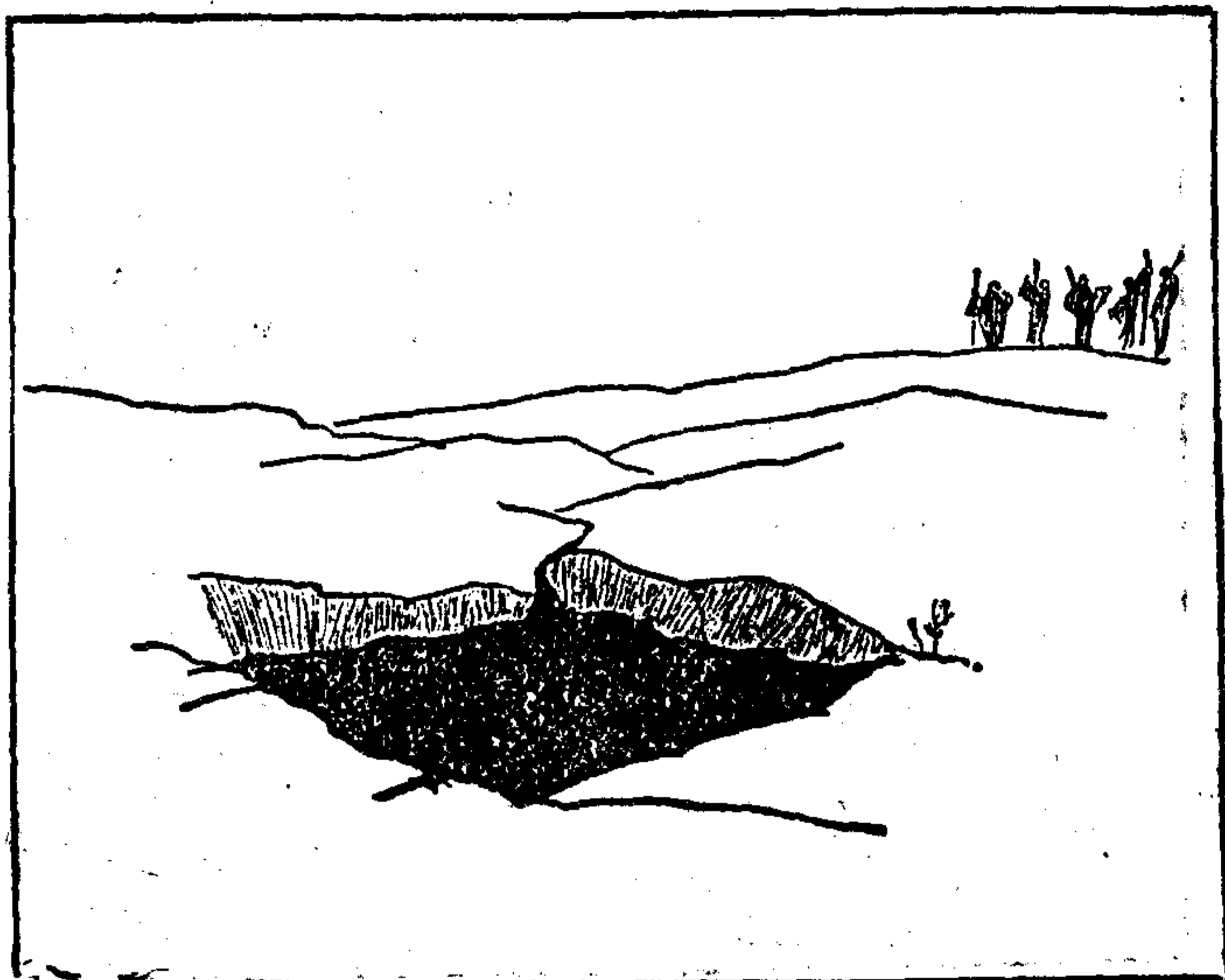
约瑟穿上新衣服感到很得意

大(利亚所生的第四个儿子)有好主意。

从尼罗河流域有一条大路通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犹太人就住在大路附近，不断有商人队伍路过。所以犹大建议：“把约瑟卖掉，然后把他的衣服撕破，涂点血在上面，就告诉父亲说有一头狮子或老虎把约瑟吃掉了。我们把卖得的钱分掉，谁也想不到是怎么回事。”

过一会，一伙米甸商人从基列来，带着香料和没药到埃及去出售给尼罗的防腐技师。兄弟们对商人说，有一个年轻的奴隶出售，略予讨价还价后，把自己的兄弟卖了二十个银币。

这就是约瑟怎么会到西边去的经过。他的兄弟们当然



约瑟的兄弟们把约瑟扔到一个漆黑的深坑里

回到家，众口一词地咬定他们的谎言。以后二十年，雅各一直悼念自己的儿子，以为他是在孩童时代就被野兽杀害了。而实际上，完全出乎全家意料之外，约瑟却在统治着埃及。关于其中的各种奇异经历，是史书上确有记载的。

如前文所述，约瑟是很机灵的；不幸的是，有时候他聪明过度，尖嘴利舌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在示剑的经验给了他一个教训。他虽然依然能注意到许多别人所注意不到的事情，但是他不再自诩什么都懂了。

米甸人把这个犹太奴隶买来作为一种投资，他们尽快地把约瑟高价卖给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自此，约瑟成为波提乏的家奴，但不久就成为护卫长的左右手，管理账

目和总管家务。

不幸，波提乏的妻子却想到，要是能有这个英俊的黑头发少年作伴，就比自己那呆头呆脑的埃及丈夫强得多。约瑟知道，主仆之间过于亲近必然招来麻烦，所以便敬而远之。然而护卫长波提乏的妻子不是一个恪守本分的人，她的虚荣心受损，便转而对他丈夫说，他的新管家是一个傲慢的小伙子，她还指责他不老实，如此等等。

在古代埃及，奴隶就是奴隶，波提乏无需调查他妻子的指控是否属实，立即招来侍卫把约瑟下狱监禁起来。在那里，他仍然精神焕



无辜的约瑟被关进监狱

发、笑脸迎人，很受欢迎。监狱长当然乐于有这样一个可靠的人替他管理监狱的事务。约瑟在狱中是自由的，只要不离开监狱的大门，他喜欢干什么都可以。他仅仅是为了解闷，才用大部分时间和难友在一起。

其中有两名囚犯最引起他的注意：一是王宫的宫内主管，另一是法老的司膳长。这两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激怒了国王陛下，在国王被看作是神的年代，这当然是严重罪行。

埃及人特别尊敬其统治者，他们从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法老”，意思是“大官”。

这两人是“大官”的臣仆，正在等候判决。他们无事可干，想方设法消磨时间，其中一个好办法就是互相说梦。古代人对梦非常重视，能够圆梦的人在他们的眼里就是重要人物。

约瑟固有的聪明劲儿又派上用场了，当司膳长和宫内主管向他说梦时，他马上答应圆解。

宫内主管说：“我梦见我站在一株葡萄藤前，三根藤枝忽然长满了葡萄，我摘下葡萄，把汁挤在法老的酒杯里，把杯子放到法老手中。”

约瑟想了一会儿回答道：“这很简单，三天内你就会恢复自由，官复原职。”

司膳长急忙插嘴说：“听听我的梦，我也见到许多怪事。我头上顶着三筐面包到宫里去，忽然一群鸟儿从天而降，把面包都吃光了，这怎么解？”

约瑟回答道：“这也简单，你将在三天之内被吊死。”

果然！在第三天，法老庆贺自己的生日，赐宴群臣。他想起了在狱中的司膳长和宫内主管，下令吊死司膳长，释放宫内主管并令其回官复职。

宫内主管当然很高兴。他出狱时，对预言其好运气的约瑟说了一大箩好话：他要面奏法老并向有关官吏申诉，为约瑟平反和恢复自由；他将牢记约瑟的恩德。但是一等到他重新穿上官服，站在国王的身后为国王斟酒，这位主管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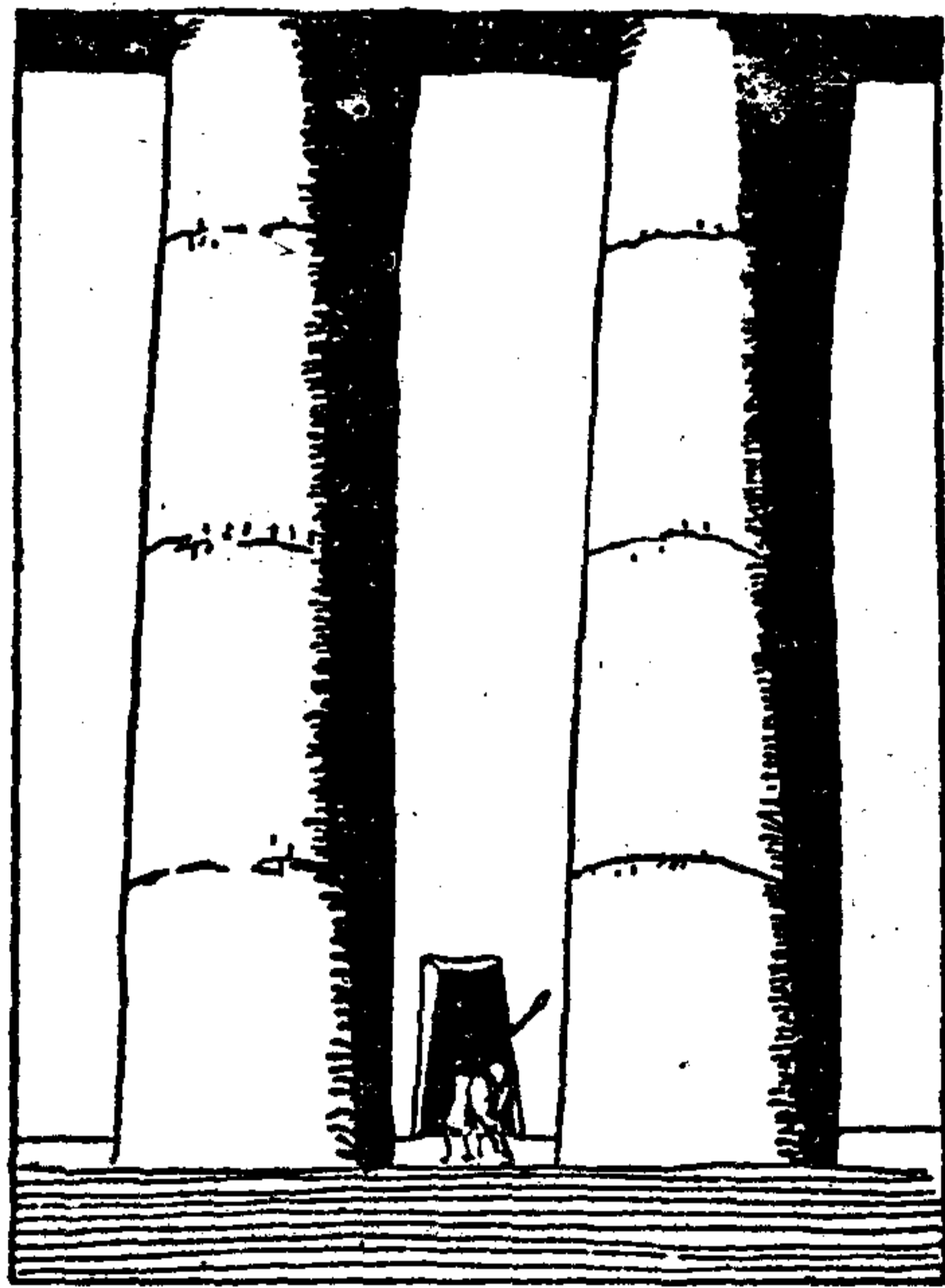
然把同他作了好几个月伴的犹太青年忘得干干净净，从来没有为约瑟说一句话。

这可苦了约瑟，他不得不在监狱里多呆了两年，要不是法老做了一个大为不安的梦，约瑟很可能就此死在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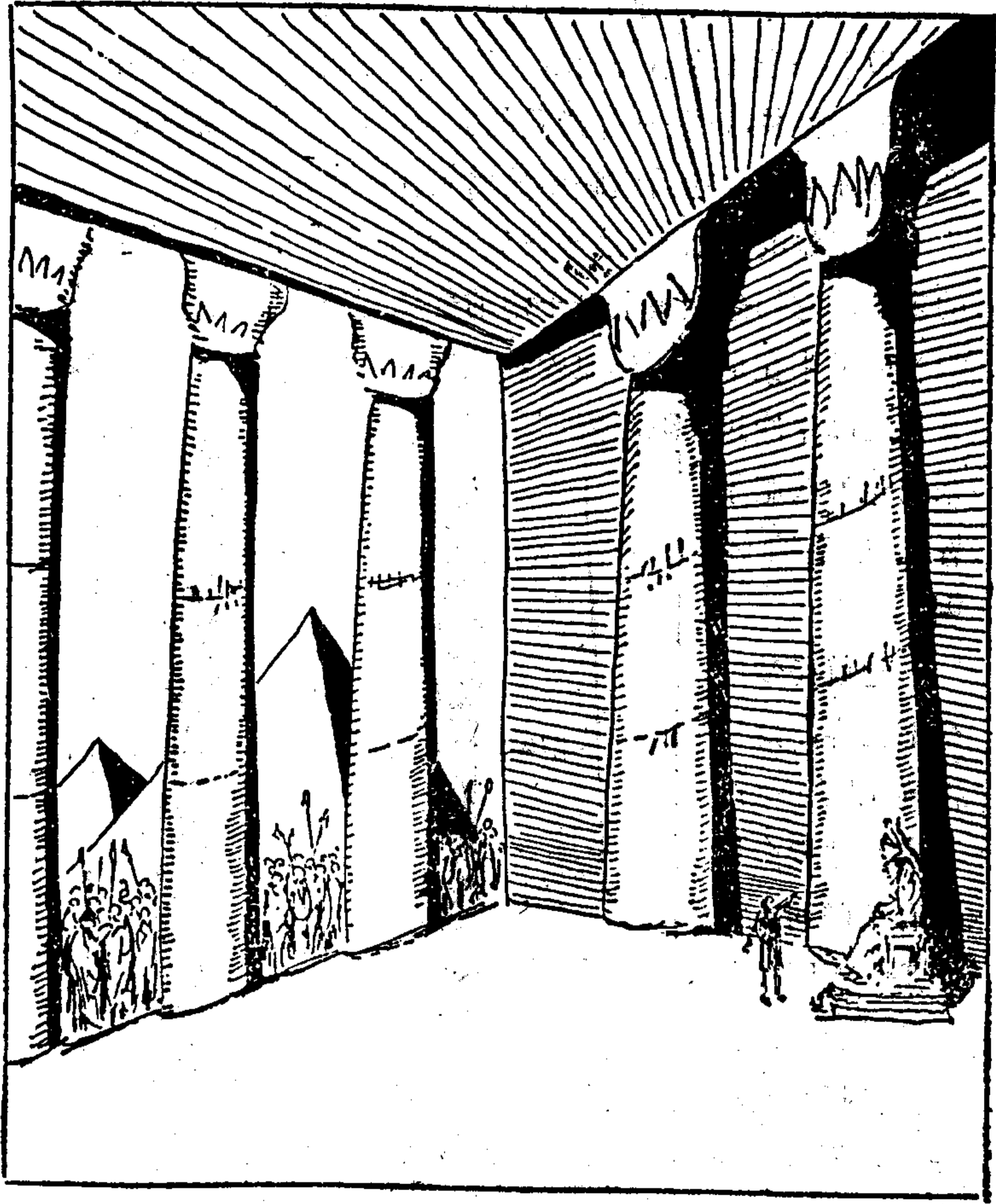
国王做梦，可是一件隆重的大事，所有人都要议论它，人人都在猜测众神给沉睡中的君王什么启示。

国王做的梦如下：法老看见一根麦茎上长了七个壮实的麦穗，它们忽然被七个干瘪的麦穗吞掉了。接着有七头肥壮的母牛在尼罗河岸边安静地吃草，忽然来了七头又瘦又丑的母牛冲过来把这七头肥牛吞吃得毛骨不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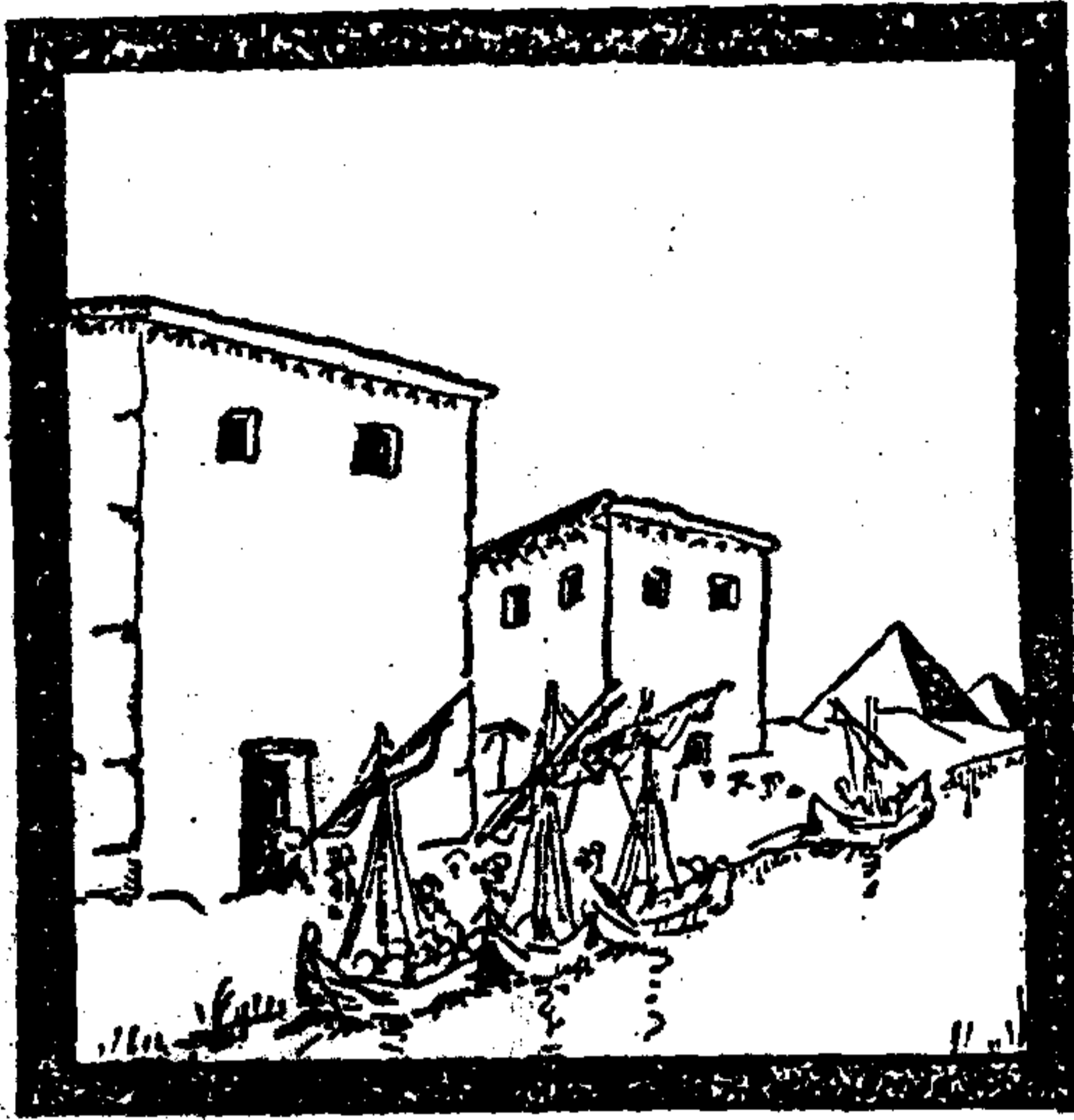
这就是梦的全部内容，足以使国王陛下坐卧不安。他要全国所有的聪明人来圆解。天啊！他们都瞠目不知所对。这时候，宫内主管才想起了那个善于圆梦的犹太青年，便奏请



约瑟被带到王宫觐见国王



约瑟为国王圆梦



国王召见约瑟。
于是仍在狱中的约瑟便沐浴、修面、理发，换上了一套新衣服，被带到宫中。枯燥的牢狱生活没有减弱约瑟的机灵劲儿，他非常轻松地圆了梦。他的判断如下：

约瑟造了许多大粮仓，存了很多粮食
“七头肥牛和长在一根茎上的七个麦穗，意味着七个丰年；跟着就要有七个荒年，荒年将要耗尽丰年的粮食。陛下务必任命干练人员管理全国的粮食，以备荒年急需。”

法老大为赞赏，这个年轻人看来讲得很有道理，必须立即行动。于是法老当即任命这个年轻的外邦人为农业大臣。

随着时光消逝，约瑟的权力越来越大，到七年之末，这个雅各的儿子已成为埃及的独裁者，可号令全国了。他确实是国王的忠实臣仆。他下令建造了许多大粮仓，把丰年积余的粮食存储起来以备荒年之需，等到饥荒果然蔓延全国，约瑟已是有备无患了。

。要改只替王國

的中國政府

動

了

新

報

官

又

詳

詳

半

士

半

前

立

大

放

備

平

全

全

全

全



奴 役

埃及农民从来都是有多少吃多少，毫无储备的。为了换取全家人的口粮，他们不得不先向法老交出房屋，继而交出耕牛，最后把土地也交出来，到七年之末，他们就一无所有了。从地中海沿岸到(尼罗河口的)月山，所有土地都归国王所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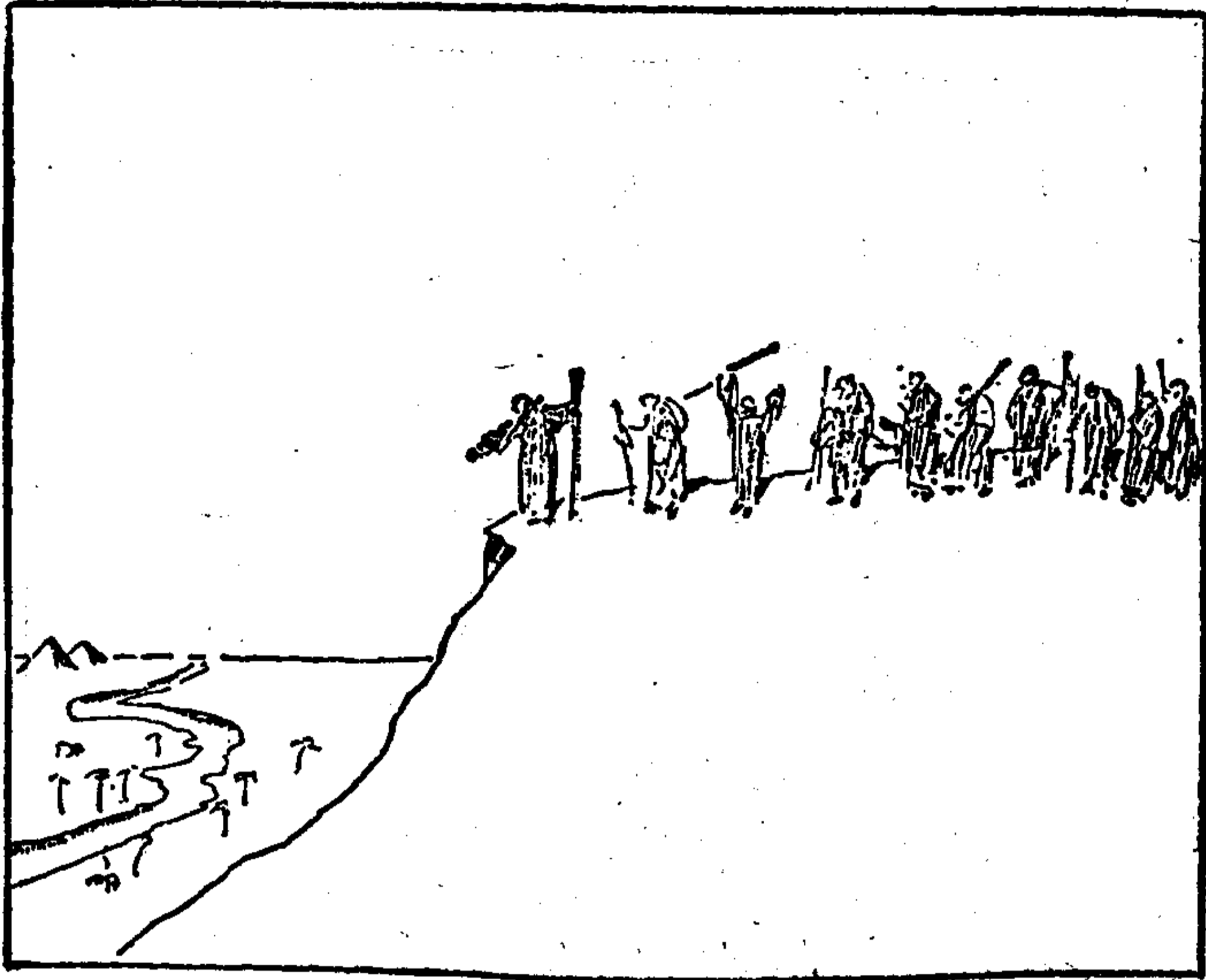
埃及的旧的自由人制度就这样结束，延续将近四千年的奴隶制宣告开始，而奴隶制事实上比几十次荒年还要惨。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埃及是在这场遍及各国的灾荒中唯一事先有准备的国家，所以埃及人民都能活下来，埃及成为文



饥荒蔓延埃及

明世界的商业中心。

巴比伦、亚述和迦南都同样遭到旱灾、蝗灾和其他虫灾，各地人民成千上万地死去，成片地区荒无人烟，人们卖儿鬻女以维残生。



约瑟的兄弟们到埃及去找粮食

同样，老雅各和他的儿孙及其家人，也感到饥饿之苦，最后无可奈何地决定派人去埃及买粮。约瑟的弟弟便雅悯留在家，其他十个兄弟带着驴子和空口袋向西边去寻求援助。他们跨越西奈沙漠，终于抵达尼罗河岸。埃及官员盘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总督约瑟面前。

约瑟马上认出了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流浪汉就是他的

哥哥们，不过他不暴露自己的面目，并假装不懂犹太话。他让翻译问这些新来的是什么人。

他们回答说：“从迦南来的和平牧羊人，为老父寻找粮食而来。”

“他们敢说自己不是被派来探听埃及防务的奸细，以便外国侵略者强行侵入埃及的吗？”

他们发誓说完全无罪，他们正象刚才所回答的，是和平的牧羊人之家，十二位兄弟和老父亲一起住在迦南。

“另外两个呢？”

“一个，唉！已死，另一个留在家里照顾父亲。”

约瑟装作不信。他们最好回去把另一位弟弟带来证实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所讲的似乎不大对头，总督大人怀疑他们所讲故事的真实性。

十兄弟大为惶恐。他们站在约瑟的帐篷外面，互相用希伯来语交谈，说得很快。他们都牢牢记住过去的罪行，把自己的弟弟约瑟卖给外邦奴隶贩子，实在是大错特错了。现在，看来他们又要失去一位弟弟了，父亲雅各听到此事，会怎么说呢？

他们请求约瑟开恩，约瑟拒绝了。他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为他们有所后悔而高兴。他们在三十年里看来是受到严峻的教训，不过他还不能肯定，他还要再考验他们一次，才能宽恕他们在他年轻时对他的伤害。

因此就决定西缅留下来作为人质，其他人回去带便雅悯来。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雅各伤心极了。但是全家

在挨饿，奴仆们在死亡，来年的谷种还没有着落。雅各只得妥协，让便雅悯和他的哥哥们回到埃及去，他自己一个人留下来。

上一次他们一跨过边界就给扣留，这一次所有的官员都对他们优礼有加了。他们立即被带到总督的官邸，给他们安排了住处，把他们当作贵宾接待。

他们不很喜欢这样的接待。他们毕竟不是乞丐，他们是穷，但他们不论要什么都是准备付钱的，他们不要施舍。当他们拿出金子来买粮食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可以不用付钱，他们坚持付了，可以后又发现这些钱都给退回来被偷偷放在他们的粮食口袋里了。

有一天夜晚在回家的路程上，白天在暑热下赶路，晚上休息下来，大家谈起这件怪事时，忽然听到一阵呐喊声，黑夜中出现了一群埃及士兵，他们是奉命追捕这些犹太人的。

兄弟们问道，他们做了什么错事？他们是无罪的。埃及官长说他是奉命行事，因为总督的酒杯失窃，而当天只有几个犹太客人接近过他，因此所有外国人都要受搜查。兄弟们只好接受搜查，他们挨个儿打开口袋，啊！当打开最后一个粮食口袋，也就是便雅悯带着的那一袋，袋底里躺着约瑟的酒杯！

物证俱在，无可辩解！犹太人被当作犯人押回埃及去见总督。他们声嘶力竭地企图解释这一看来是不可思议之事，发誓说自己无罪。但是约瑟铁面无情，指责他们忘恩负义。最后，他们顶不住了，他们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约瑟，说

他们曾经有一次犯了极邪恶的罪行，他们现在愿献出一切以偿罪愆。约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并说出那杯子是他令人放进便雅悯的粮袋里的。

他命令所有埃及人离开房间，等他们都走了，便离座拥抱便雅悯，雅各的儿子们震惊地发现，面前站着的这位全埃及权力最大的人，竟是他们曾经想杀死、随后又出于贪婪而卖给米甸奴隶贩子的亲兄弟！

当然，这样一件奇遇引起了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关切。国王派出了自己的马车去把雅各接到埃及来。约瑟在歌珊省

获得了新的土地，他把这块地给了家里人。就这样，犹太人离开迦南迁入埃及。但他们还是衷心怀念老家，雅各临死时要



求把他的遗体 雅各被安葬在他祖先的坟地——麦比拉山洞。运到麦比拉山洞去和他的祖父母、父母同葬。约瑟遵命并亲自把遗体运回迦南，然后他再回埃及住了好多年。埃及人民热爱他，因为他心地善良又宽宏大量。

第五章 定居埃及

犹太人原本是简朴的牧羊人，在外邦过城市生活并没有好处。他们很快就埃及化，但是，不论男女都没有独立自由的地位，反而成为埃及国王的苦力，受奴隶待遇。

19世纪20年代之前，我们还不认得埃及文字，及至发现了读懂它的门径，一个巨大的史料仓库就此打开。现在我们不再只是依靠《旧约》的记载来取得有关时期的专门知识了。

基督诞生前一千五百年，埃及为喜克索斯人的阿拉伯游牧部落所征服，喜克索斯人和犹太人同属闪族。喜克索斯人成为全埃及的主人后，就在离古埃及的首都底比斯数百里之外，建立新首都，然后便安居乐业，作为尼罗河流域的无可争议的主人将近三百年。

约瑟来到埃及的时候，法老是亚庇巴，他是喜克索斯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经过多次失败，埃及人终于摆脱了压迫者；他们在自己的国王亚希美斯（旧都底比斯人）领导

下,赶走了喜克索斯人,光复了河山。这当然使犹太人的处境十分困难,因为他们一直是外国征服者的亲密朋友。约瑟在牧羊人国王的宫廷中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他当了大官,给自己的亲人优厚待遇,吃亏的是本地人。所有这些,埃及人一直记住,而约瑟曾经把他们的祖辈从饥荒中救出来这回事,他们却早忘掉了。他们当然要付诸于行动——仇恨和蔑视犹太人。

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说,在令人愉快的尼罗河流域长期定居,又好又不好。犹太人一直是牧羊为生,习惯于野外的简朴生活。现在他们跟城里人接触了,看到了底比斯、孟菲斯和赛伊斯等地的豪华舒适的宫廷生活,很快就看不起自己的祖先几百年来所乐于居住的简陋帐篷了。于是他们卖掉羊群,离开歌珊的农田,搬进城去。

可是城里已经人满为患了,新来的不受欢迎,埃及人把他们当作是来抢饭碗的人。犹太人和埃及人之间很快就互有恶感,过不多久就酿成不愉快的种族骚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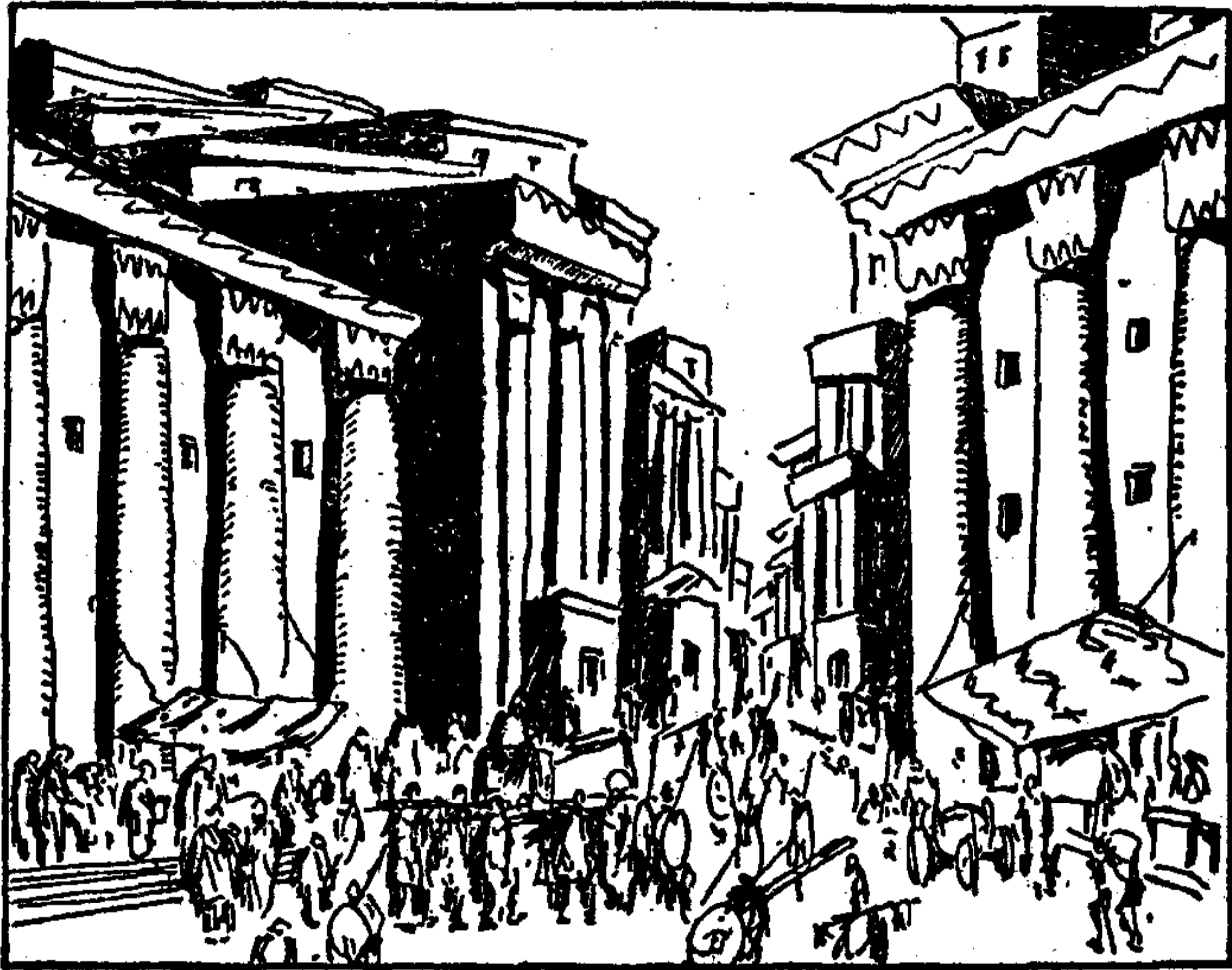
犹太人要在两者之间选择:要末成为埃及人,要末离开埃及。当然,正如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做的那样,他们试图取中庸之道^①。这就使事情更糟,双方达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了。

当初,约瑟的兄弟们是由于饥荒来到埃及的,他们的后裔常谈到可能回迦南去,可是回去这条路又长又辛苦。在埃

^① 即既不当埃及人,又不离开埃及。

及不愁挨饿。比起城市的舒服生活来，沙漠生活太可怕了。

犹太人觉得很难下决心。在他们看来，前途未卜比目前困境更可怕。因此他们按兵不动，仍然留在埃及各城市的贫民区里。日积月累，几百年过去了，一切照旧。



犹太人开始喜欢大城市的热闹、奢侈的生活

然后出现了一位伟大领袖。他把各个犹太部落团结成一个民族，率领他们离开过于肥沃的埃及之地，（在那里，生活是轻松的；但是，轻松的生活会磨灭民族的特性。）引导他们回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看作是真正老家的迦南之地。

第六章 逃脱奴役

正当每况愈下已趋绝望之际，非常英明的领袖摩西决定带他的人民离开那作为“外国人”而居留过的地方，回到那可以自己立国的新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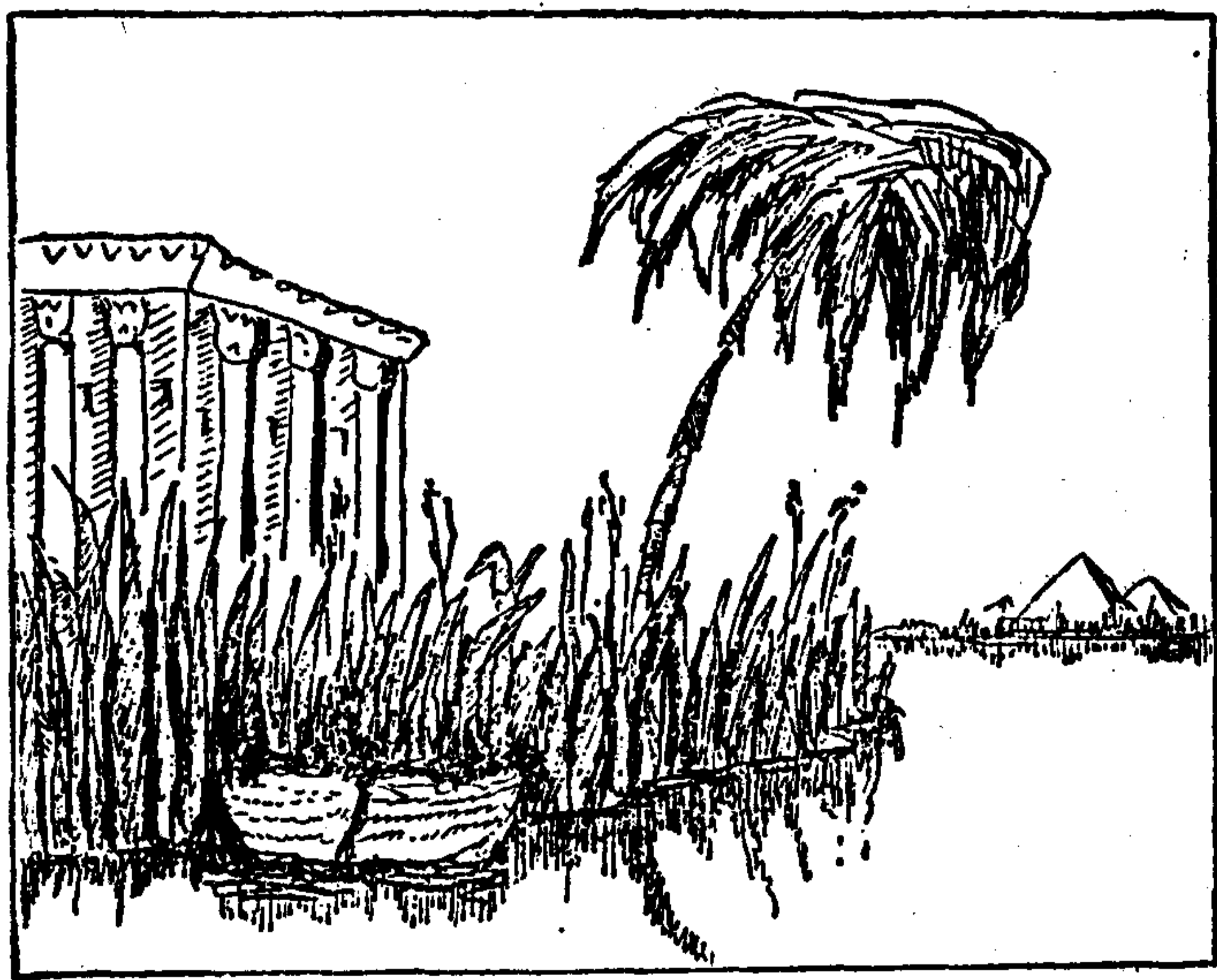
基督诞生前 1400 年，拉美西斯一世统治尼罗河流域的时候，埃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已达到不再能避免公开冲突的程度。几百年前受欢迎的客人，现在受到各式各样的羞辱。埃及的国王们素来喜爱建造大型的宫殿和公共建筑物。金字塔已不时兴，最后一座还是两千年前建造的。现在要建造的是道路、兵营和堤坝，此外，王家的土地上也不断需要劳力。此类劳役的报酬甚低，埃及人尽量逃避，他们自己不干，却强迫犹太人去干这苦差。

即便如此，很多犹太人还是能想办法留在城里做生意；这是埃及居民极其妒忌犹太人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竞争不过这帮外国人。他们奏请国王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掉，这当然很难做到，但是，宠爱其子民的法老，却用其他办法来解决这问题。

他下令所有犹太新生婴儿凡是男孩一律杀死。这是一个简单而极其残暴的办法。

有一个人名叫暗兰，其妻约基别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是男孩叫亚伦，另一是女孩叫米利暗。他们又生了第三个孩子(男孩)，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新生男婴。

他们把这个小男孩摩西藏在家里，非常小心地不让国王的官员们发觉。这样藏了三个月，邻居有人听到哭声，开始怀疑起来，把孩子藏在家里不保险了。于是约基别把儿子抱到尼罗河岸边，她编了一个小筐，四边涂泥以防渗水，把男孩放进这简陋的摇篮里，放他独自去闯世界。



小摩西被放入河中随水飘荡

这条临时凑合的船走不多远，因为水流量小，河道浅，船被岸边丛生的芦苇缠住了。运气大好，国王的女儿正巧来到这儿游水，她的侍女发现了这一包奇怪的东西，就从水里捞起它来。四个月的孩子总是逗人喜爱的，法老的女儿决定收留他。不过她毫无育婴知识，便派人去找个保姆来。婴儿的姊姊米利暗一直在附近窥视，这时候她便现身说她知道有一个人正好当这个婴儿的保姆，她回家带来了自己的母亲。

就这样，至少有一个犹太男婴逃脱了大屠杀，并在他亲生母亲不露身份的看护下，在宫廷中受着贵族教育。

对一个本来是要处死的人来说，这确实是奇特的命运：当他哥哥必须在砖场劳动，稍歇一口气就会挨监工鞭打之时，摩西却可以穿着漂亮衣服游来荡去，过着青年贵族的生活。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有一天，一个埃及人殴打一名衰老的犹太人，摩西出面制止，还进而打了那埃及人一顿，可是打得过重了一点，埃及人倒下死了。这件事要是传出去，摩西就有被处决之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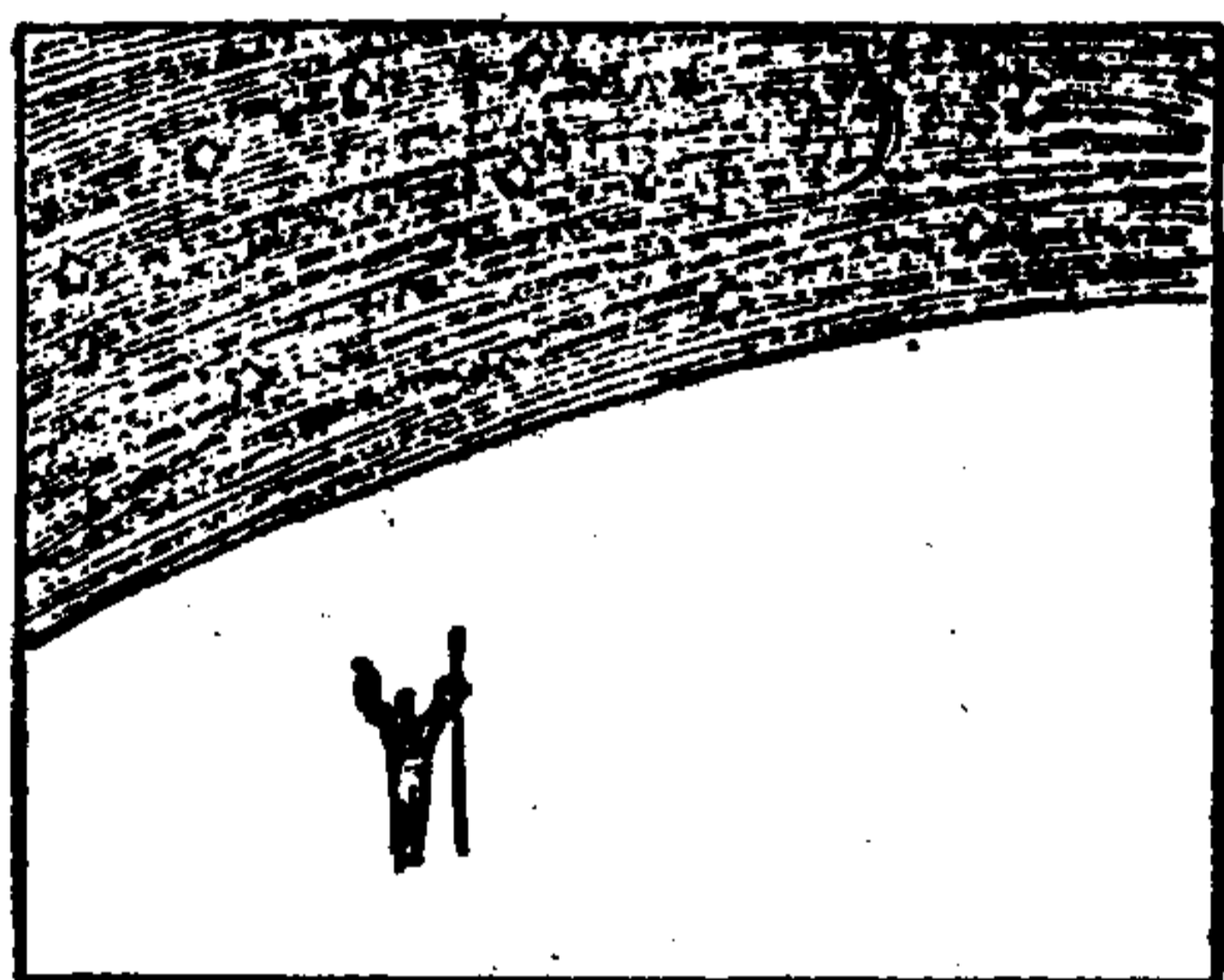
事情保密不了多久。

过不了几天，摩西又上街，看到两个犹太人在吵架，他上去劝解，其中一个呲牙冷笑道：“谁让你当审判官的？你也想杀死我们，就象那一天杀死那埃及人一样？”

事情马上传开，法老下令逮捕摩西并处以绞刑。摩西是个聪明人，他闻警立即逃跑。事后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如

果摩西留在埃及，即使不受监禁，也很可能就完全埃及化了。而现在，公主的养子作为逍遥法外的逃亡者跑到外国去了。

他穿过红海周围的沙漠，来到一口井旁，恰好附近一位祭司(名叫叶忒罗)的几个女儿赶着羊群来饮水。晚上，所有牧羊人都要在这个时候赶着羊群来饮水的，所以经常发生冲突。这一天晚上，有一个牧羊人硬抢在叶忒罗的女儿前头，摩西挺身而出帮助了姑娘们，她们便邀请他到父亲家吃晚饭。这样，摩西遇见了叶忒罗，为他放羊，就象当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样。他娶了叶忒罗的女儿西坡拉为妻，过着沙漠之民的简朴生活。



在荒漠的孤寂生活中，摩西
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

在荒漠的孤寂生活中，他认识到自己一生的真正使命是什么。他的族人已经背离了那些曾经引导祖辈度过无数艰险的教义；他们已经忘掉了自己的上帝耶和华；他们对本民族的伟大前途已经失去了信心，

而正是这一前途鼓舞了他们的祖辈。总之，他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一方面是对城市生活和奢侈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实际生活的日益贫困，两者将使他们不再成为一个有特点的 and 独立的民族。

摩西决定挽救本族人民。他重新信奉耶和华的万能神力。他宣称自己将驯顺地依照伟大的意志行事。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使命所在，他听到耶和华从燃烧着的荆棘丛中发出的召唤，于是他回到埃及，着手一项庞大的工作——动员全族人民从一个国家，通过无垠的西奈沙漠，搬到另一个国家。

但困难不少。拉美西斯国王已死，继位的密奈帕塔恐怕根本不知道那件打死埃及人的事情，所以就警察当局而言，摩西可以放心回到埃及。然而犹太人（他自己的族人）却不肯相信他。

奴隶制度对人们的灵魂影响很坏，它把人变成懦夫。犹太人在埃及生活艰苦，不过一天三餐是保得住的。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过光荣的和自由的日子，讲起来当然很好听，可是那块乐土还在千里以外，当时还掌握在敌对的异教徒手里。要通过西奈的炎热沙漠，得花费好几个月时间，还会遇上打仗，这番长途跋涉到头来是否能成功，很可怀疑。不幸的是，摩西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而是一个有无限勇气、十分耐心和百折不挠的人。当他说服不了族人时（他们不肯相信他的论据有道理），他就明智地把初步的说服工作交给他哥哥亚伦，他自己则全力抓在行动确定之前所必需安排好的许多具体工作。

他大胆去见法老，请求准许犹太诸部落（他们是在伟大的总督约瑟执政时期自愿来的）和平离开埃及。

他的请求被委婉拒绝，但是，王家砖场的可怜工人却倒

霉透了，从此他们被当作是企图脱逃的犯人，看守得更严，工作更苦。原先，制砖所必需的稻草是发给的，现在则要他们自己去割稻草，而每人每天所应交的砖数不变，这就是说要增加劳动时间。新的规章使犹太人对摩西大为不满：都是他插手的结果！趁早回他的沙漠去，让他的同胞们过太平日子吧。别把伟大的法老惹火了使犹太人都完蛋啦！

摩西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处境非常险恶。他把跟随他来埃及的妻子和孩子送到远在米甸的老丈人家里，然后一心一意应付往后的日子。他日复一日地劝导犹太人跟他走，但效果甚微。他试图使他们相信是耶和华在对他们说话，说他们必须立刻离开这身为奴隶的地方，否则当年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允诺——以色列将是一个伟大民族——就永远不能实现了。

犹太人只是听着，他们喃喃自语，谁也不动。长期的奴役使他们失去了信仰，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古老上帝的威力。他们愿意当奴隶。

摩西知道，如果不用强力，两方面谁也不会动一步；他一个人没有力量使他的族人恢复理智，他也不能指望说服法老。只有耶和华能办到。当此急需之时，耶和华没有抛弃忠实的仆人；他告诉摩西再去见国王，警告他若再不听从犹太上帝的告诫，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于是，摩西和亚伦第二次到王宫去要求准许犹太人和平离开。他们再一次被拒绝。

亚伦拿出神杖向尼罗河水面一划，河水变红，人们只得

掘井以免渴死。法老听到干渴的人民在哀声呼救，可他还是不准犹太人走。

这是第一次灾疫，跟着又来了一次。

尼罗河两岸通常到处都是青蛙。这一次，数以百万计的粘乎乎的小动物从沼泽地带爬出来，跳到全国各地。它们登堂入室，滚进新挖的水井，搞得人人不安。法老的宫廷

里也布满了绿茸茸的活青蛙。法老动摇了，他要求摩西把青蛙弄走，并答应只要青蛙走了，就批准犹太人离开埃及。可是等到摩西下令把青蛙都弄死了，法老



却把诺言忘得一干二

灾疫来到埃及安宁的村庄

净。犹太人的处境跟以前一样坏。

于是又来了一次灾疫：大群苍蝇嗡嗡飞遍全国，到处传播疾病，埃及人的食物变质，人们处于死亡之中。法老试图妥协，他向摩西提议说，可以让犹太人到沙漠地带去住几天，按自己的习俗祭祀自己的上帝，只要他们答应在祭祀完毕后仍然回来，他们就能有几天假期。摩西结束了蝇灾，而为摆脱了这场梦魇而庆幸的法老，等到最后一只苍蝇嗡嗡飞出他的餐室，就再也不提所许的诺言了。

于是又来一次灾疫：埃及人所有的牛都染上了不知名的致命疾病，市面上鲜肉绝迹。

法老依然拒绝。

又来一次灾疫：所有埃及男女全身长满了脓疮，医生束手无策。

又来一次灾疫：冰雹打坏了田里的庄稼。

又来一次灾疫：雷电交加，把存放在仓库里的麻布和来年用的种子都烧掉了。

又来一次灾疫：蝗虫铺天盖地临降全国，一天之内就把所有的树叶和灌木林都吃光，一片叶子也不剩。

法老大为害怕。他把摩西请来，答应让犹太人走，但要把孩子留下来作人质。摩西拒绝，他宣称他的族人一定要带着儿女一起走，不然就不走。

又来一次灾疫：从沙漠中扬起了沙风暴，把阳光整整遮了三天，全埃及一片乌黑。

法老赶快把摩西请到宫里来，他发誓说：“我让你们的人走，不过牲口要留下。”“我们的人要走，孩子、牲口、全部家当都带走。”摩西说完就告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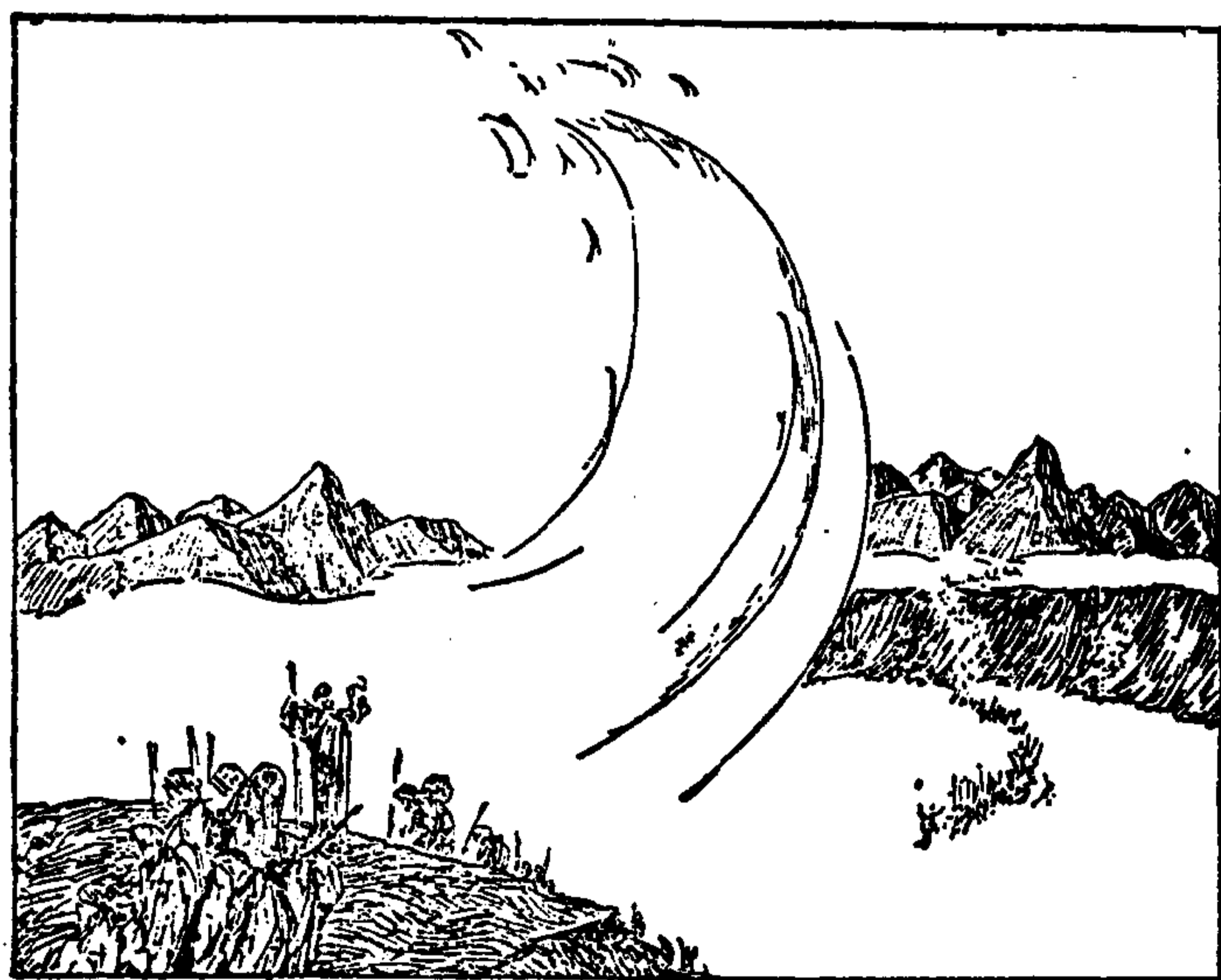
又来一次灾疫：尼罗河流域的每一户埃及人家的长子都死了。犹太人逃脱了这场厄运，因为他们事先得到警告，要他们在家门口涂上羊羔血作为记号，这样，当死神奉耶和华之命降临这不幸的国家时，就会逾越门口涂着羊血的亚伯拉罕后裔之家，而只杀死埃及人的长子。

最后，法老认识到自己是被比他更强的力量击败了。他再也不敢拒绝让犹太人走了。恰恰相反，他恳求摩西赶快带他的族人走，以结束一再降临的灾疫。

傍晚，流便、利未、犹大、西缅、以萨迦、西布伦、但、拿弗他利、迦得、亚设、以法莲和玛拿西等部落，在埃及吃了最后一顿晚餐。到夜晚来临时，他们带着畜群踏上了回到约旦河两岸的老家去的行程。

但是，法老为其长子之死所激怒，再一次违背诺言。他率军跟踪追击逃亡者，要把他们抓回来为许多无辜儿童之猝死而报仇。

在红海之滨，他们看到了犹太人的车队。但是一层云雾（摩西认为是耶和华本人）把犹太人的营地遮住，使埃及



在大浪冲击下，国王和官兵都淹死了

士兵看不到。清晨，在摩西的命令下，海水分开，各部落从此岸到彼岸，一个人也没有丢掉。然后云雾散开，法老看到敌人正爬上对岸的陡坡；他带头跳进浅海中，但是先前分开的海水突然卷回来，在大浪的冲击下，国王和他的全体将士都淹死了，没有一个人能回去报信。犹太人进入沙漠，他们自由了，但是他们还要在旷野中飘泊长长的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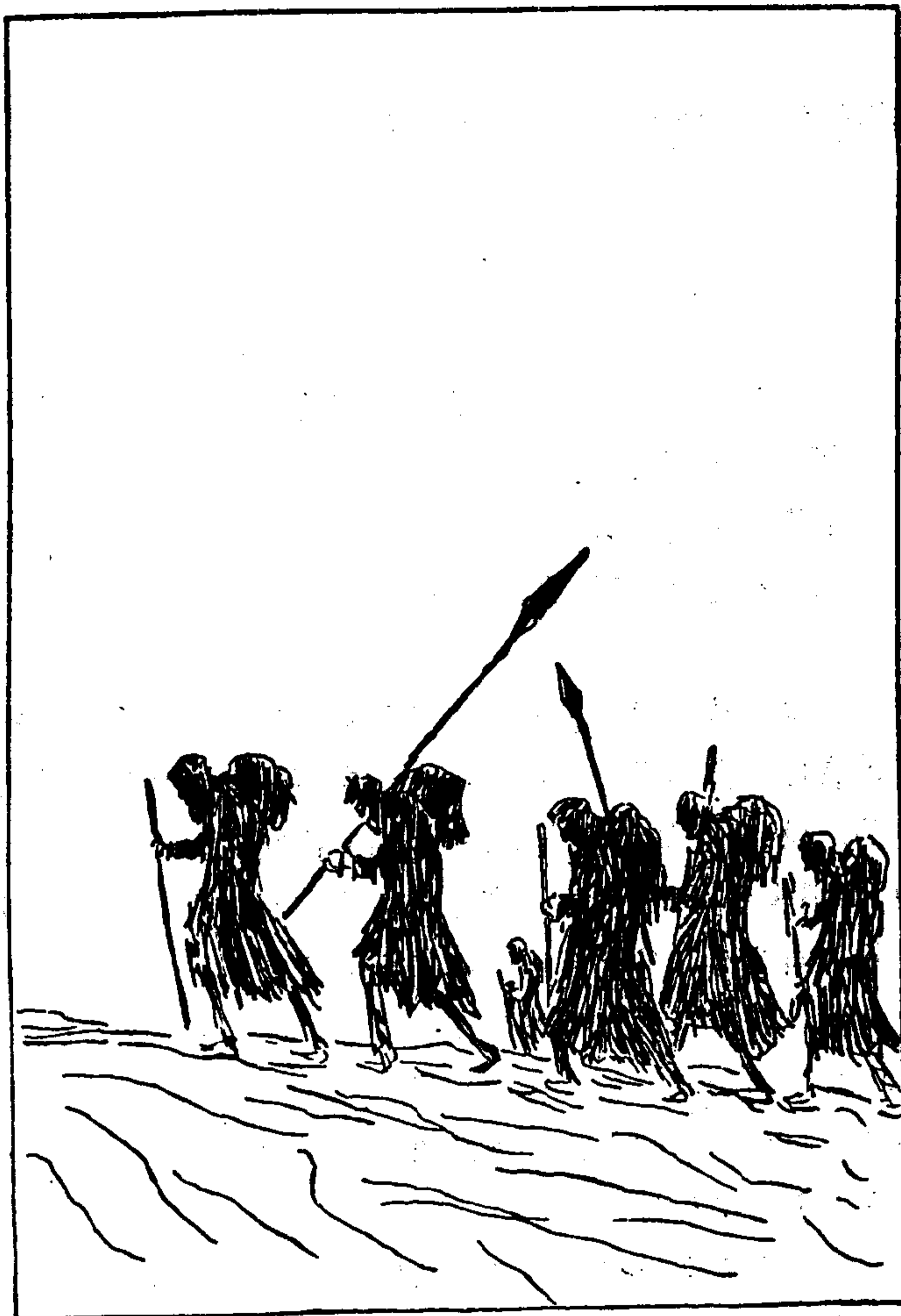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漂泊于旷野

犹太人再一次在沙漠中生活多年。他们常感绝望，但摩西总以乐土在望来鼓励他们。摩西教会了他们许多有用的技能，但正当他们就要进入可以取得自由和独立之地时，摩西死了。

人类的特性很少改变，三千年前的犹太人同今天的我们没有什么大不同。他们在埃及不幸福，因为他们受着可怕的奴役；现在他们自由啦，可他们又抱怨啦。他们怨恨沙漠，怨恨尘沙，怨恨炎热。摩西带领他们摆脱埃及人的奴役而投入新生活，他们反而觉得新生活比宫廷监工的鞭子还要可怕。所以他们都埋怨摩西。

沙漠中的四十年，记载着无休止的不满情绪，要不是摩西的无与伦比的精力，从埃及出来的各部落恐怕不到一年就会回去重受奴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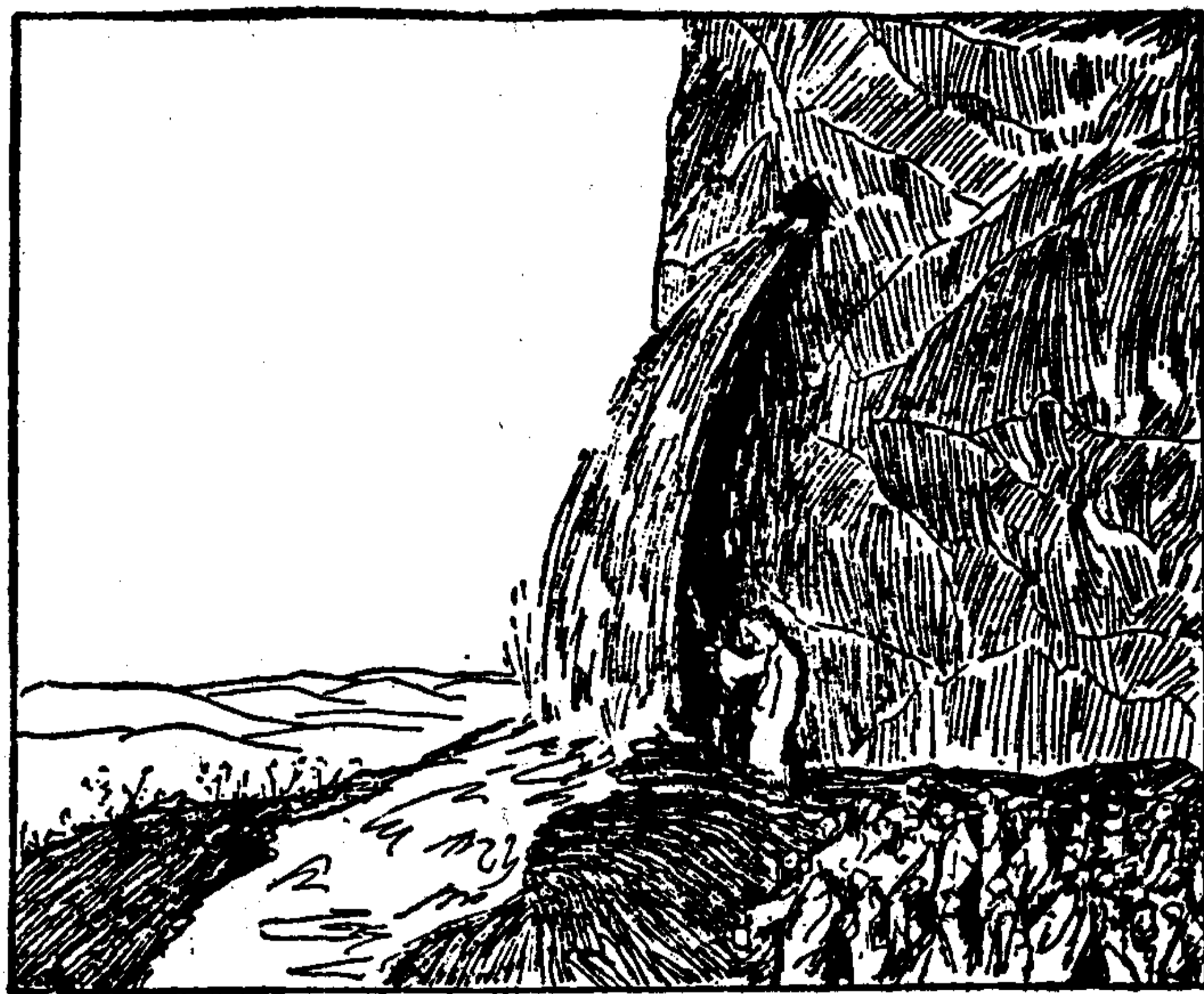
当犹太人亲眼看到埃及军队覆灭而兴高采烈之时，亦曾一度有过胜利和幸福之感。他们唱道：“谁能比得上您，啊！耶和华。”“您的荣耀和威力，什么神也比不上。”



沙 漠

但当他们在无垠的西奈山脉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就不再想到无往而不胜、给他们以力量和支柱的上帝了。上帝曾以神力把他们从埃及解救出来，他们却完全忘掉了上帝，只是要求再回到埃及去。他们咒骂无可忍受的旷野，公开表示厌恶摩西和他的愚蠢计划。当粮食补给日益不足之时，他们认为肯定要饿死了，便对领导说：“给我们吃的，或者让我们回去。”摩西坚持自己的信仰，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会在急需之时给他们的。

第二天早上，看吧！沙漠上铺着一层白色的片状物（犹太人叫做吗哪），可以和成面，做出蜜一般甜的极好吃的饼



摩西敲岩石，水就从岩石中涌出

子。犹太人相信是耶和华一夜之间种出吗哪来的；他们每天收一次，第七天不收，这一天他们过安息日，靠在前一天多收的吗哪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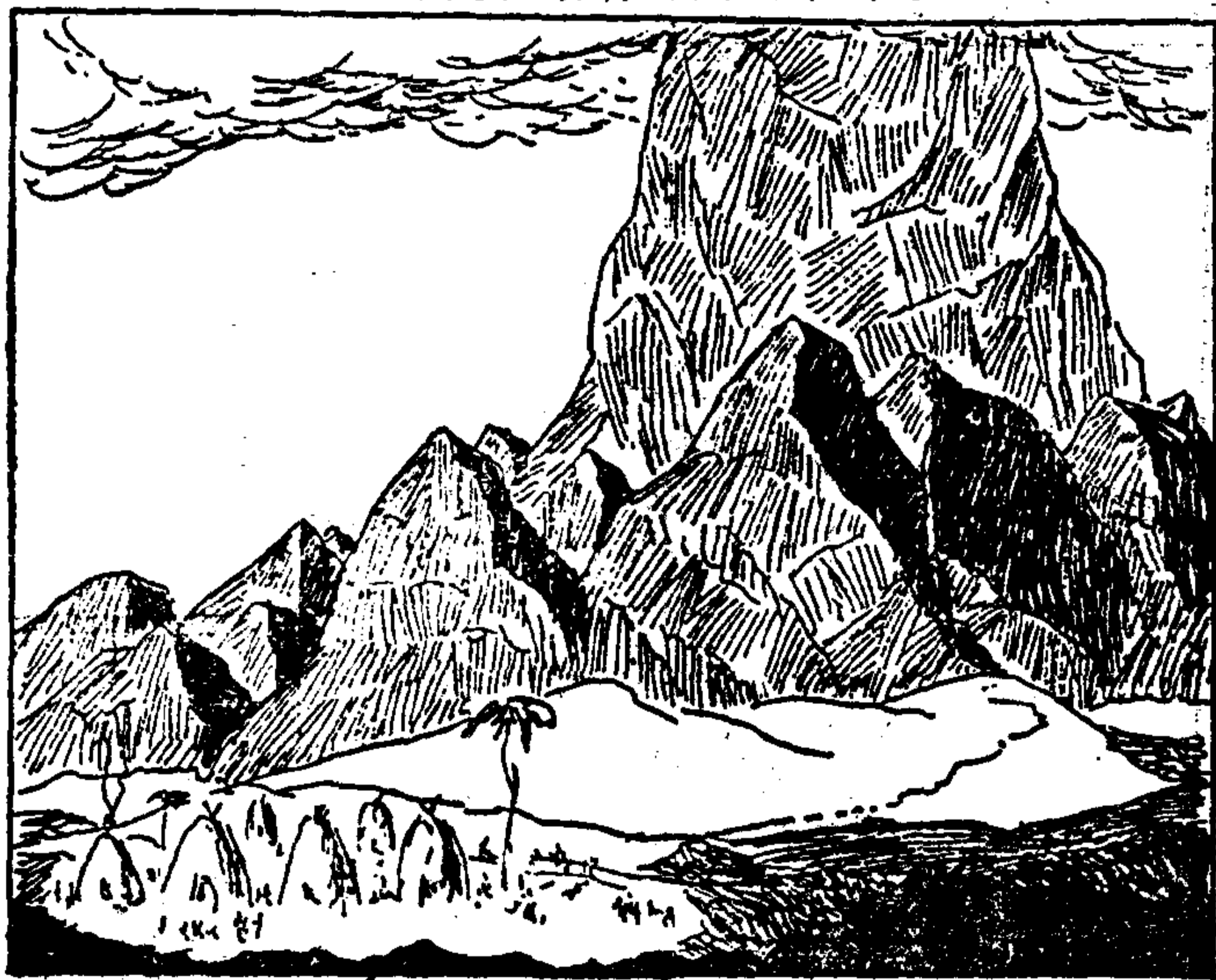
这种神灵的显示，使犹太人服从了一阵，不过不会维持很久。以后，水不够用了，各部落的头头们去见摩西，要求回到尼罗河岸的老家去。摩西按照耶和华所说的，用神杖敲岩石，水就从坚硬的花岗岩中源源流出，犹太人用瓶、碗、锅装满了水，并且喝个够。随后他们等候另一件可以埋怨的事情。

有一个凶恶的叫做亚玛力的阿拉伯部落，总是要偷犹太人的牛。犹太人本来是绰有余力去抵抗这些强盗的，但是正如我前面常说的，他们已经在城墙的庇护下住了那么多年，如今已经见刀枪就害怕了，他们宁愿丢几头牲口也不愿打仗。这当然鼓励了亚玛力人继续骚扰犹太人的车队。摩西决定采取行动以制止大规模偷盗。他把约书亚叫来说：“把亚玛力人赶走。”他知道约书亚是个勇敢的年轻人，以前曾有好几次把特殊任务交给他。

约书亚遵命并率领一些志愿者离营而去。他一走，摩西就举手向天，只要他举着，约书亚就会在耶和华的帮助下打胜仗；而每当摩西感到疲劳而把手垂下来的时候，亚玛力人就会反扑过来并杀死很多犹太人。亚伦（摩西的哥哥）和户珥（属犹大部落）看到这种情况，便扶着摩西的手不让垂下来，这样直到傍晚，亚玛力人被彻底打败，耶和华把胜利赐予他的忠实信徒。

此后不久，犹太人的车队抵达米甸，就是摩西的岳父居住之地。老人再次看到亲人，很高兴。他也是崇奉耶和华为天上人间唯一统治者的，所以他向耶和华献祭感恩。及至犹太人继续北上，他让自己的儿子何巴加入犹太人的队伍担任向导。

飘泊的各部落离开了沙漠，进入满是岩石的西奈山区。到现在，摩西看得越来越清楚，他要想达到目的，就非得使那些跟他一齐来的人都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不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承认这一真理的，但他们的后裔生活在信奉几百个神的人民中间已经为时甚久，以致已经失去了同天上人间唯一万能统治者之间的亲密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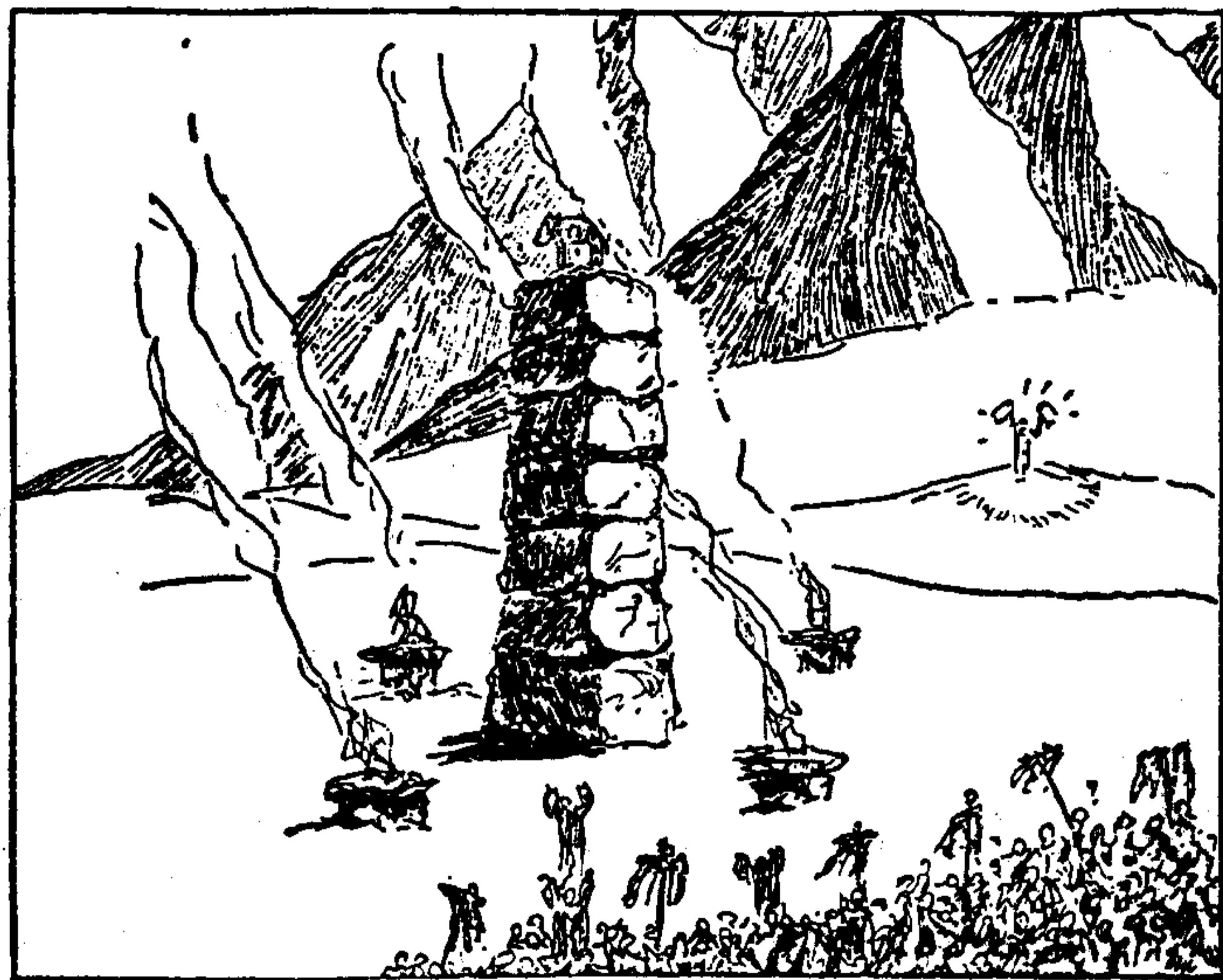
犹太人在西奈山脚下扎营

摩西吩咐众人在西奈山的山脚下建立加固的营地，要他们留在原地等他回来，他将带回极其重要的信息。

他把亚伦留下来当统帅，只带着约书亚去攀登古老的岩石山。快登上山顶时，他要约书亚站住，他自己独自到山顶去倾听耶和华的召唤。

他去了四十个昼夜，在这些日子里，厚厚的云层把山都遮住了。然后摩西回来了，但见他拿着两块大石板，上面刻着耶和华的约法，就是众所周知的“十诫”。

不幸，犹太人在他们的领袖外出期间表现极坏。亚伦是一个软弱的头头，他执行不了纪律，营地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埃及村子。妇女和姑娘们摘下自己的金首



摩西发现犹太人正在崇拜金牛神像

饰,用来铸造了一座形似圣牛的神像;圣牛自太古以来就是尼罗河流域人民的供奉偶像。摩西回到营地时,众人正围着金牛跳舞哩。

摩西大怒,他在远处就听到了又唱又喊的声音,现在他知道唱什么喊什么了。盛怒之下,他把石板掷在地上,震断了;然后他把金偶像推倒,毁掉,随即召来志愿队镇压这场危险的叛乱。

只有一个部落——利未部落——整队而出,支持摩西。利未是最强的部落,他们包围了叛乱者,把那些不承认耶和华的人都杀掉;对那些反摩西分子的头头以及趁摩西不在



摩西在西奈山顶峰的雷声中接受神圣的“十诫”

时煽动闹事的人，毫不手软。到晚上，和平降临犹太各部落的营地。两千人被杀，他们两眼空瞪着西奈山的顶峰。正是在那里，耶和华向第一批伟大的先知发出召唤；自此以后，先知们不断向人类显示：怯懦和邪恶不会有好下场。

摩西对所发生的事件深感失望，立即果断行事。他知道仅有个人的领导不行，必须有成文的法律，必须强迫人们尊重长老们的话，否则整个队伍会陷于混乱状态，永远不会有有一个统一的犹太民族。

摩西再一次登上西奈山的顶峰。当他回来时，他脸上清楚地显示他已经看到了众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他两眼炯炯有神，谁都不敢瞪眼看他。他带回两块石板，上面刻着约法，同前一次带回来的因看到众人在崇拜金牛遂愤而摔断的那两块石板一样。

下面就是耶和华给摩西约束犹太人行为的“十诫”：

不可信仰耶和华以外的神；

不可雕刻埃及人信奉的偶像；

不可妄称耶和华之名；

不可在六天之外的第七天工作，这一天应用来祭祀上帝；

不可对父母不孝；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他人之妻，女人不可与他妇之夫通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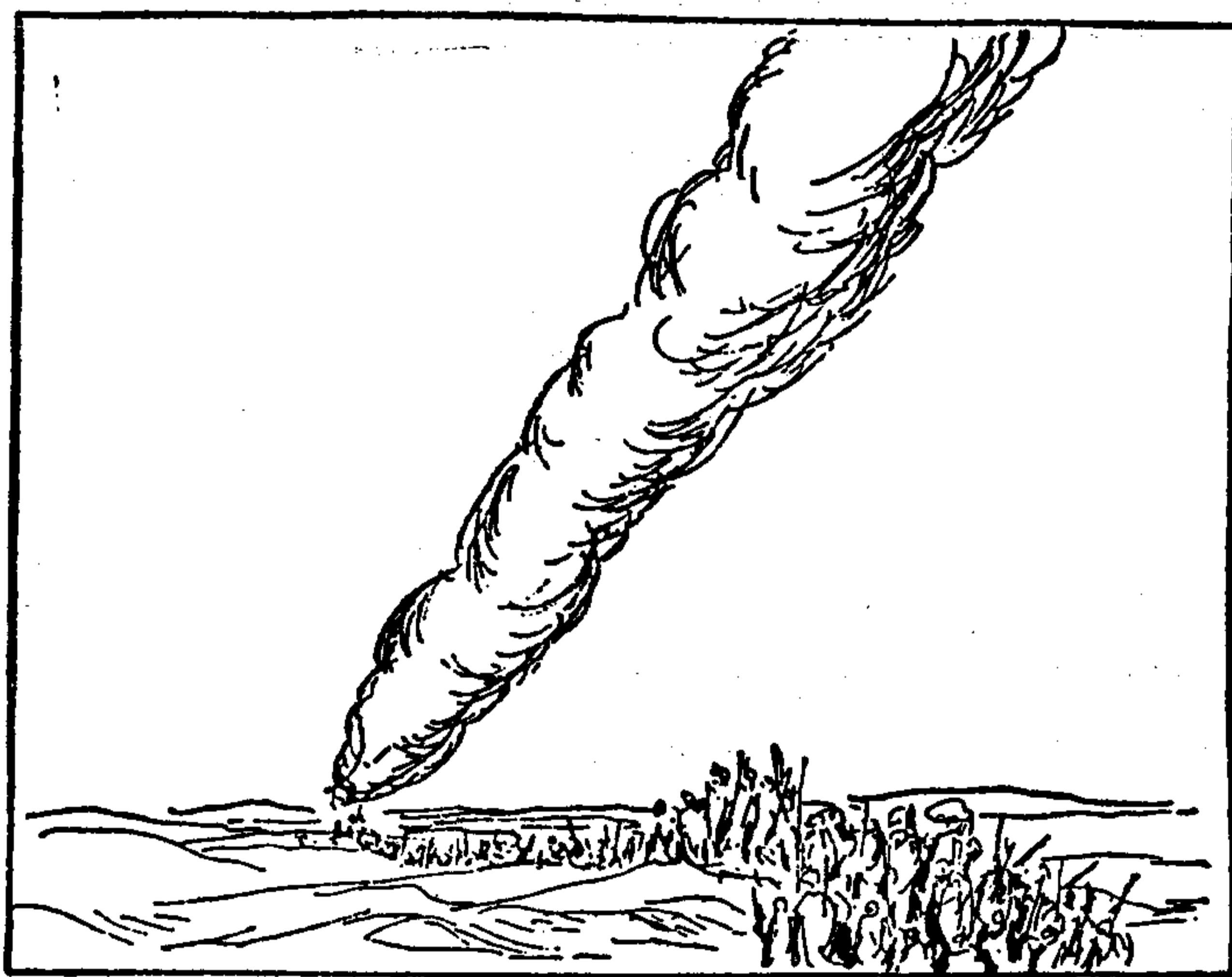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夺邻人的房屋、奴仆、牛等一切财物。

犹太人现在有了约法，他们还需要有一个可以集合祭祀耶和华的场所。于是摩西下令建造一座圣幕。这实际上是一座教堂，四壁是木头的，顶盖用布幕遮着。若干年以后，飘泊者重新住进城市，他们用砖、大理石和花岗石把原来的圣幕予以改建，这就是著名的耶路撒冷圣殿。

下一步是要设立祭司，依照一定的仪式来主持在圣幕中进行的礼拜。由于利未部落的人在镇压祭祀金牛事件中是站在摩西一边的，所以他们就被选来担任祭司。在整个犹太历史中，利未人占有重要地位。至于摩西，则成为犹太人未加冕的国王。根据他岳父的忠告，摩西宣称，只有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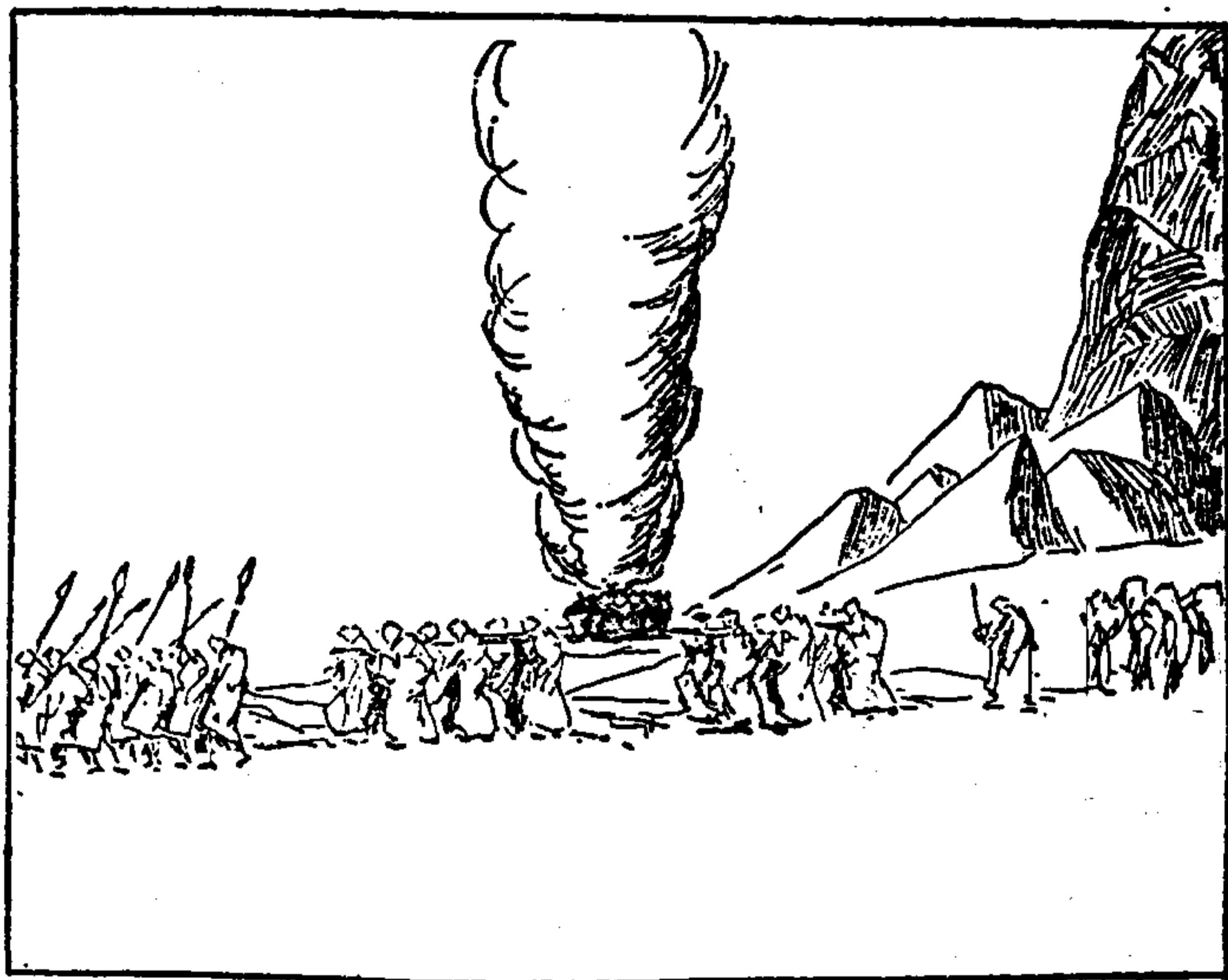


一条高耸的云柱引导犹太人穿越沙漠

个人能够和耶和华见面，并在必要时把神的启示传达给信徒。以后他又规定，他死后由他的弟弟及其子孙世袭他的职位。

在沙漠的旅程中，摩西经常苦于应付日常事务，因为家家户户都不知道他们的顶头上司是谁。摩西便把众人分群而居，每一群人安置一名可信任的长老，称之为裁判官，其职能是审理小是小非和解决一切琐碎的争执，使大家和睦共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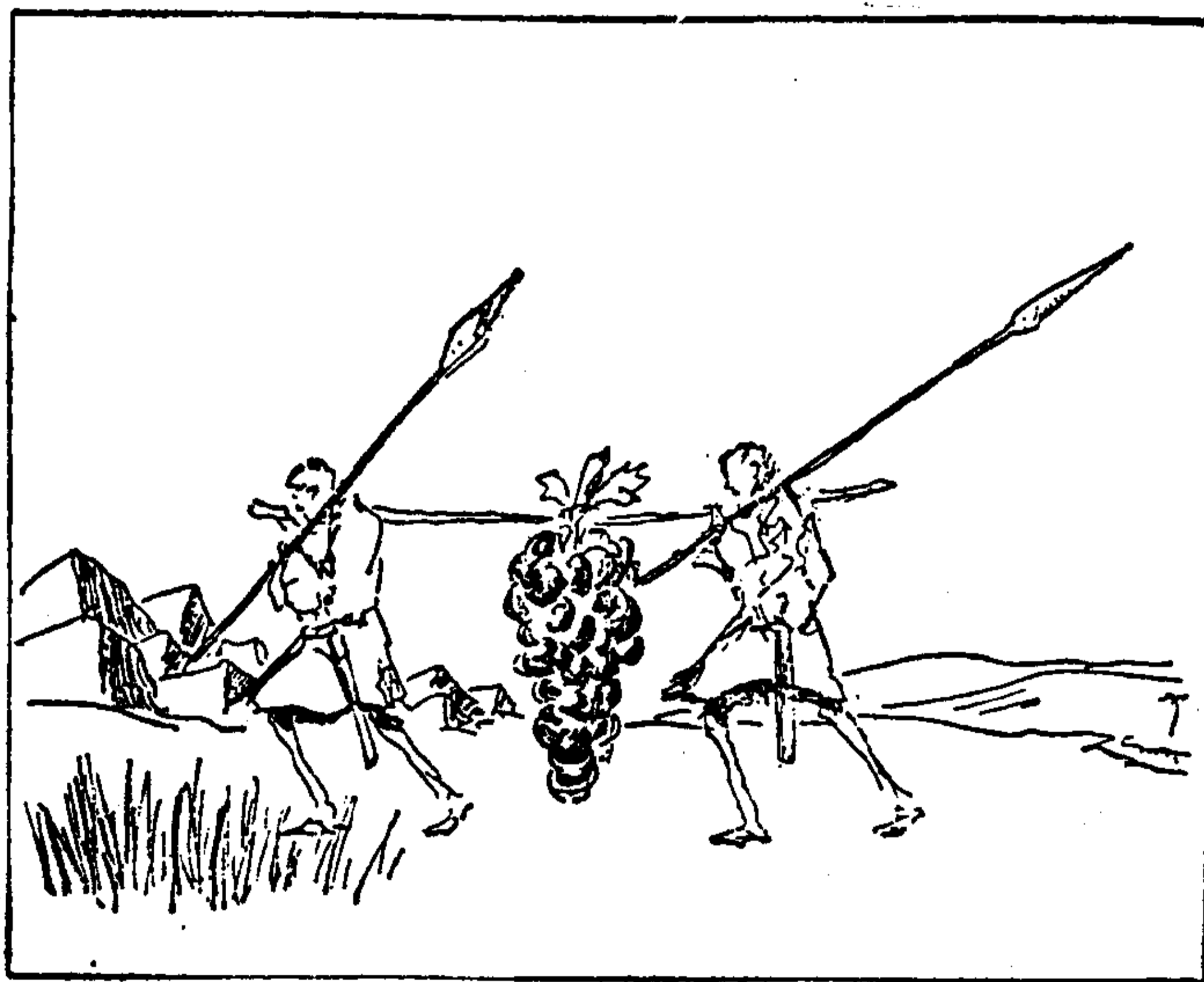
以上一切都办好后，摩西下令拔营。一条高耸的云柱在过去一年里浮动在犹太人头顶上，为他们引路穿越沙漠；如今这条云柱停落在装着刻有约法的那两块石板的约柜



云柱停落在约柜上

上。约柜由利未人抬着，以后将永远停放在圣殿的中央。约柜启行，七千犹太男女老少跟着前进。

但当他们离祖辈的老家越近，他们的麻烦也越多了。摩西的妻子西坡拉死去，他娶了古实人部落的一个女子为妻。在其他犹太人眼里，她是一个外国人，他们恨她，公开表示不喜欢她。摩西身处困境之际，他的哥哥和姊姊也不支持他；他们在摩西新建立的国家中身居高位，但还不满足，仍然要求更高的名位，他们一直这样闹，摩西一气之下把亚伦带到何珥山顶，褫夺他的一切职位。最后，迦南在望，犹太人遭受了遍布那一地带的毒蛇的猛烈袭击，摩西便铸了一



探子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

条巨大的铜蛇，挂在一个人人都能看见的高杆子上，这样就不怕毒蛇咬了。

犹太各部落越接近约旦河，他们的敌人就越猖獗，不久犹太营地里到处传说着所谓吃人的巨人。这些巨人是亚衲族人，住在当年亚伯拉罕的农场上，摩西正打算为自己的族人收回这块地方。为了平息谣言，摩西从十二个部落中各选一人前往侦察。过了一会儿，约书亚（哪里有困难，哪里



最后，上帝让摩西看到了乐土。

就有他)和迦勒(犹太部落的一位青年)带回来一大堆葡萄,他们是在以实各谷找到葡萄的。他们报告说,那地方非常富饶,到处是奶和蜜。当然,要从现有的居民手里夺回这块地方,不打几仗是不行的,但他们有把握能战胜敌人,所以建议立即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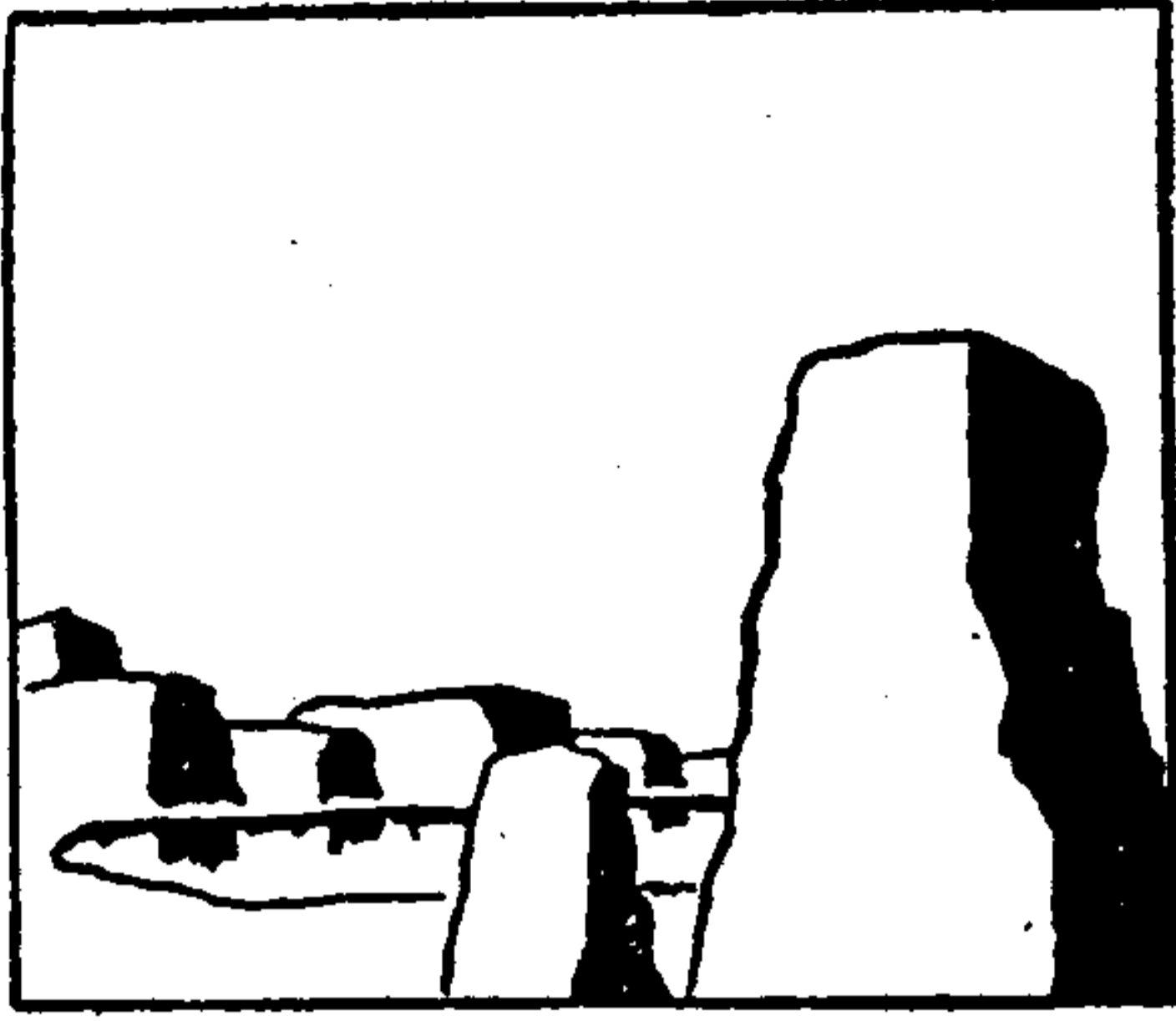
可是各部落已经普遍感到惊慌,他们已经是走啊,走啊,不停地走;他们已经受过饥饿、炎热、干渴和虫咬之苦;现在又要他们面对狂怒的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和亚玛力人,这太过分了!

叛乱再一次发生。许多头脑发热者公开鼓吹回埃及,又叫又喊,四处游说。摩西、亚伦(他稍微有点胆量了)和勇敢的约书亚极力劝阻人们,说当前情况已不容许退却,但无效。人们已失去理智,他们已累得不想再不停地走了,他们要安定,哪怕是戴枷锁的安定也好。

于是耶和华发怒了,他的耐心已经到头了。从圣幕顶上传来他的声音,他说犹太人一直在违背他的意志,为了惩罚他们不忠,判处他们在沙漠飘泊四十年。

到这个时候,还有少数笨蛋擅自向前推进,他们被迦南人和亚玛力人杀死了。其他人都认命,他们背向乐土,在沙漠中作为牧羊人飘泊了四十年,就象以前的亚伯拉罕和以撒一样。慢慢地,他们的孩子完全忘掉了父辈在埃及的日子,而且为环境所驱,回复了祖先的朴实生活。

这正是摩西一开始所抱的目的。他可以满足了,他的任务完成了。



死 海

他死时没有人在他身旁，没有人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

这位伟大的先知把约法授给雅各的子孙，一直流传至今。他老了，非常非常疲倦。当他感到死期将近，便指定约书亚为他的继承人。他登上死海东岸的比斯迦峰，从那里俯视约旦河流域。

第八章 寻找新的牧场

亚洲西部几千年来就有人定居，犹太人不得不进行多次战争才能取得一块地方，并按照摩西的教导，在那里建立民族国家，在自己的约法下生活，信奉自己的上帝。

为夺取新的家园而进行的大战开始了。在大约三十年前逃脱埃及奴役的、为数不多的、惊慌的犹太各家各户，现在统一成为四万人的强大军队了。他们的篝火映红夜空，老远就可以看



犹太人的篝火老远就可以看到

到。难怪约旦河彼岸的人害怕起来并采取了防卫措施。

约书亚先前曾是摩西的助手，现在继任为统帅，他是一个谨慎的领导者。他不冒任何风险，在渡河并进入敌人领土之前，非常小心地制定计划。他在一个叫做什亭的村子里建立总部，从那里派出两个人去迦南侦察地形。

这两名探子离开犹太营地，向耶利哥城进发。该城是迦南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必须先把它拿下，才能继续前进。两名探子溜过城门，进入耶利哥；他们整个白天找人了解情况，研究城墙的坚固程度，探听有关士兵的军纪和士气的传闻。夜晚，他们到一个名叫喇合的女子家里。喇合是什么朋友都交的，她安排他们住下，什么话也不问。

不知怎地，当局知道有两个外国人模样的人在城里，警方正在追踪这两名混进来的人。喇合马上受怀疑，因为她名声不好，任何时候出了事，她家第一个挨搜查。

喇合比任何一个理应可靠的人更可靠，她一听到有人敲门，就把犹太人领到她家的屋顶上，藏在一捆麻秸底下。由于各家的房顶都是用来晒麻秸的，搜查者不觉得有什么不寻常，就离开她家到别处去了。他们到处都没有发现一个可疑分子，就认为肯定是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是情报有误，于是便回营了。全城随即安静地入睡。

喇合回到屋顶上，她带着一条鲜红色的新麻绳，对两名探子说：“我用这根绳子把你们缒到街上，你们就很容易逃出去，因为已经没有人守城墙了，一出城就躲到山上去，找

机会过河。不过有一件事要记住：今天我救了你们，等你们的人过几天拿下耶利哥，就要保证我本人、我全家以及所有我的朋友的安全，就这样讲定啦。”

两名探子当然满口答应。他们告诉喇合，等约书亚的军队进城，就把这条绳子系在她家的窗台上，士兵们看到了这记号，就知道这是朋友之家，不得骚扰。

喇合认为是公平交易；她把绳子系住屋檐，让探子缒到寂无人迹的大街上。他们怎么出的城，不清楚；但他们一到城外开阔地带，就被发现了，他们拚命跑到山上，三天以后，寻机渡约旦河。剩下的路程就没有什么困难，他们很快就回到自己人那里，向上级汇报一切经过。



探子从喇合的家逃走

约书亚听说耶利哥的居民陷于惊慌之中，便决定一等部队渡河，便立即攻城。渡河之举，想不到的容易；当祭司们如往常那样抬着约柜走在部队前列而到了约旦河岸的时候，河水不再流动，祭司抬着约柜站在河床中央，让士兵们全部通过干涸的河床而安抵对岸。几分钟以后，河水又回来，一切照旧。犹太人终于回到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了。



渡过约旦河

短途行军后，部队驻扎在一个名叫吉甲的村子附近。这天正是逾越节^①。自从在西奈大沙漠的荒漠中度过第一个逾越节以来，犹太人在三十年中饱经沧桑，应该感谢上帝的赐福和恩德。可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眼下士兵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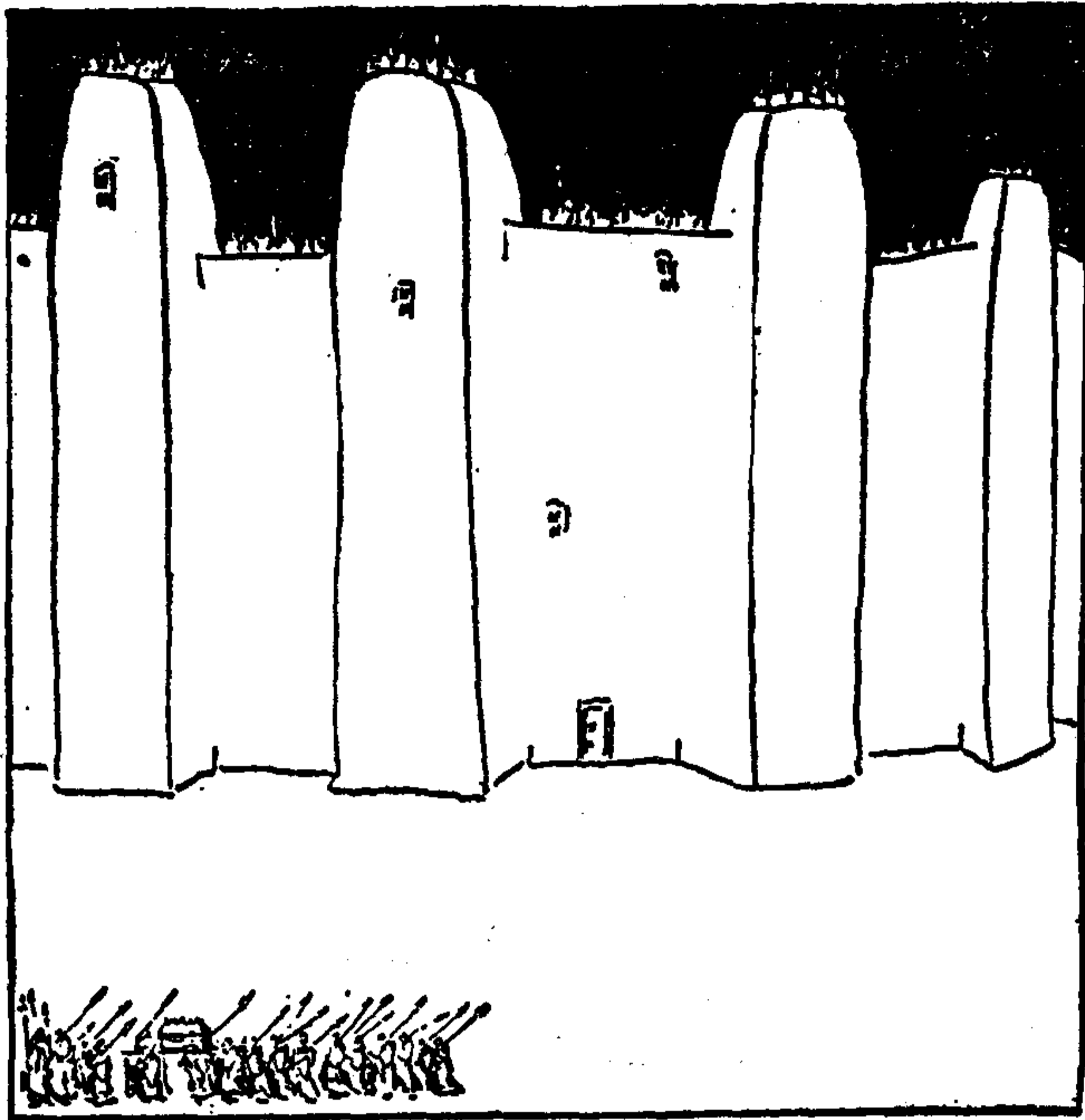
在田野上欢度节日，而田野的那一头就是耶利哥。要拿下这样一座城池，不经过长期的围城看来是不可能的。

一向谨慎的约书亚，知道他不能单单依靠自己的实力。他向耶和华祈祷求助，耶和华派来天使告诉他怎么办。

每天早上，入侵的军队缓慢而严肃地绕着耶利哥城墙走一圈，队伍的前列是七名肩扛约柜的祭司，他们边走边吹羊角号。接连六天都是如此。第七天，他们绕城七圈，忽然停住，祭司们使劲吹号，眉毛上的筋脉都快爆裂了，士兵们大声颂扬上帝。

此时此刻，耶和华实现了诺言——耶利哥城墙崩塌，就像在初春暖日下融化的雪一样。

^① 上帝为帮助犹太人逃离埃及，在1月14日晚上，逾越犹太人之家而击杀埃及人。见本书第六章。



犹太人的军队绕着耶利哥城墙走一圈

这座大城任由犹太人宰割。他们杀死所有男人、女人、孩子、牛、羊、狗以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只有喇合和她的朋友们除外。他们把劫余之物统归己有，开始准备下一战役。现在看来，从这儿一直到地中海，所有国土都听凭他们宰割了。

但是，在约书亚阵营内部并不是一切都顺利。开头很顺利的这次远征，忽然有失败的危险。

在出师之前，约书亚曾经下过几道命令，其中一道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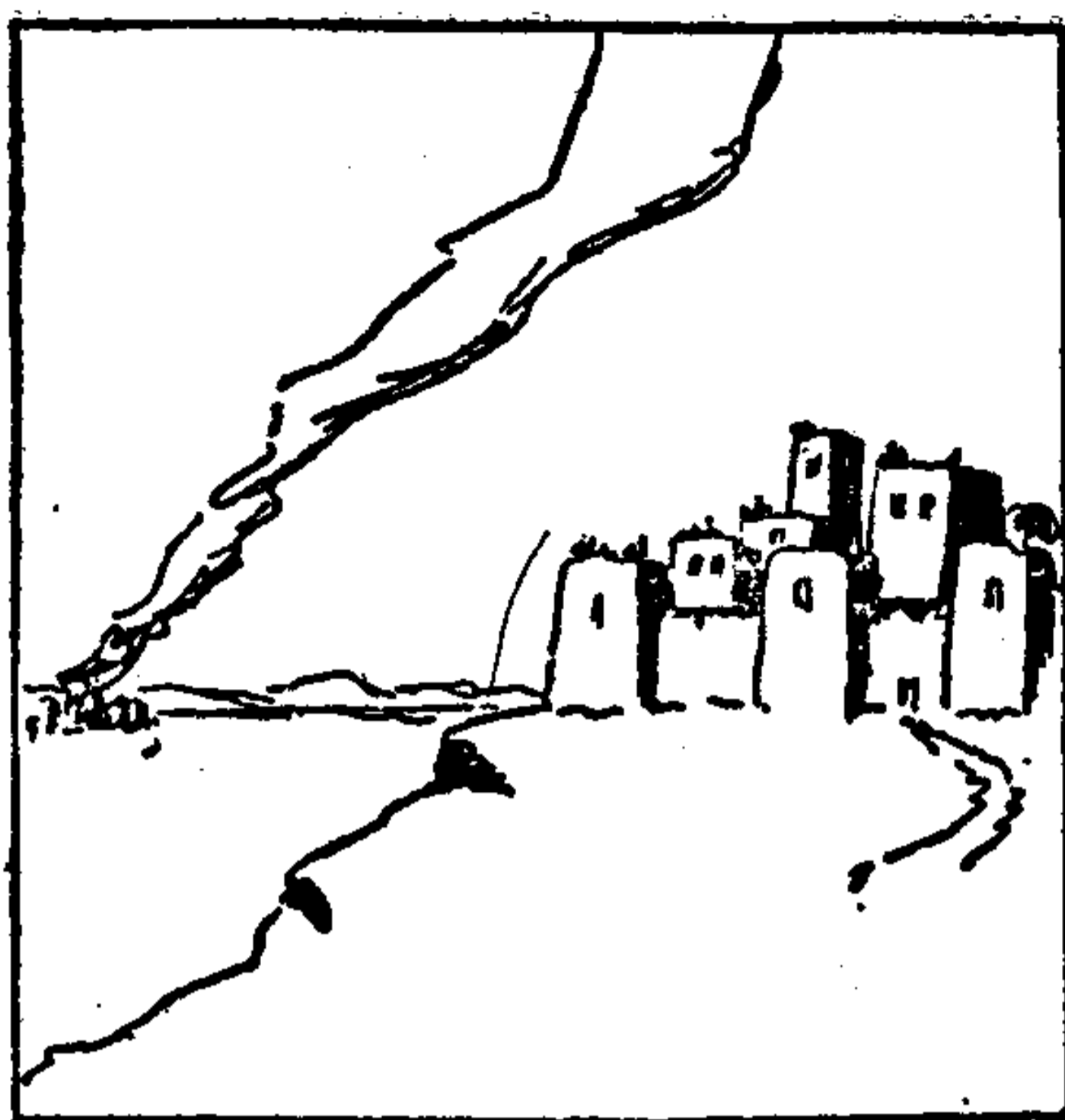
耶利哥城墙崩塌

绝对禁止私拿或私藏任何战利品，一切缴获都要交到圣幕去。大多数人遵守了这些命令，但是犹大部落的一个名叫亚干的兵士，偷了几百枚银币、金子和少量衣服，藏在他帐篷内的地板底下。

约书亚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件事，他继续西征，完全相信耶和华会继续赐予胜利。虽然艾城人民深为邻城耶利哥的可怕遭遇所震惊，他们却拒绝投降。犹太人一进攻，他们就反冲锋，而且突破入侵军队的阵线，迫使犹太人溃退，兵员

损失极重。

约书亚这才明白，一定是有人不忠于上帝了。他集合了所有溃退而归的残余队伍，讲了他心里的疑虑。他要求犯罪者自首以拯救其他人。可是亚干以为隐瞒自己的罪行可以逃脱惩罚，没有理所当然地挺身而出。



艾城人民看到了耶利哥城的命运

过了一会儿，约书亚看到没有人愿意认罪，便决定用抽签的办法把贼抽出来，结果亚干被抽了出来。他被迫供出收藏赃物的地方。抄出来的金子、银币和衣服都被投入火中，然后士兵们杀死了亚干。

此后一个长时期，过路人走过亚割谷，会看到一个石头堆，这就是第一个胆敢违背耶和華约法的犹太兵士的下场。

约书亚把他的部队向后撤，准备对这个不屈的城市进行新的攻击。他把部队分为两支，一支三万人在夜间埋伏在伯特利的山后（就在艾城城外），以后又增拨五千人给这支部队。约书亚带着另外一支五千人队伍，大胆地向艾城城门挺进。守城部队看到这么一小群犹太人，认为必是几天前被打败了的那支部队的残部。他们大声笑着，开城出击，以

惩罚这些胆大妄为的人，因为在城外开阔地带可以比较容易杀死敌人。

约书亚不等他们靠近，就带着部队向山区方向逃跑。艾城的人把谨慎小心丢到九霄云外，拚命追上前去，不久就进入一个狭隘的山口。约书亚到此停步，他把绑在长矛上的布片摇了摇。埋伏在西山的部队跃出战壕，从背后攻击艾城人。这些异教徒被前后夹击，只能听任犹太人宰割。几个钟头以后，他们全部被消灭。夺取艾城，毫不费事，因为城门仍然大开着呢！

城里的男女老少和耶利哥城的人同样下场，他们都被杀死，城市被烧毁。那天晚上，迦南上空的一片红光，再一次表明了新的、胜利的入侵者到来了；他们宣称迦南之地全部属于他们，谁敢违抗上帝的意志而反对他们，他们决不手软。

在惊恐中，迦南的有些城市企图施用诡计来逃避厄运，其中一个差点成功，那就是基遍城。基遍人的论点是：“犹太人是到这儿来永久定居的，他们太强大了，我们打不过，我们必须同他们订立尽可能好的条约。他们很快就要到我们这一带了，如果我们想办法使他们以为我们这个城市是在千里之外，他们就可能和我们立约，他们不会发觉我们就在大路边。”

这一番话相当鬼，开头还很顺利。一个夜晚，基遍城的一伙人来到犹太人的营地求见约书亚。他们看来精疲力尽，快走不动了；他们一身泥泞，口渴得要命，所带的一点食物

也发霉了，据说是因为路上走了好多天才到达犹太人的营地。

约书亚信以为真。他问这伙人从哪儿来，他们回答是从基遍城来，那儿离此地太远，差点儿死在路上。然后他们就对犹太统帅说，他们全城人都希望同新来者和平共居，愿意订



基遍城的一伙精疲力尽的人
来求见约书亚

立一个和睦的条约。他们强调指出，同千里以外的城市居民和平共居是很容易办到的。

这些话听来很有道理，约书亚上当了。等他发现基遍城正处在他打算进军的路线上，已经太晚了，因为他已经答应不杀害基遍人，他不能打破自己的神圣誓言；但在愤怒中，他宣判基遍人永远当犹太人的奴隶。

因此，基遍人和他们的孩子虽然免于死，却成为替犹太人劈柴挑水的苦工，还要无偿的替犹太人干活。这是一个悲惨的下场。但是迦南的其他部落听到这一消息后，它们的命运就更坏了。

这些部落不是懦夫，它们愿为生存而战。耶利哥和艾城被毁掉了，现在又一个强大的城市——本来可以成为自卫战的同盟者的——不战而降了。这太丢脸了，必须给以

应有的严厉惩罚，以免别人学这丑样。

于是，在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亚多尼·洗德的倡导下，五位国王立约共同反对犹太人，也反对一切接受犹太统治的人。五王齐集部队，进军基遍，惩其叛变之罪。

基遍人夹在两强之间，派人向约书亚求救。约书亚知道要打一场硬仗了，他以强行军到达基遍附近，等到五王联



国王被关进山洞

军发现，已经措手不及，不战而溃。五位国王躲在一个山洞里，希望犹太人在匆匆追击中不会找到他们。可是他们被发现了，犹太人赶忙搬来几块大石头堵塞洞口，这个山洞就此成为牢房。约书亚的部队继续追击敌人，以后有空再处置五王。

这时候，联军重新鼓起斗志，他们知道这是为自由和独立的最后一场大战了。他们停下来誓死抵抗，只要坚持几个小时就天黑，可以逃生了。

约书亚需要立刻就地取得胜利，否则会前功尽弃。他再一次祈求耶和华的帮助。耶和华立刻命令太阳停在基遍上空，命令月亮停在亚雅仑谷，这样白昼就延长了十二小时，犹太军队得以继续攻击。他们终于取胜，等太阳下山，以色



太阳停在上空

列的子孙已是全迦南之地的主人了。

他们马不停蹄，又回到囚禁联军首脑的山洞把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拉吉王、伊矶伦王和耶末王提出来杀掉，以儆效尤；迦南的其他三十多个统治者有鉴于此，不久都按照约书亚的条件投降了。

约书亚终于取得胜利的桂冠。他在示罗（位于示剑和吉甲之间）建立了圣幕，使示罗成为犹太民族新的宗教

中心。

至于征服得来的地域，则平均分给各部落；它们在沙漠中经历过同样的艰辛，而今则因他们的勇气和毅力而得到同样的奖励。

这样，犹太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经过许多世纪的城市生活，又经过绵长的沙漠旅程，他们最终回到了祖辈的简朴生活。这正是摩西要他们这样的。他们不再居住在埃及的贫民窟内，他们又是牧羊人了。

每人都有一块地，每家都有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房屋。

自古以来分散的各部落，现在属于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崇奉耶和华。他，天上人间的主，引导犹太人摆脱奴役，走向一个强大国家的自由独立。

第九章 征服迦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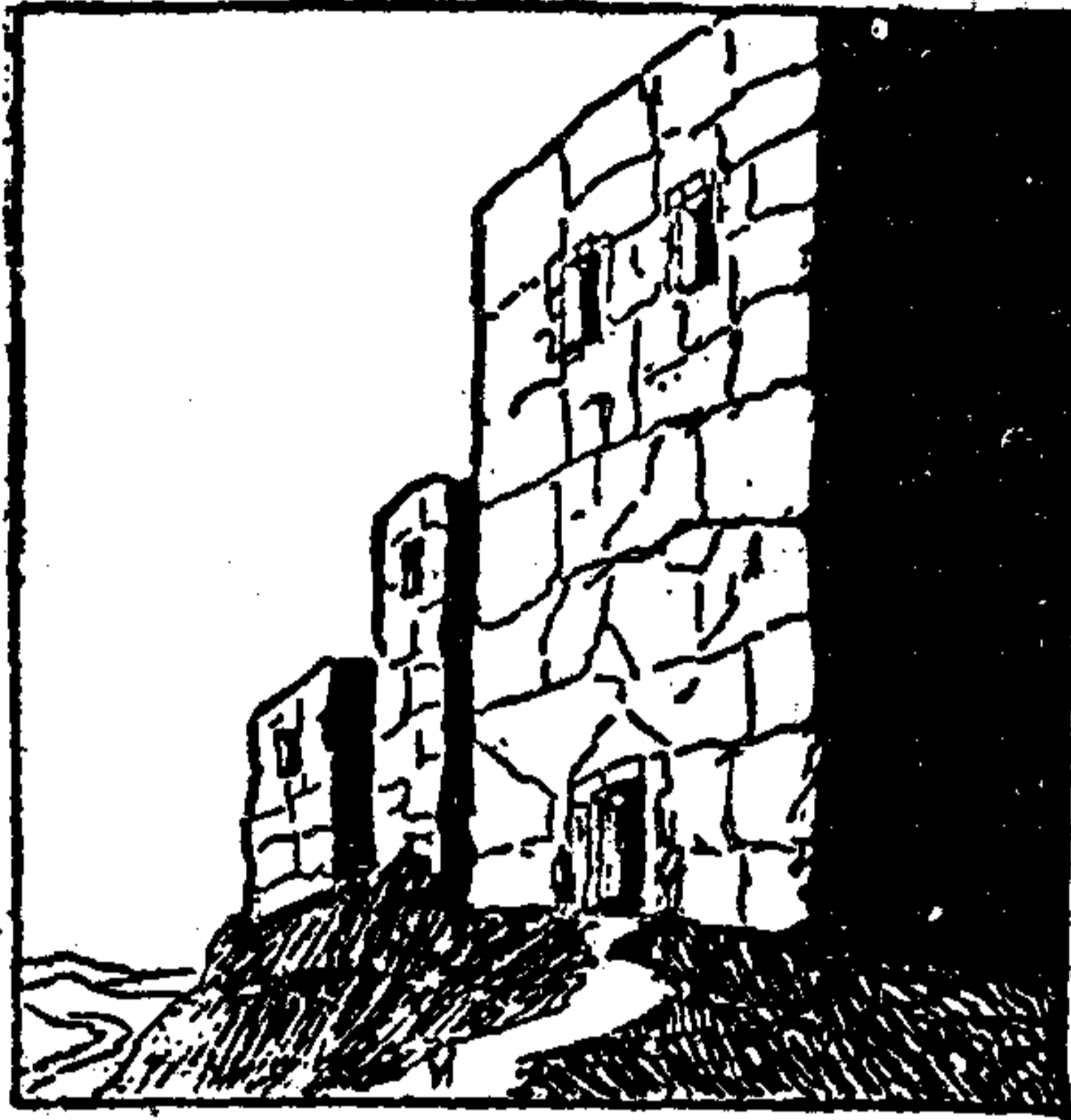
在几位精力充沛的领袖率领下，一个犹太国家终于在原先属于迦南人的地方建立起来了。

地方是弄到手了，原来的居民或者被杀或者被驱为奴隶。但是犹太人成为全巴勒斯坦公认的主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现在把亚洲西部靠地中海沿岸一带称为巴勒斯坦。）

约书亚因年老而寿终正寝。各部落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决定不指定继承人，因仗已打完，看来完全不需要有一个统帅。如果需要有人阐释耶和华的约法，则示罗的大祭司无疑地随时都可以做。在这个时候来选举一位新的军事领袖，只会挑起各著名家族之间的宿怨；此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人们只想摆脱掉一切有关军事的事情，人们想望的是和平，谈论的是犁头。

但是不久就看得清楚，一个四面受包围的国家（尤其是一个新国家），至少要有一个名义上的头头，否则就难以生存。对摩西和约书亚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来说，迦南诸小王

都不是对手。可如今西部边界之外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诸大国之王,其中之一是巴比伦王,他从年轻的犹太人的国家刚建立之时起,就严重地威胁着它的安全。当他进军迦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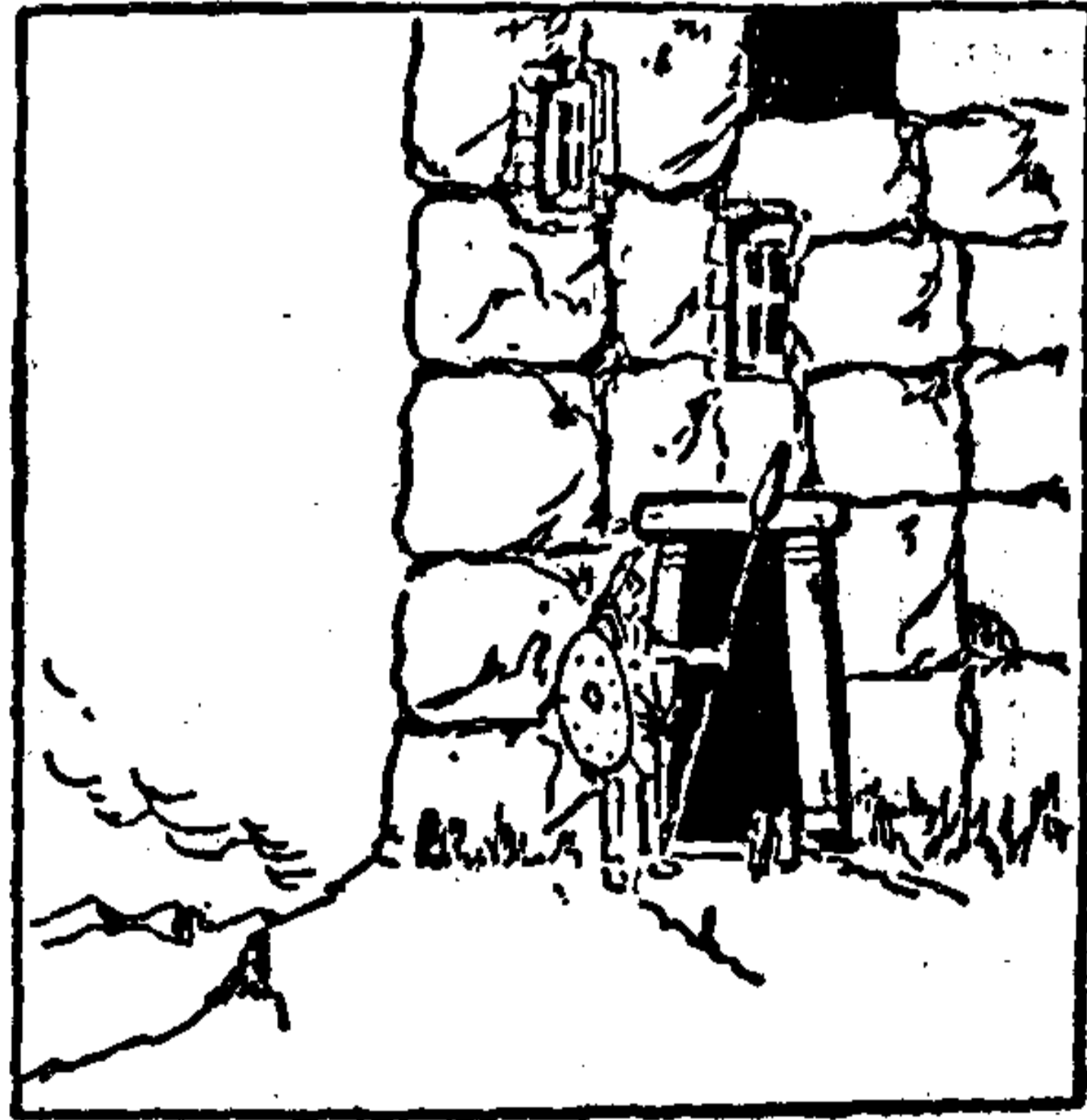


犹太人惧怕亚衲人的堡垒

并夺取了几个外围据点时,犹太人被迫重新考虑先前(不要领袖)的决定。他们不十分愿意把他们的国家转为正规的王国,但他们默认一个称之为“士师”^①的单一领袖的独裁统治。两三个世纪以后,士师的权力大大扩充,由此演变

为犹太王国。本书此后几章对此作大量叙述。

第一个这样的士师是一个名叫俄陀聂的人。他是率部攻占亚衲巨人的首府基列西弗而出名的。就是这些亚衲人,在数十年前曾以其身高力大而使摩西的



亚衲巨人之墓

^① 士师(Judge),犹太诸王以前的统治者,由部落选举产生的领袖。

人大为害怕。但现在他们已是或死或穷，微不足道了。俄陀聂还有一件出名的事，就是他娶了迦勒的女儿为妻，四十年前摩西就是派迦勒和约书亚一起去以实各谷侦察虚实的^①。

俄陀聂把巴比伦军队赶出了犹太领土，此后差不多三十年，他成了犹太国的无冕之王。

俄陀聂死后，犹太人故态复萌，又随便行事了。有的把邻国异教徒的女儿娶进来，有的从残存的迦南旧居民中讨老婆。这样结合而生下来的孩子，往往讲母亲娘家的话，信母亲娘家的神。总而言之，犹太人忘记了在那艰难的日子里，是耶和华引导着他们，如果没有他，他们就只是闪族的一个小部落，完全听凭强邻宰割。

结果，他们很快就丧失了同生死共命运的感情（这是摩西的民族纲领中首要的一点）。他们开始自相争吵，而当内讧的消息传到邻国（它们一直注视着犹太人的动静），摩押人、亚扪人和凶恶的亚玛力人结成联盟，没有多久就重新征服了几年前丢失给约书亚的领土。

犹太军队被击败，新的被奴役时期跟着到来，几乎长达二十年。在这个时期，希伯来诸部落承认摩押国王伊矶伦为主子。

把犹太人从奴役中解救出来的是一个名叫以笏的便雅悯部落人。以笏是左撇子，这使他得了免受怀疑的好处。他把匕首藏在罩袍的右边，伊矶伦的警卫当然不会向不合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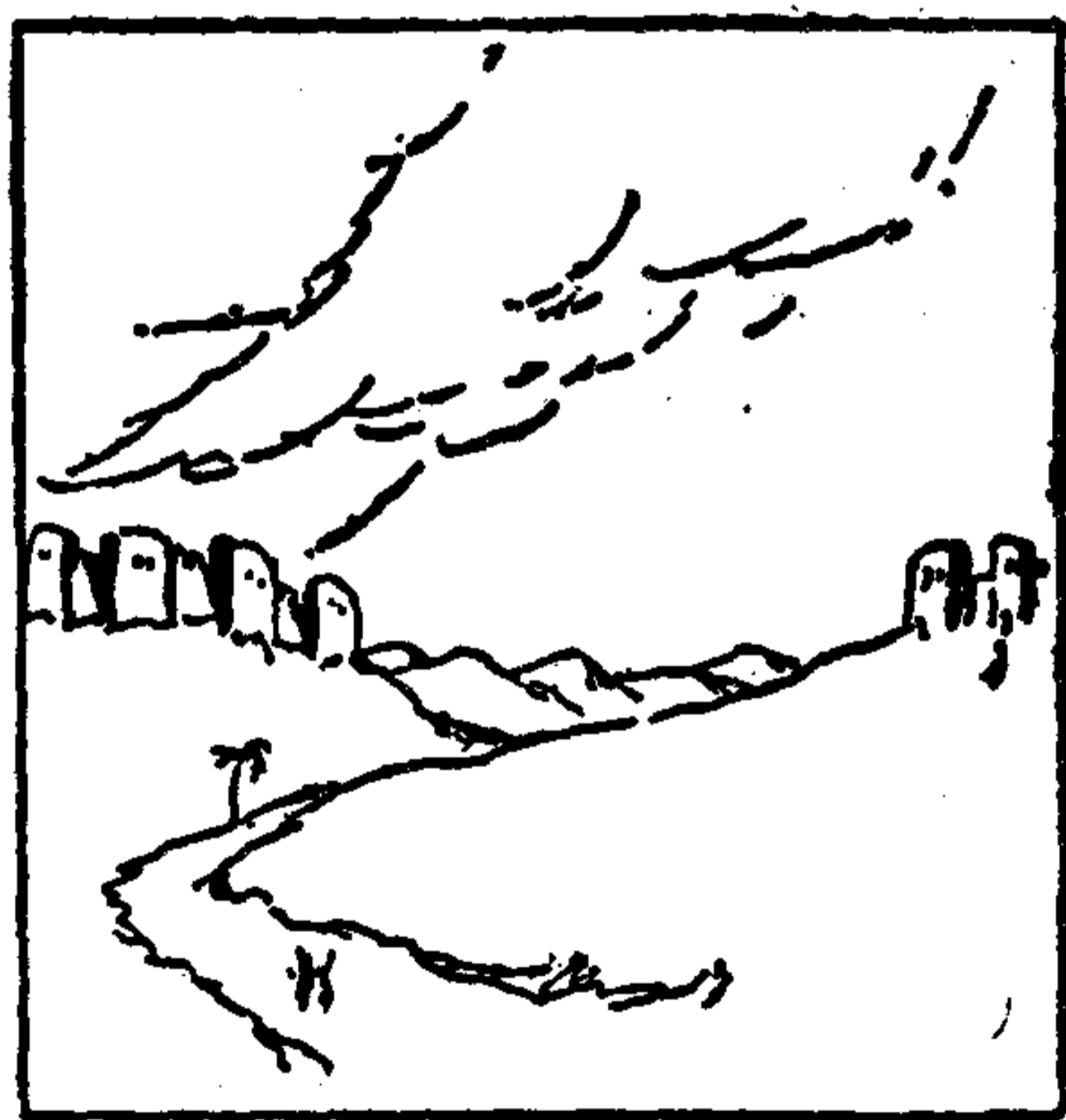
^① 见本书第七章。

规的那一边去搜查武器。

以笏装束停当之后，便要求面见伊矶伦，他声称自己得到秘密情报，必须单独报告陛下。伊矶伦跟所有东方暴君一样多疑，以为这是有关叛乱即将爆发的情报，便叫侍从退出。门刚关上，以笏拔出匕首，伊矶伦站起来企图自卫，但已来不及，心脏被刺中而死。

这是大起义的信号。摩押人被赶走之后，以笏因功被选为以色列士师。犹太人又获得短时期的和平和相当的独立。以后一个接一个地换士师，他们个个性格坚强，在任期间在边界和异教徒作战。

不幸的是，边界战争往往非常残酷。只要腓力斯丁人烧掉一个希伯来村落，犹太人就毁掉两个腓力斯丁村落以示



犹太人的地区和腓力斯丁人的地区之间的边界

报复，然后腓力斯丁人认为理所当然地要掠夺三个犹太村落，犹太人则更进而掠夺四个腓力斯丁村落。毫无意义的互相残杀就这样一环扣一环，了无止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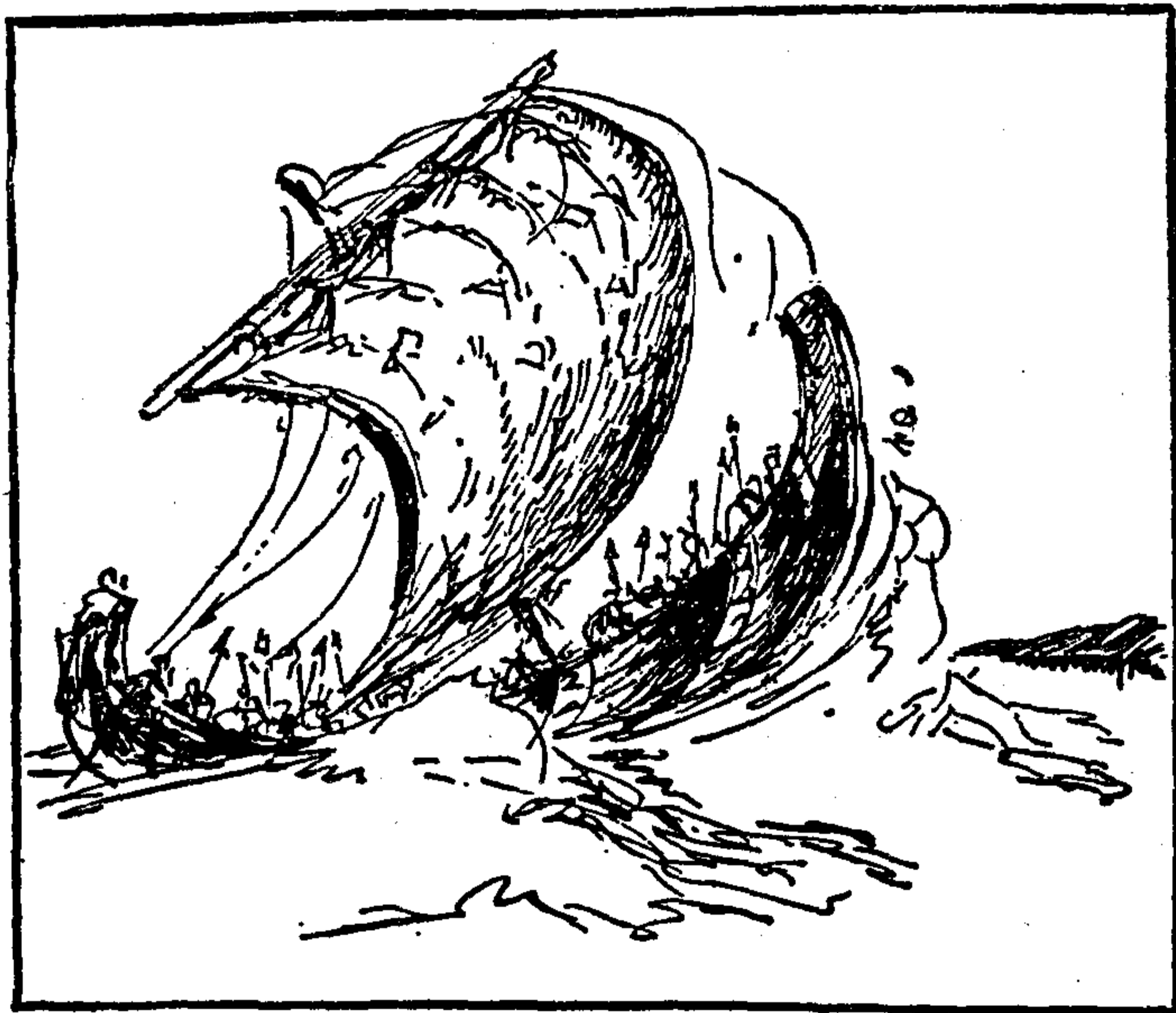
不过，差不多每一个国家在其早期定居时代都经历过这样的流血苦难，因此，责怪犹太人

犯了某些罪行，那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罪行我们的祖辈

也犯过，并不是人类某一个民族特有的，只不过我们仔细读过《旧约》，对犹太人的历史比对巴比伦人、亚述人或赫梯人的历史知道得多一些，主要的不同点就在这里。西部亚洲的那些非犹太居民一点儿也不比他们的犹太邻居好。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边界战争日益激烈，甚至号召妇女参战。迦南诸小城已不再构成威胁，它们一个个被征服或摧毁了。只有一个敌人仍然象过去一样凶恶和威胁着犹太人，那就是腓力斯丁人。在本书以后的章节里，我们会经常提到腓力斯丁人。和犹太人以及西部亚洲的其他居民不一样，腓力斯丁人不



巴勒斯坦的腓力斯丁人的地区

属于闪族。他们是克里特人，在著名的古城诺索斯(为世界文明中心将近一千年)被毁后离开故土。这座城市如何被毁，为什么被毁，为谁所毁，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场悲剧的残存者是从海路逃出来的。他们先打算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但被埃及人赶了出来，以后又向西沿着亚洲海岸航行，终于占领了地中海和以后为约书亚占领的犹太地区西部一带山地之间的一窄条土地。

犹太诸部落当然希望占有有一些海港，而腓力斯丁人则想把上至约旦河的土地全都拿过去，这就造成锁居内陆的犹太国同海上老手腓力斯丁人之间争战不息。由于克里特人比起亚洲邻居来，无论是在和平治国方面，还是在战争技术方面，其本领都远远领先；所以原始的以色列诸部落不可能在同腓力斯丁人的对抗中居上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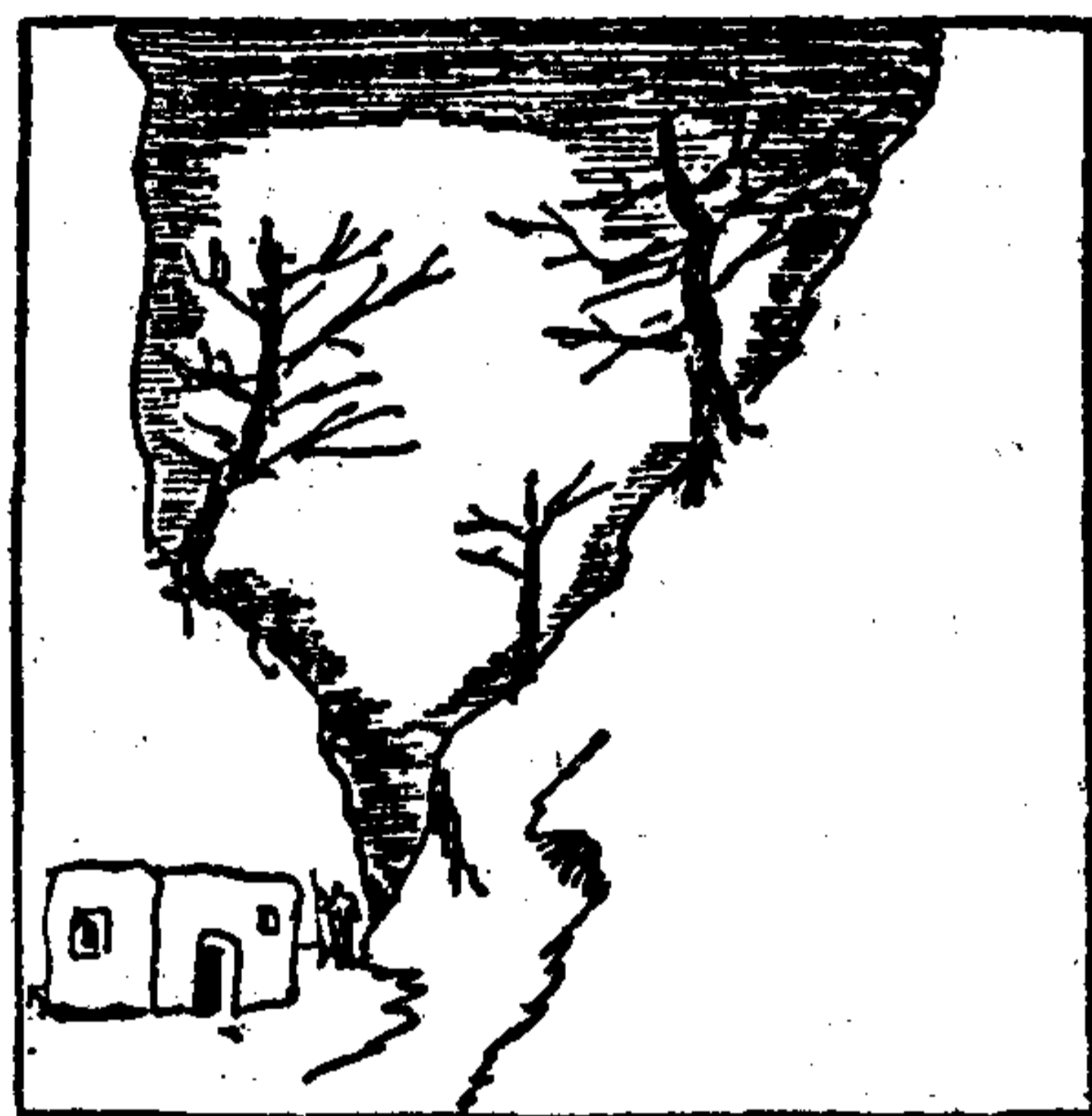
《旧约》中所记载的著名战役，大多数发生在这两大对手争夺地中海沿岸控制权的八个世纪中，得胜的差不多总是先前的克里特人，他们装备了铜盾铁剑和装甲马车(一种古代坦克)；而犹太人则木盾石矢和弹石叉，只能偶然免于失败。

有那么几次，当希伯来诸部落意识到自己是为耶和华而战，他们就能取得胜利；其中一次发生在女先知底波拉在世的时候。当时，士师珊迦刚死，耶宾王的部下立即越过边界抢牛杀人、掠夺妇孺。此仇必报，但谁来统率犹太人？

耶宾的军队由一个名叫西西拉的外国人统领，他看来是埃及人，从北方过来建功立业的。象大多数职业军人一

样，他对最新战术极为熟悉。他建立了一支铁甲车队，以马牵引，冲破犹太队伍就象利刃割黄油那么容易。传说西西拉有此类装甲车不下九百辆，此数或略有夸张，但这位埃及人确有足以把年轻的犹太国全部消灭的力量，因此在约旦河两岸的平原和山区引起极大的恐慌。

此时在伯特利附近住着一个名叫底波拉的女子，她具有约瑟幼年赖以成名的特殊技能——未卜先知。难怪西亚各地人民都来求她指点有关出行、出征、经商或婚嫁诸事宜。



女预言家底波拉孤单的住所

犹太人向她求取忠告，幸而底波拉是一个勇敢女子，她没有告诉同胞们去投降，而是去战斗。她派人去把拿弗他利部落的一个名叫巴拉的人召来。巴拉在当地以善战著称，但当底波拉要他大胆向西西拉进攻时，他犹豫地说：“我们的部队顶不住那种铁甲马车，势必惨败。”底波拉告以耶和华将和犹太军队同行，他们进攻时，耶和华会使敌人看不见他们。然而巴拉仍然害怕那九百辆装甲车，他不肯当统领。底波拉百般无奈地答应和他同去以壮他的胆子，同时告诉他，胜利的荣耀将不归于他而归于一个女子。最后，巴拉听她的话，带领部队离开安全的堡垒他泊山。

西西拉把战车摆开在耶斯列平原上，从那里攻击从山上下来的犹太人。耶和华站在犹太人一边，耶宾的军队虽经苦战，也逃脱不了覆没的命运。少数残部遁逃，连伟大的西西拉也被迫下车步行。

他向西边方向跑，他从未经过这样的锻炼，很快便累了，走进路旁一家人家讨取食物。这是基尼人希百之家，希百不在，他的妻子雅亿在家。她已听说有关战讯，知道眼前这人必是西西拉，因为此人看来象是外国人，头戴金盔，口气象是一位惯于发号施令的人。雅亿给这位不速之客又吃又喝，看他疲乏已极，告诉他躺在地毯上休息，答应如果有犹太士兵来，就叫醒他逃跑。西西拉对雅亿的话一概深信不疑，很快就睡着了。

然后雅亿拿起一颗大钉（当时用来钉帐篷的），从西西拉的眼部刺进去，把他钉死在地上。她跑到巴拉的人那里去，自豪地把所做的事情告诉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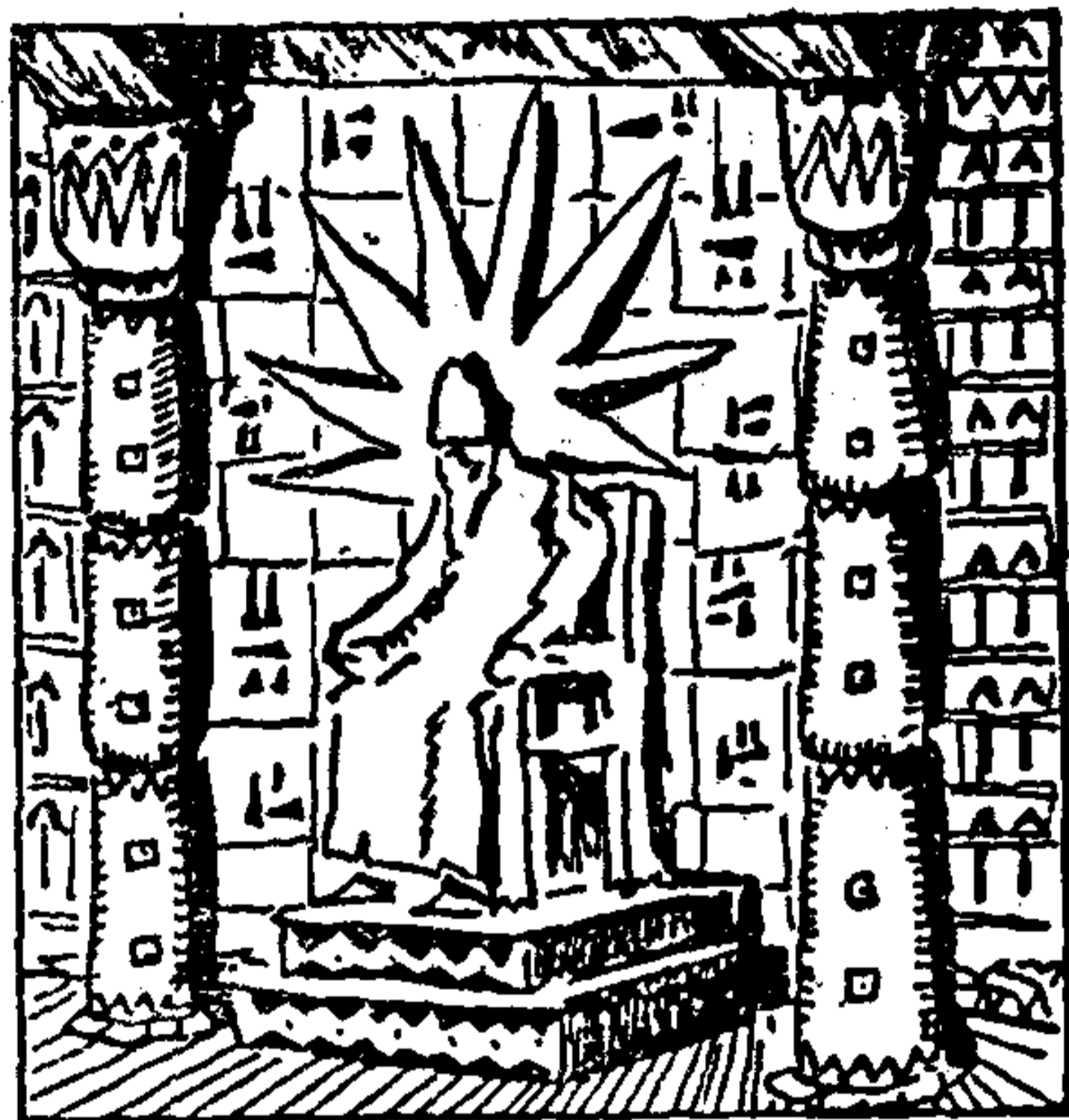
故事到此结束。耶宾既失去了他所信赖的统领，被追求和。犹太人再次获得自由，都为雅亿和底波拉的贡献而自豪，给她们很高的荣誉。

可惜这些比较安宁的日子，看来很不利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按照摩西所阐释的，信奉耶和华就要时时刻刻进行自我反省。而在人们生活安逸的时候，或者在毫不关心整个世界，只关心自己能不能纵情享乐的时候，要求人们对宗教事务感兴趣，就不容易了。

如今传下来的在打败西西拉以后的日子里的故事，就

清楚地表明：沙漠旋风中显灵的伟大上帝已经被完全忘掉了，上帝的约法为年轻一代所轻视，他们只顾吃喝玩乐，毫不考虑以后的日子怎么办。现以米迦的倒霉故事为例。

米迦是住在以法莲的一个富孀的独子。他偷了母亲的钱，经发觉后，母亲不但原谅了他，还把金银溶化了，铸成一座神像，作为礼物送给宝贝儿子。米迦喜欢这个亮闪闪的玩意儿，他在自己家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神堂，雇了一个利未部落的人当他的私人祭司并为他主持礼拜仪式，这样他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做礼拜了。



米迦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供奉奇异偶像的神堂

这就大大触犯了自古以来的向摩西启示过的约法，也使其他犹太人大为吃惊，虽然他们已经不那么虔诚了。

米迦有钱，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一天，有几个但部落的人正西行寻找新牧场，他们闯进了米迦的家，偷走了米迦的金神像，带回到自己的村子里。那个当米迦的祭司的利未人，也跟他们一起走了，他到但人那里去当祭司了。

耶和华当然不高兴，不久就显示了他的愤慨之情。

他差遣米甸人来侵犯以色列的领土。他们每年夏天都非常准时地来偷盗成熟的谷物。他们在犹太人的村子里杀人放火，搞得犹太人以后一看到第一批米甸匪徒出现，就跑到山洞里躲着，往往要躲整个冬天。最后，犹太人万般无奈，索性不再种地了。因此到处闹饥荒，人们开始饿死。

只有那么几个胆大的人仍然下地耕种，其中一个叫做约阿施，他是基甸的父亲。约阿施本人不大遵守本国的约法，他信仰的神是当地原有居民所信奉的异神，而他的儿子仍然信奉耶和华。基甸象底波拉和约瑟一样，也能未卜先知。



他的父亲为太阳神巴力建了一座祭坛。年轻的基甸梦见天使用喷火的石头烧毁祭品，由此得到启发，半夜起身捣毁丑恶的偶像，在原地另建了一座供奉耶和华的祭坛。

村民早上起来发现石头碎片，知道是怎么回事，便跑到约阿施

家里，叫嚷着要他惩罚他儿子这种亵渎神坛的恶行。幸亏约阿施通情达理，他说如果巴力真象人们所宣称的那样神灵，基甸就会因自己的行为而被杀死。可是基甸仍然快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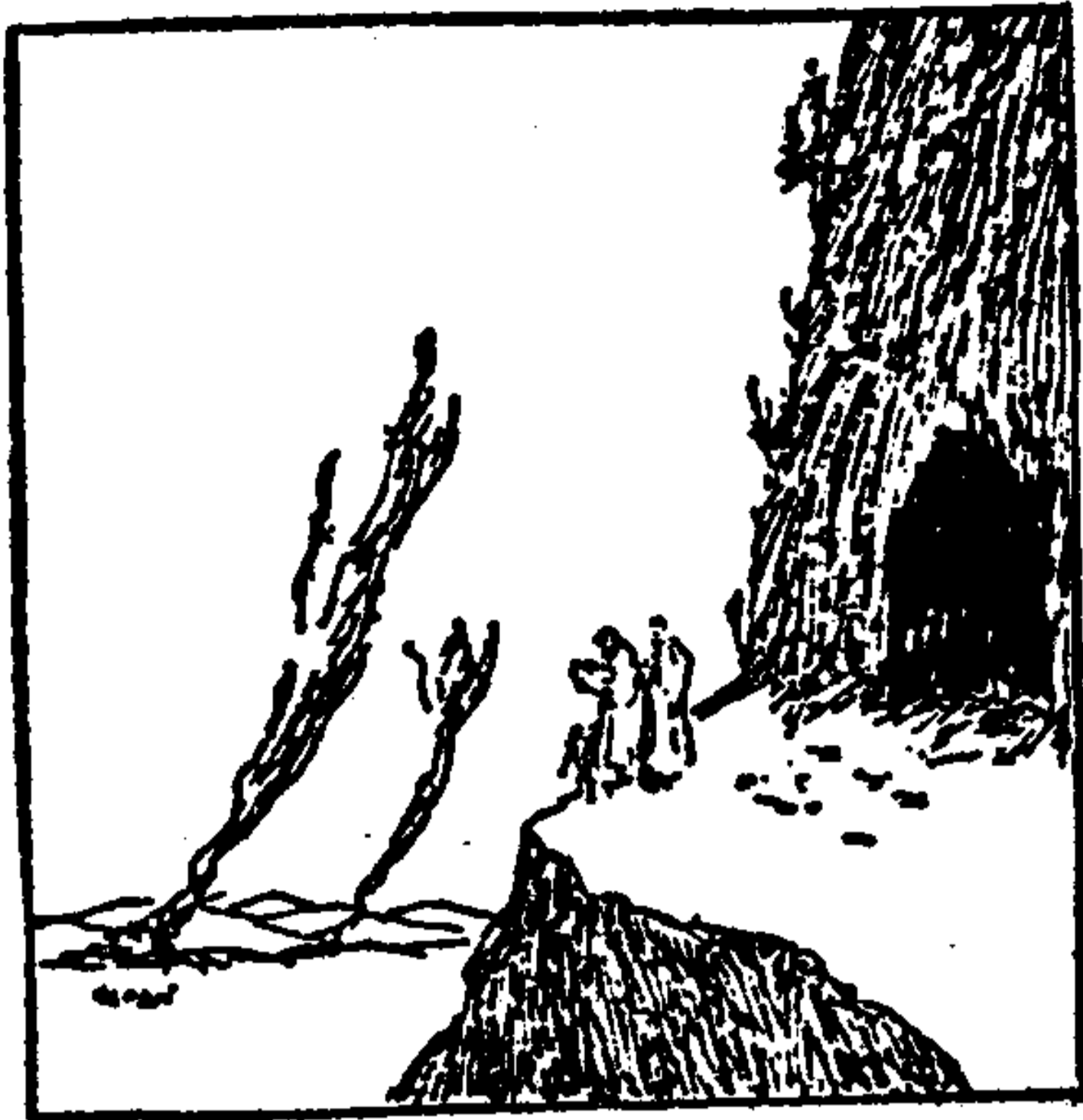
活活地活着，过了几个星期还是活得好好的，邻居们就改变想法了。这样，远近各方把基甸叫作耶路巴力，意思就是捣毁巴力祭坛的人。基甸成为公众的英雄，威名远扬各城市。

等到米甸人的进犯越来越猖獗，犹太人被迫在反击或灭亡两者中择其一时，便自然而然地要求基甸来统领他们。他在古老的耶斯列平原集合了一些人马，加以训练，以备未来战役之需。但是他的部队士气甚低，对战争没有兴趣；他们怕苦，只想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去，宁愿饿死也不愿吃苦。基甸公开问他们要不要回家，大多数人叫道：“当然要，越快越好！”

他只留下几千名看来可靠的人，其余的都让他们走了。但他仍不能信任这些人。他请求耶和华赐予信物以表示批准他日后的行动。他放一些羊毛在帐幕外的地上，第二天早上，羊毛都沾着露水，而地面都是干的。这就是说，在未来的对敌攻击中，基甸有耶和华和他同在，他可以继续他的准备工作。

基甸带部队长途行军，士兵们累极了，他带他们到河边。几千人中只有三百人懂军事常识，他们喝水时眼望着对岸，而且用手捧水喝。其他人则象好多口渴的牲口一样，不顾一切地俯下身去舔水喝。基甸保留那三百人，其余的都遣散，因为这些人到真正打仗时只会碍事。

然后再给三百忠实士兵布置任务。基甸给他们每人一支羊角号和一束火把，火把藏在陶土罐内，不让火光外露。



犹太人看着米甸人溃退

到半夜，基甸率领部下进攻米甸人，他们边跑边吹号，一声令下打破陶罐，数百支火把的亮光突现，使米甸人一时懵了眼，阵势大乱，立即溃退，伤亡数千人。

基甸被公认为犹太人的无冕之王，他任士师很多年。

基甸死后，乱事不已。基甸结婚好多次，遗留下一个相

当大的家庭。葬礼一完，儿子们就争着要继位，其中一个叫亚比米勒的，野心最大，他要当全体犹太人之王，并认为他自己已具备了条件。这样的年轻人不会为亲人们所喜爱，所以亚比米勒就



基甸率部队进攻

离家跑到他母亲的老家示剑，在那里阴谋夺取宝座。他没有

资金,示剑人看到,他的计划若成功,对示剑有好处,便借钱给他,他用这笔钱雇用了职业杀手去暗害他的兄弟们。

基甸的所有儿子在一个晚上被杀害,只跑了名叫约坦的年纪最小的一个。约坦躲在山里。

示剑人立亚比米勒为王,大事庆祝。以后的四年里,亚比米勒和他的主要助手西布勒稳住了自己的地位,还强迫了其他几个城市接受他们的统治。间或也能听到约坦的消息,这个孩子往往突然现身于某一市场,谴责他邪恶的哥哥,但亚比米勒满不在乎。约坦既无钱又无人,他对嗜杀的哥哥的强烈谴责,只是空口说白话,让众人听来好笑而已。

示剑的好日子维持不了太久。亚比米勒是个自以为是的蠢家伙,他的臣民不久就日益不满。一个名叫迦勒的人是一场暴乱的核心人物,在随后的战事中,亚比米勒和西布勒取得胜利,迦勒及其部下退到一座石头高塔里。亚比米勒久攻不下,便



亚比米勒火烧示剑城

派人去森林砍来柴火,堆在塔脚下,迦勒及其部下全被

烧死。

几年以后，提备斯城又发生了一场暴乱，亚比米勒再度击败叛乱分子，后者也是退到一座塔里固守。亚比米勒企图象以前对付示剑人一样把他们烧死。当他傲慢地走向前去为火葬活人而点火时，楼上的一个妇女探身扔下一块石头来，正好砸断了他的脊梁骨。愚蠢的亚比米勒，不愿让别人说他是被一个女人杀死的，叫他的一个部下在他因伤而死之前就结束他的痛苦。

以后一个短时期，这样一些把以色列诸部落统一成为单一王国的倒霉活动，不再出现了；不过，边界战事和各部落之间的纠纷比以前更多。先是米甸人威胁着要征服约旦河两岸全部土地，几年以后亚扪人也想那样干。他们烧毁和掠夺了很多村落，犹太人便搁下内部争执去迎战共同的敌人。他们选玛拿西部落的耶弗他为统帅，耶弗他信奉上帝，不久便制服了亚扪人。

但是，即便在胜利之际，各部落之间旧有的争执仍然十分激烈。部队里有人指控以法莲部落的士兵贻误军机。以法莲人是在敌人开始败退时才赶到战场的，但他们辩称，来得晚是因为他们要从约旦河对岸老远的地方赶来。耶弗他很死板，不听任何辩解。

他派人守住约旦河的所有渡口，不准任何人通过。然后把所有被怀疑是以法莲人的集中起来。要查出他们很容易。希伯来语“河”这个词的发音是“示播列”，但以法莲人发不了“示”这个音，念作“西播列”。所以，凡是被怀疑为以

法莲人的，就让他说“示播列”，他要是念作“西播列”，就立即被带走处死。据《旧约》记载，以法莲人被这样处死的达四万人。

这之后耶弗他回家。他在击破亚扪人之前曾经发誓，他如获



耶弗他命令以法莲人发“示播列”一词的音

胜，就把回到家门时所遇到的第一个生物祭献给耶和华。他发这誓的当时，想到的可能是一条爱犬或者一匹马；不幸，第一个冲出来迎接他的竟是独生女儿。

耶弗他恪守誓言。他把女儿



耶弗他回家，他的女儿出来迎接他

献在耶和华的祭坛上，焚烧了她的躯体。和平再次降临以色列的国土，生活平淡无奇。

但是不久，腓力斯丁人和犹太人再次作生死搏斗，仗打得比以往更凶，一个个犹太村庄被消灭。犹太人的伟大民族英雄参孙，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象赫克里士^①那样强壮，象罗兰^②那样勇敢，但不象历史上其他许多伟大人物那样聪明。

他是一个名叫玛挪亚者的儿子，在儿童时期就以力大出名。他外表不雅观，头发不梳，胡髭丛生，衣服不整。他双手象一对铁锤，不知危险为何物。

他给他父母带来很多麻烦。他十八九岁的时候爱上一个腓力斯丁女子，坚决要娶她。同族人和邻居当然都反对娶外国女子，但参孙坚持己见，前往亭拿迎娶。

西行途中，遇到一头狮子向他扑来，他赤手空拳象举起一只羊羔般地把狮子举起来，杀死它，并把尸体扔到路旁的树丛里。过了一会儿，他又经过同一地点，看到一群蜜蜂在死狮的嘴上筑巢酿蜜。参孙取蜜食之，继续上路。

他到达新娘所住的村子，那里为新婚夫妇举办了多次宴会。参孙在这种场合感到很拘束，他是宁愿身在战场上而不愿坐在客厅里的；但他尽量使自己象个快活新郎的样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② 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公元742—814)的勇将，生年不详，死于公元778年。

子。

有一天晚上，客人们猜谜行乐，参孙也出了一个谜语让大家猜，并说如果猜中了，他就给客人们三十套衣服。他们猜了，但都猜不出。参孙的谜语是：“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

亭拿的人猜了又猜，无法猜到参孙说的是什么。他们不愿在这位来自犹太之地的衣冠不整的陌生人面前丢脸，于是便对新娘说：“这个人爱你，他会为你做任何事情，让他把谜底告诉你。”

这个女人不很聪明，不然她就会预料到后果。她死缠着参孙，直到他不耐烦地说出谜底是死狮子——它的尸体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它的嘴成为蜂巢。

腓力斯丁人开怀大笑，他们对参孙嚷道：“你这个谜容易猜，我们当然猜得到，有什么比狮子更强比蜂蜜更甜的呢？”

参孙知道了在他背后玩的鬼把戏，顿时大怒，一句话不说就离席而去，丢下了他的新娘。

他跑到亚实基伦城去杀了三十名无辜的腓力斯丁人，把他们的衣服剥下来，作为奖品送给猜中谜语的婚礼宾客，然后回到他父母的家，整天绷着脸坐着。

可他还是深深地爱着那腓力斯丁姑娘，心里老丢不开她。他受够了离别之苦，又跑回去找她，希望一切都能恢复正常。

他还是去晚了，那姑娘就在几天前嫁给本部落的一个

男人了。参孙有被遗弃之感，这太丢脸了，他一定要报复。

他跑到山里去捉了三百只狐狸，一对一对地把它们的尾巴扎住，中间插一支火把，点着了放它们乱跑。这些可怜的畜生当然痛极，它们散在田野上，为了扑掉身上的火，痛苦地在正待收割的麦地里乱滚。干麦子着火了，接着蔓延到葡萄园和橄榄树林里，一个晚上一场大火把腓力斯丁人的土地烧光。

愤怒的腓力斯丁人干了一件蠢事，他们把一切都怪罪参孙原来的新娘身上，他们闯进她家，把这个女人连同他父亲一齐处死了。参孙听到这一消息，便集合了所有支持他的人，攻入腓力斯丁人的领地，纯粹以杀人为乐，杀死了好几百人。

这时候边界正好处于和平状态，住在边界地带的犹太部落的一些人希望同腓力斯丁人保持友好关系，所以他们对参孙的那场小小的私人战争极其不满。他们抓住了参孙，绑住他的手，交给腓力斯丁人。他们不想承担处死同胞的责任，所以便决定让腓力斯丁人去实际动手，他们自己则袖手旁观。

腓力斯丁人看到犹太部落的人带着犯人从大路上走过来，高兴得大叫大嚷；参孙等他们都围上来了，突然挣脱绳索，捡起路旁的一块驴腮骨，冲向腓力斯丁人，左右开弓地把他们都打死。

从那一刻起，这位犹太大英雄的敌人都知道，要想危害参孙的生命是没有希望的，他们没有办法在公开交战中打

败他，只能想办法暗害他，虽然这看来也很困难。

然而，参孙最厉害的敌人却是他自己！

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女人恋爱，一旦陷入爱河，就毫无顾忌，也不计代价，只为自己行乐，可以甘冒任何危险，牺牲国家安全。

一天晚上，腓力斯丁人打听到参孙住在迦萨的一个妓女家里。他们说：“这一下可抓住他啦！”他们关了城门等候天亮，因为参孙回家时必定经过城门，而那里正有五十名武装齐全的人在等着他呢。

参孙一定已经发觉这一阴谋。他半夜起身离开妓女家，把笨重的城门卸下来，扛在背上，从迦萨回到希伯伦，并把城门竖在那里作为对一切敌人的警告。

此人显然无敌，犹太人虽然不喜欢他那粗野的作风，却不得不承



参孙扛走了城门

认他有当领袖的权利。参孙被选为士师，统治以色列将近二十年。他本来可以十分光荣地作为一个著名的大力士和边疆战士而谢世，但是他却在已达垂暮之年的时候，又同一个腓力斯丁女人搞起一场恋爱来。这下可是致命的了。

这个女人名叫大利拉，她本来对参孙毫无情意，但是她

的族人威胁她说，必须嫁给参孙并找出他力大无穷的秘密。她要是肯出卖丈夫，就能得到一千腓力斯丁银币；若不肯，就用石头砸死她。

她和参孙结婚后，就开始奉承丈夫，说他的力气比任何男人都大。她说有一件事总想弄清楚，为什么她的宝贝丈夫会有那么宽的肩膀，那么强壮的手臂。参孙只是笑笑并哄她说，只要用七条青绳捆住他，他的力气就没有了。

大利拉信以为真，等晚上参孙睡熟的时候，她就叫邻居的腓力斯丁人进屋来用七条青绳捆住她丈夫。他们吵醒了参孙，他看到四周都是敌人，便挣脱了青绳，腓力斯丁人急忙逃走，参孙又上床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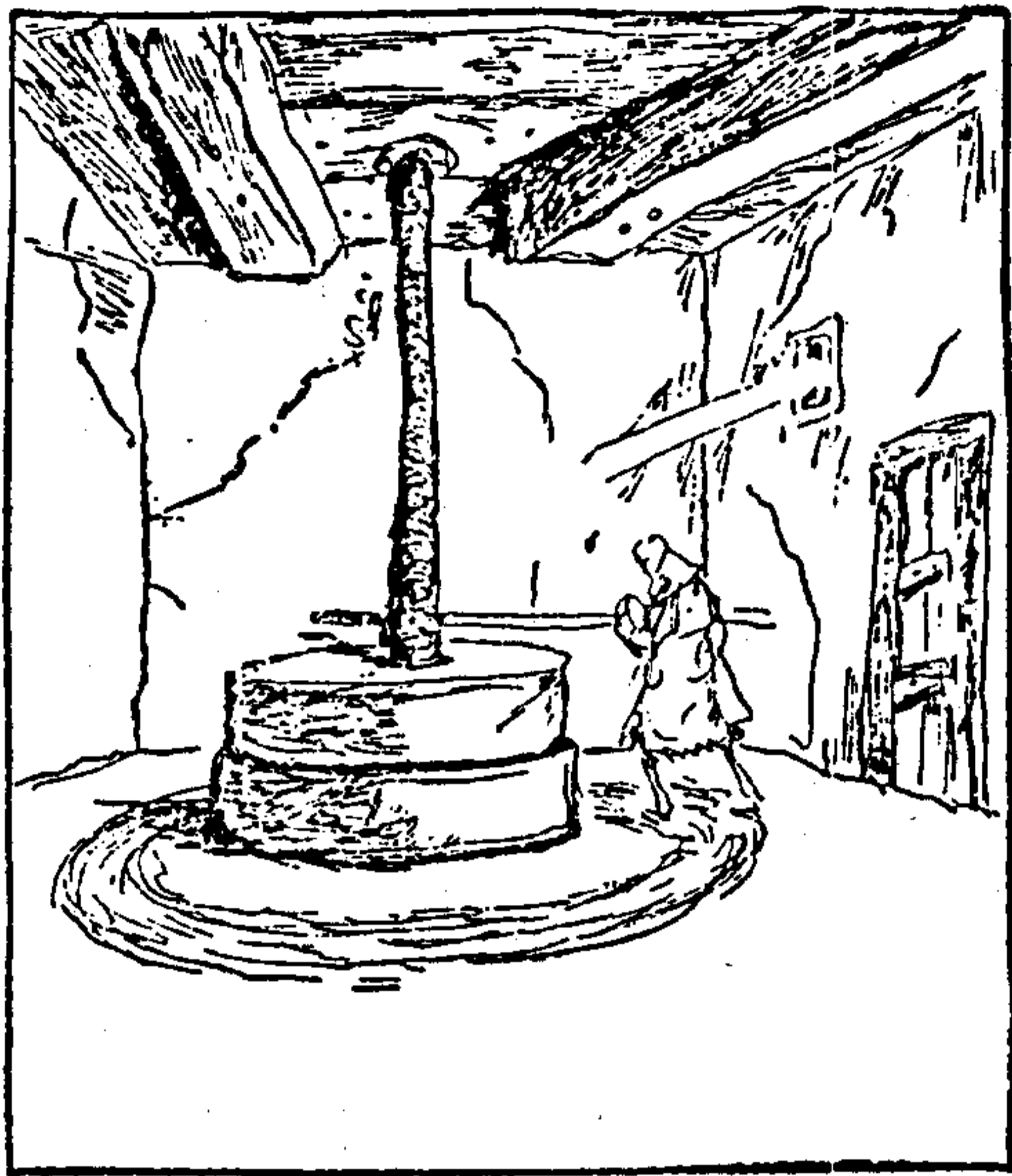
这样的游戏一再重演，腓力斯丁人总是抓不住他，参孙似乎觉得非常好玩。他象一个毛头毛脑的年轻新郎，编造出各种各样有关他力量的源泉的谎话来哄骗大利拉。

如果他就此离开这个爱本族人胜过爱丈夫的女人，那就好了；可惜他为爱情所迷，不肯那样做。他留了下来，而且最后被大利拉磨得顶不住了；一天晚上，他说出了真话，只要剃掉他的头发，他就软弱无力，不能反抗。大利拉终于得到了一千银币。

在参孙熟睡的时候，大利拉剃掉了他的头发，然后把腓力斯丁人叫进屋来。她突然对丈夫叫道：“醒来，醒来，腓力斯丁人来了。”

参孙微笑着起身。这样的叫声他以前已听到好几次了，每次只要他一瞪眼，敌人就象老鼠见到猫一样地跑了。然

而这一次！他没有力气了，双臂垂下，举不起来。他被抓住并绑住了。腓力斯丁人把他关起来，剜了他的眼睛，让他在迦萨的磨坊里为先前听到他的名字就发抖的人磨玉米。



参孙在磨坊劳动

在一片黑暗中，参孙经常为他的不计后果的好斗行为深深忏悔，经常向耶和华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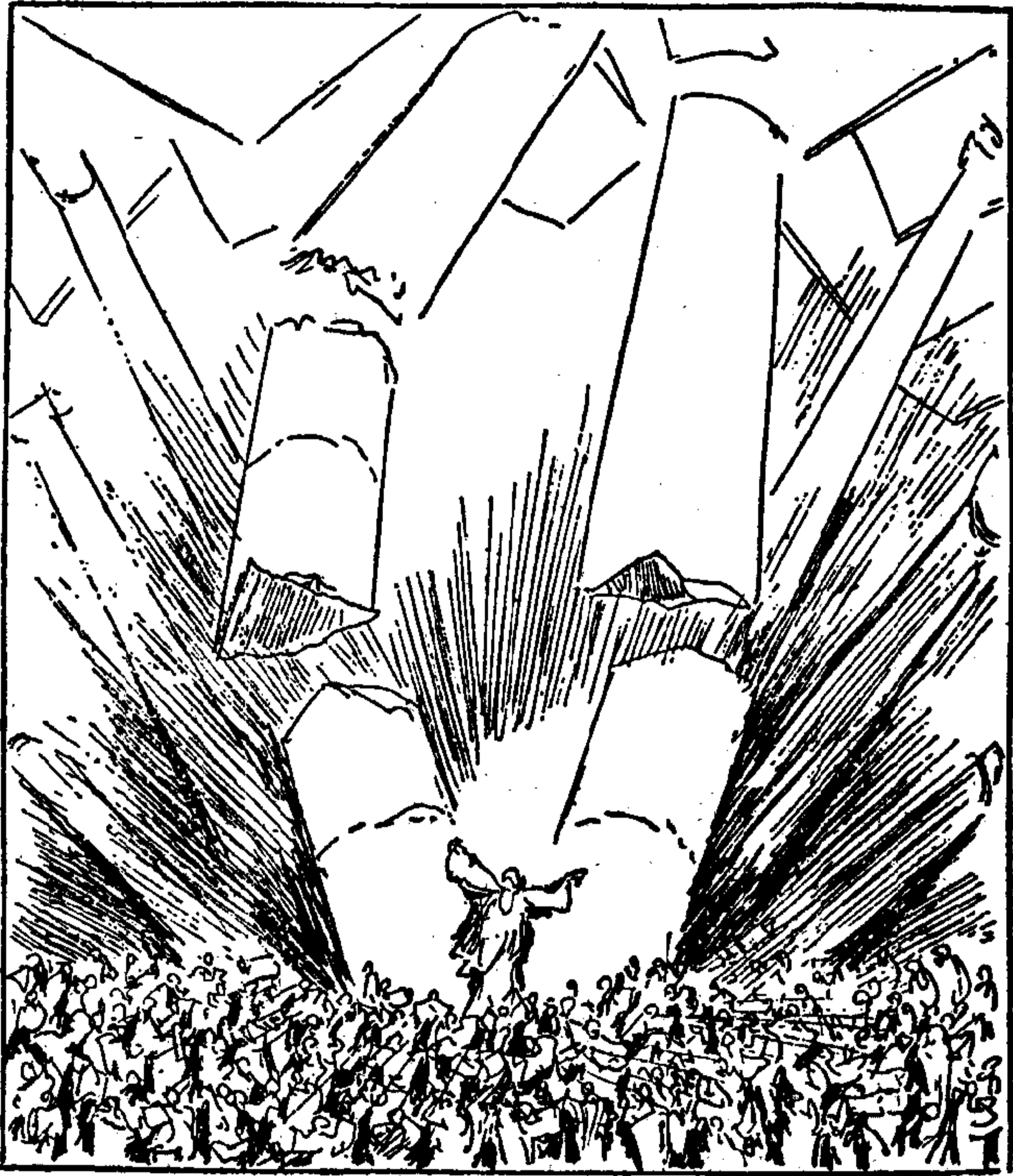
在监牢里，他的头发又长起来；但是腓力斯丁人由于胜利而兴高采烈得根本没有去注意这样一件小事。

有一天，正是腓力斯丁人向他们的神大衮（一种半人半鱼的神）献祭的日子，他们大摆宴席欢庆佳节。四乡人民都跑到城里来参加庆典。有人突然想起关在磨坊里的犹太犯人。“把他带到这里来，把他带到这里来！多好的游戏啊，我们可以嘲笑这老头，可以向他扔泥巴。他过去杀了我们好几百人，现在他没有力气啦，象只小羊羔那样无害啦，把他

带到这里来吧！”

参孙被带到神庙里来，让所有腓力斯丁人都能看到他，尽兴辱骂他。

参孙从一片喧叫声中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恳求耶和华准他作最后一次祈祷：赐我原有的力量，就用一会儿。



参 孙 之 死

腓力斯丁人把参孙放在神庙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在两根顶梁石柱之间。他的手指慢慢地触到冰冷的石头。

正当人群围着他大喊大叫，参孙抓住花岗石块，突然两肩一抬，把石柱推开了。石柱倒下，断成碎片，屋顶坍塌。在神庙里的人，站在屋顶上的人，都死了。

废墟之下躺着一位英雄的残断身躯；他以自己的一死为青年时代愚蠢的错误赎罪。

在以上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的同时，另外一些非常微妙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使分散的犹太诸部落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人们仍然不愿称他们的统治者为国王，但是士师的权力在不断增长，只要有一个人具有摩西或约书亚那样的魄力和性格，犹太人会很乐意请他做他们的君主。

继参孙之后为士师的以利，是个软弱的人。他的两个儿子，非尼哈和何弗尼，为人可鄙；他们从来不想到耶和华，只愿享受人间之乐，利用父亲的高位去干各种各样的坏事。

此时所需要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领袖，而这样一个人及时出现了，他就是著名的先知撒母耳。

他生在一个叫做拉玛的小村子里，他的父亲叫以利加拿，母亲叫哈拿。哈拿好多年都没有子女，她每年都到示罗的神庙去祈祷上天赐子，所以孩子生下来后，她高兴地起名为撒母耳。等到他能走路了，她就带他到示罗，请求以利给他一些神庙的工作，以便他能永远留在耶和华身边。

以利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同时也因为他已经对自己两个儿子不抱任何希望。他开始训练小撒母耳成为他的可能继承者。

一天晚上，以利关上神庙的大门，他听到有人叫撒母耳的名字。这孩子当时正睡在一张躺椅上，被这声音叫醒了，就说：“是，主人，我在这里，有什么事吗？”以利答称没有什么事，他没有叫过他。孩子又睡下，又听到有人叫“撒母耳”。这样连续三次，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在叫。他就让撒母耳单独留下。于是耶和华便告诉这孩子说，必须把以利的儿子杀死，因为他们的邪恶行为将毁灭全体以色列人。

第二天早上，撒母耳把头天晚上所得到的启示告诉以利。很快地，所有人都听说这件事，人们以后极其尊敬撒母耳，并且议论说这个孩子长大后必将成为伟大的先知，也可能成为统治者。

这样的一天尚有待来到，眼下仍是以利当士师，又碰上腓力斯丁人再度进犯。

犹太人每逢战争，都要带着约柜上战场，这已是老规矩了。以利既是士师，又是大祭司，他命令两个儿子负责伴送约柜至犹太营地。他们遵令而行，虽然他们触犯过约法的每一条戒律，使耶和华很不高兴。

没有耶和华的神灵同在，约柜只不过是木盒子，当然起不了消灾避祸的作用，因此战事以希伯来军队的惨败而告终。不仅以利的两位逆子被杀，就连约柜也给敌人俘获

了。以利听到惨败的消息，深深叹了口气而死。撒母耳被选为士师以接替以利。

约柜被俘，是犹太历史上最悲痛的一天。

这“圣物之圣”是从埃及带到迦南来的，现在被放在腓力斯



约柜回归

丁人的新神庙里了（那是在被参孙摧毁的大建筑的废墟上重建的）。它虽然只是件战利品，却仍能影响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生命。腓力斯丁人刚刚把约柜放在他们的半人半鱼神大衮面前，那神像就无端端地倒下来，跌成碎片。

腓力斯丁人害怕极了，便搬走约柜，把它送到迦特城。全城的人立刻都病了。这以后，可怜的腓力斯丁人恶运不断。他们把约柜从北运到南，从东运到西，运到哪里，哪里就遭灾。最后，再也无法了，腓力斯丁人只好在约柜内装满了金子，放在车子上，用两条牛拉着，让它随便走，只求把那可怕的倒霉东西送出国土。

无人驾馭的牛车向东走着。一个美好的早上，几位正在地里劳动的犹太农夫看到一辆车子载着约柜停在路当中。

他们赶忙筑起一座祭坛，四邻的人们纷纷前来拜祭。以后又把约柜送到一个名叫亚比拿达的利未祭司家里；一直等到很多年以后，在大卫王建议下，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最后建成了著名的圣殿，这个约柜又被运到耶路撒冷。

约柜回归，似乎预示好日子将到。人们对松散政府形式——这是士师统治的特点——感到厌倦，他们去问撒母耳，他死后怎么办。撒母耳也有两个儿子，他们很象非尼哈和何弗尼，谁都不想看到他们去继承父亲的职位。

撒母耳向耶和华去请示该采取什么措施。

耶和华说到立国王的问题。犹太信徒常常不听他的话，他感到不耐烦。好久以来，犹太人一直吵着要有自己的国王；好吧，耶和华可以给他们一个国王，不过这个国王要把老百姓的儿子抽去给他当兵，把他们的女儿征去给他当奴婢，拿他们的粮油和酒去供养他的随从，老百姓所有的一切都要抽十分之一给他，他要用铁腕手段来统治人民。

各部落听到这个信息，反而高兴，因为他们渴望成为一个伟大帝国，去同埃及、巴比伦、亚述媲美。他们不计代价。等到他们不再是自由的农牧民，已经成为住在远方城市里的统治者的奴隶时，他们才感到当初请求耶和华立王时所牺牲的自由是多么可贵。但是已经太晚了。

第十章 路得的故事

路得的故事说明了巴勒斯坦的早期生活多么朴实喜人。

上一章讲了希伯来诸部落在士师统治以色列时期的故事，内容多半是有关战争和流血的，因此不得不描述许多残酷和可怕的事件。但是，另一方面，犹太人的生活中也有与以上所说不同的、令人十分喜爱的一面。

现在就讲这么一个故事。

在伯利恒市有一个人名叫以利米勒，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们有两个儿子，叫玛伦和基连。以利米勒家境小康，但当伯利恒一带闹饥荒后，他就破产了。

他有一个有钱的亲戚，名叫波阿斯。但是以利米勒不肯低声下气地求乞，他宁愿带着老婆孩子搬到摩押去重新安家立业，也不去求人帮助。他辛勤劳动，但突然死去，留下妻子照顾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不错，他们帮母亲种地，等长到成家之年，都娶了邻近的摩押人的女子为妻，都打算在这寄居的国土

上同友好的异国人共度一生。不过，基连和玛伦看来是继承了父亲的虚弱体质，他们都为疾病所困，不久两人先后死去。他们的母亲悲痛已极，决定回到老家去了结余生，那里的人她孩童时期就认识，讲的语言是她熟悉的。

她非常疼爱两个媳妇，但是平心而论，她不能要求媳妇跟她走，她也这样对媳妇说了。基连的遗孀俄珥巴同意还是不开娘亲家为好，她和拿俄米热情话别，留在摩押之地了。而玛伦的遗孀路得却拒绝离开举目无亲的老婆婆；她



嫁到以利米勒的家，是舍弃了娘家的亲人而到夫家亲人中来的，她决定跟拿俄米一道，觉得那是她的责任。她温顺地拥抱着婆婆，宣称谁也不能把她和已故丈夫的母亲分开。

路得和拿俄米回老家去

这两个女人

一起来到伯利恒。

当然，她们很穷，没有钱购买食物。很早以前，摩西在制定律例时，考虑到有时有人会挨饿，曾经规定收割以后掉在地上的麦粒必须让赤贫者拾取。有地的人拥有全部谷

物，但收割时偶然掉下来的那一点点，则属于无地的人，那是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

当拿俄米和路得抵达伯利恒的时候，正是收割季节，以利米勒的亲戚波阿斯带着他的人在田里干活，路得则随着一群拣麦粒的人，希望能拣到一些食物给拿俄米。她这样干了好几天。



在一群伯利恒的犹太女人中，路得是陌生

路 得

人，大家都关心地问候她，不久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她的来历，最后也传到了波阿斯耳朵里。他好奇地想看一看她是怎样一个女人，于是便借口检查田间工作，跟她谈了一次话。到吃午饭时间，他邀请她跟他及其他干活的人坐在一起，给了她很多面包，让她尽量吃。路得只吃了一点点，其余的都拿回家给年老不能干活的拿俄米。

第二天一早，他又到田里去。波阿斯想让她轻松些，但又不想使她感到不好意思，于是他就告诉干收割工作的人不要割得太干净，多留一些麦粒在地里。路得干了一整天，到晚上准备回家时才发现她拣得很多，拿也拿不动了。

她把一切经过告诉拿俄米：怎么样遇见波阿斯，又怎么样在一个上午拣到的麦粒比原先一个星期拣到的还要多。拿俄米听了很高兴，她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希望波阿斯能娶



路得为妻，这样路得今后一辈子就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不错，路得是个外国人，但是她和波阿斯的一位远亲（即玛伦）的婚姻，已经使她差不多成为犹太大家庭的一员，而且大家都喜欢

拿俄米与路得告别

她。

一切都如愿。首先是波阿斯赎回了原来属于以利米勒的田地。（根据摩西制定的另一条律例，为了防止高利贷者剥夺农民的土地，波阿斯作为以利米勒的亲戚，有权这样做。）其次，他要求路得嫁给他。路得答应了他，拿俄米也搬去同住，直到她死。在瞑目之前，她看到路得生下的长子俄备得。

俄备得长大成人，有一个儿子叫耶西，一个孙子叫大卫。大卫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他是拿撒勒的木匠约瑟之

妻马利亚的直系祖先。

路得怀着的一颗温柔的心，离开娘家的人去伺候一个待她有如慈母的妇人。耶稣就是温顺的路得的后代。

第十一章 一个犹太王国

扫罗和大卫先后是微不足道的牧羊人部落的国王，及至所罗门登位，犹太人在贸易和商业方面已取得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不到一个世纪内，从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变为一个被东方专制者统治的强大国家。

犹太人在约旦河两岸的山区和平原上生活了好几个世纪。经过同迦南之地原来的居民以及同周围邻居之间的长期战争后，犹太国家终于进入一个比较安宁的时期。

新的道路建成了，使得亚洲大陆这西部之角的交通十分方便。商队带着货物通过这些道路，从孟菲斯到巴比伦，从小亚细亚到阿拉伯。

这对人民的生活有着缓慢的但是日益明显的变化。

犹太人一直是喜爱城市生活的。即便在摩西时代，他们情愿在埃及贫民窟里受奴役，也不愿去上帝允诺的乐土享受荒凉农庄的自由。摩西是经过了极度困难，才把他的亲人勉强地从欢乐的、安全的高城墙城市里拉出来的。

现在，各部落可以自作主张了。摩西已死，他的伟大继

承者约书亚也死了。艰苦和凯旋的日子被人们逐渐忘怀。

耕种和牧羊的生活不是容易过的。工作时间长，没有什么余暇可娱乐。另一方面，在繁忙的商业大道上的任何一个贸易站，却很容易获得巨大利润。想顶住这股诱惑力是难以办到的，许多人离开乡村回到城市。有钱人多起来，穷人也多起来。受损害的是民族独立事业和人身自由，直到无可挽回地丧失掉。

诚然，有些著名的士师在战争时期统率着部落的军队，往往以独裁君主的权力统治着国家；但是他们谁也不敢宣布自己是国王。人民不容许这样做，谁要是践踏人民的自由，就会被杀死。人民在国家危急时可以服从士师，一旦恢复和平，士师就只是各个半独立的部落所结成的小小联盟的主席。人们尊敬他，但远远不是君臣关系。

等到这个国家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商业机关，一切都变了。大多数犹太人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希望不受干涉地处理自己的事务，照顾自己的农庄和生意。同时他们也很愿意让少数职业军人和职业祭司去料理兵役和宗教事务。

当然，他们也讨厌纳税，但是只要是在合理范围内纳税，人们就没有意见，也没有怨言。结果，国家就无可避免地流为越来越集中的政府形式，最终成为一个独裁王国，不到一个世纪就发展成为本章所描述的全面的东方专制国家。

这一切不是无端而生。在人类历史中，如同自然界一样，从来不会有突然发生的事情，虽然往往看起来是突然而

来的。在一件突然变化中，潜藏着酝酿了数百年各种秘密因素。一座山的最后崩塌，一个旧体制的覆没，或许发生在几分钟或几秒钟之间，但其准备工作和日积月累的破坏因素，却是经过许多世代才形成的。

犹太国家正处在这么一个过渡时期，理解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恐怕不到十万分之一。

这或许有点夸张。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国家安危盲无所视。有少数人观察事务比一般人敏锐，他们预先发出警告。他们就是所谓的先知。在我们以后的叙述中，会经常提到这些人，应该先讲一讲他们的情况。

什么是先知？



先知的声音具体表达了民族的良知
点：敢于坚持他们所认为的真理。

他们之中很多人眼光很窄，完全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遇到原则问题敢于牺牲一

定义很难下，或者最好这样说：先知是犹太人民的精神领袖。

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伟大的诗人，但又远远超出于诗人。

他们之中有些能言善辩，但又不仅仅是雄辩的演说家。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

任何时候,一位以色列国王或者一位犹太国王犯了错误,就有先知向他指出。

任何时候人们背离了狭窄的天赐正道,一位先知就会出来提醒大家不要走错路。

任何时候国家犯了罪,一位先知就会预言万能的耶和华将会如何愤怒。

到最后,先知的声音就具体表达了民族的良知。

几百年以后,犹太国家被埋葬于自身错误所造成的废墟之下,但它的民族良知——体现在大约五十人的著作中——却作为以色列人民和犹太人民贡献给全人类的光辉遗产而留下来。

在以下各章中,我们将叙述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

首先,几个半独立的流浪的小部落结成联盟,发展成为以大卫为王的王国。这个王国很快就变成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独裁专制统治。

暴政引起叛乱,结果犹太国家分裂为两个王国,互相仇恨之极,互相征战,直到都为强大的东方邻国所灭亡。



不听先知声音的城镇会遇到灾难

然后是外国统治和流放的年代。

忠实信徒一有机会就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过了不久，犹太国家再次遭受侵略，从此再也没有犹太人的独立国^①。但是犹太宗教的精粹，越过了犹太和以色列的狭窄的民族疆界，征服了整个西方世界。

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将看到一长串国王、王后和大祭司的名字：罗波安、亚撒、耶罗波安、巴沙、米拿现、约阿施和亚玛谢等等几十个人，煞尾的是那个丑不堪言的希律。他们一个接一个用卑鄙的、血淋淋的手段匆匆现身。他们在世的那些日子里，充满了暗害和掠夺。他们制定的法律已被忘却，他们建造的城市已从地面上消失。他们进行各种战争，庆祝巨大胜利，征服广大领土（然后又丢失之），但他们新得领地的地名已为岁月所湮没。他们的一切荣耀都已烟消云散，只在由一座废弃了的迦勒底宫殿改建的砖造图书馆内偶有提及。他们象成千的其他国王一样，不值一提。

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名声，也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只因为在他们的臣民中有那么几个先知；那些人在三千年前当迦勒底人兵临耶路撒冷城下和亚述人进犯撒玛利亚时所讲所想的，至今还是有意义的、崇高的。

为此，也仅仅是为此，我们才必须了解以色列和犹太的历史。这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宗教之一^②现身舞台的世俗背景。

① 本书著于 1923 年，现今的以色列国尚未建立。

② 指基督教。

* * *

在上一章之末，撒母耳仍然是犹太人民的士师。他告诚信徒们说，他们很快就会成为国王的臣民，而这个国王将拿走他们的儿子、女儿、货物、财产，他将为自己的纵欲享乐而使用他们。

但这正是大多数人所要看到的，他们向往着想象中的帝国的光荣，他们没有想到代价。

撒母耳是一个实干家，他着手寻找一个合适的犹太王位候选人。他找到了基比亚村的一个孩子，名叫扫罗，他是基士的儿子，属于便雅悯部落。

两个犹太英雄的相会是很偶然的：基士丢了几头牛，它们离群而去，找不到了。扫罗受命去把它们找回来，他挨村去问有谁看到他父亲的牛，毫无线索。最后没有办法啦，就去向撒母耳征求意见；撒母耳一看到扫罗，就知道这孩子将被召唤作犹太人的统治者。他也这样对扫罗说了，扫罗大吃一惊，对一个害羞的小伙子，这份荣誉看来是过大了。

等到该受涂油礼以立为犹太王并与臣民会见时，扫罗是从驮着他父亲的货物的驴群中拉出来的；他躲在货箱后面，寻机逃跑。撒母耳极其严厉，扫罗只得听天由命，甘愿接受做国王所需的一切训练。

首先一桩是担任军队的统帅。他打了好多仗，跟老对手腓力斯丁人打，跟亚扪人打，跟亚玛力人和其他从来没有完全征服过来的迦南各部落打。

他还有不少要学的。

撒母耳一直坚持要绝对地、毋庸置疑地服从耶和华的意志，而这对一个喜欢自由行动的显赫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合心意的；况且，他已经开始享用新的地位给他带来的好处，他知道人生只有一次。

军队打胜仗时往往有一大堆战利品，撒母耳坚持大部分战利品上缴给圣幕作祭祀用，而扫罗则主张一部分要归他自己和士兵们。

最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扫罗身在战场上，接触到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情况，他的世俗观念越来越多；而撒母耳则年届垂暮，常年坐在屋里看书和思考，坚持每一个人都学他那样刻板，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作某种形式的祈祷。扫罗并没有忽视他的宗教职责，不过他是有点过于“实际”了。

他打败亚玛力王亚甲之后，决定适当奖励军队，所以他把亚甲王的牛羊悄悄留下来，而没有按常规上交给祭司。使事情更糟的是，他没有把亚甲王杀掉，而依照当时的犹太法律，应当杀死所有俘虏。

撒母耳听到这一切之后，申斥了扫罗的这种违背耶和華意志的行为。

扫罗没有忏悔，而是多方辩解。他说，所以把牛羊留下来，为的是养肥了再杀来作祭品。撒母耳知道扫罗是不打算忏悔的，便指责他要两面派，不老实，并警告他说，这种可耻行为的后果将是不再适合当犹太人民的国王。

扫罗对此不加辩解，他回到老家基比亚去了。

不过他感到非常丢脸,不久他便有所报复。

大家都知道并深信撒母耳能预知未来,而且是一个很灵验的星相家和占卜者。扫罗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他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把所有星相家都或者杀掉或者放逐出国。

撒母耳这一边也没有闲着。他大为愤怒,着手实施他的警告。他开始寻访更合适的王位继承人,这回他决心找一个肯听老人言,不象扫罗那样独立行动的人。

他查问了几个年轻人的材料,有人向他提到一个名叫大卫的人,是住在伯利恒的耶西的儿子,路得和波阿斯^犹子。这孩子是一个羊倌,在本村以勇敢著称。有一次一头狮子攻击他的羊群,另一次一头熊攻击他的羊群,但两次都是大卫独力杀死了猛兽,救出了羊群。此外,大卫还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不但会唱而且自己学会弹竖琴,在他长日孤单放羊的时候,常常自己编词,自己作曲,自己演唱,他所创作的“诗篇”(就是那些歌词)颇为有名,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听他唱。

大家知道大卫特别受撒母耳宠爱,前程远大;各方人士都认为撒母耳所选的人非常好,实为全民族之福。

只有一个人没有分享公众对青年竖琴家的热情;他就是扫罗。

他良心不安。

撒母耳指责他留下亚甲的牛羊是违背了耶和华的训示。他知道撒母耳的指责是对的,因此他整天提心吊胆,害

怕大卫夺去他的王位，他希望能摆脱掉这个讨厌的对手。

但他能做什么呢？犹太人民正在非常慎重地观察着他和大卫两人，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十分小心。

幸而，一场新的战争帮他解脱了困境。腓力斯丁人又来了，他们重整旗鼓又威胁到扫罗领土的东部平原了。

率领腓力斯丁人的是一个名叫歌利亚的巨人，他象一所房子那么庞大，身披犹太人从未见过的巨大铠甲，每天早晚两次，趾高气扬地在双方阵地之间走来走去，问犹太人谁敢出阵跟他对打。他拿着一把七尺长剑，狠狠地挥舞着。他骂犹太人是胆小鬼，还有其他种种难听的辱骂。他还呲牙嘲笑犹太人。大家非常讨厌他。

这样一天接着一天，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谁也不敢出阵。士兵们深以自己一方害怕出战为耻，想找出一个人来为这种丢脸的状况负责。

扫罗是统帅，他应该负责；为什么他不站出来跟那腓力斯丁巨人打一仗呢？

理由很简单，他病了。他感到非常气闷，情绪很坏，整天整星期地坐在帐幕里沉思。他的将军们担心起来。扫罗看来已失去理智，他跟谁也不说话，别人问话他也不答。必须想个办法，马上就得想出办法来。

古代人已经知道音乐有治病的妙用。有人建议用大卫的美妙歌声为扫罗解忧。这个主意看来不错，于是把大卫召来。这孩子演唱得极好，扫罗感动得掉了泪，把忧虑暂时丢在一边，感到心情好得多。

即便这样，扫罗也没有离开他的帐幕，依然按兵不动，歌利亚则继续每天按时辱骂犹太人，腓力斯丁人出阵围观，捧腹大笑。

要不是大卫恰巧又来到犹太兵营，那种情景会无止境地出现。

大卫一家八兄弟，三个哥哥在军队里。犹太士兵是自带粮食自己煮来吃的。耶西这三个儿子捎信给父亲要粮食，耶西就叫大卫送一袋玉米到前方。大卫一到兵营就听到大家都在谈论那可怕的巨人，似乎他一个人就使整个犹太军队不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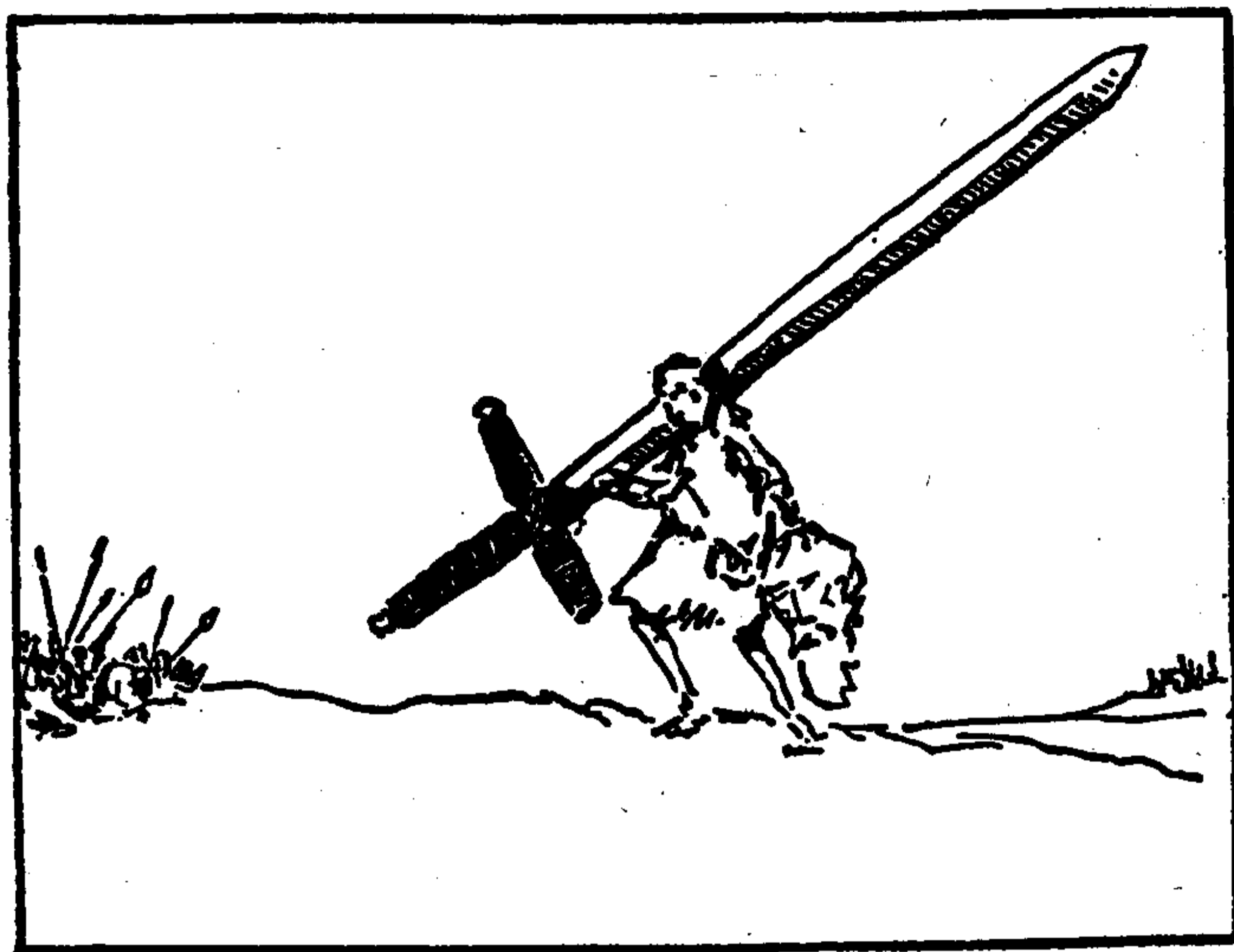
大卫不大理解为什么对一个也是会死的人那样害怕。他象大多数过孤独生活的人一样，经常想到宗教问题。他绝对相信耶和华的威力，有正义在自己一边的人肯定会得到耶和华的支持，什么人也伤害不了他。

他志愿出阵击杀敌人，无需一兵一卒相助。将士们对他说，那样做是既狂妄又愚蠢，但大卫坚持己见。大家见他如此坚决，就帮助他准备上阵，从国王而下，都把自己的铠甲拿出来给他。可大卫说用不着，他不需要剑、矛、盾之类，他只需要耶和华的道义支持。

他跑到河岸边拾了几块光亮的圆卵石，带着他的弹弓，跳出壕沟。

腓力斯丁人看到一个小孩子要跟有他两人高的巨人来斗，便唤出他们的英雄，告诉他好好教训这孩子一顿。歌利亚无需激励，挥起巨剑向大卫冲去。

大卫用弹弓把一块小卵石直接射进巨人的眼睛里，歌利亚大吃一惊，东摇西晃，终于弃剑倒地。大卫闪电般扑向



大卫带回了歌利亚的头

巨人，抓起巨人的剑，奋力一挥，割下巨人的头，带回到欢腾的士兵中间。腓力斯丁人逃跑了，大卫被欢呼为国家的救星。

有了这样一件功绩，即便是扫罗也不得不向民族英雄公开致意。他邀请大卫去访问他。但他仍然丢不开原有的疑忌，而当他的儿子约拿单跟来自伯利恒的羊倌两人一见如故，他就更加不喜欢大卫了。更糟的是，他的女儿米甲爱上了英俊的红发少年大卫。扫罗对大卫说：如果他能杀死一百个腓力斯丁人，就可以娶她。一百当然是很大一个数

目，扫罗肯定认为大卫在任务完成之前就被杀死了。

但是大卫完成了这一任务，也办成了其他一些事情，所以他娶了米甲，两位对头成为翁婿。

扫罗的老毛病——神经质以比前更严重了，医生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得再次建议听听音乐；不过，这一回的演奏却差点要了倒霉的竖琴家的命。

大卫刚奏了几个音节，扫罗忽然狂怒起来，他拿起长矛向大卫扔去，大卫跳起身来得以幸免。大卫再不想见国王了，他离开国王的帐幕跑了。

扫罗的怒气转而针对约拿单，他要杀自己的亲生儿子，但随从们拦住了他的手，才没有成功。约拿单对所发生的一切深感惶恐，觉得应该把一切都告诉大卫。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时，两位朋友亲切话别，然后大卫逃进沙漠，躲在一个名为亚杜兰的山洞里。不久，扫罗的士兵发现大卫藏身之处。不过大卫事先得讯，跑到更远的旷野去了。

沙漠生活是非常单调的，为了消磨时间，大卫写了好几首诗，〈旧约〉的“诗篇”这一卷里就录载了这些诗，本书将不予转载。“诗篇”在几百年前就已被译成完美的英语，本书如试图重译就太无意义了，何况本书只是记述犹太人民的经历，“诗篇”则与真正的历史毫不相关。但“诗篇”优美地表现了犹太民族的古老的理想。比起〈旧约〉中那些专门记录国外战争和国内动乱的纯历史书卷来，“诗篇”的内容是更美更富于哲理的。

回过头来再讲大卫。他现在遇上了他的长期曲折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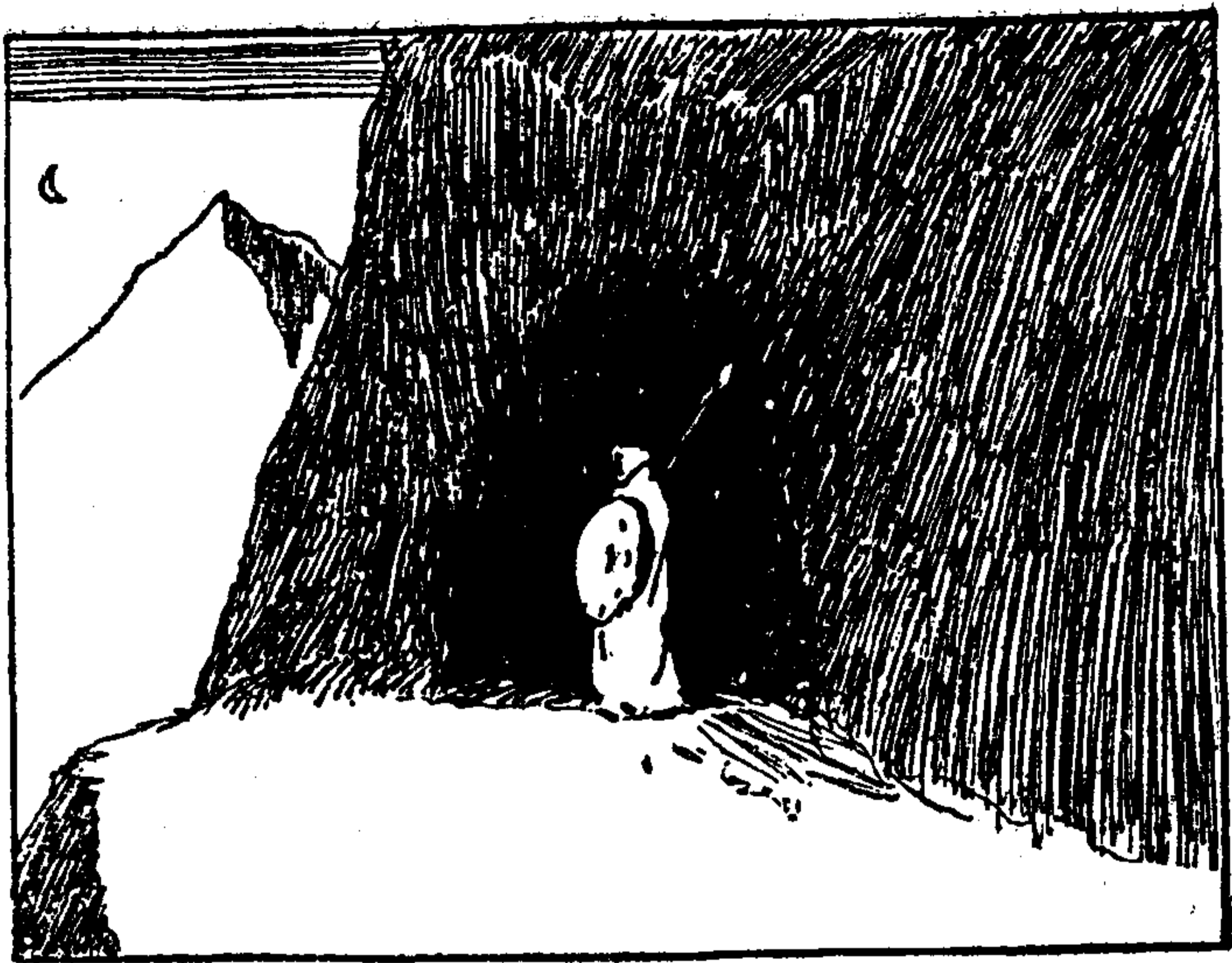
中最奇特的经历。他正处在一种非常困难和尴尬的地位。名义上来说，他是犹太人的国王，因为撒母耳在亚甲事件后已废黜了扫罗，为大卫行了涂油礼以继王位。但是人民群众跟不上这种飞快的政治变化，他们仍然含糊地承认扫罗为王，而把大卫看作是正式的候补者或王太子，任何时候可以出任摄政王的。

可惜在当时（现在也一样），实权就是百分之九十的法律。扫罗，不管他真正的名分是什么，继续住在国王的帐幕里，他周围有侍卫和随从，他是一支武装齐全、随时待命的军队的统帅。

而大卫，在法律面前不过是一个逃亡者；他住在旷野的山洞里，不能在附近任何一个城乡露面，否则即有被捕之虞。后来，大卫成为犹太人民的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了，他逃亡时期的那一段历史就有诸多掩饰之处。其实，有一段时间咱们的英雄看来只不过比土匪头子稍微强一点；另一些时候，他甚至投奔腓力斯丁人，为他们效劳。

不过，我们一定不能对大卫要求过严。大卫受了扫罗很大委屈，他对待扫罗却一直很尊敬和宽容，这是很不容易的。

用我们现代人的标准来看，扫罗完全是一个狂人，他一刻也安静不下来，总是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跑。一天，在一次穿越沙漠的旅行中，他碰上天黑，就走进一个山洞里过夜，而这正是大卫逃出来后以此为家的那座山洞。大卫看到这位不速之客进洞来，便藏起来等着。到半夜，他爬到睡熟



扫罗走进大卫的山洞

的客人那里，割下他一段衣襟。第二天早晨扫罗离开时，大卫追上去叫他的名字并把那块衣襟给他看。

“看看这个，再想想我可能干什么以及我没有干的是什么。你昨晚是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本来可以很容易地杀死你，但是我饶了你，尽管你一直在迫害我。”

扫罗当然看得出来大卫是对的，不过他象丧失了理智的疯子一样痛恨这个人，所以他虽然咕咕哝哝地表示歉意并撤回了他的士兵，他并没有邀请大卫回到宫廷去。

以后不久，撒母耳逝世，大卫和扫罗在葬礼上相会，但两人没有和好。事情就这样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扫罗的无休止的旅行中，有一次他再度处在由其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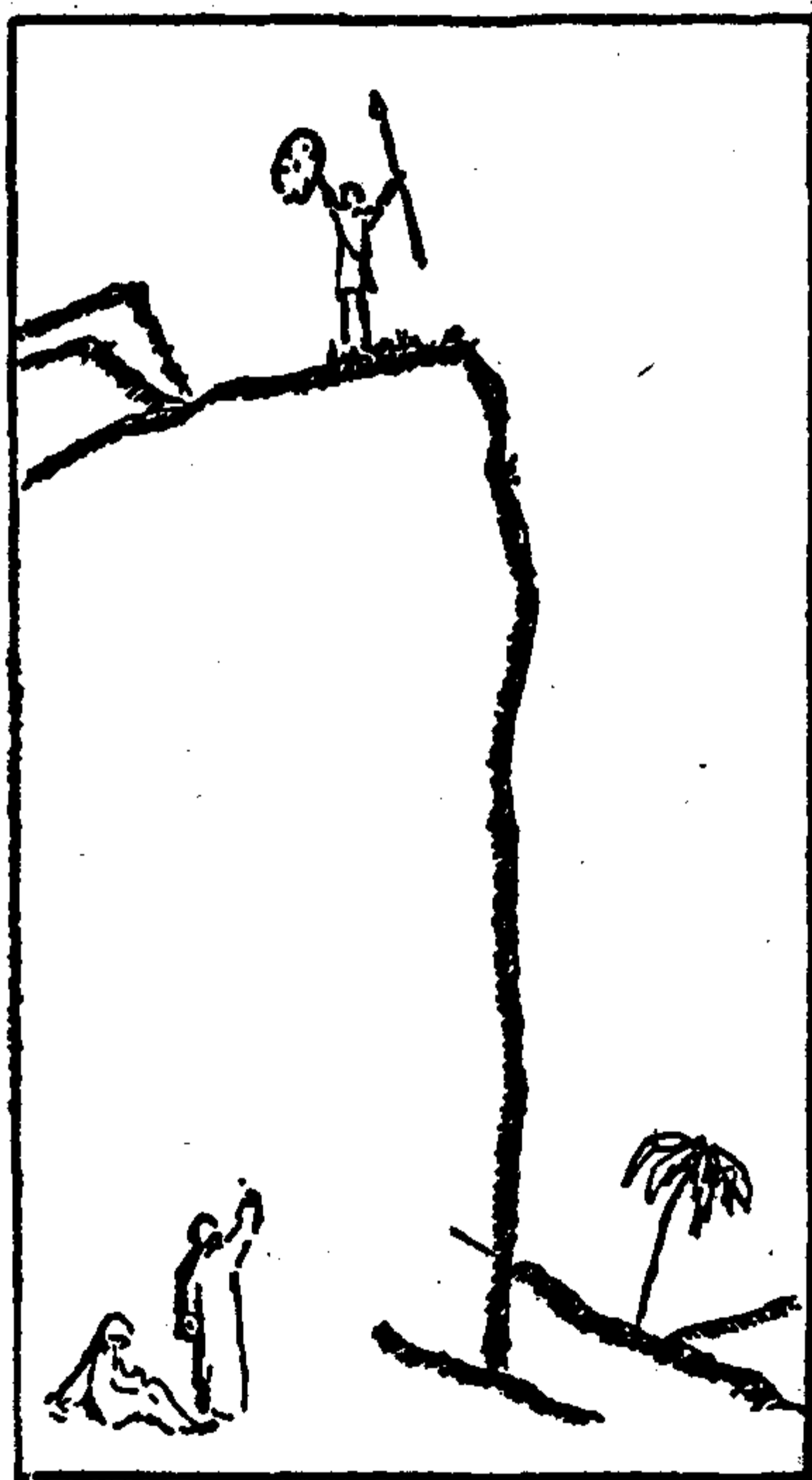
对头生杀予夺的境地。

扫罗晚年在心底里仍是一位朴实的犹太农夫，他不喜欢城市，不愿住在屋子里，只要有可能会，他就去沙漠消磨日子。有一回，他又离开村子去享受旷野的安宁。下午，天气很热，他在—块悬岩下睡着了。（这块悬岩是大卫常用来听太阳和风说话的，他把听来的神谕写在他的歌曲中。）扫罗

的表亲押尼珥元帅睡在主人身旁。

大卫是看到他们两人来的，他悄悄地从山顶上沿着陡坡爬下，来到岩石边，拿走了押尼珥的剑和矛，又回到山顶上，然后叫道：“呵，押尼珥！押尼珥！”

押尼珥被叫醒后，大卫就斥责他玩忽职守：身负保护国王之重任，竟然能让过路的陌生人偷走武器，好一个忠实的臣仆！如此等等。



大卫拿着押尼珥的矛和盾
为内心苦恼所煎熬
的扫罗，不得不承认大卫的宽宏大量，因为大卫又一次饶

了他的性命。他对大卫说，过去那样迫害他，非常抱歉，希望他回去。

大卫收拾起随身之物，回到宫廷去，可是时间不长。

扫罗的脾气越来越坏，过了几个星期就故态复萌。大卫出入宫廷，不能保证安全了。大卫诚然可以坚持自己的唯一真正行过涂油礼的犹太统治者的权利，不过他知道扫罗寿数将尽，他不想摊牌。他又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老对头。

他定居在洗革拉，这个地方位于边界，归属迦特王亚吉。他在这里的处境是远非愉快的。

大卫有一种吸引人的本领，总有一帮爱冒险的年轻小伙子愿意跟他当兵或当随从，谋求发财。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大卫有一段时期在旷野中聚集了不下四百名志愿兵。这个数目现在听起来不算很大，因为我们已习惯于百万大军，但在公元前第 11 世纪，四百人就是一支强大的军队了。大卫成为差不多整个省的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有关他的奇迹异行的故事流传至今。

大卫似乎成为邻近地区农民的一种不清自来的私人保镖，保护他们免受盗贼之害。我们知道至少有那么一件事：迦密地方的一家富户名叫拿八，拒付保护费，大卫大怒，集合了全部人马，准备把拿八全族杀光。拿八的妻子亚比该急忙带了礼物去见大卫，劝这位击败腓力斯丁人的伟大战士息怒，说了许多好话。亚比该回到家来，恰巧拿八大醉未醒，她未能把事情经过告诉他，到第二天早上才把这场刚刚

幸免的临头大祸告诉给拿八，他听了一惊成疾，十天后死去，亚比该遂成寡妇。

和亚比该的短暂会晤，给了大卫很深印象，他听到她丈夫的死讯，便向她求婚，她接受了。他对米甲（扫罗的女儿）早已厌倦，把她送给了住在迦琳村的一个朋友，然后便娶了亚比该，把她带到希伯伦，在那儿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利押。

这桩新的婚姻，丝毫也解决不了大卫的其他困难。他仍然有对他忠心耿耿的一帮人，但是保镖业务很少，收入难敷支出。最后，这个在几年前还被腓力斯丁人视为瘟神的人，几乎被迫为腓力斯丁人卖命。

事情是这样的：他的东道主亚吉王，忽然通知他说，腓力斯丁人将同犹太人交战，他亚吉与腓力斯丁人订有盟约，将去助战，既然大卫已接受他的款待，希望大卫也出兵助战（即站在大卫本国的敌人腓力斯丁人一边）。

大卫苦思无计，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亚吉，尽量拖时间也拖不出个名堂，最后还是把队伍开到腓力斯丁人的兵营去。幸好腓力斯丁人的统领认为让这样一支队伍助战很不可靠，悄悄地准许大卫回洗革拉，没有麻烦他。

等他回到洗革拉，发现亚玛力人趁他不在时抢劫了这个村子；他跟踪追击，打败他们，把他们都杀了（只留下四百人），然后回去过太平日子。

腓力斯丁人按原计划发动了战争。其结局大出意料之外。

当扫罗得到新的入侵即将来临的消息时，他陷入了深不可测的意气消沉之中，感到末日降临。他对自己以及全家的前途感到绝望，便想求教于巫人。但是所有的术士已经或则死去或则出走，他们都是被扫罗自己的诏令赶走的。最后，有人告诉国王说，在隐多珥有一个女巫，扫罗便半夜去访问这位女巫（他不敢在白天去，怕别人看见）。

女巫起初不敢接待他，她知道行巫要受严惩，不肯开门。扫罗一再保证不惩办她，并答应她如能使他跟一个死去多年的人的阴魂会晤，就给他重赏。女巫问他要跟谁会晤，扫罗答道要跟老主人撒母耳会晤。

于是从地面上升起一个身穿黑长袍的老人的阴影，这就是撒母耳的阴魂。

活着的国王扫罗和死去的士师撒母耳面对面交谈。撒母耳告诉扫罗：他将在腓力斯丁人手下遇到可怕命运。

撒母耳的话才落音，扫罗就晕过去了。

但是这个老边疆战士有一个勇敢的灵魂！

第二天一早，扫罗向腓力斯丁人发起攻击。不到中午，他的军队被全歼，他的儿子约拿单、麦基舒亚和亚比拿达都被杀死，扫罗本人则用自己的剑穿胸而死。他记得参孙是怎么死的，宁愿自杀也不落入敌人手中。

腓力斯丁人找到了他的尸体，割下首级传示全国，以图激起人民欢呼胜利的高潮。他们把盾、矛和铠甲送到异教的亚斯他录庙里和从其他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一起陈列，又把扫罗和三位王子的尸身钉在伯珊的城墙上。基列雅比的

居民听到这一消息，便决定救回那曾经为他们解除围城之厄运者的尸身；他们在黑夜潜入伯珊，取回国王和他三个儿子的尸身，秘密埋葬在本村神圣的桤柳树下。



埋葬扫罗

有关这一令人震惊的民族悲剧的消息，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传给大卫的。有一个腓力斯丁人，以为把扫罗的死讯带给大卫，会得到这位新国王的欢心，就骑着快马奔驰到洗革拉。他把扫罗和他的几个儿子一齐被杀的经过描述

了一番，并谎称：“我在基列波山附近突然撞到他们，我把他们都杀了，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你的仇人。”

他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奖赏。

大卫下令把此人吊死，然后深切地悼念已故君主扫罗和他最亲密的朋友约拿单。

如往常一样，他用音乐和诗歌去寄托哀思；他写了一首哀歌，开头两句是：“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全文载于《旧约》“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

接着他又禁食一段时间。他如此这般地表达了自己的悼念之情，让国人都知道他的深切悲痛。然后他着手接受王位。

他问耶和华，应该先去哪里；耶和华指示他到希伯伦山。在那里，犹太部落全体成员迎接了他们的新君主，大卫正式行了涂油礼以继扫罗之位。大卫为王近四十年，统治着大部分犹太领土。

他是一个行政能力很强的人，否则他就不可能承担近乎绝望的事业。

首先，有腓力斯丁人的问题；犹太人打了几百年仗都不能摆脱这个长存的威胁。有好几次，腓力斯丁人的力量看来是从此完蛋了，但过不了几年，他们又出来惹麻烦了。他们善于打仗，两军相遇，总是他们打赢。所以直到犹太国灭亡之前，犹太人每年都被迫向这个可恨的邻国进贡。

其次，比前一个问题更不好办，大卫必须去应付犹太各部落内部没完没了的纠纷。各宗族互相妒忌，完全是小家脾气。

他们没有国王要国王，有了国王又讨厌国王的权力。

即便是大卫这样的有巨大威信者，在处理一名犯法的著名军官时，也不能做到没有偏见和坚持原则。例如，他自己的侄儿约押杀死了押尼珥（扫罗的爱将），大卫不敢处死约押，只是厚葬押尼珥就算了事。约押从未绳之以法，大卫以后将为这一天没有处死他而后悔。

他慢慢地，一步步地依靠自己的全部智慧和不屈意志，使自己成为独裁君主。

时过不久，扫罗的一个儿子的部属杀死了主人，大卫坚决处置了他们。他吊死凶手，并宣布今后谁再犯法杀人，概

同此例。

这就终于使犹太人深深懂得必须对耶和华有恐惧之心。接着大卫采取进一步的于新王国大有裨益的措施。

他把首都迁到位于从非洲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交通要道之上的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建造宫殿。这件事办完后，他开始计划建造一座圣殿以替代圣幕。

自从无人驾驭的牛在那难忘的一天把约柜从腓力斯丁人那里拉回来之后，这座圣物就一直立在基列耶琳村的亚比拿达家；现在应该把它立在新首都的一个合适地方了。对沙漠的漂泊者来说，圣幕就够了，可是现在犹太人已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提供一座真正的圣殿，人们感到建造这样一座建筑物是全国的责任。

第一步先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大卫带领大军东行去迎接约柜。祭司把它装上车，亚比拿达的一个儿子名叫乌撒的驾车。车子陷入一道车辙中，牛失前蹄，约柜倾斜，乌撒下意识地伸手去扶住约柜，免得它倒下来。

他立刻被击杀。因为根据古犹太律例，世俗人无权触摸约柜，只有祭司才能。

大卫率领的迎圣行列停止前进。乌撒被埋葬，约柜被运到迦特人俄别以东家里，在那里立了三个月。然后大卫带领全部人马回去，约柜再一次被搬上车，这一回是安全抵达耶路撒冷，立在一个新的圣幕里。以后所罗门（大卫的继承者）把它改建为著名的圣殿。从此，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国家的首都，而且成为所有自称是亚伯拉罕后裔者的宗教

中心。巴勒斯坦还有其他圣地，但都赶不上耶路撒冷这座祭堂的宏伟壮观。

一向垄断犹太祭司职务的利未家族，是聪明人。为了不容对手并存，他们坚决拥护国王；国王也就照顾他们，下令关闭全国所有其他祭堂，朝拜者都得到首都来。

大卫处理完宗教生活方面的事，就把注意力转到军事性质的事务上来。

首先，他圈定王国的边界。

其次，他狠狠打击亚扪人，使他们不再骚扰犹太人。

第三，他同腓力斯丁人协议停战，得到了和平。

从世俗观点来看，大卫的王国有很大成就。但是，站在全国之首的那个人就不怎么妙了。他的高位所赋予他的无限权力，使他骄纵无度。

跟撒母耳一样，大卫在很多方面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他仁慈、英明、和气，即使对敌人也是如此。他对待扫罗的唯一活下来的孙子（他的亲密朋友约拿单的儿子）非常宽容，把这个双腿俱瘸的可怜孩子收为养子，跟他一起住在耶路撒冷的宫殿里，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但是牵涉到他个人的情欲，大卫就跟他的臣民中最坏的家伙一样无耻和残忍。

一天黄昏，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乘凉（犹太人夏天都有此习惯），看到远处一个女人，容貌漂亮，就说要娶她为妻。但是一打听，才知道她已经嫁给一个赫人名叫乌利亚的为妻。乌利亚是约押部下的一名军官，正在前线服役。（约押

就是暗害了押尼珥却未被惩办的那一位统领。)

大卫本来应该把那女人忘掉,可他不这么做。相反的,他却把她丈夫请来王宫,殷勤款待,赐以礼物,然后打发他回部队,要他带了一封信给约押。大卫在信中告诉约押把乌利亚放在最前线,使他容易被敌人杀死。

约押本来就是一个坏蛋,干这么一件冷酷谋杀,正是合适人物。他不去警告乌利亚,相反的,却奉承了乌利亚几句,说因为他勇敢善战,所以才把他放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乌利亚全信无疑,高高兴兴地当了先锋官。

进攻一开始,大卫的计划就具体入微地执行了:乌利亚向前冲锋,约押一声令下,所有士兵都后撤,只留下乌利亚一人,遂被敌人杀死。他的妻子拔示巴成为寡妇,不久就嫁给了大卫。

不过,大卫犯了错误,他以为耶路撒冷的人民不会知道他干的坏事。

前线的士兵(他们常常知道好多事情)把事情告诉了亲属;国家小,消息传得快,不久所有犹太人民都知道,国王觊觎有夫之妇,先杀其夫,再占其妇。

当然,国王总是国王,到这时候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大卫不会做错事。其他人则怕讲出真话会被捕坐牢甚至处死。

本章开头几页所说的犹太人的历史上的伟大时刻之一出现了:当所有犹太人缄默的时候,民族的良知说话了。

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王的宫廷,说他刚刚听到一个小故事,希望大卫能听一听。大卫要他说下去,拿单便说道:

“从前有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互为邻居。富人有很多羊，穷人只有一只小山羊，穷人非常爱他的小羊，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自己吃什么，也给小羊吃什么，天冷了就把小羊抱在怀里，不让它挨冻。有一天，富人要招待客人，本来可以杀他自己的一只羊，可却去偷穷邻居的小羊来招待客人。”

大卫听了这个，非常愤怒，他对拿单说，这是他所知道的最不象话的罪行，一定要严办——丢了羊的穷人要得到七倍赔偿，犯罪的坏蛋要立即处死。

于是先知拿单站起来说：“王啊，你就是那种人。是你杀了乌利亚，因为你要他的妻子。所以耶和华将降灾于你和你的家庭，你同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必将暴死，来为他的父母赎罪。”

大卫既害怕又悔恨，过几天他的幼子病倒了，预言实现了一半；大卫把尘土撒在自己头上，向耶和华俯首忏悔，七天七夜不吃不喝，第八天孩子死了，拿单的预言全部实现了。

从此大卫认为是自己杀了亲生儿子，他向耶和华忏悔说自己对待乌利亚是完全错了，愿意苦行赎罪，他祈祷并恳求饶恕他。这一切悲痛的表现，显然感动了耶和华，所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大卫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

以后不久，拔示巴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所罗门。大卫大喜，答应将排除其他孩子而指定此儿为继承者。

这对王位的其他合法继承者——押沙龙和亚多尼

雅——当然不是好消息。亚多尼雅劲头不很大，对所发生的事情不大关心；押沙龙则是一个肆无忌惮的青年，他阴谋反对父亲。

他不顾一切地去笼络耶路撒冷人民。他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长长的金黄色头发一直披到肩头。他走到哪里就有一群人围着他。他喜欢扮作穷人的保护者来反对富人的压迫。由于大卫日益专制，赋税日益增长，忍冤受苦的人很不少，他们都渴望能在这个突然失去继承权的王子面前申冤诉苦。

这样煽动了四年，押沙龙认为追随他的人已为数不少，便借口到希伯伦去向耶和华还愿而离开耶路撒冷，实际上则是要起兵反对他的父亲。

这对大卫是一个沉重打击。

他疼爱押沙龙胜过其他孩子，他也一直认为自己对押沙龙不太公平，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自己的亲骨肉打仗。所以他便离开王宫，渡约旦河，住到玛哈念村去。

由于他的出走，跟着就是一个时期的内战。在大卫面临失败和屈辱的时刻，人们想起了大卫曾经杀死歌利亚，他是一个受人赞扬的反抗腓力斯丁人的领袖，而忘记了他是一个霸占别人老婆的国王。人们以最大程度的忠诚团结在国王周围。

于是整个国家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支持大卫，另一部分则忠诚于押沙龙。站在国王一边的是多数。

在约旦河之东的以法莲森林里打了一仗。出战之前，

大卫要求部下善待押沙龙。自从押沙龙可耻叛变以来，大卫嘴上不说，实际上是很关心这孩子的。

国王的部队跟他儿子的部队打了一整天，双方伤亡惨重，到傍晚国王的部队占了上风，押沙龙被迫后撤。

押沙龙骑着驴子飞快地跑，他的长头发忽然被一根粗树枝缠住，他所骑的牲口受惊后跑了，押沙龙被吊在半空中。



押沙龙之死

大卫部下的一个士兵看到了，他知道国王曾经要求宽待押沙龙，所以没有杀他，而是跑回去报告约押。约押这个坏蛋就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了，他带了三根长矛跑到押沙龙动弹不得地挂在半空中的地方，杀死了他，把尸体扔在橡树下的一个坑里。约押派一名黑奴去向大卫报告。黑人到国王的营帐，兴奋地报告了敌人已击败、押沙龙已被杀的消息。但大卫并不高兴，他伤心极了。

他想起了自己的罪过以及先知拿单的诅咒。他是得胜

了，叛乱的各个部落纷纷求和，但是可怜的押沙龙再也回不来了。大卫在宫廷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来回哀号他的儿子。

接着又是一系列的不幸。国王日益衰老，寿数将尽，他已不能领兵打仗，可是腓力斯丁人又入侵了。然后亚多尼雅（押沙龙的弟弟）叛变了。

这就提醒了大卫去办最后一件大事：下令给所罗门加冕为犹太王。

亚多尼雅知道所罗门比他精明得多，便向弟弟求和，弟弟宽恕了他。

大卫没有注意这件事，他坐在宫里的一个黑暗角落，喃喃自语地怀念儿子押沙龙。

仁慈的死神结束了大卫的痛苦。自从他违反了摩西和约书亚传下来的上帝戒律，他一直得不到安宁，现在他可以安息了。

所罗门当了犹太王。同第一批先驱者离开乌尔这块沙漠地，去定居在大河（那时候在亚洲西部通称幼发拉底河为大河）对岸的山区，和平原地带时相比，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当亚伯拉罕要招待客人时，他告诉奴仆杀一只羊。所罗门的生活水平就不同了，他每天的伙食供应如下：三十歌珥^①面粉，六十歌珥玉米粉，十头肥公牛，二十头瘦公牛，几

^① 歌珥为古代希伯来人使用的容量单位，一歌珥相当于现今的 235 公升左右。

十只鹿、獐、鸡及其他野味。

当亚伯拉罕迁入新领地，他只搭一个简单的帐篷，睡在几块旧地毯上。而所罗门就得化二十年建造新宫殿，用纯正金盘吃饭。

这些事听起来有趣，可是要花费很多钱。好几百年以后，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他们在写历史的时候喜欢夸耀所罗门时代的荣耀；据他们说，所罗门是在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全部领土的无可争议的主人。

但是这位万能君王的臣民们却不那么热情拥护他，而是——说老实话——经常处于反叛的边缘。因为他们必须为一切公共工程义务劳动，必须交纳年税以维修王宫、圣殿、米罗的阶梯城堡、耶路撒冷城墙以及所罗门所重建和加固的三座新的边界城市。

幸亏所罗门是一个狡猾的人，他把宫廷开支限止在一定范围之内。他跟约瑟以及其他几位犹太伟大领袖一样，很善于在睡梦中遇见圣灵。他即位不久曾梦到耶和华问他最希望要的礼物是什么，他回答说要智慧。古希伯来语的“智慧”一词既可译作“智慧”也可译作“狡猾”。所罗门是两者兼而有之。他非常精明，毫不鲁莽。

他既是犹太王，同时也是大法官。第一批送到他那里去的案件中有一件是关于两个妇女夺一名婴儿的案子。所罗门命令侍卫把婴儿一劈为二分给两个女人；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的，真正的母亲恳求侍卫不要杀死婴儿，她说：“宁愿让那个假母亲得到孩子，也不能让孩子这样惨死。”

这一类敏锐的裁决，使群众非常高兴。所罗门很得人心，即便是他晚年所干的一些蠢事也没能完全抵消臣民对他的热爱。所以他从公元前 943 年到公元前 903 年，统治了四十年。

在所有这些年里，他花钱如水。

首先，他建造了王宫。这是一座巨大建筑，有许多殿堂和庭院，都通向圣殿。在高高的围墙之内，有一所库房，国王就在那儿接见臣民和审理案件。有许多宽广的殿室，供国王陛下和他所有的侍从居住。还有一所后宫，妃嫔们住在那里，远离好奇的众民视线之外。每一所房子都用石块砌成，再饰以香柏木。整座王宫用了二十年才建成。

然后是圣殿。古代的庙堂当然大不相同于现代的教堂，那是人们来向众神（在这里所讲的圣殿，是向名叫耶和華的唯一上帝）奉献祭物的神圣地方，没有人在那里讲道，祭祀者整天来来往往。这座建筑物不需要很大，所罗门的圣殿只有九十五英尺长、三十英尺宽，象现在一般的乡村教堂那么大小。然而这座建筑物还是耗资巨万。犹太人大多是农夫和商人，很少工匠，所需的石匠、木匠和铁匠，都得从国外请来，大多数来自腓尼基（三千年前的世界最大商业中心）。

今天，推罗和西顿是可怜的小小渔村，但在所罗门时代，这两个地方却是使来自闭塞的犹太国家的游客大为惊叹的海港，就象今天从（美国）草原腹地的小市镇来到纽约的人对纽约惊愕不止一样。

大卫已经和推罗的统治者签订了条约，现在所罗门又

同西顿的国王缔结了同盟。犹太君主每年向西顿提供谷物，西顿国王希兰则提供一定数量的船只给犹太国使用，并答应派遣所需的工匠去帮助建造圣殿。

所罗门所租用的船只航行到地中海的所有港口，一直远航到西班牙的他施(罗马人名为他特索)。这些船运载了所罗门建造圣殿所需的黄金、宝石和珍贵木材。

但是地中海周围的地方太小，所能提供的货物不能满足这位伟大君主的需要。他决定和印度通商。他聘请腓尼基造船师傅到红海东部的亚喀巴湾，在以旬迦别市镇附近建造了一座船坞(六百年前当犹太人还在沙漠中飘泊的时候，曾经到过以旬迦别)。他们建造的船航行到俄斐(位于非洲东海岸或印度西海岸)，载回了檀香木、象牙和香料，再由商队运到耶路撒冷。

和金字塔(当时已经屹立将近三千年)以及提伯斯、孟菲斯、尼尼微和巴比伦的庙堂相比，所罗门的圣殿并不是一座十分惊人的建筑；但在西亚许多闪族小部落中，实行这样雄心勃勃的建筑计划的，犹太人是第一个。就连示巴(阿拉伯半岛上的著名黄金产地)的阔绰女王，也为好奇心所驱而到她的北方邻邦的新首都来，正式访问了所罗门，对他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

可惜关于圣殿，没有任何外国的记载，《旧约》“列王记”有详细的描述，但那是几百年以后写的，那时候一般认为圣殿耗费了十万零八千他连得^①的黄金和一百零一万七千他

^① 古希伯来重量单位，一他连得约等于三十公斤。

连得的白银，看来这数字是有些夸张的。原建筑物连一块石头也没有留下来，圣殿原址已埋在离地面一百二十英尺以下，现在很难得出正确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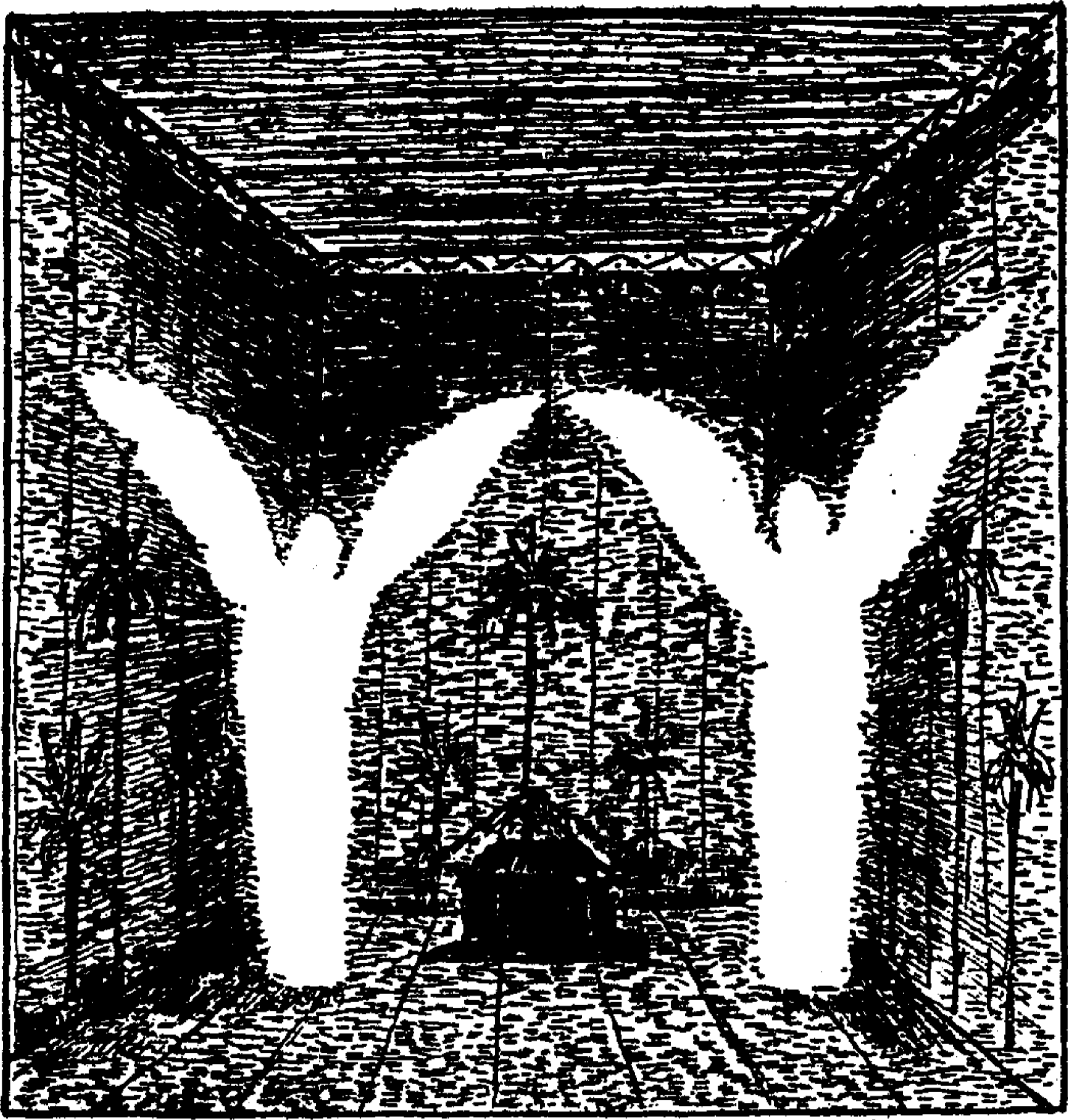
根据多少世纪以来的传闻，我们知道是在摩利亚山^①原耶布斯人亚劳纳的园地上逐年建造了一组复杂的建筑物，这是在犹太人出埃及后四百八十年（《旧约》中第一个明确点明的年代）开始建造，四百八十七年竣工的。所有的准备工作如凿刻石块和锯刨木材，都是在远离摩利亚山的地方完成的，这样，真正的建造工程开始后，喧闹的声音就减到最低限度了。

那时的犹太人很少住石头房子，他们不喜欢光秃秃的墙面，所以所罗门把圣殿所有的地面、墙壁和顶棚都镶上杉柏木板，再铺上金箔。

圣殿的中心——“至圣所”——是一个正方形小房间，长宽高都是三十英尺。房里站着两个木雕的天使，在其伸展的翅膀下，安放约柜。这个普遍的木匣随着犹太人漂泊了将近六百年，内放两块石板，当年耶和华在西奈山的云雾中显灵于摩西面前时，就是在这两块石板上刻下了神圣约法的。

小屋之内肃穆异常。每年一次大祭司在赎罪日那一天才能走近圣灵之前。那一天，大祭司脱下官服，穿一身白布衣服，一手拿着香炉，内置几块炭以备祭坛之用，另一手拿着一个金碗，内盛祭祀用的牛血。他把牛血洒在地上，表示

^① 耶路撒冷的一座小山，圣殿即筑于此。



至 圣 所

赎罪。然后他就退出，饰以香花和棕榈树图案的包金的大门就关上，只有肃穆的雕像伸展翅膀警卫着约柜。

同“至圣所”用杉木板隔开的是神堂，这儿是圣殿真正繁忙的地方，香坛就立在这里。教律规定祭祀者应将牲畜的血洒在香坛之前，所以这里从早到晚充斥着人畜的喧闹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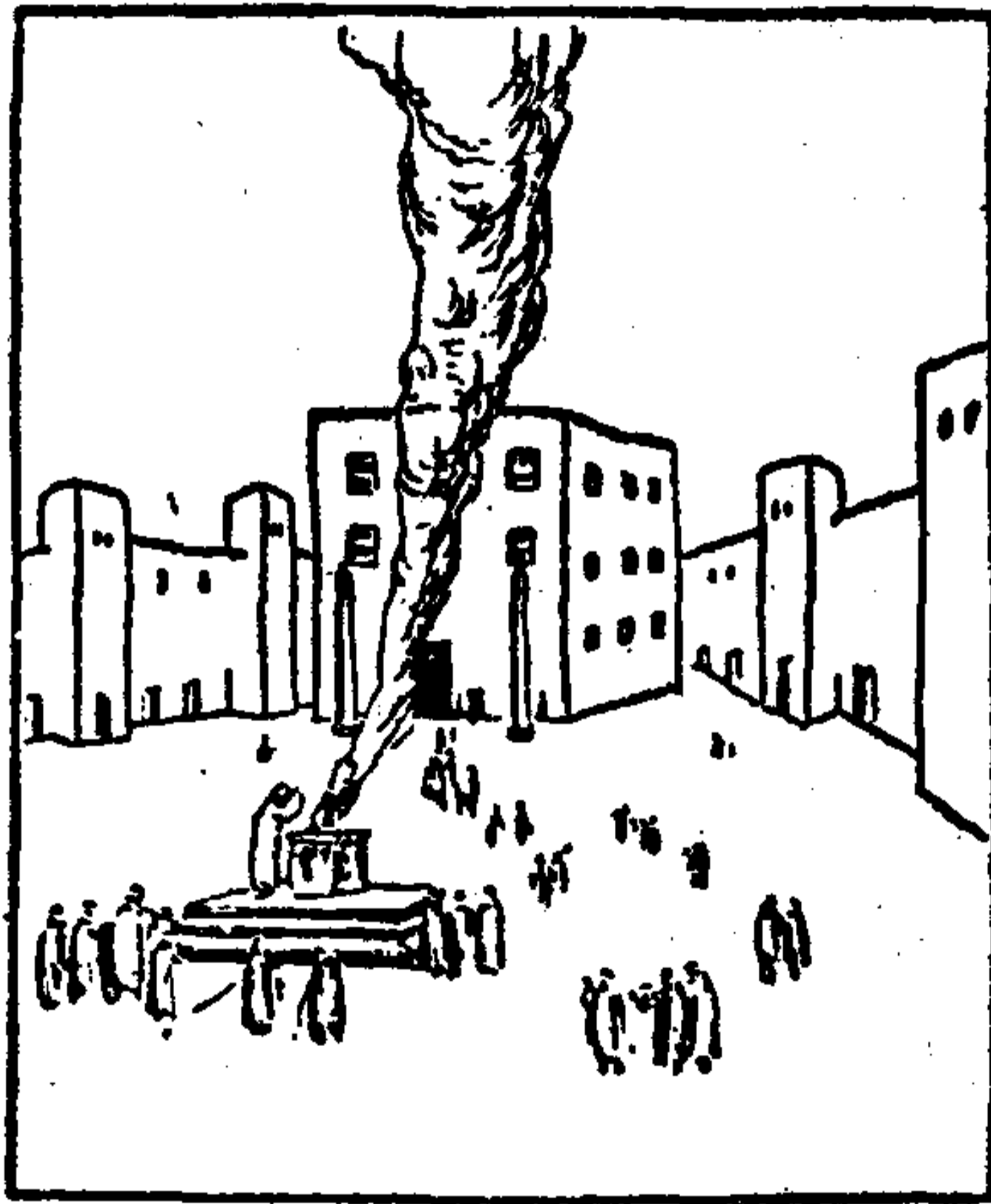
关于祭祀的犹太教律是错综复杂的。祭司们从祭祀中捞取大量钱财，他们经常改变原来摩西所制定的规则。每

一种罪恶和罪行都有其特殊的祭祀形式。

很穷的人可以用没有发酵的饼或者烤过的谷物作祭品，其他有财力的人就得买一头牛或一只绵羊或一只山羊，带到圣殿来交给祭司作进一步处理。

为方便起见，圣殿入口处附近就有牲畜出售，因此整天都是喧闹的牛羊咩咩和哞哞的叫声。起先，带祭品来的都是自己亲手杀，后来慢慢地就由祭司代杀，祭祀就大大失去其人情味了。

先把牲畜杀死并切成块，把血涂在香坛上或倒在香坛前。其余的肉(或一块肥肉)就放在祭坛上用炭火烤。祭坛



烧祭品的露天祭坛

是铜制的，立在圣殿外面的“祭司广场”上，这样，炊烟就可以袅袅直上天堂。祭祀完毕所剩下的肉就由祭祀者吃掉或者送给祭司。祭司和他们的家属方便地住在圣殿旁边的三排房子里。

圣殿竣工并向信徒开放之时，所罗门为这座神圣的建筑物举行了

盛大隆重的庆祝。他邀请了犹太各界领袖到耶路撒冷来，然后跟他们一起从耶路撒冷步行到锡安去迎奉约柜。

锡安是原耶路撒冷村所在的一座山名，山上建有耶布斯人的堡垒。耶布斯人是迦南之地的土著居民，他们的国王为约书亚所杀，但他们几个世纪来一直保持独立。最后是大卫占领了锡安，改名为大卫城，并以此作为未来首都的中心。大卫从基列耶琳把约柜取回来，放在旧王宫之内的一座临时搭建的圣幕内。祭司们就是从那里把约柜迎奉回来，最后安放在“至圣所”。

约柜安置完毕，云雾弥漫圣殿，表示耶和华之灵来到了。所罗门跪下为其人民祈祷，一团火从天而降，烧着了祭坛上的祭品，国王及其臣民们知道耶和华对新居是十分满意的。

随后的宴会持续了两个星期，所罗门屠宰了两万两千头公牛和十二万只羊，其他人也尽力献出祭品。

所有这一切，使犹太人之王的名声大振。

有史以来第一次，他的国家吸引了各国的注意。许多国家的人士前来访问，贸易比以前更兴旺，许多犹太商人在埃及各城市，在地中海沿岸以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岸各城市，设立了自己的办事处。

这是一个伟大的繁荣时代的开始。

但是有钱未必是好事。所罗门现在很少离开王宫，他加强了警卫，他是第一个拥有一支独立骑兵团的犹太统治者。到晚年，他完全不理国事。他不再把自己看成是简朴的牧羊人诸部落的国王，而认为是一个强大的东方国家的不容争议的统治者。

他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娶了几个更强大的邻国的女儿为妻。每一位妃嫔，不论是埃及人、摩押人、赫人、以东人、亚扪人或腓尼基人，当然都保持了她本国的宗教信仰，因此在王宫的围墙之内，立有繁殖女神、太阳神以及亚非其他异教神的祭坛。有时候为了取悦于一位宠妃，所罗门允许她建造一座她自己的小小神庙，以便她能够象童年时代在尼罗河流域或亚兰的山区里那样地祭祀自己的神。

由此可见，这位国王是一位具有博大和开放观点的人。不过，这却不能增加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因为群众只信仰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他们为了建成圣殿而受奴役和劳动，备尝艰辛；而如今偏偏是他们的国王丢弃了耶和华之殿，去坐在那些不光彩的异教神堂里。

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不满。

这激起了反叛的精神，一等到所罗门寿终正寝，就会爆发公开的叛乱。

关于他的晚年，我们所知极少，据说在“所罗门记”中有详细记载，可惜此书已失。

所罗门寿终正寝，葬于大卫城其祖先的陵园内。

他本来可以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奠定基础，但是他个人的爱好奢华，以及他对宗教的淡漠，使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他死后不久，风暴就起来了。

第十二章 内 战

一个英明领袖本可以使这个国家不至于重复所有帝国的分裂命运，但是所罗门的继承者懒惰、无知、听信奸佞，迫使北方十个部落叛变而建立新的以色列国，推举自己的国王。南方则仍然忠于合法君主，国名叫犹大，首都是耶路撒冷。

继其父之位的罗波安，是所罗门和亚扪女子拿玛的儿子。他呆笨，无知，心胸狭窄。他即位后，国家多灾多难，以色列人民最后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小国。但把这些都怪在他身上，那是不很公平的。

除开对国王的普遍不满之外，还有其他原因。

从犹太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存在犹大部落（居住在亚割谷南边）和以色列部落（居住在亚割谷北边）之间的互相妒忌和恶感。

要想追究这种古代争端的来龙去脉是很困难的。《旧约》的头十一卷（犹太人的初期历史的唯一资料）包含了很多传说，很少确切的历史。写这些编年史的人往往带着个

人偏见去证明自己喜爱的观点，经常夹杂一些与犹太民族的真正历史毫不相干的无聊的传闻。

而且，在那几百年里，犹太人占据的领土不断转换人手，许多原来的居民或者被杀，或者接受犹太人的统治甚至信奉犹太宗教。但是，这里或那里总有几个村子或小城市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因此，很不可能确定巴勒斯坦是在什么时候真正成为肯定无疑的犹太人的国土。

还有一个“犹大”和“以色列”的称呼问题。这两个名词在《旧约》各卷中是经常出现的，而且使用得很不正规。在“约书亚记”、“士师记”和“列王记”中，当提到“以色列”或“犹大”时，实际所指的是“从迦南人、亚扪人和耶布西人手中赢得的一切领土”。有时候更随便把“以色列”称做“犹大”，或把“犹大”称做“以色列”。

两千年前的犹太学者使用“犹大”和“以色列”这两个名词时，已经是指非常明确的地区了。不过有关那些地区的资料已经埋藏在两千年来大批的历史垃圾堆里了，我们很不容易确定当时的“城”和“河”何所指。《旧约》中的先知们常常很简单地说“河对岸的人摧毁了这个城。”很可能“河对岸的人”是指住在幼发拉底河彼岸的巴比伦人，而“这个城”十之八九是指耶路撒冷城。

以色列地区的人(雅各的直系后裔)是不是比犹大地区的人(他们自称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和阿杜兰村的一位土著妇女的后裔)更加干练？我们不知道。

以色列人所以与犹太人不同，是不是因为前者住在北方广袤平原的村落和城市里，而后者则住在岩石嶙峋的山丘中，他们的牧羊部落族长制的习惯比前者保留得更久，我们也不能肯定。

但是有一件事实可以肯定：犹太人民的几乎所有领袖从约书亚和基甸到撒母耳和扫罗，一直到“施洗者约翰”和耶稣，都是在北方出生的。而南方，除了大卫这唯一例外，几乎没有产生过一个有名望的人。

大卫一旦躲过了扫罗的狂怒（扫罗或许因为其对头是“南方人”而有成见）并成为犹太王之后，推行了非常英明的调和政策。他出于消除北方人的偏见的急切愿望，甚至甘冒本部落人士的敌意。他的王国是以温和妥协为坚实基础的，所以即使在国王本人年老不能领兵打仗的时候，也能度过叛乱的风暴。

所罗门在他统治的前半期，也试图推行同样的政策。不过，他没有大卫那样认真和宽容；凡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都被无情迫害和处死。

在对外政治方面，所罗门比他父亲的成就要大。通过一系列取胜了的战争（均由他的将领们指挥，国王本人与艰苦的军营生活无缘），他保卫了边界，为臣民赢得了和平与繁荣。因此在很短时期内，他除了在南方早就得了人心以外，在北方也很得人心。然而，等他到了中年，他开始犯一系列错误，最后导致帝国覆灭，有如下文所述。

可能是出于战略的考虑，耶路撒冷被指定为首都。以

色列人当然希望把王宫和圣殿建在自己的北方领土上，但他们还是落落大方地接受所罗门的决定，情愿走几百里路去祭祀耶和华。

于是所罗门开始大兴土木。

当然，其他君主也有因为醉心于宏伟建筑而使臣民陷入破产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象以色列的犹大那样被“温和的君主”把金银搜括得光光的。

以色列人起初并不反对，他们觉得是在为耶和华的荣耀而工作，愿意承担巨大牺牲。但是当耶路撒冷被变为华丽的蛮夷之都，国王本人把宫廷收入浪费在为摩洛、基抹以及其他十多个异教神修建神庙时^①，群众的不满之声喃喃可闻了。

等到他们实际上已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甚至已沦为奴隶，而所罗门还在打算用船从俄斐运出金子从他施运出银子，他们就威胁着要叛变了。

在他们拿起武器之前，有一位先知已经吐露了全国的怨气。

所罗门的官员中有一个名叫尼八的人(属以法莲部落)，他有一个儿子叫耶罗波安，在圣殿工地上当监工。有一天在上工去的路上，他遇见从示罗来耶路撒冷的先知亚希雅。先知身上穿了一件新衣裳，这是怪事，因为先知一般

^① 据《旧约》“列王记上”，所罗门有妃七百、嫔三百，大都是信奉异教的外国女子。摩洛是亚扪人的神，基抹是摩押人的神。

都很穷，只穿破旧的骆驼毛衬衣。亚希雅看到耶罗波安，就脱下他那漂亮衣服，撕成十二片，把十片交给耶罗波安。这就是预示耶和華将使耶罗波安成为十个以色列部落的统治者。

所罗门手下有一帮特务，所以他得到有关此事的报告，下令处死耶罗波安。耶路撒冷这个小地方，消息传得快，耶罗波安闻警逃到埃及，第二十二个王朝的法老示撒庇护了他。

示撒是个精明的政治家，在自己的边界东面有一个强大的犹太人的帝国，他当然深感不安。他无疑地希望在所罗门一旦逝世时，能利用耶罗波安去争夺犹太王位。

事情正是这样：法老一听到罗波安已继其父之位，就资助耶罗波安回耶路撒冷去竞争王位。犹太国家采用世袭君主制已历两代了，但过去士师时代遗留下来的某种“选举”形式还存在，所以国王死后，各部落要开会“选举”新国王。

各地代表聚集一堂讨论当前政治形势，他们愿意承认罗波安为国王，不过在这之前，他们坚持要搞一个“大宪章”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宪法”之类的东西，以保证不会有过重的征税条例。

罗波安是从宫廷的闺房中教养出来的，很少和臣民接触；他把曾在他父亲手下服务过的几位老人请来为他出个主意。老人们告诉他说：国人正在难以忍受的负担下呻吟，国王应该满足代表会议的愿望。

然而，罗波安喜欢及时行乐，不愿听到有关减少宫廷开支的呼声。他转而询问那些和他在宫廷中一起长大的年轻人，对公众要求“节约”有什么想法。他们表示了对暴民的蔑视，并鼓动罗波安这样答复：

“我父亲给了你们沉重的负担，很好，我作为新国王，打算给你们更重的负担；我父亲用鞭子抽你们，我将用带刺的鞭子抽你们。”

真是一言丧邦！

十个部落拒绝承认罗波安，另外推举了耶罗波安为国王。只有犹大部落和便雅悯部落仍然效忠于所罗门的儿子。

犹太人的国家就此一分为二，再也没有重新统一。

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国的机会永远失去了。但是，整个世界从犹太帝国的夭折中汲取了教训。

犹大和以色列合在一起（面积相当于现代的比利时王国），本可以发展成为西亚的最重要的国家。分裂了，则两个小国都太弱，不足以抵挡东面的几个强大邻国。

首先，在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亚述人征服。

一个世纪以后，犹大在迦勒底人手下遭到同样的命运。

犹太人被流放。

祭司们远离圣殿和家园，他们仍然一丝不苟地执行古老的约法。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到。

但是，先知们却充分利用这意外的机会，开阔了对人对

事的眼界，研究了犹太人和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去修改他们的宗教观念。

严厉和至高无上的耶和华，为摩西、约书亚和大卫所崇奉，一直是住在西亚被遗忘角落里的小小的农牧民聚居区的部落之神。而现在，由于流亡的先知们的勇气和远见，这个古老的希伯来神，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的永存的圣灵观念，为现代世界人民所接受并视之为真理和爱的最高表现。

第十三章 先知的警告

两个犹太小国交战不止，兄弟相争，削弱了自己，只得经常任邻国宰割。它们的最终覆灭，并非无人警告。当国王们、政客们、祭司们玩忽职守的时候，被称为先知的几位勇敢的人，挺身而出，想引导人们重新真正信奉耶和華，但是徒劳无功。

士师们的事业以及大卫和所罗门的事业都没有完成，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犹太帝国的梦想成为一场悲剧。从约旦河附近的吉甲（曾一度为约书亚的总部所在地）到腓力斯丁边界上的城市基色，一条用碉堡构成的界线把犹太领土分成南北两部分。

统一，犹太人就能够维护共同的独立。

分裂，他们的生死就在强大邻国的掌握中。

以下将叙述一个不幸民族的不幸经历。先是几百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接着是二百年的流放和奴役。这段历史记载着一连串坏事——突然的谋杀和枉费心机的雄心。但这为我们了解古代最引人注意的宗教斗争，提供了适当

的背景。我们必须了解这段复杂时期的主要事件，才能理解最伟大的先知——耶稣——的一生。他是在犹太独立国的最后残余被庞培^①的军队消灭之后很久才诞生的。

威严的所罗门大概是在公元前940年至前930年之间逝世的。

他死后五年，他的帝国的分裂成为完全的被公认的事实。至此我们可以衡量一下两个新国家的实力。

以色列国的领土比犹大国大两倍，人口多一倍，它的牧场也丰腴得多，而犹大国的四分之三的土地是寸草不生的旷野。这并不等于说以色列比它的南方邻国强一倍或富两倍，恰恰相反，领土广阔对以色列正是一大缺点。犹大，小而结实，利于集中统治，便于抵抗侵略。它的东面邻近死海，是山石嶙峋的旷野，位于地中海水平面之下一千二百英尺处，热得透不过气来，构成了防御摩押人和亚扪人入侵的一道几乎难以逾越的屏障。它的南面是沙漠，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它的西部边界同腓力斯丁人的领土相接，那些自古从克里特岛跑出来的人，已经大大失去了先前的凶狠，在农庄和工场安定下来过和平生活了。他们现在很少打扰犹大邻居，反而为之抵挡了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刚刚占据了附近的希腊半岛）的长途奔袭。

另一方面，以色列却是面面受敌。本来，约旦河是一道第一流的天然屏障，但经过几次顺利的战争之后，以色列的

^① 庞培（公元前106—前48），罗马共和国执政三巨头之一。

势力范围已经向东延伸几百英里了；而在那个时候，世界上还只有中国人有那份耐心在沙漠上兴筑保护性城墙。有好几次，以色列人似乎要加固这一地区的防御，但由于国内情况不安定，都没有搞成。此后，以色列人只好听天由命，结果当然是为东方的强邻所击败，人家的信心是牢固地建立在精锐的射手和骑兵之上的。

以色列王国还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它由十个不同的部落组成。各部落满口联合和合作，却连一个合适的首都也不能谈定。以法莲部落所在的示剑，从各方面看来是一个可以成为以色列国的未来中心的合适的地点。这是一座有名的古城，当年亚伯拉罕向西方寻找乐土时，曾经来到此地。它同过去十个世纪的犹太人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但是耶罗波安是依靠一场成功的叛乱而登上王座的，他总是疑神疑鬼，认为示剑不够安全，便把朝廷向东移到得撒。五十年后，又放弃了得撒，搬到撒玛利亚；该地位于山顶，可纵观周围地势。

由于建立不起来一个固定的首都（有史以来许多强国为此而毁灭），大大妨碍了这个小小王国的正常发展。

以色列的真正弱点还不在于地理疆界或政治中心，造成弱点的内在因素是十分特别的。

从一开始，犹太国家就是一个神权政体。“神权政体”即被神统治的国家。神不能住在地球上，它通过专职祭司阶级治理国家，而神灵的意志则是一再通过梦或某种神迹（例如圣树的树叶沙沙之声，祭祀时来自上天的信号等）而

传达给祭司的。

“神”(不管是耶和华或宙辟特^①)当然不能为人民群众所见,因此,祭司便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和谕旨的执行者。他们的权力同印度总督没有什么不同,后者以住在伦敦白金汉宫的高不可攀的神秘的皇帝的名义统治着亿万人民,而加尔各答或孟买的居民是从来也看不到皇帝的。^②

差不多每一个国家在其政治发展中,都在某一个时期经历过那种特殊的神权政体阶段。在尼罗河流域(埃及)是如此,在巴比伦也是如此;希腊、罗马都是如此。中世纪的混乱局面也未能削弱神权观念,这一观念使英国国王成为“宗教信仰的捍卫者”,也使俄国沙皇得以自封为教会和国家的半神式的元首。即使到今天,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以及所有各州的州议会的会议中,仍能看到神权观念的残余——会议一开始由一位牧师致词,声称必须在神灵的指导下做出贤明的决策。

很自然的,受一切自然力量主宰的原始人,只能仰赖神圣的祭司来为他们消解众神的震怒。同样是很自然的,一个社会阶级在国内既处于这样一种特权地位,当然享有无限的权力,它决不会自愿放弃这种权力,因此,要完成从神权政体到纯粹君主政体的变化,势必经过惨烈的战争。

在所有民族中,几乎只有犹太人保持了强烈的神权观

① 宙辟特,即雷神,罗马人的主神。

② 本书写作时,印度尚未独立。

念，在他们的想象中，这种观念是永远打不破的。

摩西从一开始就坚持严格的神权政体。“十诫”实际上就是他的新国家的宪法，大祭司根据他的规定而成为人民的行政首脑，圣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的首都。

征服迦南之地的斗争，使教会的权力有所削弱，军事领袖的权力大大增加；即使如此，许多士师同时也是祭司，对国家的生活有着双重的影响。

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国王看来已确立了绝对的君主统治，大祭司所执行的是他的世俗主人的意志，而不是耶和华的意志。

然而，耶罗波安的革命以及国家分裂为两个王国，给了祭司们以新的力量，使这些狡猾的人得以重获他们旧有的许多特权。

犹大王国虽处于困境，却有其占便宜之处。犹大国王罗波安失去了三分之二的臣民和四分之三的土地^①，但他保留了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作为犹太民族的宗教中心，比五、六个撒玛利亚和示剑要值钱得多。读者当记得，在公元前10世纪的犹太人的土地上，耶路撒冷圣殿实际上是垄断了一切祭祀上帝的活动的；犹太人不祭祀则已，要祭祀就只能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上供奉祭品。

由于犹大王国很小，跑一趟耶路撒冷不费多大劲。不过，大多数犹太人一生也就是去圣殿两三次，而且只是在非

^① 指分裂出去的以色列王国。

常重要的日子里才去。他们虽不愿花费几天的时间去至圣所，不过耶路撒冷在人们心中占着重要地位。

在中世纪，据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在古巴勒斯坦，则是条条大路通所罗门的圣殿。

当以色列的历代国王筑起屏障，把他们的臣民同可恨的犹大邻居相隔离之际，耶路撒冷的威望空前增长，它成为殉教者的圣地。圣殿的祭司们都站在历代犹大国王一边，他们不承认“非法的”以色列统治者，他们谴责北方“叛乱分子”之拒绝接受“合法的”王位继承人，是不服从耶和华的意志。他们实际上把全体以色列人都开除出教，诅咒其恶行。当可怜的北方王国为亚述的政治贪婪所吞噬时，犹大神坛的护卫者们大喜若狂，他们宣称耶和华惩罚了他的不忠的儿女，天下太平了。

啊！一百年以后，他们自己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接着而来的几百年的流放生活，给了他们痛苦的教训；必须宽厚仁慈待人。

公元前 10 世纪的以色列人其实跟同代的犹太人一样是耶和华的忠实仆人。以色列人拒绝把他们视为“异端”的说法。他们要求同圣殿保持联系，可是圣殿是在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则是一个敌对国家的首都。百般无奈，他们只得建立自己的几座圣殿。

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更糟，使他们陷于有如后来公元 14 世纪时的那帮欧洲人所处的尴尬地位。这些欧洲人竟敢选出一位自己的教皇来和住在罗马的公认的教会

首脑对抗。

我们在这一章讲了这么多历史背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对以色列和犹大之间的复杂而不幸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以色列享有一切世俗的好处，犹大则保有宗教上的一大好处。到头来证明犹大才是两者之中的强者。

下文将非常简略地叙述这两个王国从分裂之日起到流放时代止的政治发展。

来自东方的入侵，暂时打断了以色列与犹大之间的争执。埃及王示撒一直密切注意着犹太国家的事务，而今这个旧王国的各部落在进行内战，示撒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侵入犹大，攻取耶路撒冷，听任部下毁掉圣殿，然后挥师北上，夺取并摧毁了以色列的一百三十三座城镇，满载从犹太国家掠夺而得的财物回埃及。

以色列恢复得较快，但犹大损失惨重，该国财富被掠夺殆尽。圣殿是重建起来了，但紧绌的财政已不容许重现昔日的豪华，铁和铜代替了金银的装饰，旧有的宏伟气象已不见，好奇的示巴女王不再来访问了。

这次入侵后不久，耶罗波安逝世，其子拿答继位。这位年轻人做了他的许多先辈做过的事，向腓力斯丁人宣战。腓力斯丁人的城市基比顿拒绝投降，拿答下令围困，但还没有来得及给这座围城一点颜色看，他就给部下一名将领巴沙（以萨迦部落的人）暗杀了。

巴沙自称以色列国王，把拿答一家杀光，迁都得撒。他

继续围困基比顿，另外又向犹大宣战。

在犹大，罗波安已死，其子亚比央继位，亚比央在位仅三年，逝世后由其四十二个儿子中的一个名叫亚撒的继位。

亚撒比前任的任何一位国王都要好些。他拆毁了国内所有的异教神坛，加强了圣殿的祭司们的地位。

他在位的四十一年，日子不好过。起初，他被迫抵抗几个埃塞俄比亚部落的进攻，打退它们后，同以色列的交战又开始了。以色列王巴沙对犹大实行常规封锁，他加强了拉玛的工事，而拉玛控制着从北往南的大道，这就意味着犹大同大马士革、腓尼基之间的交通被切断了。

亚撒担心他的国家将被以色列的经济政策所扼杀，便去寻求外援。他派使节到亚兰王便哈达那里去。（亚兰即今叙利亚，当时统治着从黎巴嫩山脉伸展到幼发拉底河两岸的一大片平原。）

亚撒给亚兰王送了厚礼，要求他从背后攻击以色列。便哈达同意了这个计划，虽然他刚刚与巴沙缔结了友好条约，但那时候人们并不把条约当回事。

便哈达集结了部队，离开首都大马士革，向南进发。他攻下了但（以色列的北方城堡），一直打到加利利海，征服了沿路所有的以色列领土。巴沙被迫求和，对犹大的封锁遂告解除，通往大马士革的商路重新打通。

亚撒这样做，对他本国当然有利。但是他第一次把外国人引到犹太人的内部争端中来，将使他抱恨终生。此例一开，东方的君主们一旦缺钱用，他们就会设法使自己或者单

独一国或者几国联合“被邀请”去援助以色列(或者犹大),然后趁机掠夺被援助的国家以补偿“救援部队”的消耗。

巴沙在位二十九年,大部分时间是同先知耶户吵架,吵架的事由是允不允许继续崇奉异教偶像。

犹大是民族比较单一的国家,而以色列却有相当多的外邦部落居住着。有些部落祭拜太阳神巴力,有些则崇奉金牛。(在亚非两洲许多人认为金牛体现了健壮和尊严。)

对以色列的历任国王来说,要消除这一非常遗憾的现象,是很困难的。因为经过了这么几百年,在当年约书亚征服的土地上,以色列人仍然是少数,他们不能够干涉当地土著的私人信仰,否则就会引起叛乱。

巴沙碰到同样的困难。国内有那么几十个不听话的狂热分子,把对异教的宽容看作是道德上的软弱;他们不断地呼吁巴沙(以及历任国王)消灭异教偶像、异教祭司以及所有不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真正的上帝的人。当统治者出于实际的国家利益而拒绝那样做(做了就是政治上的自杀),狂热分子就谴责他们是正义事业的敌人,不配占据王位。巴沙是踏着被他暗杀的君主的尸体而登上王位的,他没有本钱去冒险。他不得不非常宽容地对待祭拜金牛的人,只要他们答应支持他去反对他的敌人。任何时候,当先知耶户认为必须传达上帝的意志时,巴沙总是谦恭地听着,却不肯对被万般蔑视的异教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到他逝世,在以色列领土上的巴力神庙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耶户大怒,一次次的预言巴沙王朝将因其对宗教的漠不关心而受到惩

罚，将受到各种各样的灾难。

这些预言很快就实现了。

巴沙死后不久，继位的儿子以拉被杀害。这位年轻人同他的父亲一样坏。他在得撒举行的一次声名狼藉的宴会上，同他的战车司令心利发生争执，心利拔刀刺死以拉，然后占领王宫，自称以色列王。

人们虽已看惯了暗杀和流血，但对这样赤裸裸的暴行，不能不感到太过分；于是派人去向正在围攻基比顿的暗利之帅报信，请他回师首都恢复秩序。心利听到部队向得撒进军，遂失去斗志，放火焚城和焚烧宫殿，他登王位不到一星期即自焚而死。

心利在六天的统治中，把以拉的所有兄弟都杀了，王位没有合法的继承人，所以暗利就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国王。他决定离开得撒的废墟，另找合适的地点建立首都。

他在西面找到一座山，此山为一名叫撒玛的农民所有，暗利用银子买下了这座山，建造了城市，名为撒玛利亚（意即撒玛之城）。

在一个接一个快速登上以色列王位的众多统治者中，到此时为止，暗利是最重要的一位。不管他有什么失误，他至少还能打仗。他在位十二年，年年同便哈达交战。双方实力悬殊，但暗利能顶住，甚至还能扩充一些领土。他逝世时，留下了大为扩充的王国给他儿子亚哈。

从亚哈开始，以色列遇上了真正的麻烦。

亚哈软弱，但他的妻子耶洗别却是强人；所以这个女人

不久就被全体人民公认为真正的统治者。

耶洗别是腓尼基城市西顿的国王谒巴力的女儿。腓尼基人是信太阳神的，耶洗别是太阳神的忠实信徒。一般惯例，王后总是改奉丈夫的国家的宗教，然而耶洗别不是那样。她来撒玛利亚时带着自己的祭司，等她在亚哈的宫廷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后，就在以色列首都的中心建造了一座太阳神庙。

人民震惊，先知向上天呼号，但是耶洗别毫不在意。不久她便开始了对耶和華信徒的迫害，实行宗教恐怖统治，直到她被耶户的起义推翻为止。

对受迫害的耶和華信徒来说，幸亏南方的王国当时正好由一位很英明有才干的国王所统治，他名叫约沙法，是亚撒的儿子。他受过严谨的宫廷教育，外交上和军事上都有才干。

约沙法知道自己的王国在武力方面比以色列弱，所以他设法在两国之间维持休战状态。首先，他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雅为妻，然后再同新岳父订立攻守同盟。这样就保证了北部边界的安全，可以腾出手来攻击住在死海对岸的亚扪人和摩押人，征服了他们的领土。这使他名声大振，但不能平息老先知耶户的怒气；耶户责备他同邪恶的耶洗别友好，并谴责他同以色列订立的条约是直接亵渎了耶和華。

尽管有这些关于他信仰不坚定的指责，约沙法仍然是万事顺利。他在公元前 850 年逝世，人民深感痛惜，他葬在

大卫城，和他列祖列宗葬在一起。

以上是公元前9世纪的上半世纪中犹大王国的历史。在这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那个可怜的国家，一切都给毁掉了。

耶洗别建立了货真价实的宗教法庭，凡是拒绝信奉太阳神的都处以死刑或流放。对这种强迫整个国家改变信仰的做法，似乎是无法制止的；但是象以往一样，到关键时刻，民族的良知起作用了；先知以利亚挺身而出，使人民免于完全堕落。

关于这位杰出人物的早年生活，我们所知甚少。他大概出生于加利利（很多伟大的先知的故乡），青年时代的大部分生涯是在约旦河东岸的基列的旷野中度过的，这种环境对他一生影响很大。他基本上是一个老派思想的人，他毋庸置疑地、无需争辩地、无可怀疑地承认耶和華是他的主人。他宁愿过简朴的、不舒服的沙漠生活，也不去过轻



基立溪

松的城市生活。他确实厌恶一切城市，在他看来，城市是奢华和信仰不诚的温床。城市容许甚至欢迎从腓尼基、埃及和尼尼微带来的各种怪神，城市是异教的孕育地，应该把城

市和大部分城市居民从地面上扫掉。

在亚哈和耶洗别看来，先知以利亚是一位极其危险的人物：

他对所信奉的事业的正义性，有无上的信心。

他象狮子一样勇敢。

他毫无世俗野心。

他藐视身外之物，一件用骆驼毛皮做的粗制外衣，就是他唯一的衣服。

人们施舍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据传说，在紧急的时候，乌鸦都会喂养他。

总之，他是绝对伤害不了的，因为他对尘世无所依恋，对死（无论多么惨）无所畏惧，他的全部生命是贡献给上帝的。

难怪这样一位导师给他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利亚一生劳碌，他有强烈的戏剧意识；忽然出现在远方一座城市的市场上，发出预言式的警告，不等人们从惊奇中醒过来，已经不见了；几天后又出现在另一个地方，也是神秘而来，神秘而去。人们相信他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随意隐身。

从上古开始，人们就喜欢夸赞英雄人物的品德。随着岁月消逝，经过代代相传，以利亚越来越变成一个伟大魔术师式的人物。他说过的话和他的智慧，已被忘记，但是他的奇迹还被记得。他死后几百年，犹太母亲们常给孩子们讲

故事说，一个神奇人物能扭转乾坤，能用手一指就使河水不流，能使一口袋变成十二口袋，能医治百病，能起死回生。

这位巨大人物，为他的同代人所畏惧和尊敬，是他那时代的伟大宗教戏剧的主角。

象来自上天的闪电，先知出其不意地来到亚哈面前。国王刚才又向太阳神许了愿，先知是来向他宣示耶和华对他的惩罚。以利亚说：“旱灾将降临这个国家，还会有饥荒，还会有瘟疫，因为耶和华不能容许犯崇拜偶像的罪行。”



顷刻之间他消失了，以利亚突然出现在亚哈王宫门外，亚哈的士兵找不到他，他已经快速越过以色列高原，回到他心爱的沙漠。他住在基立溪旁的一间简陋的茅屋里，直到夏末溪水干了，为了寻觅饮水才不得不迁往别处。他从东往西，来到地中海沿岸的撒勒法，此地归腓尼基城市推罗管辖。以利亚的魔术师名声也传到了这异教地带。当地传说着他如何救活女房东的儿子，又如何在于由于作物多年失收而造成的饥荒中，使这位妇女家里的油和面老也吃不完。

但是，如果以利亚以为臣民们所受的危害会使邪恶的国王恢复理智，他就错了。恰恰相反，全国性的灾难更加激怒了耶洗别，使她越发加紧迫害耶和华的信徒。只有少数几位忠实的老祭司活了下来，因为他们得到了亚哈的宫廷总管俄巴底的支持；俄巴底是个好人，他把他们藏了起来。

耶和华决定救他们，不让他们被杀害，便命令以利亚回以色列去见国王。

以利亚当然知道只要一进入以色列边界，他的一条老命就算交出去了。他在宫廷外面等着，直到遇见正为国王的马群寻找青草地的俄巴底，便请这位高贵的先生转告亚哈：耶和华的使者要正式访问。

国王与先知再度会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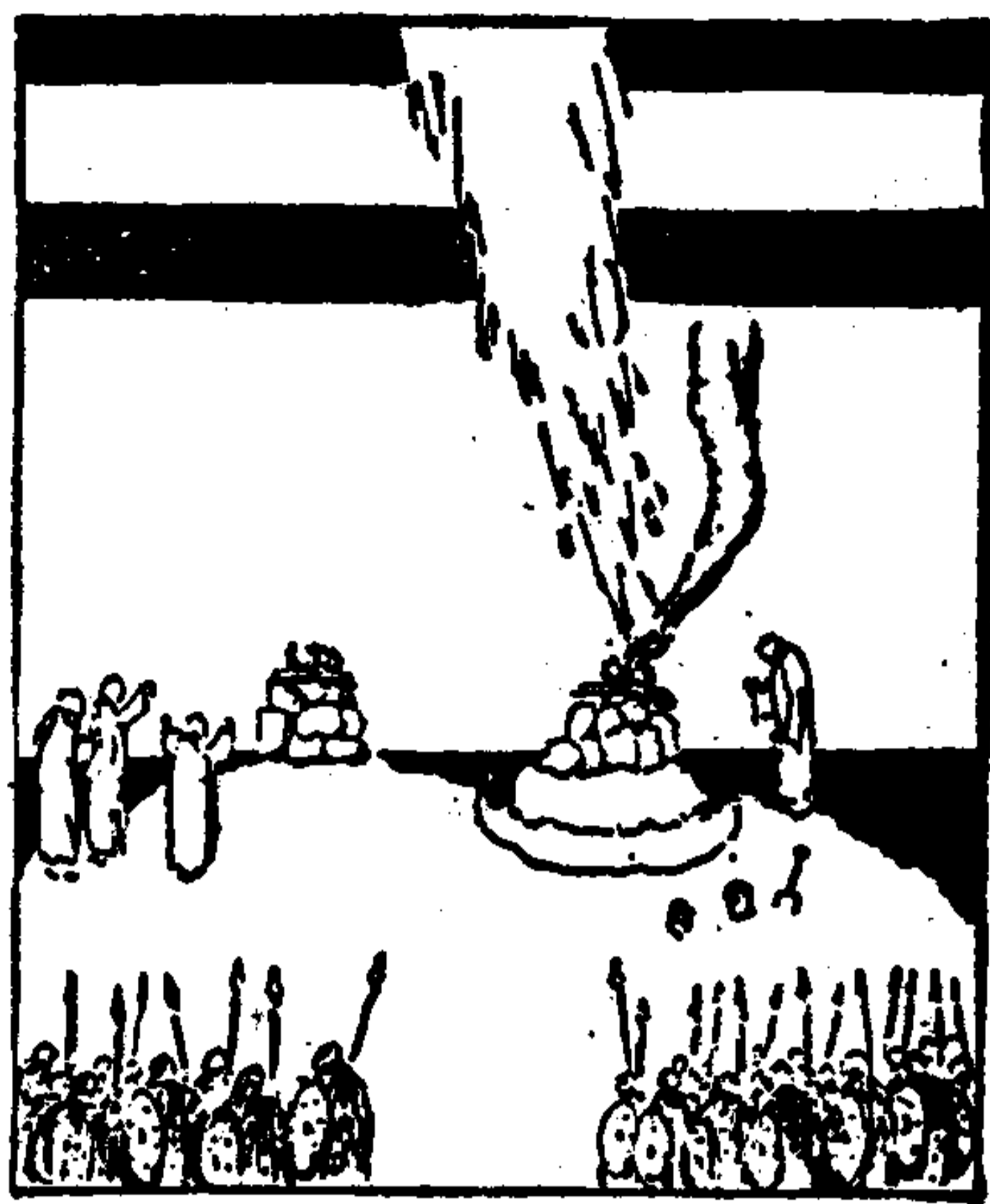
亚哈对以利亚的魔法深为畏惧，他洗耳恭听，按以利亚所吩咐的去做。他召集太阳神的所有祭司，要他们准时不误地到达俯视耶斯列大平原的迦密山山顶。以利亚对亚哈说，必须立即解除饥渴，否则革命将爆发，这次集会将是一个挽救国家的机会。

太阳神的祭司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迦密山，老百姓也蜂拥而去，他们想亲眼看看以利亚的神奇魔术。他们看到一位老人孤零零地站在一座荒废了的、半坍塌的石头祭坛之前（这座祭坛是几百年前最早的移民到这儿来定居时建造的）。等到太阳神的祭司们看来已到齐，以利亚对众人说：耶和与巴力^①，究竟谁厉害？看来还有人怀疑，好吧，现

^① 巴力，太阳神名。

在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他吩咐牵来两头小牛，一头给他的对手作祭祀用，一头则归他自己用。他们把牛杀了，把肉放在祭坛的木柴上，然后以利亚宣布说：“让我们等候奇迹吧！我们谁也不用火来点燃祭坛上的木柴，我们各自向自己的神祷告，看结果如何吧。”



以利亚在祭祀

整整一个白天，异教徒俯伏在巴力面前，祈求帮助；他们又是大叫又是念着奇特的咒语，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的祭坛仍然象基顺河的河水那样冷。

以利亚嘲笑他们，他不顾危险地叫道：“你们的巴力，好一个奇妙的神呀！一个高贵的神竟然不能来搭救自己人。你们的巴力或许出门上路了，或许在睡觉，叫得响一点吧，他或许还能听得见哩。”

以利亚让他们一直祈祷到傍晚，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后以利亚要众人靠拢一点，看他怎么做。

他拿出十二块石头（象征古犹太民族的十二个部落），

修好了祭坛，周围挖了沟，使祭坛跟所有人和所有其他东西相隔开，最后，为加深观众的印象，他要几个人抬来几桶水，浇在木柴和石头上。这样浇了三次，整座祭坛湿透了，以利亚便向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的上帝祷告。

顿时，一道火光从天而降。

随着水汽的嘶嘶声和湿柴的爆裂声，以利亚的供奉物冒烟了，耶和华的威力展现在众人之前。

以利亚乘胜追击，他指着太阳神的祭司们大叫道：“消灭掉这些骗子。”以色列人扑上去把这些外来人拖到基顺河的岸边，把四百五十名骗人的祭司杀得一个也不剩。

然后以利亚转身对亚哈说，耶和华这回满意了，黄昏之前，干旱就可结束了。亚哈听罢即回住所，走不了几步，乌云突然从海边飘来，遮满天际，雨点随之而下。雨水倾泻到枯焦的田野中，在三年另六个月里，以色列的土地第一次接触到雨点。

亚哈把当天下午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妻子，王后气得发疯，她下令逮捕以利亚并惩以谋杀之罪。可是以利亚已经消失了，他知道这回是饶不了他的，所以特别小心地躲起来。他穿过以色列和犹大，到达南方王国（犹大王国）的南部边界城市别是巴。

在那里，他还感到不安全，又往前走到沙漠地带。眼看就要因饥渴而死，耶和华派天使给他送食物，他吃了以后就可以四十天不再进食。最后走到何烈山（西奈半岛高峰之一）。这是圣地，一千年以前摩西就是在这里于雷电交加中

得到耶和华的约法的。

以利亚得到耶和华的圣谕的经过则大不相同。先是狂风大作，差一点把这位先知吹下悬崖，以利亚听不到说话声。然后是强烈地震的隆隆声，随之以大火，可是以利亚仍然听不到说话声。忽然，地不震，风不吹，以利亚听到微小的声音，耶和华发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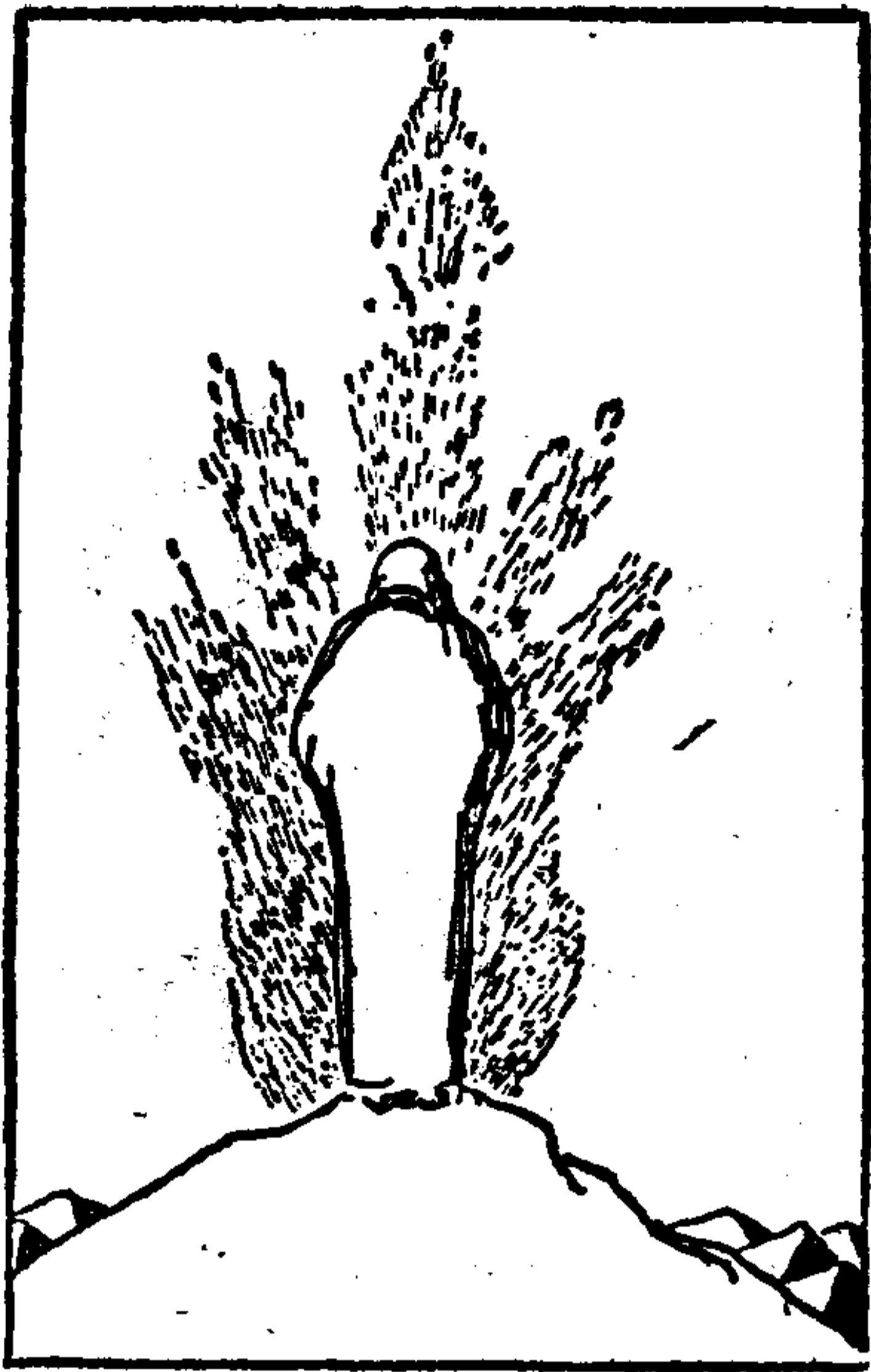


以利亚处在地震中

耶和华告诉以利亚，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他会找到合适的继承人继续他的事业。他太老了，寿数将尽，但在以色列之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以利亚遵命而行。他离开沙漠回到他所讨厌的城市里去。当他抵达耶斯列平原（古代的士师曾在此地消灭过亚玛力人和米甸人的军队），看到一个农夫在田里耕作。耶和华给他一个信号，指明这个孩子将是他的门徒。以利亚停步不前，他离开大道走到田间，把自己的外衣搭在那年轻人的肩上。年轻人名叫以利沙，他懂得这一仪式是什么意思，随即停止耕作，回家向父母告别，跟着新主人去学习预言和敬神之道，不负先知这一光荣称号。

以利亚和以利沙抵达以色列之时，这个国家正处于一



以利亚在沙漠中听到一种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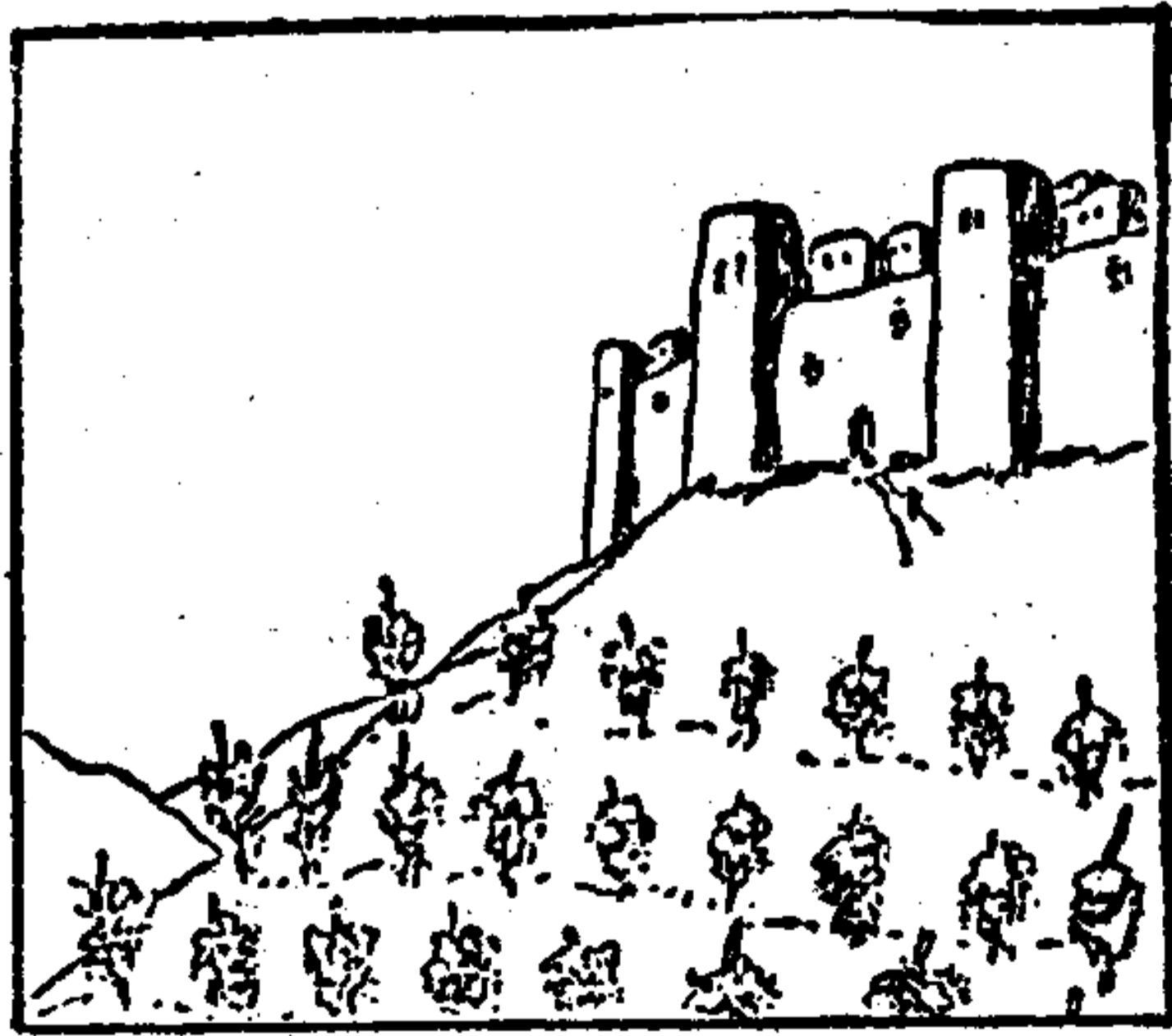
拿伯回答说这是他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卖。

耶洗别想出一个简便的解决难题的办法：难道国王还不能为所欲为？把葡萄园拿过来，把拿伯杀了，这多简单！

亚哈不肯这样干。他怕以利亚再来找他谈

团糟的状态。在耶洗别的影响下，事情越来越糟，从腓尼基又召来了好多太阳神的祭司，跟以前一样，到处都是异教神庙。

这时候，惶惶不安的国王把自己的家从撒玛利亚搬到耶斯列城，正在建造新宫殿。刚好附近有一块葡萄园地，国王想把它并入王宫的范围。这块地归一个名叫拿伯的居民所有，亚哈对拿伯说要买这块地，



拿伯的葡萄园

话，他也不想解释为什么不肯干，于是便装病卧床。耶洗别乘亚哈卧床之机，控告拿伯大逆不道，不经审讯就把拿伯和他的几个儿子用石头砸死，尸体被扔给狗吃。

事情一发生，看吧！以利亚象往常一样出其不意地来到王宫的花园。他的预言使亚哈不寒而栗：过不了一年，舔过拿伯的血的狗，将要舔国王的血；耶洗别王后的尸体将被扔到耶斯列的大街上，这些狗还要吃她的肉。

这个预言听起来荒诞不经，看来象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然而亚哈还是害怕得很，他想找出一个办法来逃脱厄运。

他在以色列已经牢固地建立了暴君统治，所以他不怕自己的臣民；如果他命定要给人杀死，送他命的一定是外敌。谁都知道他的敌人在北方，他当然要防备来自亚兰的攻击。幸亏亚兰当时正受着亚述王的严重威胁，因此，从南面和东面同时攻击，就可以结束亚兰的一切野心。

亚哈决定立即争取主动，他派快马信使向犹大王约沙法建议两国联合进攻大马士革。约沙法同意，两位君主便一起北进。

太阳神的祭司们预言将大胜，但是米该雅（仍然忠于耶和华的少数先知之一）再次预言亚哈将被杀，不管他如何千方百计想逃脱命运。

亚哈当时的作为正好显示了他的为人本色。他自己打扮成一个普通士兵，同时却鼓励约沙法穿上国王的服饰。他这样想：“如此一来，亚兰人就会认出约沙法，他们将想尽一

切办法向他射击，而不会注意我了。”

但是等到双方交锋，穿着大红袍的约沙法安然无恙，而穿得破破烂烂的亚哈却被冷箭射中，伤重而亡。



墙的一边有一小堆石头
显示亚哈的埋葬处

他的遗体运回耶斯列。葬礼将举行之前，要把国王的战车冲洗一下，洗去亚哈的血迹。总是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狗舔了血水，正好应了以利亚的预言，而战车所停的地点也正好是原来拿伯的园地。

亚哈的死，不只是意味着由另外一个人继

承王位，它是另一个长期混乱状态的开始。

亚哈死后由其长子亚哈谢继位。他登基不久，一天，从撒玛利亚王宫的窗口跌下，受了重伤。他派使者到太阳神庙去占卜能否伤愈；以利亚截住了使者，回答说“不能！”亚哈谢遂死去。

他的弟弟约兰继位，运气稍好一点。摩押王米沙，本应每年向以色列进贡的，叛变了。约兰向约沙法建议两国合力瓜分摩押人的国土，犹大王欣然同意。

这次远征，出师就不利。两国君主出于未加说明的理由，选择了跨越死海地带的旷野这条路线，而不是走通常更

加便利的从北面入侵的路线。他们在沙漠中迷了路，差一点渴死。及至抵达摩押，摩押王已加固首都的城防，强攻不下，只能围困。围城拖了好几个月，最后眼看非投降不可了，摩押王决定用献祭的办法来鼓舞士气。这是一个神人共睹、难以忘怀的场面：国王在城墙上——让敌军也能看到——把他的长子杀了，烧焦了尸体，献给无上光荣的摩押神像。

犹太人看了以后大为沮丧，因为到了约兰和约沙法这一代，犹太人已经不那么坚信自己的耶和华了。他们害怕摩押人的神在受到如此隆重的献祭之后将大发神威，因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围城已无意义，所以便回家了。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此时正是最危急的时刻。暗利家族在两个王国都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北方，耶洗别以专制君主的凶暴统治着以色列国；在南方，她的女儿亚他利雅根据外籍顾问的意愿而管理丈夫（犹大王）和犹大国。耶和华的势力在各地处于消亡状态，而巴力则处处占上风。一定要想办法（而且得快）把犹太人民从由于自身的错误而造成的恶果中解救出来。

这是需要立即采取有力行动的关键时刻。

但是，以利亚这位少讲话多做事的人物已不再住在地球上了。有一天他和以利沙一起走的时候，一辆喷火的马车从天而降，把老先知接到他所向往的地方去了；至少以利沙单独从伯特利回来后是这样对人说的，大家不敢怀疑他。以利沙这时已经继承了老师的扭转乾坤的本领，是一个受人

畏服和尊敬的人物。当伯特利的顽皮孩子们取笑以利沙的秃顶时，就有两头熊从树丛中冲出来把孩子吃了以儆效尤。这不过是一个具体例子。以利沙是无所不能的，跟以利亚一样，他能够一出声就让河水不流，他能使铁块浮在水面，他能包医百病，最后，他也有隐身的神奇本领。

当他感到从犹太民族的生活中除掉耶洗别时刻已到时，他是处于有利的地位。他有意识地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筹划推翻暗利家族，把邪恶的太阳教从以色列和犹大两国清除出去。

以利沙没有参加具体的暴动。他不是个武人，但遇到原则问题他决不是好好先生。他把动刀动枪的事情交给一个名叫耶户的人，此人是《旧约》中最生动的人物之一。

耶户是以色列军队的一名军官，他以勇猛著称，马骑得快，箭射得准，对敌人能穷追不舍。把领头推翻一个屹立多年的旧王朝的危险任务交给他，再合适也不过了。

他的运气好：犹大王和以色列王正好在一起。他们两人是近亲，维持着表面的友好关系。

以色列王约兰首先发觉情况不妙，他听说耶户已率部前来，试图乘铁甲车遁逃，但已来不及，他被利箭穿胸而死。他的尸体留在路边，耶户的后续部队发现了，便把他丢在原来拿伯的园地上，听任无处不在的狗去吃。

犹大王约沙法看到他的遭遇，竭尽其力地企图跑回自己的国土，但在玛拿西部落之地的以伯莲附近被叛军追上，受了重伤。他勉强再跑到米吉多，就在那里死去。

把两位国王杀死之后，耶户回过头来处置耶洗别。老王后知道无可幸免，便不失身份地迎接命运；她一丝不苟地穿上王后的服饰，坐候刽子手到来。耶户到达王宫，命令耶洗别的侍从把



耶户驾车辗过耶洗别的尸体

王后从窗口扔出去，几名太监照办了。

耶洗别被丢在大街上，耶户驾车辗过她的尸体，头也不回地走了。那天晚上，亚哈的几名扈从不忘旧恩，乘夜色出宫门，想为已故的统治者按王后之礼埋葬；但他们找不到耶洗别的尸体，耶斯列城的狗已把尸体撕成碎片了。

然后轮到亚哈的后裔。他们大部分逃到撒玛利亚，不过他们看到全国都拥护耶户，知道抵抗无益，便按耶户的条件投降。耶户对他们一个也不饶，他们的头被砍下来，在城门外堆成两大堆，以儆戒任何试图反抗革命首领的人。不久后，犹大王室的四十二名王子得到同样下场。

还有太阳教的祭司要处理。耶户传出话去，说他对他们没有意见，对他们的宗教还略有好感，要他们到神庙去和他会面，共同讨论今后怎么办。祭司们信以为真地都来了，一等到他们都进入神庙，大门关上了，到晚上这些太阳神的信徒无例外地全被杀死。

耶户一举结束了外国统治的危险。

暗利家族被消灭了。

太阳神的祭司都完蛋了。

耶户登上以色列王国的王位，以利沙高兴了，耶和华取得完全的胜利。

但是，人们不久就看到，建立在暗杀和流血之上的胜利，对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

耶户是勇敢有余，聪明不足，他是一伙宗教领袖的傀儡，他们拥护他，为的是要实施他们的狭隘概念中所谓的完美国家。

他们害怕一切外国的东西（包括人和神），不能容许国内有任何非纯正犹太血统的人。他们在以色列和犹大两国周围设置障碍，凡属他们想象中的非犹太事物，一概禁止入境。他们对同别的国家“混在一起的联盟”表示厌恶，并宣称，凡是同不承认耶和华的国家所签订的条约，在耶和华眼里都是丑恶的。

但是，以色列和犹大都很弱，没有东方和西方几个好朋友的帮助，是很难生存的。因此，先知们的坚持以宗教划线，实在是一项灾难性的决策，而这项决策又正好是在所有

的职业军人(王室子弟)被消灭,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军官被清洗的时刻实施的。

在这些忠实信徒眼里,耶户的大革命在以色列和犹太清除了一切蛮夷的影响,因此这两个国家将成为真正的“圣地”。这是崇高的雄心,但注定要失败。暗杀手段决计成不了事。

即便是先知阿摩司和先知何细亚这样虔敬的人,事后不久也认清了这个道理,并且对流了这么多无辜者的血表示遗憾。不过等到他们讲话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以色列已经被东方诸国征服了。

在亚兰,也有一场革命。一位叙利亚军官名叫哈薛的,暗杀了国王便哈达二世,登上王位。

哈薛扩充了大马士革的实力,但当亚述王撒曼以色列二世进攻亚兰时,哈薛的军队被击败,大马士革失陷,篡位者哈薛的荣耀顿时消失。哈薛惨败的消息传到地中海沿岸,西顿、推罗和以色列的统治者赶忙寻找新主子,他们接受了亚述征服者所规定的条款。

哈薛为了弥补损失,等撒曼以色列撤军回尼尼微,就入侵以色列北部,把几个犹太地区归为己有。他在这些地区内消灭了整个部落,杀死男人,掠夺妇女,把孩子扔下悬崖,然后从亚兰移民到这些地区来。

耶户手足无措,向主子撒曼以色列求救。但是未等亚述救兵来到,亚兰人听到耶户向亚述求救的消息,第二次入侵以色列,歼灭大量犹太军队,并会同摩押人、以东人和腓力

斯丁人，尽兴掠夺以色列和犹大两国。刀下余生者和幸免饿死者都成了奴隶。只有撒玛利亚这一座城市还在犹太人手里。在此灾难时刻，以利沙前来解救，国王和先知一齐守城，等候亚述人来援。

从单纯爱国观点来看，他们是救了国家。亚述打败了亚兰国王，攻下了大马士革，这样就解除了以色列身上的压力。可是跟着他们就向以色列开了服务帐单。他们要以色列支付巨款，而且还要以色列每年进贡以换取同亚述继续保持亲善关系。

以色列花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去摆脱自己找来的奴役。有时候还取得一些成就。

耶户的儿子约哈施，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颇有进展。他曾攻下大马士革，他的军队向东推进到尼尼微（亚述首都）城下。约哈施的儿子约阿施战功也不小。他听以利沙的话，忠诚地支持这位伟大先知直到后者去世。约阿施也恪守他的宗教职责；但是他对耶和华的尊敬，并没有妨碍他在机会来到时去掠夺耶路撒冷圣殿的宝物。

到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即位后，以色列才尝到独立和光荣的最后滋味。在这位伟大国王的同代人看来，昔日所罗门时代的好日子回来了，他们沾沾自喜地认为以色列王国恢复了昔日的东方诸强之一的地位。

他们肯定要大大失望。天空出现亮光并不表明新的一天到来，那不过是日薄西山之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无疑地，公元前8世纪的头五十年是突然出现了意外

的繁荣。一夜之间，乡村变成了城市，牧羊人弃牧经商，昔日的贸易大道重新开放，又出现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商队。

对财富的追求，带来了以投机取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

偏僻的乡村中尚保存的族长制简朴的生活方式，完全消亡了。

所罗门时代最坏的东西回来了：人们漠视甚至忘记了耶和华。

这一世纪的伟大先知阿摩司、以赛亚和何细阿，孜孜不倦地告诫人们不要崇信邪说，光有财富是得不到幸福的。

以利亚和以利沙是在雷电交加中谴责人世间的邪恶，而阿摩司、何细阿和以赛亚则属于另一类型，他们不仅用嘴讲，还动笔写。

这时的犹太人已经从邻居巴比伦人那里学来了书写的艺术，并已开始搜集历史上的种种传说，抄录先知的讲话以便把先知的智慧传授给子孙。

以赛亚、何细阿和阿摩司不断地警告人们，疯狂地积累金银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他们不倦地劝导年轻一代说，欢乐本身虽非邪恶，但欢乐不能产生玄妙的精神满足，而没有精神上的满足，人生就是空虚的，缺乏真趣的。

当他们发觉自己所讲的都不起作用，而且越来越清楚地预见到自己的国家必将丧失独立，他们就改警告的口气为吐露愧对上帝之言辞。（这一类的话从以利亚时代以来

就没有听到过了。)

他们的大半生不谈政治而专门研究真理。他们劝告富者多施舍、贫者多忍受。他们传播克己和乐于助人的新教义。他们从以上思想出发，最后形成了全新的观念：仁慈的耶和华爱信徒如子，耶和华要他的孩子们互相以爱相待。

可是，很少人肯听他们的。

犹太人正在为新兴的繁荣而高兴，为他们的国王耶罗波安征服新领地而高兴，为贸易和商业扩大而高兴。他们哪有时间去听几个古怪老头在市场的一角，不顾全国正处于财富激增的大好形势，却大讲所谓灾难即将降临！

等到他们察觉那些警句里或许有几分真理，又为时过晚了。

在远方的尼尼微城，一个能力突出、极其狡猾的幸运儿，窃据了亚述王位，自称提革拉·比列色(五百年前一位亚述英雄之名)。他梦想建立一个从底格里斯河到地中海的帝国。比他预料的要快，犹太人给了他实现此野心的机会。

犹大王亚哈斯不知为什么同亚兰有所争执，正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他求助于提革拉·比列色。先知以赛亚闻讯前往警告亚哈斯勿同异教徒联盟，他说，犹大国王应该相信耶和华而不应相信别人。亚哈斯回答说，他不信这一套，他甚至拒绝向上帝祈求吉祥物。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远征亚兰决不会失败。

以赛亚不同意亚哈斯的观点，并预言犹大和以色列很

快就会倒台，不等到当时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两国都将丧失独立。

亚哈斯不信。他把圣殿里的所有金银都拿出来作为礼物送到尼尼微去给提革拉·比列色。他北上朝拜威严的同盟者时，还把从所罗门时代以来一直竖立在“至圣所”之前的铜祭坛带去献给亚述王。提革拉·比列色非常高兴。

是否这些礼物使提革拉改变了想法并采取对犹太人友好的态度，我们不知道；因为亚述国王的逝世使全部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提革拉至少对犹大会手下留情的。

提革拉死后继位的撒曼以色列继续执行前任国王的外交政策，对犹大王国非常宽容，但对以色列王国则毫不留情。

以色列的最后一位暴君何细亚，听说亚述即将入侵，便急忙和埃及结盟，但是没等从尼罗河岸出发的远征军到达，撒曼以色列已经越过边界，击败以色列军，俘获了国王，送到尼尼微囚禁起来，然后围攻撒玛利亚城。

撒玛利亚人以背水而战之勇气坚守最后的堡垒达三年有余。

撒曼以色列在一次出击中受伤而死于城下，继任的沙贡攻城更猛，撒玛利亚终于被攻下，以色列人的最后抵抗力量瓦解，以色列王国可耻地覆灭，可怕的苦难时期开始。

两万七千二百八十户（约十万人）被放逐。亚述的五个省移民到饱经战火蹂躏的以色列，他们同十个犹太部落的残余人口住在一起，以后形成一个新的种族叫做撒玛利坦

奇奔奔同西，人知大斗小要由全出知世假等不，台同会舞对



的落福太其个十同同册，展身以由爾羅火然登謝既另慈普
思味既燃燃仰越林由港 伴一 旗 旗 以 旗 一 查 封 口 人 余 数

人。他们起先是亚述臣民，以后相继为巴比伦、马其顿和罗马所统治，再也没有组成一个独立国家。

犹大国比它的姊妹国多生存了一个半世纪，靠着对所有邻国奴颜卑膝而维持表面的独立。当西拿基立登上亚述王位，并开始远征埃及（以后失败了）时，犹大王希西家为免池鱼之灾，向路过的亚述王贡献了大量金银。为筹得此数，把圣殿墙上的金叶都刮了下来。

奇怪的是，耶路撒冷的人民并不感到他们的国家丢脸之极，当外国官兵在本城大街上傲慢地走过的时候，他们照样吃喝玩乐。

他们的漠不关心突然变为极端恐惧，因为据可靠消息，西拿基立后悔先前的宽容，已决定摧毁这座犹太人的首都，以免后顾之忧。

犹大人听到这一消息，恐慌之极；国王无所动静，人们只得向先知求教。先知耶利米激动地鼓舞人民说，只要下决心誓死保卫耶路撒冷，耶和华一定会给予支持。

他的预言看来实现了，亚述军队在尼罗河三角洲陷入沼泽地带，大部分士兵因染上瘟疫而死去，剩下的人，既震慑于此种无名瘟疫，又遇上老鼠专吃弓弦的怪事，拒绝再打下去，遂班师回国。

耶利米大喜，但他高兴得太早了。敌人所给的可怕的报复还在后头呢。

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前期，西底家为犹大王，他完全受几个外国人的操纵，只关心自己的享受，毫不关心国家的独

立。

这时候亚述已步所有帝国之后尘，为迦勒底人（闪族的另一部落）所征服，迦勒底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以古城巴比伦为首都。

对西底家来说，谁当主子都可以；只要让他过太平日子，不管是亚述人、埃及人或是迦勒底人，他都一样高高兴兴地向他们进贡。

但是这种胆小鬼，在本来是最应该谨慎从事的时候，却往往草率从事。

迦勒底的统治者尼布甲尼撒同埃及不和。西底家听信了周围一些人的话，以为可以趁机采取重大行动使犹大及其国王扬名立威。

耶利米这个预言灾祸的先知，大声疾呼不要干这种蠢事，他面见国王，警告他说，起义之举必将以大难而告终。但是西底家兴头正浓，不愿听任何不同意见。耶利米又提醒国王说，他以往为四朝犹大君王服务过，没有一个不听他话的。西底家听了大怒，干脆把他赶走了。

西底家宣布独立并不再向迦勒底交纳年贡。尼布甲尼撒立即发兵围攻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没有作好长期受围的准备，粮食和饮水都不足。瘟疫流行于贫民之中，只有耶利米要坚持到底，不愿听“投降”二字。但是因病而削弱斗志的人民转而反对耶利米，指控这位忠实的领导者为迦勒底人所收买。他企图申辩，人们就把他丢入地牢。一位好心肠的黑人卫兵可怜这

老头，把他从黑牢中救出来，藏在卫兵室里，直到围城结束。

在耶路撒冷正式投降之前，犹大的最后一位国王背弃人民，带领几名随从，半夜溜出宫门，穿过迦勒底哨兵线，向约旦河方向逃逸。第二天早上，尼布甲尼撒闻讯立即派遣快骑追截，在耶利哥附近抓住了西底家。他被带回迦勒底王的营帐，被处以



耶利米在城墙上

惨刑。首先，当他的面把他所有的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双目剜去，送往巴比伦，被迫在迦勒底皇帝的凯旋式中步行示众，不久即死在巴比伦狱中。

高度文明的迦勒底人赦免了耶利米，对老人十分敬重。他们敬重他的无私和智慧，答应他可以呆在家里，不受任何伤害。

大多数犹太人深恐遭受以色列人的命运，被当作俘虏送到美索不达米亚去，他们准备逃往埃及。耶利米劝他们留在原地不动。但耶路撒冷人处于恐慌之中，不听他的话。他们带着随身行李集体向东迁移。耶利米怀着忠诚之心，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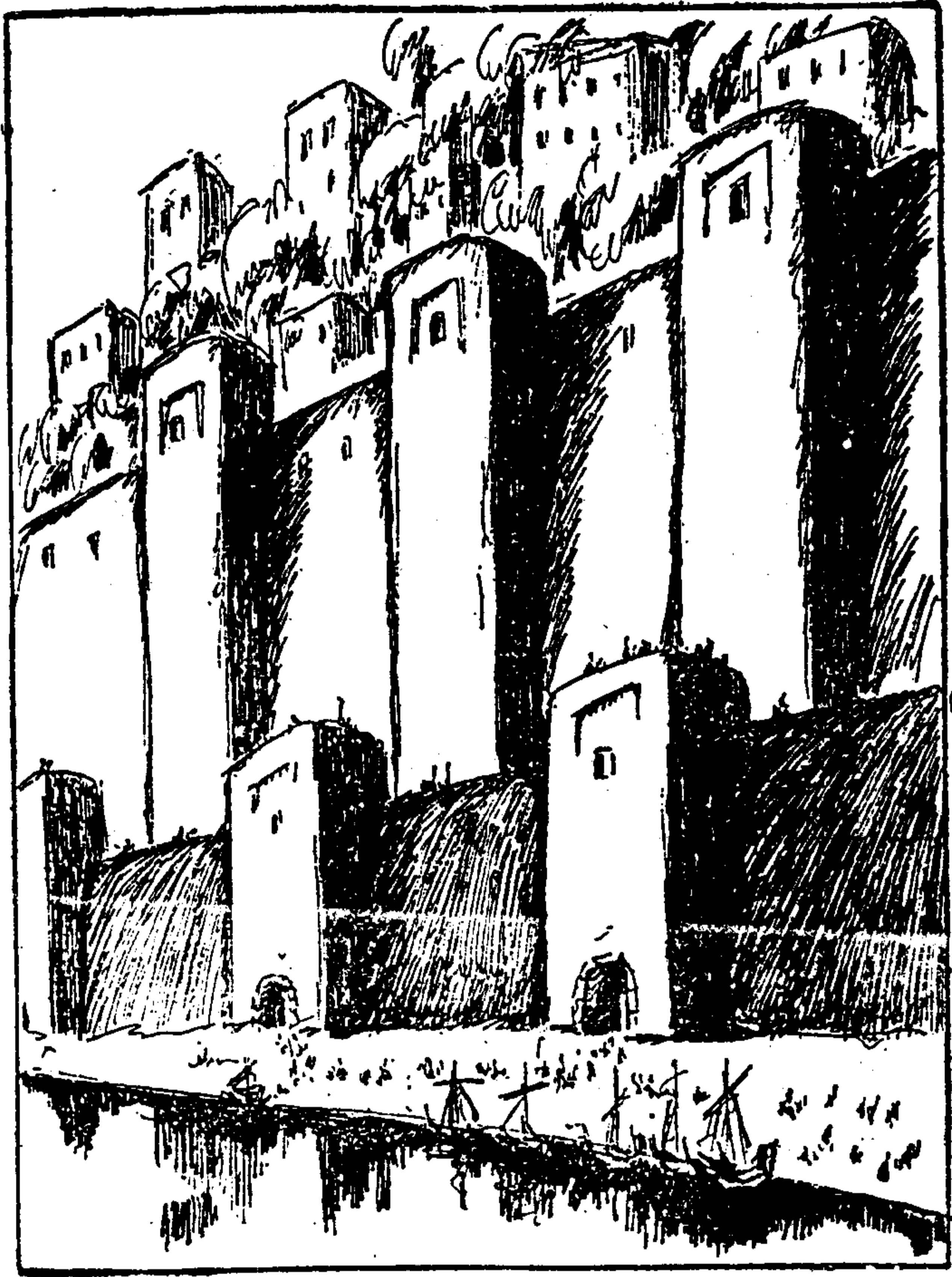
随着人民。他年龄太大，经不起长途跋涉之苦，死在一个埃及村子里，葬在大路旁。

基督诞生前五百八十六年，耶路撒冷沦为废墟。一位迦勒底总督住在约书亚和大卫的土地上。

熏黑了的圣殿残壁屹立在迦南的碧空之下。

最后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灭亡了。

犹太，由于不尊重耶和华的意志，付出了代价。



巴 比 伦

第十四章 覆灭和流放

经过在亚述和巴比伦的长期流放，认识到自己干了些什么和应该干什么之后，犹太人才肯听话。他们在远离故土的地方（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城乡），仔细研究古老的约法和早期的记事，这将使他们在适当的时候能重新树立对耶和华的至诚和虔敬的信仰。

犹太人的新主子是一个杰出的民族。从汉谟拉比时代起，巴比伦人就被认为是西亚最文明的人民。汉谟拉比的《法典》比摩西的《十诫》要早一千年。

广袤的巴比伦帝国的首都是一座强大的堡垒，它的双层城墙围绕着差不多 100 平方英里的房屋、街道、花园、神庙和市场。城市的布局很有规则，街道又直又宽，砖砌的房屋相当宽大，有的高达两三层。

幼发拉底河直接穿过城市的中部，直通波斯湾和印度。

在城市的中心，在一座人造的小山丘下，矗立着著名的尼布甲尼撒宫殿。此宫殿阶梯甚多，好象是吊在半空中的

大花园，故有神秘的空中花园之称。

巴比伦商人是卓越的做生意人。他们同埃及以至远方的中国进行贸易。巴比伦人发明了一种书写体系，腓尼基人后来把它发展为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字母。巴比伦人擅长数学，首先创造了把一年分为若干月、一月分为若干星期的天文科学。他们设计了现代商业引以为据的重量和容量制度。他们首先制定了道德法典，以后摩西采纳到《十诫》中，乃形成现代教会的基石。

他们是非常能干的组织者，一直在有意识地扩大领土。不过，他们的征服犹大之地，却属顺带的行动，与扩张政策无关。

这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要去征服亚兰和埃及，而犹大这个小小的独立国家却正好位在南北大道和东西大道之交，占领犹大是从军事上考虑的，仅此而已。

我们十分怀疑尼布甲尼撒时代的巴比伦人是否意识到犹太人的存在。

世界史的最早期作者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犹太人。拿希罗多德^①来说，他是试图给洪水时代以来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给以可信的记述的；不过他所说的洪水时代是指希腊的洪水，不是挪亚的洪水。挪亚洪水是古巴比伦的神话的一部分。

希罗多德跟大多数雅典人一样，是既宽容又好奇的，他

^① 希腊历史学家，卒于公元前 425 年。

对邻居的一言一念或一行，凡属重要的都想知道，以便写进他的书里。他没有什么种族偏见，他到处旅行以寻求第一手资料。他写过有关埃及人、巴比伦人以及地中海沿岸许多其他人民的重要事件，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犹太人。他非常含糊地把巴勒斯坦平原上的人称作有奇怪的卫生习惯^①的无名部落。

这就使我们只能依据《旧约》作为了解犹太历史的主要来源。

如本书开头所讲过的，《旧约》的编纂者并非受过训练的历史学者。他们不关心外国主子的名字怎么念法，对自己的地理状况也很模糊，他们所讲的地名没有人能肯定地指出位于何处。而且，他们常常有意不讲出真正的含义，他们使用奇怪的符号。当他们想说巨大的巴比伦帝国如何征服了小小的犹大王国，然后在半个世纪后释放犹太俘虏时，他们就讲一条鲸鱼如何吞下了沉船的水手，几天后又把他吐到陆地上。这对二千五百年前的人当然很好懂，但对我们这些只知道巴比伦是一堆荒废了的石头和淤泥的人，就很难明白了。

尽管这样，《旧约》的后二十卷虽缺乏精确性，篇幅却不小，还有可能从中择取材料以重写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的比较精确的历史。

就犹太国的人民来说，流放并不等于受奴役。从纯粹

^① 指犹太男子皆须割包皮的习俗。

的世俗观点看，从巴勒斯坦迁到美索不达米亚，对绝大多数犹太人是一种改善。一百五十年前的以色列人是被分散到四、五个各不相连的城乡地区，以后就消失于周围的巴比伦居民之中。但是公元前 586 年流放的犹大国人民却是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同一地点定居，形成了货真价实的犹太移民区。

他们实际上是一群非自愿的移民，从耶路撒冷的拥挤不堪的贫民窟移到开阔的迦巴鲁。他们离开了迦南的瘦瘠田地，在巴比伦中部的肥沃园地建立新家。他们并不象一千年以前在埃及那样忍受外国监工的无端暴力。他们被准许有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祭司。他们的宗教习惯和宗教仪式不受干扰。他们可以和留在巴勒斯坦的亲友通信。他们可以照样经营在耶路撒冷搞惯了的手艺。他们是自由人，有权拥有奴仆。他们可以经营任何行业，所以不久在巴比伦首都就有许多犹太富商。到后来，犹太人还可以担任高级官吏，巴比伦国王不止一次地向犹太女子求婚。

总之，流放者除了不能来去自由之外，可以享受人生一切乐趣。

可是，他们得了一种新的病症——思乡病。

一个世纪以后，当流放者被允许回耶路撒冷时，只有很少人回去，但只要他们留在巴比伦，巴勒斯坦就是他们的“失去的乐园”，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写。

总的说来，在半个世纪的流放中，犹太人的生活是平淡无奇和无所作为的，流放者每天就那么生活着，等待着。

开始，他们怀着热烈的希望等待“突然”事件出现；伟大的耶利米关于灾难即将降临的预言，还在他们耳旁响着。

但是，耶利米已经死了，还没有人能完全接替他的位置。

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谈到犹太先知的特点。先知是犹太人民的精神领袖，在有些场合，他们所讲的话具体表达了民族的良知。

但是时代变了，犹太人不再依靠口头传达圣谕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文字，也有了正式的语法。

在初期，这种文字相当粗糙，没有母音，其意义要费很大工夫去猜测。造句的语法也是这样；完成时式与未完成时式分不清，同一个动词既可指已经完成也可指将要完成，必须从上下文来判断其真正的含义。

这种表现形式用于写诗，非常好，因此许多诗篇写得很美。但是，用于写具体的思想或是记述历史事实，这种文字就不行了，它常使我们搞不清哪里是预言哪里是历史。要等到犹太人学习了亚兰文字（尽管其中还有粗糙和不完善之处），文字才起了极好的作用。

从此，先知们就可以把他们的新观点传达给所有的犹太国人，不论他们是住在埃及，还是住在巴比伦，或是住在爱琴海。先知们还可以使旧的含糊的礼拜仪式正规化。《旧约》和犹太教法典中所记载的宗教戒律和民事法规也有可能形成庞大的法律体系。先知的职责也同以前有所不同了，他要向新一代的孩子们讲解古代先知的著述；他从一个

风尘仆仆的人，变为一个钻在书堆里思考问题的圣哲，一直到死。

耶和華不再是扫过山川平原的一阵旋风了，他成为一整套戒条和规则。他不再在沙漠的隆隆雷声中向人们口头宣谕，人们须从幽居于图书馆的书本中去听他的声音了。

以上这些新发展当然不是突然而来的。流放时期出现了几位比公认的前辈宗教领袖还要卓越的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位，一位是以西结，另一位——很不幸——我们不知其名。

这位无名氏是先知中的福音传道师，他讲的话新鲜，是在以色列和犹大都没有听到过的。他的著作藏在《旧约》第二十三卷“以赛亚书”的后半部。该卷共六十六章，头三十九章可能是先知以赛亚的作品。（以赛亚生活于犹大王约坦、亚哈斯和西底家统治时期，在亚述王西拿基立和迦勒底王尼布甲尼撒时代之前一百多年就预言了两个犹太国家的命运。）但是后二十七章则显然是生活于以赛亚死后数百年的人写的，语言不同，文风不同。

这两个不同的部分，未经任何说明就合在一起，是不奇怪的，因为《旧约》的编纂者并非编书的行家，他们从某些地方发现了某些合意的卷帙，就拿来粘在一起，丝毫不露任何“经过编辑”的痕迹。

“以赛亚书”后半部作者的真面目就这样被溶化到前半部作者里去了。这也没有多大关系，虽是“无名作者”，其声名却超过《旧约》中那些不堪卒读的帝王家谱的作者了。

无名氏的作品所以有价值，在于他对耶和華的性格有新的、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耶和華不再是小小的一个闪族部落的上帝，他的名字是横贯在所有土地的上空的，他是全人类的统治者。他是唯一的上帝，他的意志对所有人都是法律；哪怕是威严的巴比伦国王以及同样强大的波斯国王（犹太人私下把最终解放的希望寄托于他），也都不知不觉地成为这唯一上帝的仆人。

这个上帝不是一个仇恨非信徒的凶暴的上帝，恰恰相反，即便是对生活在黑暗中、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的人，他也给予爱和同情。他不是把自己的容貌藏在秘不可测的云雾之后而不让人看见；任何有眼者都可以看到他，任何有耳者都可以听到他的话。他是所有人的慈父，他是要把无知的羊群引导到和平和正义的安全港的牧羊人。

以上这样的语言，在当时是远远走在时代前面了。一般的犹太流放者是十分不满的，他们不愿听什么上帝爱所有人这类话；因为这个小小的社会集团以仇恨度日（就象每天要吃面包一样），不断地祈祷复仇的一天来到，而到那一天，耶和華应该把可恶的巴比伦掳掠者消灭掉。

因此，他们向其他人迫切求教。这些人必须谨慎地信守老的教条；必须相信耶和華只会、也只能选拔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裔来传达圣谕；必须不断预言所有其他国家终有一天要匍匐在胜利的新耶路撒冷的主人脚下。

在著名的流放先知中，以西结是最强硬的。

他生在故国，他父亲是祭司，所以他是在耶路撒冷的浓

厚的宗教气氛中成长的。他无疑地曾听过耶利米的讲道，后来他自己也成为先知。

在他的聚居区内，他似乎是一位相当有名气的年轻人，因为早在犹太人开始大流放的前几年，亦即巴比伦人征服犹大国之时，他是属于第一批被迫离开首都的。他搬到幼发拉底河南岸的提勒亚毕，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之日。

他的著作的文学价值远远不如“以赛亚书”的无名作者。他的文风生硬，人品也不如许多老一辈的犹太领袖那样有感染力，他很不谦虚。他经常故作激动地进入昏迷状态，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看到异象，听到神音。

但总的说来，他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

跟耶利米一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批驳那些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这些人认为耶路撒冷是“上帝特选的子民”之都，是注定攻不破的。他告诫他们说，光有信仰，没有行动，是救不了国家的。

等到城市沦陷，许多信心不足的人，对民族前途顿感绝望，以西结挺身而出，热情鼓吹为美好未来而斗争。他不断预言幸福的一天将来到，圣殿将重新建立，公牛的血将再次滴在耶和华的祭坛上。

根据他的观点，重新建立起来的犹太人的国家必须进行某种实际改革，才能生存下来。在这里，以西结扮演了柏拉图的角色，极其详尽地描绘了这种改革。

他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描绘了一个“理想国”。他要加强和充实“摩西约法”中关于祭祀耶和华的仪式那部

分，以消除历年来夹杂在里面的异教祭祀仪式。

总的说来，他鼓吹重建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

在他的新国家中，国家生活和活动的中心是圣殿而不是宫廷。按照这位先知所说，圣殿是“耶和华之殿”，而宫廷只是君主之家，这种区别必须家喻户晓。再则，普通老百姓必须深切尊重上帝的神圣性，必须懂得上帝远在天边，凡人不能通天。所以，在以西结的理想国里，圣殿立在辽阔的庭院之中，目瞪口呆的群众只能远远望着。一切和圣殿有关之物都是神圣的，外国人不准靠近圣殿，犹太人（祭司除外）也只能在少有的场合可以进入圣殿。祭司将被组织起来参加行会，只有撒督^①的后裔才能加入此行会。他们的权力大增，最后将象摩西早就预想的，成为国家的真正统治者。

为了加强他们对老百姓的控制，节日的数目大大增加，重点放在有关赎罪的供奉祭日上。

要在全民之中牢牢树立终生有罪的观念。

不得设立私人祭坛。

凡和“至圣所”有关的祭祀，必须以全民的名义进行。遇到这种场合，国王即作为国家的代表主持仪式；除此以外，他只是作为一个作为摆饰的名义首脑，毫无实权。（在以往的日子，大卫和所罗门尚有任命祭司之权，这种权力也被取消了。）

^① 撒督，大卫在位时代的一个大祭司。

祭司阶级是一个单独的、永久存在的实体，国王是它的仆人，根本不是主人。

最后，耶路撒冷周围乡间的所有肥沃之地，都归祭司所有，以保证他们会有不少的收入，无需国家通过什么法令予以保障。

这确实是一项奇怪的纲领，但是对以西结的同代人来说，却是完全合理的；一旦圣殿恢复，流放者重返故土，他们就打算建立这样一个严格的宗教国家。

这样的一天，比大多数流放者所预计的日子要来得快。

在东方遥远的山区，一位年轻的蛮夷酋长正在整军经武，他将是犹太人的救星，把他们从外国枷锁中解救出来。他就是居鲁士。

第十五章 重返家园

波斯牧羊人的一个小部落发动了战争并摧毁了南亚的强大帝国。波斯王居鲁士准许犹太流放者回到故国。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在舒适的城市里很快活，留在原地；少数人认真看待自己的宗教义务，回到耶路撒冷废墟，重建圣殿，使它成为世界各地所有犹太人祭祀耶和华的独一无二的中心。

基督诞生前 7 世纪的早期，一个小小的叫做迦勒底的闪族部落，离开了阿拉伯沙漠向北移动。他们历经艰险，几次企图突入亚述领土未果，最后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东的山区居民达成协议，共居一地。他们联合起来击败了亚述军队，攻下了尼尼微城。

迦勒底人的酋长那波帕拉萨尔在亚述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新巴比伦，也有的称之为迦勒底。他的儿子尼布甲尼撒大大开拓了王国的疆界，使巴比伦成为古文明世界的中心，象三千年前一样。

在同其邻居的不间断的战争中，尼布甲尼撒推翻并征

服了旧犹太国家的残余(即犹大王国),在地中海沿岸和幼发拉底河河岸之间,建立了几块犹大国人民(即犹太人)移居地。他同犹大臣民之间的关系堪称愉快,虽然有些冷淡。

尼布甲尼撒同所有暴君一样,也对算命极感兴趣;谁能成功地圆解一个梦,谁就肯定能得到国王的恩宠。先知但以理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人。

根据《旧约》“但以理书”(此书著于但以理死后四百年),但以理出身犹大国王族,青年时代和另外三位表亲一起被选拔到巴比伦接受迦勒底的宫廷教育。但是这四位年轻人非常忠诚于耶和华,一丝不苟地遵奉耶和华的神圣约法。例如,他们拒绝吃正常的宫廷食物,而坚持凡是拿给他们吃的肉类和蔬菜,必须是按照他们祖传的杀牛宰羊之道和蔬菜烹饪方法做成的。幸好迦勒底人宽宏大量,比较随和,这几个小俘虏要什么就给什么。

他们求学勤奋,把巴比伦人所能教给他们的都学到了手,可望成为寄居国的有用之材。

事情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统治的晚年,这位老国王做了一个梦。他召来“聪明人”,命令他们为他圆梦,否则处死。“聪明人”理所当然地说道:“请陛下告诉我们做了什么梦,我们将尽力圆解出来。”国王回答说:“我已经忘了做过什么梦,但是我肯定做过一个梦,你们的职责就是讲出我做了什么梦,这梦意味着什么。”

术士们乞求宽容,他们请求国王要讲道理,他们大声说:“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别人怎么能讲得出来呢!”

可是，东方的暴君是懒得讲这些道理的，尼布甲尼撒二话不说，把所有“聪明人”都推上断头台。

看来他那一天火气特别大，他不只是下令把在场的那几位失职者杀掉，而且还下令把所有的术士和巫师都杀掉。

有一名军官被派到但以理和他的友人们的住所，准备把他们跟他们的同行一样处决。

但以理（他在许多方面和约瑟相仿佛）和巴比伦宫廷的军官们交情不错，他请求护卫长宽限几天，容他想出脱身的办法。

他躺下来进入睡乡，耶和华立刻向他显示了尼布甲尼撒所粗心大意忘掉了的梦。第二天，那位名叫亚略的护卫长把但以理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国王还在忧心忡忡，他愿意给这位外国青年一个机会。

但以理先把梦的内容讲了一遍（是一个奇特的有关四百年以后的政治事件的故事），然后再予以圆解。

由于他的聪明，国王十分感激他。国王任命他掌管巴比伦城的事务，还任命他的三个同伴（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各自掌管一个富裕省份的事务。

这一切都很顺心，但维持不久。据“但以理书”的无名作者所描述的，年老昏聩的尼布甲尼撒沉溺于偶像崇拜之中。（不但犹太人视偶像崇拜为异端，有见识的迦勒底人也视之为异端。）他下令制造了一个高九十英尺宽九英尺的全部涂金的偶像，立在杜拉平原，四面八方都能望到它。一声令下，各种乐器齐鸣，全国人民都要俯伏敬拜。

但是，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牢记《摩西十诫》中的第二诫，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所有人都俯伏在地，唯独他们三人直立不屈。

他们知道要受惩罚，果然尼布甲尼撒下令把他们扔到火炉内；为确保他们活不了，炉子烧得比通常的炉温高七倍。

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被捆住手脚，扔进熊熊烈火之内。第二天打开炉门，看吧！三位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就好象刚洗了一个冷水澡。

从此以后，尼布甲尼撒深信耶和华是所有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他把偶像丢在一边，比以往更加优遇这几位被掳来的犹太人了。

不幸，他不久就得了一种奇特的神经质症：想象自己是一头野兽，于是用四肢着地爬行，象牛一般吃草。最后悲惨地死在野外。

以上所述，采自《旧约》“但以理书”。据现代学者仔细考证，这卷书大概写于公元前 167 和 165 年之间，当时的犹太人对自已的宗教信仰非常随便。这卷书的作者运用小说家的权利，把故事安排在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他完全凭想象写了关于熊熊炉火的故事，其用意可能是告诉他的同代人：凡是认真相信耶和华站在自己一边者，其信仰会产生神奇效果。至于他让尼布甲尼撒死得那样惨，是因为这种不幸结局显然会使犹太读者高兴。

为了进行宗教性的道德教育，他有权这样写。但是从

许多来自巴比伦方面的史料，可以知道这位伟大的迦勒底国王的最后命运并非如此。他是在公元前 561 年寿终正寝的，六年以后那波帕拉萨尔王朝结束，一位名叫那波尼德斯的将军登上王位。这位那波尼德斯似乎有一个名叫伯沙乌色的儿子（或女婿）共享王位；在“但以理书”中，此人叫做伯沙撒，据犹太传说，他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位国王。此书同一章中提到的玛代人大利乌，恐怕是指的波斯人大流士，但他是在伯沙撒死后一百年才出生的，而伯沙撒则是在巴比伦向波斯人投降后几个月才被暗杀的^①。

（“但以理书”所提到的）伯沙撒在敌人破城之前所摆的盛宴，已为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西诺芬所证实。正是在这场热闹非凡的盛宴上，但以理得到了未来事件先知者的盛名。

据故事所述，伯沙撒邀请了一千多名客人，他们又吃又喝，大厅之中满是醉汉的喧闹声。忽然，在国王座位的对面墙上，显出了一只人手，在墙上写了四个字，人手随即消失。奇怪得很，字是阿拉米文，难怪国王不认识。他把术士们招来，他们也不能解释。于是有人想起了但以理，就好象一千年以前在埃及法老的宫廷里有人想起了约瑟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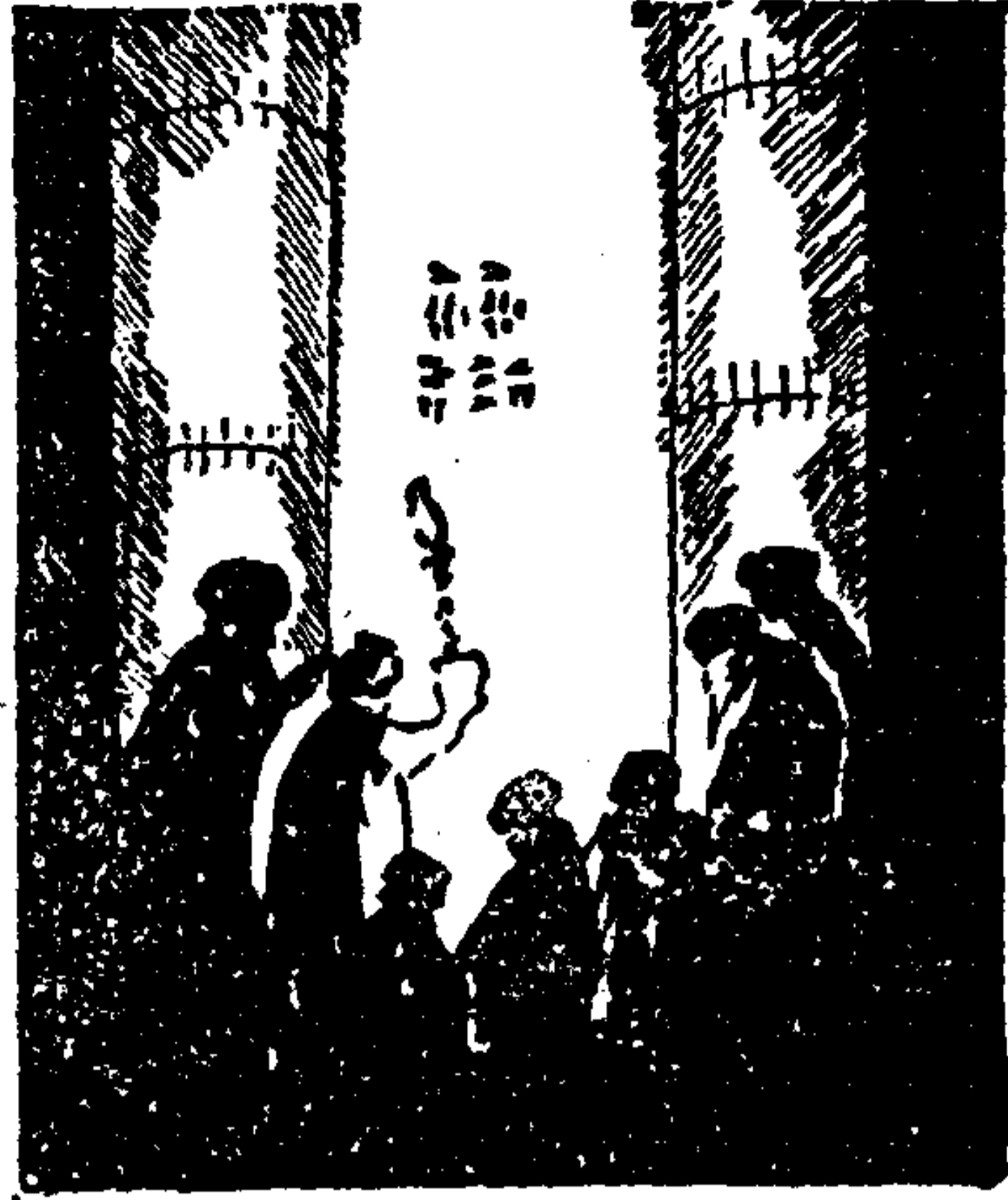
但以理来了，他善读各种奇奇怪怪的文字。他把墙上四个字的字母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读了一遍，然后解释这个谜语道：“伯沙撒王啊，耶和华把你的日子数过了，你的日

^① 据《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伯沙撒在投降的当夜被杀。

子没有啦！”

作为对预言的奖赏，也是希望能讨好于犹太人的上帝，伯沙撒任命但以理为总督。

但是这种荣誉没有什么意义，波斯人已打到巴比伦城下，巴比伦帝国的日子果真屈指可数了。



公元前 538 年，波斯 但以理解释难以理解的字母

王居鲁士进入巴比伦城，他赦免了国王那波尼德斯，但伯沙撒则因几个月后企图发动革命以反抗征服者而被杀。

居鲁士把巴比伦领土改为波斯的一个省分，正如半个世纪以前巴比伦人把犹太王国并为巴比伦帝国的一部分一样。

“但以理书”所提到的玛代人大利乌，对他除姓名之外，一无所知。但是，居鲁士却是古代一位著名英雄，值得多费些笔墨。

他所统治的波斯人，属亚利安人种，这就是说，他们不象巴比伦人、亚述人、犹太人和腓尼基人那样属于闪族人种。不过，这两个人种属于同一大类。亚利安各部落原先是住在里海东岸的平原上，以后在一个年月不详的日子里，他们离开了老家，开始大迁移。

一些部落向西走，在欧洲土著居民中间落户，不久就把这些土著居民杀掉或征服了。另一些部落则向南走，占领了伊朗高原和印度平原。波斯人和玛代人联合占据了几块山区，这些地带由于亚述军队的残酷征伐，已经灭绝人烟。他们就在这里组织起来，建立了以放牧为主的国家，并从这一原始国家开始，成长为波斯王国，以后靠着居鲁士的征伐而升级为帝国。

居鲁士本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只是在阴谋和外交都无效后才诉诸战争。他先对巴比伦所有的藩属和盟友做工作，造成巴比伦的孤立，然后再进军巴比伦。

这当然需要时间，差不多费了二十年工夫；这段时间是犹太流放者兴高采烈的时期。从一开始，他们就估计到居鲁士可能是救星，他将会在耶和华的督促下把犹太人从巴比伦的枷锁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屏息注视着居鲁士的征战。起先听说他在同卡柏都西亚人交战，过后不久传闻他正同利迪亚国王克利萨斯^①打仗，以后又谣传他在小亚细亚建造舰队，准备入侵希腊沿海地带。

一整班的先知以过分的狂热留意着居鲁士的战况，只要一听到波斯人胜利的消息，人们就大唱赞歌。他们深信巴比伦城指日可下，这座邪恶的城市不信耶和华，耶和华必将惩罚它。

^① 卡柏都西亚和利迪亚都是小亚细亚地区的小国，利迪亚国王克利萨斯以豪富著称。

企盼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巴比伦陷落了。被掳掠来的犹太人大喜若狂地庆祝这一事件。他们激动地亲吻新主子的双足，并要求准许重返故国。

居鲁士没有异议，他以宽容自豪。他立即准许所有臣服于旧巴比伦帝国的民族回到自己的故国。他还不止于此。

看来他对别的民族的宗教信仰抱着听之由之的态度：如果犹太人或者腓尼基人或者西西里人要信自己的神，而不信波斯人的神，那就由他们吧！他们可以按自己的心愿建立神庙，拜偶像也好，不拜也好，都由他们。只要他们交纳赋税，服从国王派出的督军或省长，他们就可根据自己的愿望去安排政治和宗教生活，国王则保证不准任何人干涉。

这位精明的统治者所以十分愿意让犹太流放者集体回到迦南之地，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那就是他希望使波斯成为一个海运国家。

腓尼基各城市已经臣服于他，但在腓尼基和巴比伦之间还有一片荒凉的巴勒斯坦，必须让这块地方重现人烟。

巴比伦人以前曾经这样试过。他们送移民到原来的以色列王国去，这些移民同残留在当地的半饥饿人口混居在一起，逐渐形成了新的种族，叫做撒马利坦人。但是这一种族从来没有繁盛过，它是由希伯来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人和腓尼基人组成的一个奇特的混合体，深为原犹太王国的纯正犹太人所蔑视。

当居鲁士开始在巴勒斯坦重建秩序时，他首先想找到

当年从以色列王国掳走的居民的后代，结果毫无线索，他们已经为巴比伦人所完全同化。这批人的命运至今还是一个谜。

不过，就原来从犹大王国掳走的人来说，事情就好办了，因为他们一直保持着本民族的完整性。

公元前 537 年，国王下令鼓励犹太人立即回到耶路撒冷去，同时准许他们重建圣殿，把四十多年前尼布甲尼撒拿到巴比伦去的金银器皿都归还给他们，还鼓励他们把耶路撒冷建设成一个新的首都，使所罗门时代的光采（虽已消失，但未忘却）重新焕发出来。

经过半个世纪的祈祷，先知的预言实现了。耶和華的孩子们的流放结束了，犹太人可自由离开牢笼了。

等到门真的大开了，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重返故国。大多数人静悄悄地留在巴比伦，或者迁移到亚马他、尼浦尔、书珊或者其他新波斯帝国的大城市中去。极少数人登上穿越沙漠的漫长艰险的路程。他们是十分认真对待自己的宗教职责的虔诚者，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国家，它将消除一切外国影响，绝对崇奉耶和華。

本来应该由但以理领导人们重回巴勒斯坦的，但他太老了，不堪长途跋涉了。波斯人对她不错，留他继续供职。过了一小段时间，他被控不忠，因为国王曾经下令在一个月內不准向神或人请愿，而但以理却依然向耶和華祈祷。由于这一违令行为，他被判处死刑而投入狮笼。但是这些猛兽拒绝吞噬如此神圣的先知，但以理竟然不损毫发地走出

狮笼。从此再也没有人去打搅他了。

既然但以理已肯定不能上路，波斯人就得寻找另一个人来担任新建的犹大省省长之职。他们选中了一个名叫所罗巴伯的原犹大国王的远亲。所罗巴伯到达耶路撒冷后，就和大祭司约书亚一起投入重建工作。

这个任务不轻，全城都须重建。城郊大部分地区已被撒玛利坦人强占并开辟为农场和牧场了。他们当然不愿放弃所占的地方，所以便使尽花招让新来的人过得不安逸。

他们想在修建圣殿的工地上打零工，得到的回答是：圣殿工程不招异教徒。为报复起见，他们就匿名上书给居鲁士，说有人阴谋叛乱，一旦圣殿落成，就使犹大成为独立王国。

居鲁士是个忙人，他没有时间去考虑犹太人叛乱这样的小事，但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下令在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圣殿工程。

不久，居鲁士逝世，事情也就给忘掉了。好几年过去了，半完工的工地上长满了杂草。先知哈该出面谴责所罗巴伯懦弱无能，要求他继续开工，不管国王是否批准。

所罗巴伯正需要有人支持他，便满口答应，告诉工人开工。

这样，他就和撒马利亚的总督达乃闹起矛盾来了。达乃问他：凭什么权利建造这座越来越象一座正规的堡垒似的神堂。所罗巴伯回答说是若干年以前经居鲁士批准的。达乃便上报宫廷。这时候的国王是大流士，他下令查阅陈年

档案，这当然很麻烦，幸亏终于把居鲁士签署的原件找到了。达乃不再反对，四年后圣殿落成。

极大多数的犹太人仍然住在埃及、巴比伦和波斯的各商业中心，但每逢重大的宗教节日，只要环境许可，慢慢地就有少数流放者回到圣城(耶路撒冷)过节。他们承认并尊敬这座旧城为心灵之家。这个地处内陆的城市，街道既窄又脏，工场简陋，没有多少发财的机会；所以等到上了最后一道祭品，唱完最后一首赞美诗，远方来客就急忙赶回书珊或达府纳的商业区。他们以身为犹太人而自豪，他们也爱耶路撒冷，不过不能整年住在那里而已。

这样一来，就发展成了奇怪的双重忠诚，在以后的四百年里产生了很多麻烦和痛苦。犹太人虽然分散落户在波斯人、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中，他们却从来不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形成了国中之国。

他们自己聚居在一块地区；

他们有自己的神庙；

他们禁止孩子们同异教徒孩子一起玩；

他们宁愿杀掉女儿也不让她嫁给异教徒；

他们吃的食物不同，烹饪的方法也不同；

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守当地法律，但他们同时又遵奉自己特有的某种非常严格和复杂的戒律；

他们出于爱好，穿的衣服也和别人不同；

他们刻板地欢度某些节日，别人完全不能理解。

人们通常都以疑惑的态度对待自己所难以理解的邻

居。犹太聚居地的隔离性质，犹太人公然诅咒异教神，再加上犹太人只愿跟自己人一起干活，这就往往使犹太人不受邻居欢迎，从而经常引起激烈纠纷。

基督诞生前第五世纪的早期，某一次激烈纠纷使住在波斯的犹太人面临死亡，一度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这一突发事件的内在原因不详，但“以斯帖记”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

“以斯帖记”是《旧约》诸史书的最后一卷，跟“但以理书”一样，是在波斯王薛西死后好几百年写成的。此事件在波斯史书中不见记载。关于薛西王，史料甚多，他几乎毁灭了欧洲大陆的新文明。他耳朵很软而又为人卑鄙，下面所讲的关于他如何对待妻子的故事，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

薛西（犹太人称之为亚哈随鲁）和他的妻子在一场丢脸的争吵之后离婚了。当时国王是喝醉了，王后也是如此，两人互以恶语相诟，结果妻子瓦实提被迫离开王宫。

薛西立即在全国挑选新的王后，选中了年轻的犹太姑娘以斯帖。她是个孤儿，为表亲末底改所收养。末底改在社会上颇有地位，和宫廷里的人也相当熟悉。以斯帖进宫以后，末底改常去探访她。

一天，末底改在前厅无意中听到有两人在窃窃私语谋杀国王，他便向以斯帖报警，以斯帖随即报告国王。那两人被捕并处死，但末底改却被闲置一旁，他虽然救了国王的命，却没有得到任何赏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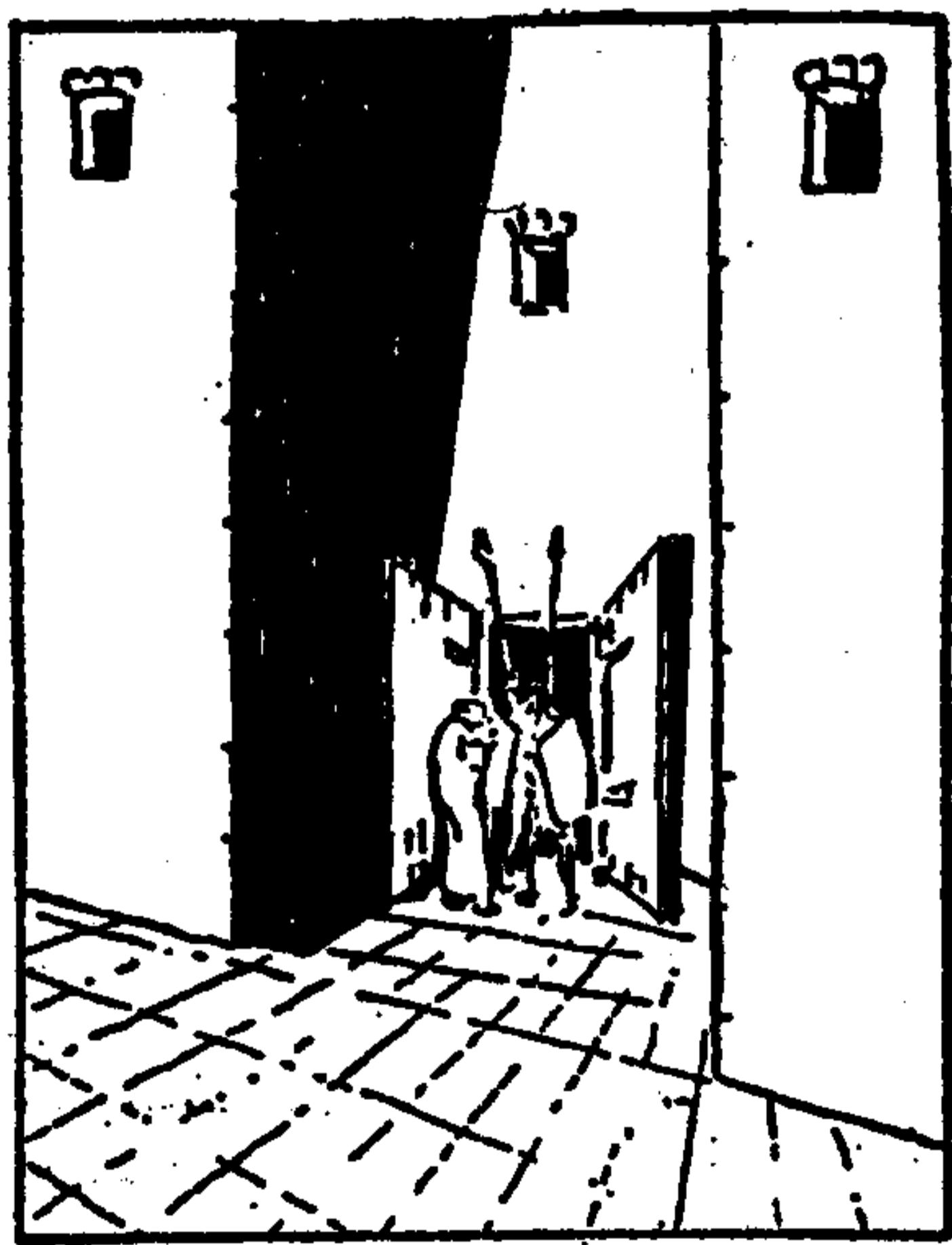
他并不在乎。他已属小康之家，不需要什么钱，而且由

于他是王后的养父，已经得到很多荣誉，他很满足了。但是，他的地位忽然提高，名声不小，也招来很多仇人。

有一个名叫哈曼的阿拉伯人，是薛西最信任的臣宰之一，他属于亚玛力部落，而亚玛力人同犹太部落的人是世仇，所以他蔑视末底改，末底改不亢不卑地照样回敬。

哈曼坚持说，两人相遇时，末底改必须首先鞠躬，末底改拒绝这样做。事情闹到国王那里去，国王说懒得管。于是，两人之间的仇恨愈演愈烈。这看起来是一件不值得为之激动的小事，不过三千年前的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哈曼居心险恶。他向薛西屡进谗言，使薛西对犹太人大起疑心。他指着犹太人的豪华住宅，说他们如何发家致富；这位国王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大多数犹太臣民所住的贫



哈曼阴谋杀害犹太人

民窟，他相信哈曼所讲的一初。最后，不费多少事，哈曼就诱导专制君主甘愿签署一道敕令，把全国所有的犹太人一律处死。

哈曼受命执行这道可怕的敕令。同一切坏蛋一样，他慢慢地、周密地布置有关事宜，因为他要充分享受这报仇的乐趣。他抽签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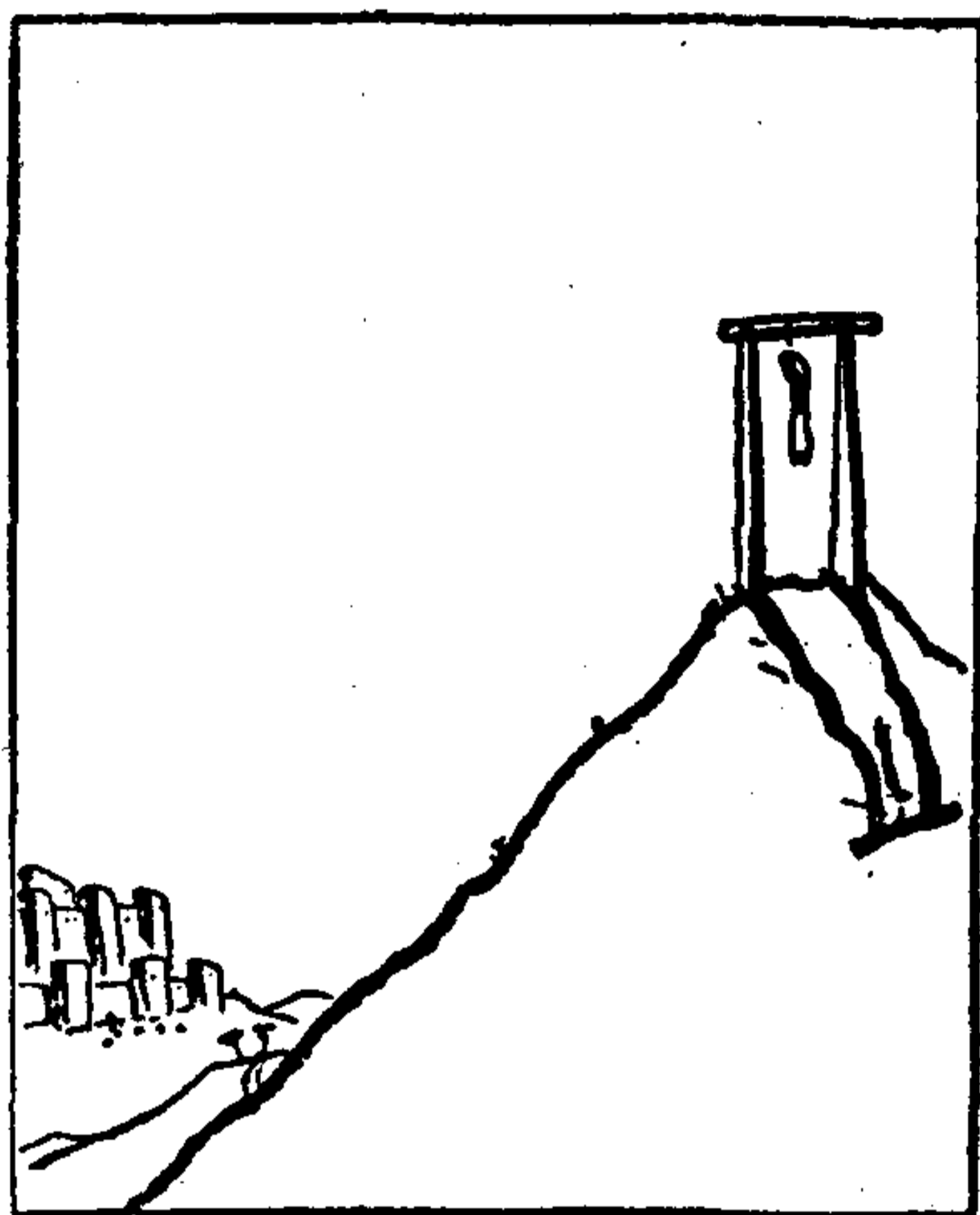
定在哪个月份来对耶和华的信徒执行大屠杀，结果抽定了二月份。这给哈曼足够的时间去在一个高山之巅搭起一座绞架，以便把他的仇人末底改“吊得比所有人都高”。

哈曼的阴谋不是一个人所能包办的，所以不可能长久保密。应末底改的紧急请求，以斯帖不经宣召就去见国王，要求他赦免她的族人。

薛西起初为以斯帖未经宣召而晋见一事大怒，但他随即想起末底改曾经救过他的命，同时他把所有材料凑在一起，发觉哈曼是如何地为报私仇而欺骗了他。

国王派遣信使骑着快马奔向全国各地，通知犹太人应付哈曼的屠杀计划。于是哈曼就被吊死在他自己原来打算吊死他的敌人末底改的同一座高山之巅。

哈曼阴谋的细节披露后，犹太人庆幸自己得以脱险，决定永远记住这一重大事件。此后，每年亚达月（巴比伦历法的一个月份，相当于目前公历的二月和三月之间）的十三和



哈曼被吊死在他自己设置的绞刑架上

十五两日之间定为普珥节^①。到此节日,要在每一个犹太人聚居区高声朗读“以斯帖记”,公开诅咒哈曼,富者须慷慨周济穷人,以纪念贤惠的王后拯救她的本族人民免遭消灭。

早已回到耶路撒冷的忠诚的犹太人,不欢迎这一新奇的节日,有很长一段时期他们反对每年庆祝这个看来有点“洋气”的普珥节(其庆祝方式恐怕源自古代的亚述人或巴比伦人)。不过这一节日还是以其新的形式迅速得到公认,一直传到现代。

以斯帖的故事,清楚地表明了波斯王统治时期,外国移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成就同故国的情况恰成对照,因为一切文字记载都说明了当时耶路撒冷是一片萧条。

圣殿总算照原样建起了,可是城墙仍然倒塌,商业和贸易恢复得很慢。所罗巴伯已逝世,接替他的人一个个都因缺钱少人而难有作为。

国外的犹太人最后决定要为祖国作出贡献,他们资助了一位名叫以斯拉的祭司到犹大去了解当地情况。他呼吁人们志愿和他同行,起初响应者不多,经过多次说服后,大约有五百人跟他一起回去。路上走了四个月,这群朝圣者才看到了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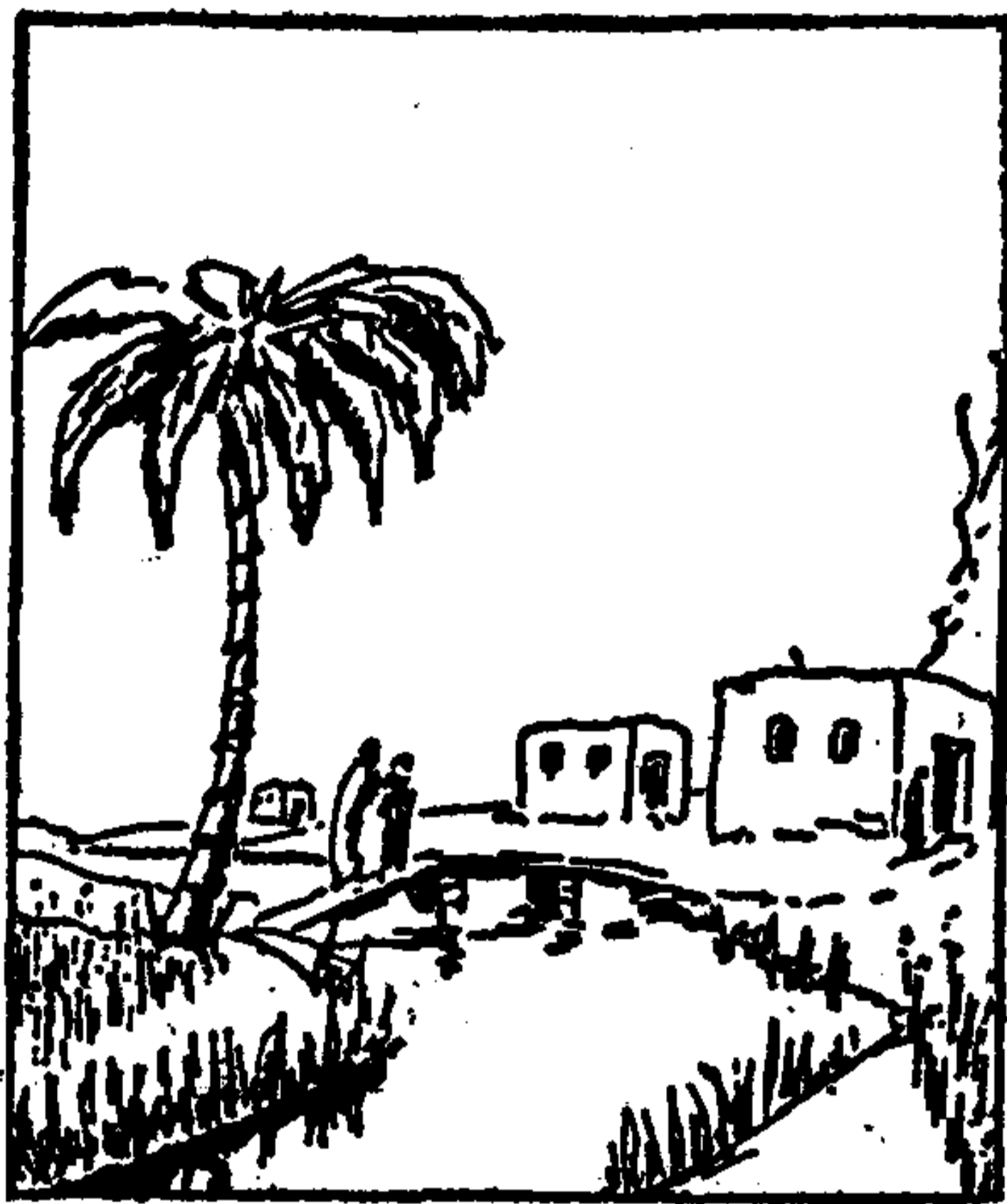
以斯拉发现耶路撒冷的情况极糟,移民回来的人大都娶了外国女子为妻,对自己的宗教职责毫不关心。犹大快

^① 普珥是希伯来语“签”的音译,因当初哈曼是抽签以决定在二月份屠杀犹太人的。

要变成另一个撒马利亚了。

以斯拉在尼希米(曾为波斯王亚达薛西的侍从)的协助下,着手重建摇摇欲坠的国家。他们修好了城墙,清理了街道,把外国女子遣送回她们的娘家。在圣殿的大门外建了一座木制讲坛,以斯拉定期登坛宣读和讲解神圣约法,使人们永远记住自己的责任。

但是当时旧城的大部分还是空荡无人,这就意味着远远不够人来防守在人丁兴旺的所罗门时代所精心设计的城墙体系。这当然危险之极。于是便采取断然措施以增加必需的居民。凡居住在城外各地的犹太人,经过抽签,必须有十分之一的人迁入耶路



犹太人被流放

撒冷;少数人自愿迁入,被当作无私的爱国者而大受欢迎,其他的则是以武力押进来的了。

尽管这样,耶路撒冷仍然只是依稀略现旧貌,过去那种政治和商业重镇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以西结的梦想永远实现不了。(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但是,这座城市就要成为一位伟大先知^①的家。“以赛

^① 指耶稣。

亚书”的那位无名作者，在他的同代流放者依恋于往昔光荣史时，就敢于以其有胆识的眼光展望未来，预言一位伟大先知必将出现。

第十六章 各种各样的书卷

《旧约》中各种各样的书卷

《旧约》是一本犹太民族的剪贴簿，它包含历史、传说、家谱、爱情诗、赞美诗，经过分类整理，再分类再整理，但是完全不按编年次序，文字上也不加修饰。

在本章以前，我们已尽力把《旧约》中的传说时代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重现于读者之前，现在再讲一讲纯文学的其他各卷，这些书卷是犹太文学中最引人入胜的。

前面已经讲过关于路得的故事（《旧约》“路得记”），另一个类似的（但性质极其不同）纯朴故事见诸于“约伯记”。

这是一篇古老的通俗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约伯的敬畏上帝的人。他屡经考验，却始终对祸去福来这一点不丧失信心。他不理解为什么他要经受那么多灾难，为什么他要生毒疮，为什么他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得不到好处，为什么他这样一个慈父会失去所有的孩子。

他不理解，但他听天由命；他不争论，只是认命。

他同三个老朋友之间的令人难忘的对话，使“约伯记”

成为虚构文学爱好者爱不释手的读物。

约伯坚持认为他所受的一切苦难是为了赎他有罪的灵魂，他虽然不懂得耶和华的一切作为，但他肯定耶和华一定是对的，而他自己无知，一定是错的。

对他的考验终于结束了，约伯所丧失的财富又重新聚积起来了。他再度结婚，生了七个壮实的儿子和三个漂亮的女儿。他活了一百四十岁才死去，是当地最富有最有地位的人。

“约伯记”之后是“诗篇”。

“诗篇”内容涉及犹太民族形成的时期，有些是在王国时代写的，有些写成于大流放时期。随着岁月消逝，唱诗成为所有宗教庆典的一部分，现代基督教教会都是这样规定的。“诗篇”鼓舞了历代伟大诗人，被译成所有语种。西方最伟大的作曲家为“诗篇”谱曲，人们即使不识歌词，也为那深沉、庄严的曲调所打动。

《旧约》中许多史料性的或预言性的书卷，其前途如何且不论；但就“诗篇”而言，只要人们认为美（不论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是神圣可敬的，“诗篇”就会永远流传下去。

但是，对“箴言”就不能那样看了。这是一卷没有任何想象力，没有什么激情的书卷，它就是书名所喻的，只是历代一些老于世故的男人或女人所讲的金玉良言。

波斯统治时期的犹太人，怀念他们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所罗门，宣称他就是“箴言”的作者。其实，“箴言”的大部分是在那位伟大君主死后四百年写的。它表明了当时的普通

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它还使我们懂得古犹太人的观点，比十多本史料性或预言性书卷所告诉我们的还要多。

下一卷是“传道书”，纯粹是一本宗教书。

这是一本读来令人厌倦但很有人生意味的书。它深入地剖析人生和信仰的问题。它反映了一位著名的犹太医生（据说他就是作者）的个人忧伤。

他问道：人劳碌忧伤了七十年，有什么益处呢？一切都归宿于坟墓。好人死去，坏人死去，一切都死去，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正直者受迫害，邪恶者成富户，人间这种不幸有什么道理？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此这般地写了十二章。

《旧约》各种各样书卷中最后的一卷叫做“雅歌”，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这并不真是一本歌曲集，所以称之为雅歌，是指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而言，意思是“一切歌曲中最优雅的歌”，犹如我们称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为“黄金时代”一样。

“雅歌”实际上是一首非常古老的爱情诗。当然，所罗门王，由于他名声极高，无可避免地被誉为此诗的作者。无论如何，他总是这首伟大抒情诗的男主角。

女主角是一个牧羊女。

国王遇到了她，把她从家里带走，封以宫廷显贵地位，期望得到她的爱情。但这位纯朴的书拉密女子，不能忘情于她的牧羊情郎，她虽被安置在深宫重闱之中，仍然思念着

和情郎一起放牧于山野之间的幸福时代。她复诵他俩之间的喃喃情话，晚上则梦见他强壮而温存的双臂。最后，同一切类似故事一样，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

“雅歌”不是一本宗教书，但它第一个表现了以后见诸于世的某种新的非常美好的男女之间的关系。

起初，女人只是一头负重的牲口，属于掠夺了她的男人，为他耕种，为他放牧，为他生儿育女；她煮饭给他吃，她伺候得他舒舒服服。而她所得到的酬报是：他饭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

随后，一切开始变了：女人逐渐自立，被承认与男人平等，是他的伴侣，鼓舞并接受他的爱情。

在这互敬互爱的坚实基础上，一个新世界产生了。

第十七章 希腊人的到来

在前面各章所述事件发生之际，世界上有了巨大的变化。希腊人的天才使世界摆脱了古老的无知和迷信，奠定了现代世界的科学、艺术、哲学和治国之策的基础。

腓尼基船只的紫色风帆消失于天边，在其远远的东方，躺着地势凹凸不平的希腊半岛。

这是一个小国，但居住在其上的人民，却在人类历史上起了极其杰出的作用。

希腊人，和犹太人一样，也是移民。

当亚伯拉罕驱赶着畜群向西方寻找新牧场时，希腊人的先头部队也正开拓着奥林波斯山的北坡。

摆在希腊人面前的问题，不象摩西和约书亚企图立足于迦南之地时所碰到的那样困难。

最初住在伯罗奔尼撒和阿提卡山谷的皮拉斯基族人，是柔弱和未开化的，还处在石器时代的晚期。他们很容易地就被一支装备着铁矛的敌人所征服和消灭了。



希腊人的世界

希腊人干完此事后，就在他们的各个小城市的高墙之后安居下来，打下了日后成为欧美各国共同占有的文明的基础。

希腊人起初对爱琴海彼岸的邻国不十分注意，他们征

服了爱琴海诸岛，但没有试图插足亚洲。腓尼基人垄断着海外贸易，希腊人很少出现于达达尼尔海峡之外。

也有难忘的例外。和耶弗他及参孙同时代的希腊人，曾经远征过特洛伊城，那是为了报复对梅纳雷阿斯^①的侮辱。事后希腊人回到本国，很少出现于帕尔格蒙和哈里卡纳索港之外。

弗利治亚的蓝色山脉之后隐藏着什么，他们不感兴趣；在雅典市民看来，巴比伦只是一个名字。苦行的斯巴达士兵，对尼尼微毫无兴趣，他们谈起这些古怪的城市，就象我们的祖先谈起廷巴克图^②和拉萨一样。

对于他们，迦南之地是一块未知之地。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犹太人。

但到基督诞生前五世纪，一切都改变了。

欧洲没有到亚洲来，但亚洲却试图到欧洲去。

亚洲几乎完成了这一贪婪的意图。

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居鲁士。对被囚禁的犹太人来说，居鲁士是他们的解放者，他后来恢复了古犹太圣殿的荣耀。但希腊人则有理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

居鲁士本人忙于巩固他的帝国，没有时间进军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外。但他死后八年，海斯塔斯匹司的儿子大流士登位，希腊就不安宁了。

① 据希腊神话，梅纳雷阿斯是斯巴达国王，其妻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巴利斯拐去，遂引起特洛伊战争。

② 廷巴克图，亦称通布图，非洲马里共和国的一个城市。

波斯军队经过长期准备之后，越过赫勒斯滂^①，征服了色雷斯。这是公元前492年的事。远征军在亚多斯山惨败，希腊人把此役归功于他们的伟大天神宙斯的及时干预。

两年后，波斯人又回来，但他们在马拉松被阻止了。

以后他们两次卷土重来。虽然他们在色摩匹雷附近击败和消灭了一支希腊军队，掠夺和焚烧了雅典，但他们从未能在西方大陆长期立足。

这是古老的亚洲文明和年轻的欧洲文明初次交锋，而胜利属于欧洲。

至于希腊人，随着军事胜利而来的，是一个时期的在智力方面和艺术方面的空前发展。在仅仅一个世纪之内，希腊培育出来的科学家、雕塑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诗人、戏剧家、建筑大师、演说家、政治家和法学家，比任何其他国家在二十个世纪里所培育出来的还要多。

雅典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中心。

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雅典地区，研究人体美学和思想的奥秘。

在阿克洛坡利斯山脚下聚集的人群中，可能有少数犹太人，但对这一点，我们有理由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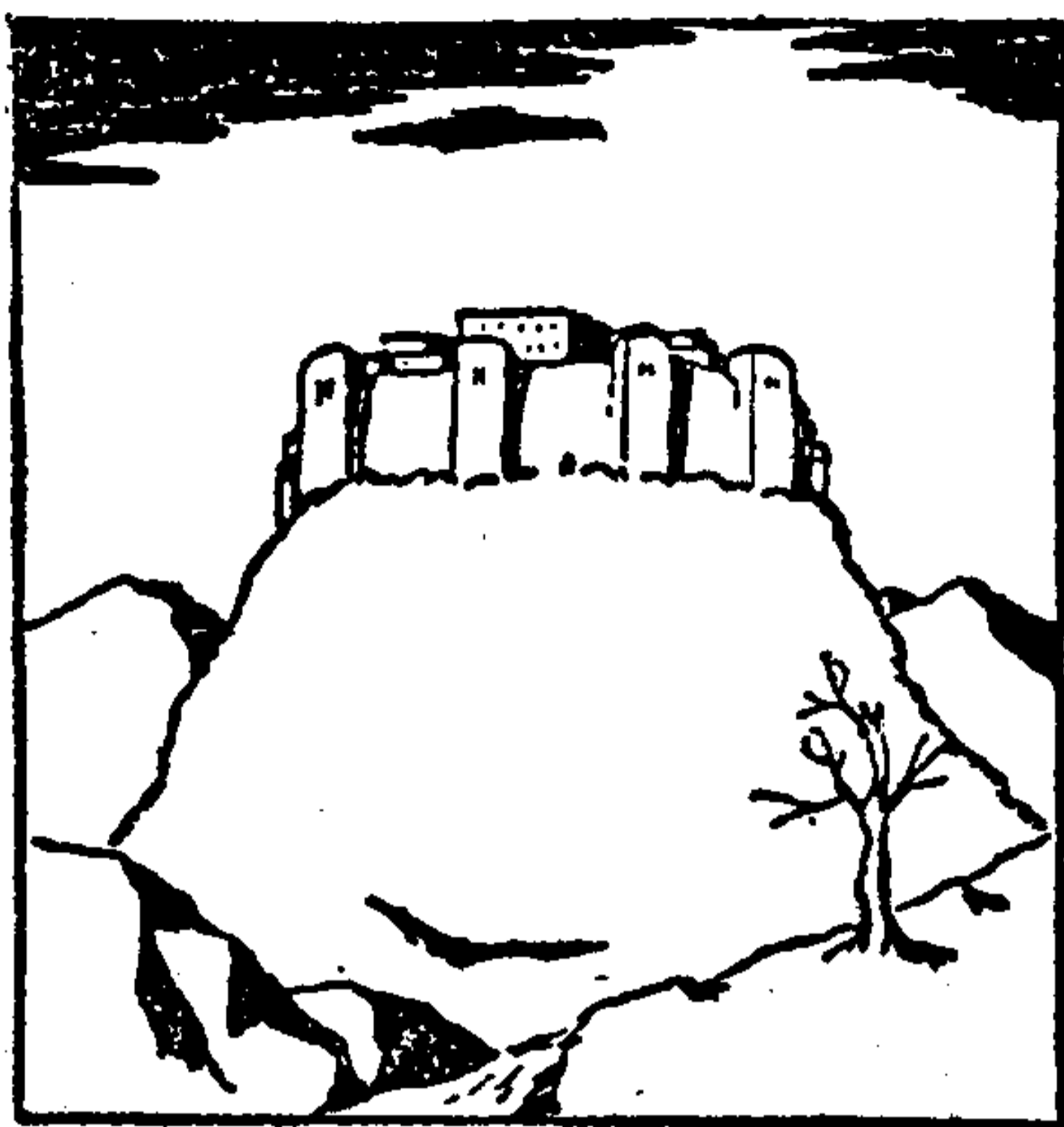
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听说过希腊的首都。西方思想界所热烈追求的，正是巴勒斯坦那些狂热之徒所深为蔑视的。就他们来说，理解耶和华的意志就是一切，知识由此开始，也

^① 赫勒斯滂，即今达达尼尔海峡。

到此为止。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在异教之地发生了什么。他们照样去圣殿。他们在新建的犹太会堂聆听祭司的告诫。他们只管自己的事情。

他们的生活如此平淡无奇，以致我们毫不知晓他们这一段时期的历史。

耶路撒冷被遗忘了。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所祈祷的正是这个。



耶路撒冷被遗忘了



扎拉图斯特拉

第十八章 犹太：希腊的一个省

一个世纪后，从希腊最好的学校中培训出来的马其顿年轻酋长亚历山大决心要把希腊文明传播给全人类，并征服了亚洲。犹太人的国家也为亚历山大的军队所倾覆而成为马其顿的一个省。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托勒密自封为埃及国王，统辖了巴勒斯坦省。

犹太人在波斯长期居留期间，接触到了一种新的宗教体系。波斯人是一位名叫扎拉图斯特拉（或名琐罗亚斯特）的宗教^①大师的信徒。

扎拉图斯特拉认为人生是善与恶之间的不断斗争，智慧之主与愚昧邪恶之主永远交战。

对大多数犹太人说来，这是一个新的观念。迄今为止，他们认为只有一个万物之主，叫做耶和华。当大难降临、打了败仗或生了疾病，他们总是把这种灾祸归罪于自己不够虔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罪恶是来自恶魔的干扰。在他们

^① 此教即祆教，我国称之为拜火教。

眼里，在乐园中有罪的不是那条蛇，而是亚当和夏娃，因为是他们有意违背了耶和华的意志。

在扎拉图斯特拉学说的影响下，犹太人开始相信有一位恶魔专门破坏耶和华所做的好事，他们称它为撒旦，意即耶和华的对头。他们怕它，恨它，到公元前 231 年，他们认定它已经来到了人间。

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年轻异教徒王子，在尼尼微平原摧毁了波斯军队的残部，波斯的最后一个国王大流士三世被杀死在他自己的一条王家公路上。

这个庞大的帝国——流放的犹太人的好朋友——终于消失了。亚历山大和他的希腊人胜利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

世界的末日似乎来到了。

不过世界从来不会真正来到末日，总是会有“新的一章”的；如今是在非常奇特的形势下为犹太人展开了“新的一章”。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实际上并非希腊人。真正的希腊人认为他是马其顿人，是“外国人”。但是他自己却深信他是热爱希腊的生活和文明的，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立下了要为希腊事业战斗的誓愿，此后他的雄心就是把梭伦和伯利克里^①的理想带到世界各个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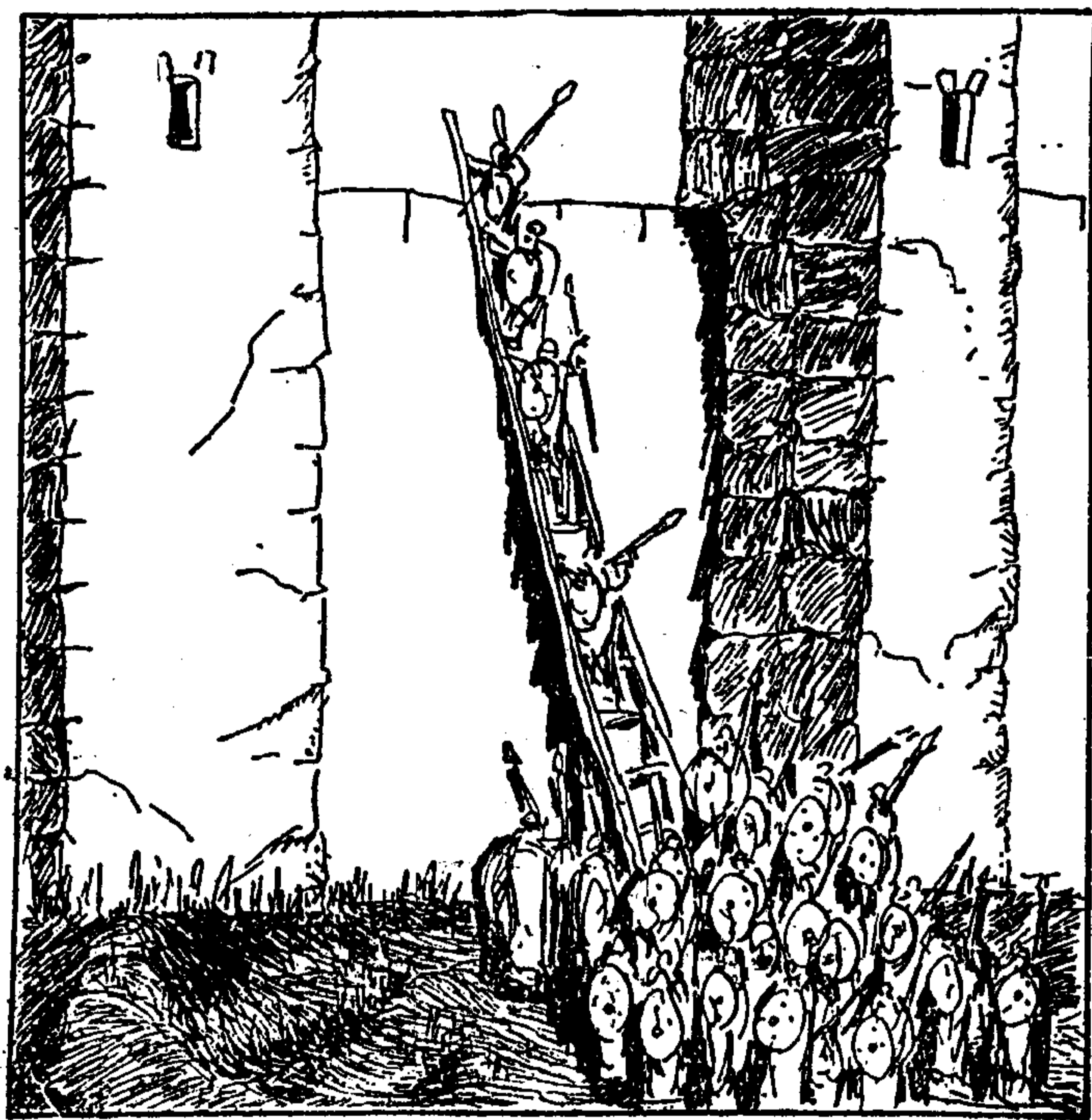
^① 梭伦(公元前 639?—前 559)和伯利克里(公元前495?—前429)，古希腊两位著名政治改革家。

使他们在人类知识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能为所有人分享。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 336 年开始了他的事业。

十三年以后，他的遗体停放在曾经一度是尼布甲尼撒之家的宫殿里，这座宫殿现在成为新的世界帝国的中心了。

此时，马其顿人已经征服了从尼罗河到印度河的所有土地，把希腊文明的萌芽带给了西亚各国和埃及。



耶路撒冷未经战斗就在一个安息日失陷

当伟大征服者的军队开始横扫叙利亚平原的时候，犹太人碰到了难题。

他们该怎么应付新的主子？若干年以前（公元前345年），他们曾经大胆反抗过亚达薛西（叙利亚最后几位国王之一）的某些暴政。在埃及国王纳达比纳斯和一支希腊辅助部队的支援下，他们的反叛曾经在一个短时间内站住了脚。这一轻易取得的胜利，鼓舞了腓尼基人也学犹太人的样而举起了叛旗。结果是，西顿城被夷为平地。不久，耶路撒冷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大部分房屋被焚毁，圣殿由于被供奉了不洁的牲畜而受到亵渎，大批人民被放逐到赫尔坎尼亚（黑海南岸的一个省）。犹太人的独立美梦，随着他们的劫后土地上的硝烟，化为泡影。

这对犹太人的自豪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多年来小心翼翼地遵循圣律行事，他们深信自己的模范行为已经得到了耶和华的绝对支持，在它的光电之剑的卫护下，耶路撒冷必成为坚不可破的堡垒。

而现在呢！在亚达薛西和他的残暴雇佣军肆虐之后，又来了一个新的、不明底细的威胁。

不幸（或者说幸而），亚历山大没有给犹太人多少考虑的时间。紧跟着有关推罗被摧毁和撒马利亚被征服的消息传来后，犹太人即被告知要把钱和给养送给马其顿国王。

由于加沙落入希腊人手中，出海的通路已被切断，逃跑已告无望。

据极不可靠的传说，亚历山大访问了耶路撒冷，在那里

做了一个著名的梦，在梦中被告知要宽厚对待犹太地区的人民。

实际上，耶路撒冷顺从地按照征服者的要求，把金银送交给了他。

作为报答，犹太人未受蹂躏。当他们周围所有帝国和王国都匍匐于尘土之中时，犹太人却得以略为安宁了一段时间。

几年之后，尼罗河口建立了亚历山大城，以取代已消失了的腓尼基贸易站。犹太人的经商才能是亚历山大所需要的，他把亚历山大城的东北部拨给犹太人居住。许多犹太人紧紧抓住这个机会离开耶路撒冷，移居到埃及。而圣城则由于被它的大多数干练市民所抛弃，逐渐地，它剩下的作为首都的一些特征，都丧失了。从那时起一直到如今，它仅仅成了犹太民族的宗教中心——为大家所尊崇，但来朝拜的人很少。

亚历山大之死，没有改变这种状况。这位伟大马其顿人的帝国，为他的将领们所瓜分了。其中一位名托勒密·苏特尔的，得到了埃及。他在公元前320年，与统治着叙利亚的他以前的同事交战。（犹太地区是叙利亚的一个省。）

托勒密在安息日攻击耶路撒冷。犹太人恪守第四诫^①，拒绝在这一天作战，城市遂告失陷。

^① 摩西〈十诫〉的第四诫是：不可在安息日工作，这一天只能用来祭祀上帝。犹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

托勒密对犹太人很好。结果，更多的犹太人移居到埃及。当年所罗门的长矛兵巡逻的繁华街道，开始长起野草了。

此后一百年的历史是索然无味的。亚历山大的将领们的后裔，相互之间不断争吵。犹太地区经常更换统治者，最后，基督诞生前第二世纪，犹太地区成为塞琉西家族的领地一部分。

公元前 175 年，著名的塞琉西王朝的第八任统治者安条克·埃毕方斯成为西亚大部分土地的主子。在这位聪明然而不宽容的君主的统治下，犹太人民族意识的发展，在生活中开始了新的一章。

安条克登位时，犹太地区的居民人数迅速下降。轻松愉快的希腊城市生活，开始影响了最后留下来的坚持犹太文化的居民。整个犹太民族很快就会被奇特的希腊文明所吸收。希腊文明是把亚洲和欧洲的一切好坏事物都包罗在其中的最佳混合物。

但是安条克·埃毕方斯不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在他的一生中，他使他的前任的工作都毁于一旦，使得不问世事的犹太人再一次成为强烈的爱国者。

第十九章 革命和独立

两百年后，一个名叫马卡比的犹太家庭举行起义，要使国家摆脱外国统治。但是马卡比建立的国家始终未能昌盛起来。罗马人征服了西亚，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半独立的王国，并任命他们的政治仆从来当这块倒霉国土的国王。

在古老的迦南之地，不能容纳两种各不相容的祭祀形式。

一个支派的人把耶和华看作是人世间的绝对而无庸置疑的主宰，他们不能容忍一个非正统的宙斯来和耶和华竞争；据说（当然是异教徒说的）这位宙斯是住在蛮夷之邦的某一处荒崖顶上。

安条克·埃毕方斯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他把毕生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使固执的犹太臣民成为非情愿的希腊人，结果是徒劳无功。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塞琉西家族的第八任统治者，他本来是应该懂得怎么去做的；但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

被送到罗马去当人质，他在那座既是世界文明中心也是世界罪恶中心的城市里生活了十五年。

罗马已经非常富裕，旧的简朴美德（是否真有这种美德，实属可疑）已让位给希腊人提供的更有乐趣、不那么沉闷的文娱活动。当时罗马城内有一个庞大的、地位重要的希腊人聚居区。

当时的希腊人在罗马所起的作用，类似现代纽约市的外国人所起的作用。正宗的美国人埋头于建设、采购、销售、规划和照顾着美国大陆的物质需要；而他们的管弦乐队是由德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组成的，他们的剧院大都上演俄国人和挪威人写的戏剧，他们的餐馆雇用着法国厨师，他们挂的画是好几个欧洲画家画的。

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初期的罗马城，同现代纽约市没有什么两样。

罗马人首先是战士，是立法者，是政治家，是收税官，是修路者，是城市规划者。他们征服了并且管理着整个已知的世界——从阴沉多雾的威尔士海岸到无垠平原的达西亚和灼热沙漠的北非。

这就是罗马人的工作，他们干得好而且喜欢干。至于其他象学校、科学院、剧院、教堂和糖果店这类琐碎事务，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操心了。

所以，伯利克里、艾斯契勒和费迪亚^①的卓越而不十分

^① 伯利克里（公元前495—前429），希腊政治家；艾斯契勒（公元前525—前456），希腊悲剧作家；费迪亚（公元前500？—前432？），希腊雕塑家。

稳重的子孙们，很快就麇集到罗马来了。这些黑头发的、英俊的希腊教师，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们泛泛地谈论着千百件事物，都是老实的罗马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以跟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这些希腊人能够争论着有关上帝的问题，同时又告诉人们如何打扮。他们能够向妇女们解释一种新的东方宗教的奥秘，同时又对使用化妆品的方法指点一二。他们善于讲俏皮话，总的说来，他们把沉闷古板的罗马社会变成雅典外城脚下著名的市场了。

刚从远方叙利亚来的年轻的安条克，很容易就被这座奇妙的大城市迷住了，他在十五年里成长为希腊哲学、希腊艺术、希腊音乐和一切希腊事物的热烈钦羨者，即使是阿西拜底斯^①本人对雅典优美事物的热爱，也不会超过这位亚细亚的小王储。

所以，当这位年轻人一旦被召回到自己的王国，他对本国的状况当然极其失望。

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恢复昔日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光采。即使在当时那古老的日子，同科林斯^②、雅典、罗马和迦太基这些世界性中心相比，耶路撒冷也要算作落后的村庄。它总是稍稍偏离文明的常轨。在巴比伦人、希腊人和埃及人（如果他们还想得起它来的话）看来，耶路撒冷是一个不错的但肯定地只是一个乡间中心，那里居住着一群思

① 阿西拜底斯（公元前450—前404），希腊政治家。

② 科林斯位于希腊南部，是古时希腊最大城市之一。

想狭隘的、困苦的人民，严肃得过分，对一切外来事物都表示非常明显的蔑视。

大流放时期以后，情况也没有什么改进。许多犹太人宁愿留在巴比伦。两个世纪以后，流放回来的人的后裔大部分都被引诱到亚历山大城和大马士革去了。如前一章所述，只有最虔敬的人留了下来，他们把耶路撒冷的知识界搞成一个非常封闭的神学辩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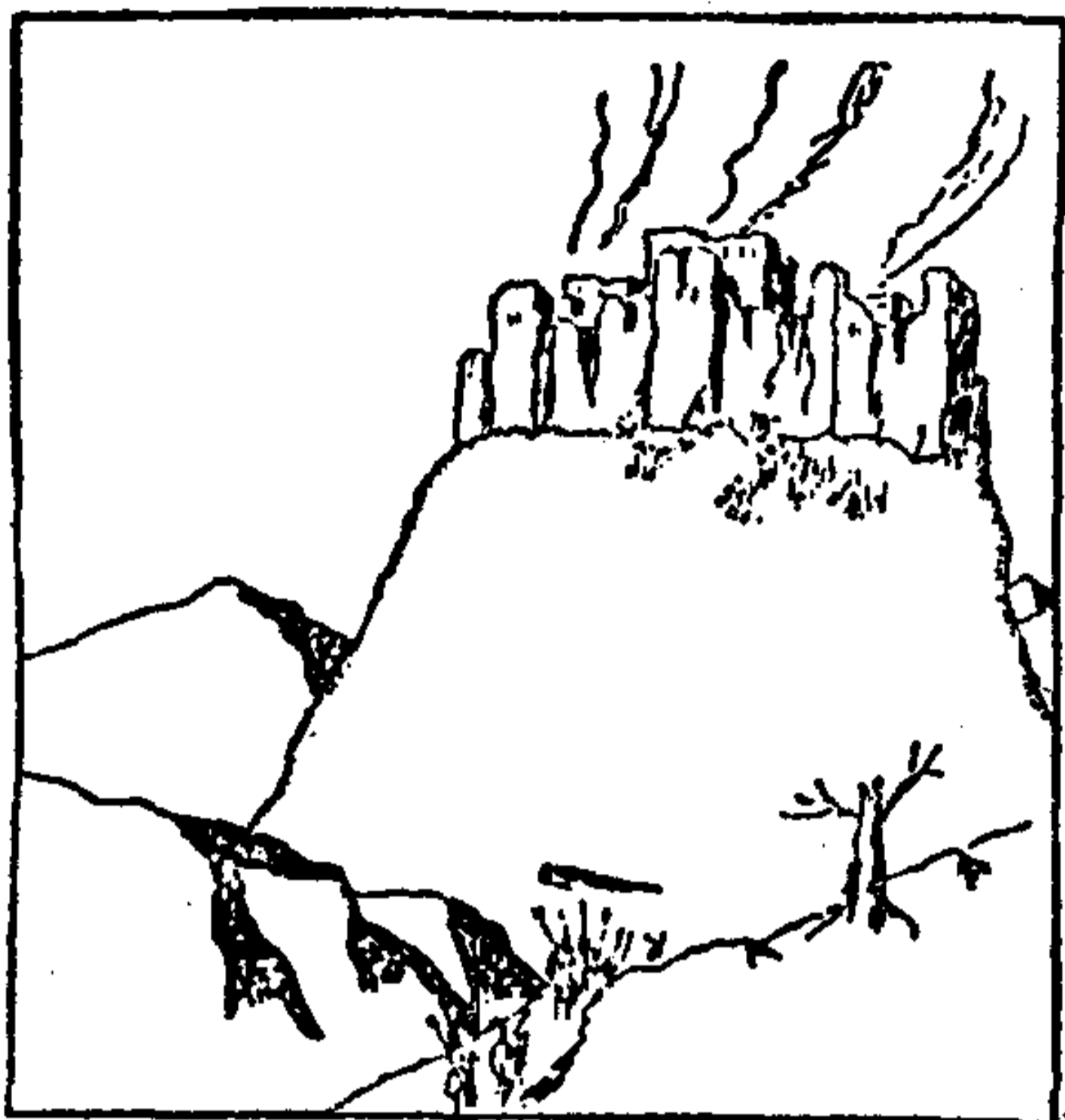
安条克刚从愉快的罗马回来，他所讲的和所想的是体育盛会和酒神节的庆祝会。但是他也得抽出时间和那些忧郁的、愁眉苦脸的学者在一起，他们会为了一条古老律法的某些晦涩的章节而苦思冥想。这当然使安条克和他的朋友们大大地不高兴。

安条克轻率地决定倡导优越的希腊文化。他就象一个努力要使冰河加快流动的人，他的成就极小，却惹起了一场大灾难。

起初，他想利用他的犹太臣民中的不满情绪来达到他的目的。当时有一小部分人对希腊生活方式并非完全不友好。安条克由此得到鼓励，便在耶路撒冷举办体育比赛，并捐钱给某些祭祀希腊众神的集会。这就大大触怒了信奉犹太教的臣民，不过当时犹太教民内部正陷于一场丑闻的争执之中，此事未了之前，什么也干不成。

事情是因两位对手竞争大祭司的职位而起的，其中一位名叫梅尼劳斯的，答应如得到任命，就送给国王几十万元。这是一大笔钱，说老实话，也是这位可怜虫远远付不起

的。为了支付第一期款子，他不得不窃取圣殿的基金。此事被揭露后，反对梅尼劳斯的舆论大哗，众人都突然支持其对手耶森，虽然此人也好不了多少。



耶路撒冷再次被占领

争论随之而起。埃及国王趁机袭击耶路撒冷城，并掠夺了圣殿（此时值钱的东西已很少了）。

安条克求助于他在罗马的朋友。但是困难一个接一个，他决定亲自去罗马向元老院求援。

伟大的共和国对其盟友的内争不感兴趣；只要西亚的各个支派不破坏帝国的和平，不干扰国际通商大道的安全，它们怎么干都可以。东方的一场战争可能会干扰亚洲的商业，所以罗马只是告诫安条克和埃及不得乱来，其他措施就没有了。

等到埃及人撤走后，这个鲁莽的年轻人就把他的全部时间和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一项崇高的任务上，即他所谓的肃清臣民的迷信。

他自然是下定决心去干的。

他粗暴地下令废除古老的犹太宗教仪式。不得奉行安息日，不得祭祀耶和华；这些都被看作是古老的、应该予以遗忘的野蛮时代的产物。他的仆从们所能搜到的犹太法典

书籍都被焚毁，平民老百姓私藏此书，等于自己判处自己死刑。

在幻想世界(由清规戒律和先知的梦想所构成)中过日子的耶路撒冷人，突然面对着野蛮的不能忍受的现实。他们关闭城门，企图抗拒王命。但是，叙利亚的统领选在安息日进攻圣殿，犹太人再一次拒绝作战，耶路撒冷乃任由安条克宰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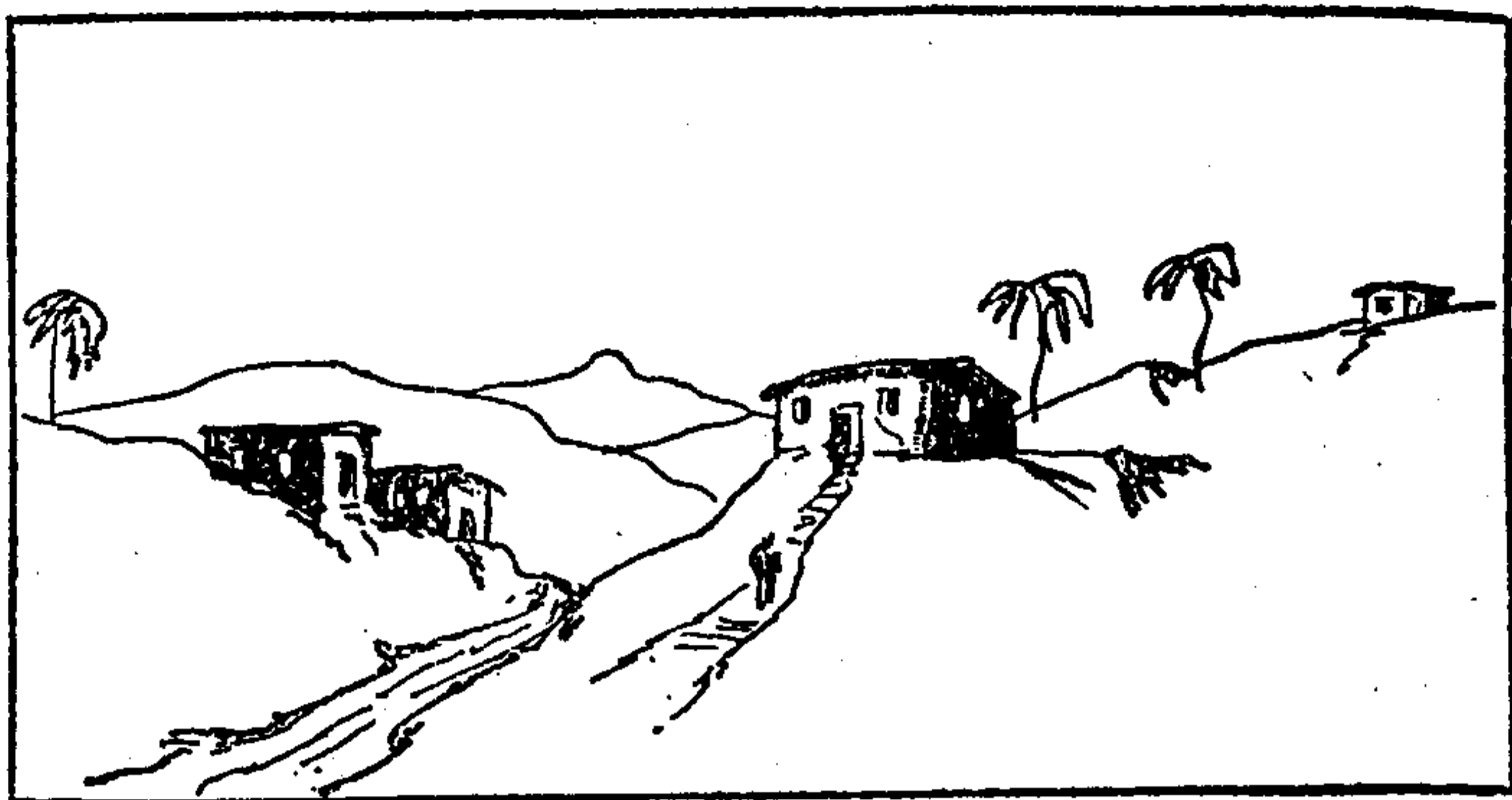
所有居民，凡能当作奴隶而卖得出价钱者，可予饶命，其他人一律杀死。对圣殿也不客气。

基督诞生前 168 年 12 月，先前进行燔祭的祭坛被推倒，在原址另外建了一座新祭坛。一切就绪后，在新祭坛上供奉大量死猪以祭祀宙斯。在犹太人眼里，猪是最肮脏的牲畜，用手摸一下，哪怕是用眼望一下，都会感到浑身不舒服、不干净。用猪作祭品，那是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

然而犹太人不得不顺从。一支强大的禁卫军住在新建的堡垒里，他们正杀红了眼地监视着死里逃生的居民。眼下在这座倒霉的城市里，被亵渎的神坛上放着的是猪肉，任何男女，凡试图用公牛肉去换下猪肉者，格杀勿论。

这种愚蠢的暴政，当然要自食其果。安条克不久就尝到滋味了。

在耶路撒冷北面六英里远的边境小镇莫廷，住着一位名叫马太蒂斯的老祭司，他有五个壮实的儿子。在实行新的宗教教规的过程中，安条克的使者来到莫廷，指令当地居民按新教规祭祀宙斯。人们来到市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马太蒂斯之家

安条克就在眼前，耶和華則遠得很。

一位可憐的、害怕得要命的農民，順從地執行了新規定的儀式。馬太蒂斯怒不可遏，他拔劍砍倒了那可憐的鄉巴佬，第二劍又殺死了那官員，他竟敢命令耶和華的忠實兒女執行如此糟糕的祭祀儀式。

以後，馬太蒂斯和他的兒子們當然只能一跑了事。他們越過高山，逃到約旦河流域。

全國各地人民都聽到了這個好消息——國王的權力受到公開的挑戰了！

耶和華的捍衛者出現了！

對本民族的前途仍有信心的人，趁黑夜潛離本鄉，奔赴約旦，加入起義隊伍。

安條克起初以為重施故伎即可望平定騷亂：他命令部隊再一次在安息日攻擊猶太人。

但是馬太蒂斯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他是為約法而生，



犹大·马卡比

不是为约法而死，所以他命令部下迎战，把叙利亚人击退了。

马太蒂斯因年迈不胜戎马劳顿而死，他的儿子约翰、西蒙、犹大、伊利萨和约拿单，继任犹太爱国者之领袖，坚持起义。其中以第三子犹大最为著名，他经常一马当先，人们因他骁勇善战而称之为犹大·马卡比（马卡比即“铁锤”之意）。他聪明地避免和训练有素的敌军作阵地战，而是采取了游击战术。

他不让叙利亚人得到片刻安宁。他袭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在半夜突然袭击敌人。当叙利亚人停下来摆开阵势对敌之时，犹大的人马就躲进深山；而当大为恼火的对手因久候不见敌踪而疏于戒备之时，他们又回来把敌人一小股一小股地吃掉。

以这种散兵交战方式打了几年之后，犹大巧妙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便发动了对耶路撒冷的进攻。他拿下了这座城市，圣殿遂重振昔日之荣耀和圣洁。

不幸，正当他威名大振之时，犹大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杀。犹太人再一次失去领袖。

约翰·马卡比和伊利萨·马卡比也都已死去，约翰是在几年前被伏击生俘而处死的，伊利萨则是在一场事故中被一头战象撞死的。

年龄最小的约拿单被推举为统帅，但他任职仅数星期，即被一名叙利亚军官所暗害，于是领袖职务便落到马太蒂斯唯一剩下的儿子西蒙身上。

此时，在另外一边，安条克也已逝世，他的儿子继位。但

不久，安条克的一个侄儿叫德美特琉·苏特尔的，从罗马回来，暗害了他的堂兄，在公元前 162 年自封为西亚大部分国土的国王。

犹太人的运气来了。

德美特琉在国内困难重重，他无法再额外对付一场犹太革命。他同西蒙·马卡比讲和，西蒙乃以“大祭司兼总督”的头衔统治犹大地区。这个头衔相当含混，大概同一千八百年以后克伦威尔的“英格兰护国公”这一头衔相类似。

外界对马卡比家族的才干很赏识，实际上承认新的犹太国家是一个独立王国，承认“大祭司兼总督”是这个新国家的合法统治者。

于是大祭司便开始使自己的国家走上正轨。他同诸邻国缔结了条约。他的头像铸在硬币之上。军队承认他是统帅。

当他和两个儿子在公元前 135 年被暗害时，马卡比家族的地位已经确立，王位自然而然地由约翰·呼尔凯纳斯继任。他统治了将近三十年，被承认为一个小而全的王国的君主。在这个王国里，依据古老约法的最严格要求而祭祀耶和华；在这个王国里，外国人不得擅入，除非有重要事务才能进行短暂访问。

可是天啊！一等到比较安宁的时期开始，犹太人就又一次沉溺于过去的宗教争论中，而这种争论在往昔曾对他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灾难。

从理论上说，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神权政体，大祭司是

国家的最高官员，而由于马太蒂斯·马卡比家族是世袭的祭司，他们一切都严格遵照约法行事。

但是，世界在迅速地变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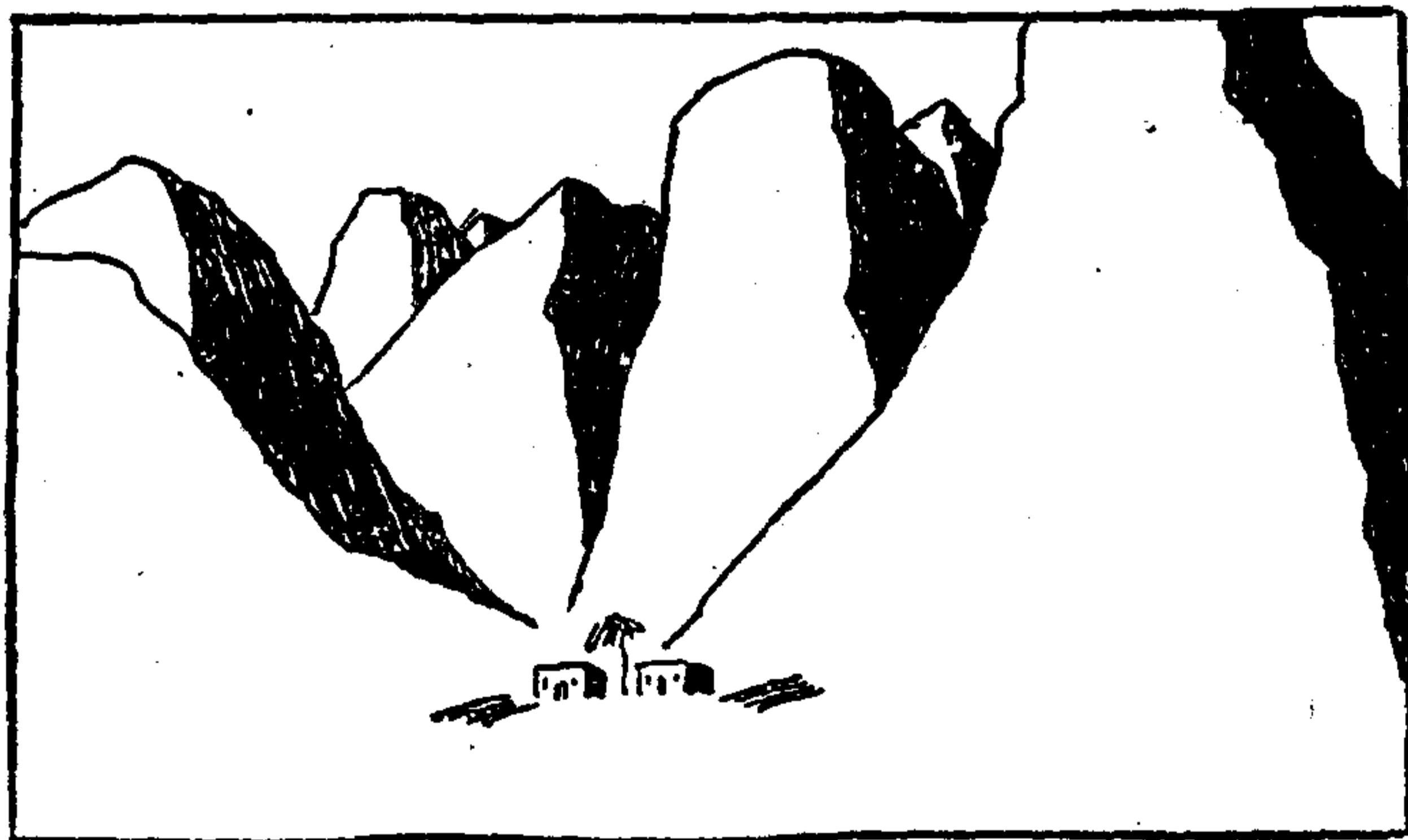
在亚洲的其他地区，在欧洲和非洲，神权政体的概念早已不存在了。

要在这个小小的内陆社会里维持神权政体，实际上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四周围的人民都已经甘愿接受希腊罗马有关治国之策的时髦思想了。

来自国外的压力，使得犹太人分裂成三派，各派持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和信仰原则。这三派对以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必要予以详细介绍。

三派中最重要的是法利赛派。

此派起源不详，看来是在马卡比起义前的艰难岁月中形成的，因为当马太蒂斯揭竿而起之时，就有一群号称“虔



戒行派住在旷野

敬者”的人支持他。独立斗争胜利后，起义之初的宗教热情开始消逝时，这些“虔敬者”改名为“法利赛”，挺身而出地坚持自己的宗教热情，一直到独立的王国覆灭为止。

即使是泰图斯^①皇帝的震怒，也压服不了法利赛人的宗教狂热，他们中许多人坚持了下来，虽然他们的信仰已不局限于古犹太教。

“法利赛”正是希伯来语的原义所说的，是一群“分离者”。由于他们狂热地坚持约法的每一个字，他们与众不同。

他们熟记摩西的古籍，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字母对他们都是有其深义的。

他们生活在一套奇特的仪式中，有着许多令人难解的忌讳。有些事情是他们必须做的，又有千百件事情是他们决不能做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万能的耶和華的真正信徒。除了他们之外的所有人都注定要沉沦地狱，而只有他们法利赛人肯定进入天国，因为他们一丝不苟地遵守约法的每一个标点符号！

一代接着一代，他们花费着大好时光，伏案精读古代经卷，解释、注释、推敲、判断和阐述“出埃及记”中有关苦难岁月一章里的某些几乎被遗忘了的字句和晦涩而完全不相干

^① 泰图斯（公元40—81），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为公元79—81。

的细节。

他们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极其谦虚的美德。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在为自以为与众不同的品质而非常自豪。说老实话，他们对众人只有深深的蔑视。

法利赛人最初无疑地是从对上帝的威力无限忠诚出发，为最崇高的动机和狂热无私的爱国主义所鼓舞的。但是，随着岁月消逝，他们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干预一切事务的宗派，不容许人们脱离旧式的成见和迷信。

他们执意不看将来，只把眼睛盯着以往摩西时代的荣耀。

他们仇恨一切外国事物。

他们蔑视一切新生事物，叫嚷所有改革者都是国家公敌。

当一切先知中最伟大的一位^①，向他们宣讲关于慈爱的上帝和众人都须互相友爱的道理时，法利赛人是如此暴烈地攻击其对手，以致颠覆和摧毁了他们不久以前曾帮助建立起来的国家。

力量仅次于法利赛派，但人数不很多的，是撒都该派。此派可能得名自一位名叫撒督的祭司，比法利赛派要宽容得多；不过，他们的宽容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冷漠。

他们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他们周游各国，见过其他国家和人民。他们自己忠诚地信奉耶和华，同时

^① 指耶稣。

承认越来越多的希腊哲学家在传播生和死的崇高学说时，同样也是忠诚的。

他们对法利赛人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在那个世界里，尽是一些魔鬼、天使和其他奇奇怪怪的虚构的生物（都是游客从东方带到巴勒斯坦来的）。

他们接受现实的生活，力求过一种受人尊敬的生活，不愿把信仰过多地寄托在身后升入天国之上。而当法利赛派试图在这一点上与之争论时，撒都该派往往要求从一本古书中找出相应的论证来，结果当然找不到，因为那些可尊敬的经卷上都没有谈到这一点。

总之，撒都该派比法利赛派现实得多，他们是和他们生活中的时代保持经常接触的。

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他们吸收了伟大希腊邻邦的智慧。

他们承认只有一个上帝，管它叫做耶和华或者宙斯都可以。

他们不认为象上帝这样一个伟大的力量，会对人世间微不足道的具体问题感兴趣；因此他们认为法利赛人那种纯粹是咬文嚼字式的思考，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勇敢地、高尚地生活，而不是逃避生活地躲在学术研究的高墙后面去致力于拯救自己的灵魂。

他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们对旧时代的虚构美德毫不在意。

渐渐地，他们对单纯的宗教事物完全没有兴趣，而非常实际地投身于政治。

若干年以后，当法利赛人由于耶稣的宗教异说而坚持处死他时，撒都该派也站在法利赛人一边谴责这位拿撒勒的先知，认为他威胁了现存的法律和秩序。

他们对耶稣的学说不感兴趣，但他们害怕他的思想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所以也赞成处死他。

他们和法利赛人是殊途同归。

他们所谓的宽容和法利赛人的绝对不宽容，是同样的死板和狭隘。他们对各各他的最后一幕^①（本书最后一章中将谈到），负有同样的责任。

最后还有一派，此派所起作用虽不大，但为求历史的精确性，也必须予以介绍。

许多犹太人生活于对所谓的无意识罪行的无尽恐惧之中。他们的戒律十分复杂，要想遵守古代法典的每一条每一款，没有人能办到。而办不到（尽管不是有意的），在耶和華（约法的化身）眼里就是可怕的罪恶，就要受到同违犯《十诫》中的一条那样差不多同样严厉的惩罚。

戒行派（或称“圣洁的人”）为了摆脱这种困难，有意地放弃了我们所称谓的一切“生活准则”。

他们什么都不干。

他们躲入深山，远离一切纠纷，与世隔绝。

^① 指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为更加安全起见，他们往往自己合群而居。

他们不相信有什么私人财产，一人所有即人人所有。除了衣服、床和从公共厨房打饭的碗之外，戒行者没有任何私有之物。

这些修身养性之处的成员们，每天有一部分时间用在耕种几块玉米地以收获食物；其他时间就用在精读《圣经》和那些久被遗忘了的先知们所写的书，一面研究书中的悲欢和沮丧的观点，一面折磨自己不值一文的灵魂。

这一套生活对多数人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所以戒行派的成员比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要少。在城市的大街上看不到他们，他们既不做生意，也不接触任何政治生活。

他们知道自己是在拯救自己的灵魂，所以感到幸福。他们为别人做得太少，对国家的生活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他们却有着巨大的间接作用。他们的严格的禁欲主义一旦同法利赛人的实用主义的狂热性结合起来（如同“施洗者约翰”那样），就能影响一大批人，必须十分认真地把他们当作这个国家的一大派。

从以上的简略介绍中可以懂得，有着这样几个由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互相冲突的派别掌握着力量的平衡，要治理这个国家并非易事。

马卡比家族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竭尽所能，在头一百年干得还不错。到约翰·呼尔凯纳斯即位，已经是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位伟大领袖了，再到他的不成器的儿子亚历斯多布勒斯（“希腊人的朋友”），就完全不称职，衰亡时期也就

开始了。

亚历斯多布勒斯认为自己实际上已拥有国王通常所具有的一切权力，而犹太臣民却不让他拥有国王的称号，他大为恼火。

法利赛派是爱好研究细节和尊重传统的，细微的差别在他们看来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犹太人接受士师的统治，因为历来的士师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国王这个称号。如今，一个连大卫的后裔都不是的人，却坚持要国王这个称号，何况就连耶和华自己也只是在极个别的场合才称王的呢！

法利赛人大怒。亚历斯多布勒斯为寻求支持，极愚蠢地去和法利赛人的敌手联盟，接着又发生了家庭内讧（这种事在古代是常有的），新“国王”的母亲和兄弟们站在他仇人的一边。

战事爆发，母亲被杀。

不久，由于一位过于狂热的军官的失手，亚历斯多布勒斯所宠爱的弟弟安提戈纳斯被刺身亡。

为了使他的臣民们处于另一种性质的激情之中，从而忘却上述不幸事件，亚历斯多布勒斯对他的北方强邻发动了战争。

他占领了已经灭亡了四百年的旧以色列王国的大部分领土。他没有恢复以色列这个名称，而是以北部山地一个地区的名称为名，把占领区叫做加利利。

至于亚历斯多布勒斯以后有什么计划，不得而知，因为

他登位仅仅一年就病死了。他的弟弟亚历山大·詹奈斯（约翰·呼尔凯纳斯的第三个儿子）继位。这位年轻人从他独立处世之日起就为他父亲所憎恶，一直被流放在外。他在位将近三十年，等他去世的时候，整个王国已衰弱不堪了。

这位年轻王子犯了和亚历斯多布勒斯同样的致命的错误：在两大教派的争执之间，支持了一派。他又学他祖宗的样，以侵犯邻邦来扩展领土。

虽然他的内外政策都不成功，他一直没有吸取教训。

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同样糟，她成为法利赛派的工具。政府的实权操在法利赛派少数狡猾的头头们所组成的幕后内阁手里，他们为自己一伙人的利益而统治着犹太和加利利。为了更紧地掌握全国，法利赛派促使亚历山德拉任命她的长子呼尔凯纳斯为大祭司。他也是法利赛派最顺从的信徒之一。

这当然不合小儿子亚历斯多布勒斯的胃口，小儿子是以他伯父的名字命名的，他继承了他那死不足惜的亲戚的许多坏品德。

当法利赛派得意忘形地实行恐怖统治，企图处死撒都该派的领袖们时，亚历斯多布勒斯宣布自己是撒都该事业的捍卫者。

此时，犹太教公会（即最高参议院）仍然为法利赛派所掌握，但亚历斯多布勒斯和撒都该派占领着几个非常重要的城镇，不久就强大到足以威胁耶路撒冷了。

正在这个时刻，亚历山德拉去世了。她的儿子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国库枯竭、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这种情况并不新奇。世界这一动乱的小小角落，是永远处于某种骚乱之中的。

但是，正如上文讲过的，时间和环境都变了。

如果是往后倒拨一千年或五百年，没有人会注意这些闪族部落在干什么，只要他们不越雷池就行。而现在，西亚的大部分是在罗马人手里，他们已经继承了亚历山大的帝国，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税收源源不断。

亚洲这一部分地区的财政收入来自贸易，因此必须保持外部的和平与秩序，否则就不会有信誉，自然也就不会有商业。

小亚细亚的邦图斯国有一位国王叫米士利代，他试图干扰罗马的政策，经过一场长期的战祸，他被迫自杀，他的帝国也被并入罗马共和国。

呼尔凯纳斯和亚历斯多布勒斯对这位富有和强大的暴君的命运一无所闻，继续争吵，闹得不可开交，终为罗马所知。

于是，驻东方的罗马军队统领受命前往耶路撒冷了解情况。当他到达此城时，亚历斯多布勒斯及其同伙守在圣殿内，呼尔凯纳斯及其追随者则在殿外，对这座神圣的建筑物（实际上是一座非常坚固的堡垒）实行了常规的围困。

等到罗马人来到现场，两位王子都争取罗马人的支持。

罗马统领以罗马人善于冷静地考虑复杂的问题的特

点,决定先击败呼尔凯纳斯,因为他的部队在野外,容易打;而亚历斯多布勒斯的部队躲在滑溜溜的石头建成的高墙后面,难打。

他赶走了呼尔凯纳斯,亚历斯多布勒斯就这么简单地成为犹太和加利利的统治者。

但是为时不久。

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庞培来到了东方。呼尔凯纳斯赶忙去晋见,当面要求给予支持。

亚历斯多布勒斯听说后,也赶忙到罗马营地去陈述他这一边的情况,表示愿意主持罗马人打算在这一地区建立的任何政权,而由于他是最顺从的人,因此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没等庞培完全搞清楚双方的论据,军号又响起,宣告第三个代表团的到临。

来者是法利赛人。他们向庞培解释说,犹太人民对这两个王子都深为厌恶,只希望回到旧有的、严格按照法利赛派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神权政体。

庞培所关心的只是保证商队能安全地从大马士革到达亚历山大城,其他都无所谓;所以他不耐烦地听完了三方的意见,拒绝表态。他说他要去讨伐某些阿拉伯部落(它们正在原先属于亚述帝国的地区闹事),要远征回来后才给予答复,而在他回来之前,三方必须静候处理。

即使到这种时候,犹太人还不完全明白自己是处于什么地位。亚历斯多布勒斯一回到首都,他的行为就好象他

真的是全犹太地区的国王，他似乎可以任意统治他的领土，就好象全世界没有一个罗马士兵存在。

这种情况只能维持到庞培还在东边未回之时，一等到他打赢了阿拉伯人回到西亚，他就追究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

亚历斯多布勒斯听了坏主意，采取了致命的对策。

他想学老祖宗的样。他退入圣殿，切断和外界联系的桥，公开打起了起义的旗号。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大哥呼尔凯纳斯投到敌人一边。对圣殿的围困，以当时最佳和最有效的方案实施了三个月。

在圣殿内，饥饿的守军极其艰苦。然而，绝望的处境却鼓励了士气。呼尔凯纳斯的叛变，使守军认为自己是耶和華神圣事业的捍卫者，是犹太独立事业的捍卫者。

有些逃兵把这种疯狂的宗教情绪告诉了庞培。他想起了若干世代以前叙利亚人的做法，便下令在安息日发起总攻。

这是基督诞生前 63 年 6 月。罗马军团猛攻犹太堡垒，攻下了圣殿，俘获了全部守军。

按照传统，一万二千多士兵在当天全部被杀，被俘的军官全被斩首。亚历斯多布勒斯及其妻儿被押往罗马，行走在罗马统领凯旋献俘的仪式中。不过，他们以后被准许安居在罗马城郊，在那里为犹太人聚居区奠定基础。这个犹太聚居区，以后在保罗和彼得的时代，在西欧的帝国史中起

了重要的作用。

战斗结束后，罗马人采取了聪明的和解政策（这是罗马人的特点，一直到罗马帝国灭亡都是如此）。他们不掠夺圣殿，允许继续以圣殿为祭祀之地。但是庞培没有因为这一宽宏措施而受到感激。

庞培和他的僚属在一次巡查中，纯粹出于好奇和完全不了解犹太人的偏见，漫步进入“至圣所”。它是一间小小的石室，室中空无一物，罗马人看到这间圣室确实没有什么可看的，便离开了。

但在犹太人看来，不干净的外国人进入此室（尽管时间很短），就是亵渎圣物，必将受耶和华的严厉报复。他们永远不会原谅庞培。同这一种对他们的宗教自豪感无意识的侮辱相比，庞培为他的新臣民做任何好事都等于零。

庞培当然不知道他闯了祸。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已经是最不寻常地宽大了。他准许呼尔凯纳斯回到耶路撒冷，并任之为大祭司，以安抚法利赛人。作为一种终极恩典，他还赐予呼尔凯纳斯以总督的职位。总督是一个相当泛泛的称号，有时赐给原独立国的君主。这个职位的权力不大，但奉承了被征服民族的虚荣感。罗马人在给予头衔方面是很大方的，只要接受头衔的人听话和循规蹈矩。

如果呼尔凯纳斯是一个能干的人，即使到这种时候，也还可以为他破碎的国家挽回一些利权；可是这位总督全然无能，很快地就连最后一点威信也丧失了。

大概三十来年以前，亚历山大·詹奈斯（呼尔凯纳斯和

亚历斯多布勒斯的父亲)当国王的时候,曾经任命一位叫安提帕特尔的人当以东地区的省长。(以东又名以多美亚,位于耶路撒冷之南。)

这位惯会弄权的安提帕特尔喜欢浑水捞鱼,经常机灵地把水搅浑,然后毫不客气地大捞特捞。他装作是呼尔凯纳斯的忠实朋友,常常在他耳边出谋划策;而这类好心的计谋,往往使犹太这块地方的情况更复杂,困难更多。

安提帕特尔玩弄这套把戏很得心应手,不久就大得罗马方面的恩宠。

当罗马爆发内战,庞培的军队及其对手恺撒^①的军队在作殊死战斗之际,安提帕特尔在一旁看谁将获胜。一等到基督诞生前48年,庞培在法萨利亚一战失败,以多美亚的统治者就和恺撒联盟了。

为报答这一忠实的行为,恺撒赐予安提帕特尔以罗马公民的荣誉,同时默许他操纵如今被称为犹太的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王位。

这位新“公民”巧妙地运用了她的有利地位。他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他的犹太臣民得到了长久所未享有的较大程度的自由。他们被免除为罗马军队服役,被准许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不再被迫交纳庞培所抽取的赋税。他们重新得到了几乎完全的司法和宗教的独立。

但是在法利赛人眼里,安提帕特尔并不比庞培好。他

^① 恺撒(公元前100—前44),罗马共和国执政三巨头之一。

们指控他是一名外国人，是一名暴发户，是一个篡位者，没有权利坐在大卫的王座上。他们议论着要推举安提戈纳斯（亚历斯多布勒斯之子，亚历山大·詹奈斯之孙）为国王。他们又一次表现得似乎是他们，而不是罗马人，才是西亚的主人。

这一回，法利赛人不起多大作用了，因为安提帕特尔比他们更狡猾，更无所顾忌。他有一套野心勃勃的计划以建立自己的王朝，他感到废除马卡比王朝的时机到了。他慢慢地行动着，始终盯着他的最后目标。

正当万事俱备之时，他不幸为呼尔凯纳斯的一位朋友所毒死。

但是他的儿子希律继续按照父亲所设计的方案行事，同样地成功。

安提戈纳斯愚蠢地被鼓动发起革命以反对罗马政府。这一不合时机的起义，正如希律所期待的，以惨败而告终。

安提戈纳斯率领少数士兵逃进圣殿，经过长时期的围困，大大激怒了罗马人，他仍不得不投降。

安提戈纳斯乞求饶命，然而这一回罗马人不留情了。他们的这个犹太省没有一年不闹出些事情来；他们给了犹太人各种特权，而犹太人的报答却是接二连三的、耗费很大的叛乱。这一次他们决心树立一个永世不忘的实例。

他们把安提戈纳斯当作普通犯人，公开鞭笞，然后斩首。

马卡比王朝宣告结束。希律登上王位。他娶了呼尔凯

纳斯的孙女玛丽安妮为妻，算是同犹太的合法统治者维持了隐隐约约的关系。

希律就这样靠罗马军团的力量，成为一部分犹太人的国王。

是年为公元前 37 年，世界一团糟。

第二十章 耶稣诞生

希律王在位的时候，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约瑟之妻马利亚，生下一个儿子名叫耶稣。

公元 117 年，罗马历史学家塔西特斯记述了在全罗马帝国开展的对一个新的教派的迫害运动。他并不支持尼禄^①，但他还是竭力为这场迫害运动辩解。他写道：

“皇帝曾经以酷刑对待某些男女，这些人由于其所犯罪行而为群众所痛恨，他们被群众称为‘基督徒’。这个被据以为名的‘基督’，是在提庇留皇帝^②时代为当时的犹太省（亚洲的一个偏远省份）总督彼拉多所处死的。虽经短时期的镇压，这一可怕又可憎的迷信活动又在四处传播了；不仅在罪恶的发源地犹太省活动，而且还传播到罗马来。罗马这个城市，不幸得很，是世界上一切伤风败俗和不良倾向的事物都会投奔来的场所。”

这位罗马人并不确切知道他所如此蔑视的“基督徒”是

① 公元 54—68 年在位的罗马帝国皇帝，以残酷迫害基督教徒著称。

② 公元 14—37 年在位的罗马帝国皇帝。

些什么人,也不知道“被据以为名的”基督是谁。他也不知道。

在他看来,象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又大又复杂的国家,总会有一些麻烦事儿的,何况犹太人(在多数较大的城市里都能找到他们)自己相互之间常常吵架,等闹到地方官面前去的时候,又往往坚持要用自己那套别人难以理解的戒律去处理,这当然要使地方官大光其火。至于基督其人,大概是加利利省或犹太省的什么地方的一个小小的不知名的犹太会堂的一位传教士吧。诚然,尼禄皇帝也确实可能过分严厉了一些,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对这类事情也确实不能过于宽大。

就塔西特斯而言,问题到此终结,他再也不提那个讨厌的教派了。

那个时期的其他史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有用的材料。

约瑟孚斯(犹太人)在公元80年出版了一本有关犹太国家的详细历史,原版书提到了彼拉多和“施洗者约翰”,可是没有耶稣的名字。

和约瑟孚斯同时期的太巴列^①地方的杰司特斯,对公元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的犹太历史十分熟悉,但显然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

所有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没有提到耶稣,我们所知道

^① 太巴列,位于以色列东北的一个城市。



约瑟孚斯

的完全来自《新约》的头四卷书，即四“福音”书。

就象“但以理书”、大卫的“诗篇”以及《旧约》的许多其他书卷一样，“福音”书的作者也是虚构的。这四部“福音”书分别以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位使徒命名，但是，他们似乎

同这四部文学名著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秘不可测。好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此争论不休。在神学问题上进行争论是得不出结果来的，所以我们将不对这个问题提出肯定意见，而只是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引起这么多争论。

当然，对于从小就和印刷品（报纸、书籍、时间表、菜单、电话簿、护照、电报、信件、税单等等）打惯交道的现代人来说，有关耶稣的生死，竟然会一张记录在案的纸片也没有留下来，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这是没有什么很不寻常或者可惊讶的。

荷马的著名史诗就是在那些游方歌手们死后几百年才写下来的；那些歌手挨村串乡地把赫克托和阿溪里^①的英

^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两位英雄。

雄业绩唱给钦佩不已的希腊孩子们听。

在古代，人们靠口传以取得知识，因此记忆力极强。一切事情都是由父亲仔细地口传给儿子，就象现在是印成文字传给后代一样。

再说，不要忘记耶稣曾经拒绝如许多犹太人所热望的那样去担任民族领袖的角色，他是几乎只同十分贫苦而纯朴的渔民和小店主交往的，而这些人都不是专业编辑，大多数都无疑地不会写字。

最后，他既然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谁也不敢花时间去记录他的一生和他的教导。

耶稣的门徒坚决相信耶稣之死意味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们都准备着接受最后的审判，自然不会白费劲去写书（写成了也是要被天火烧掉的）。

随着岁月消逝，人们越来越肯定，地球仍将无限期地继续在空间静静遨游。于是便有人去访问认识耶稣的、听过耶稣讲道的以及耶稣死前几年伴随他的人。这些人中有不少无疑地还活着，他们讲出了所知道的一切。他们所记得的耶稣几次著名的讲道，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凑起来成为一本书。

耶稣所讲的格言，也被回忆起来，集成另一本书。

人们访问了拿撒勒的老公公老婆婆。有些耶路撒冷人曾经在各各他^①亲眼见到耶稣被处死，他们回忆了耶稣的

^① 各各他也可意译为骷髅地，耶稣在此地被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时刻和所受的痛苦。以此为主题，又有了不少文学作品。

这类书风行于世，资料日益增多，很快就集成卷卷巨册。

以现代人为例，就拿亚伯拉罕·林肯来说吧。关于这位美国最伟大先知的生平，源源不绝地出版了不少书，有洋洋巨著，也有薄薄的小册子。一般人是不可能把这些书都读完的，即使他能把这些书全都找到，也不能选出哪一本是真正必需的。因此，不时有一些毕生研究此专题的学者，从所有材料中精选出一部分来，提供给读者一本简明的“林肯生平”，其中概括了重要事件，而略去那些只有专业历史学者才感兴趣的東西。

四“福音”书的作者正是这样编写耶稣生平的。他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味和能力，用自己的话来重写“主”的苦难和凯旋。

没有人能肯定地指出马太是谁，生于何时。不过，从他所给我们的福音来看，他是一个朴实的人，他喜爱耶稣经常对加利利的农民们所讲的家常话，所以他着重写格言和讲道。

约翰则完全不同。他必定是一位有学问的略嫌迂腐的教授，对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神学院所讲授的最新学说素有研究，因此他所写的“耶稣生平”带有严谨的神学味，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所完全没有的。

冠其名于第三卷福音书上的路加，据传说是一位医生，

但他很可能是一位学校教师。他庄重地宣称自己读过所有关于基督生平的书，但都不满意，因此决定自己写一本。他打算写众所周知的事情，再增补一些尚未披露过的细节。因此他在马太和约翰所忽略的细节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的细心研究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关于马可，他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所有研究《圣经》的学者特别注意的课题。

在耶稣的最后日子里，从模糊的背景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聪明伶俐的少年一闪而过。他在各各他的悲剧中是出现了的，虽然是个很小的角色。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在为耶稣传话。在最后的晚餐那一个晚上，他跑进客西马尼花园，向先知（耶稣）告警说公会的士兵要来抓人了。以后又看到他作为秘书和旅伴而先后跟保罗和彼得在一起。

但我们不十分清楚他是谁，他干了些什么，他跟耶稣是什么关系。

以马可为名的那卷福音书使事情更加复杂。这卷书看起来正是那一个少年才能写得那样精采，它所写的许多事件都带有一种亲身经历的味。其他福音书所提到的许多事情，它都略而不提；然而当它具体描述某一事件时，其情节立刻活灵活现，充斥着生动的小小轶闻。

这种亲近的和亲身经历的笔调，常常被引用为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至少这卷书是一个具有第一手知识的人写的。

可是！马可福音跟其他福音书一样，其文学特征肯定

是属于第二世纪的，因此只能是马可、马太和约翰的孙辈写的。

由于完全没有同时代人提供的证据，有些人就以此为有力的论据，宣称所有以史为据而再造耶稣生平的努力必然失败，除非能找到可以把第一世纪前半期和 第二世纪后半期连接起来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几乎到处都可能埋藏）。

我本人不能同意这种意见。

尽管就目前所知，四卷福音书的作者本身无疑地并不认识耶稣。但是，任何人只要认真读过这四卷书，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共同来源显然就是曾经在公元 200 年间流行过的一些稿本，而这些稿本打那以后就遗失了。

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早期历史中，这种中间缺一段的情况是常有的。即使是阐述自然界的名著，也有时一下子就跳过几百万年，而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科学知识去尽情地想象那一段时期。

何况我们目前所研究的并不是某些模糊的史前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特殊魅力和特定威力的人，其生命力超过两千年前活着的任何人。

在历史研究中，非常需要直接的文字证据；但在研究耶稣时，这种证据看来就完全不必要了。围绕着拿撒勒的先知这位人物而写的作品就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耶稣和他的工作，差不多两千年以来以各种文字出版了不可胜计的书籍，代表着一切可能有的观点。

以同样的热诚，有的证实耶稣确有其人，有的则否定有其人。

有的肯定四卷福音书有权威，可靠，有的则怀疑。

有的怀疑使徒书信的可靠性，有的则虔诚地相信其绝对可靠。

还不止于此。有人还从语言、年表和教条式的批判角度，仔细审查了《新约》的每一个字。

只是因为《圣经》的两大学派对“启示录”或“使徒行传”的一些疑难点有不同观点，尽管这些疑难同耶稣的理想毫不相干，却竟酿成互相打仗、蹂躏敌国甚至抹掉整个民族。

为了纪念某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有人兴建巍峨的教堂；而对某些无可否认的真实事件，有人却猛烈攻击予以否定。

有人宣讲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有人则谴责他是骗子。（有时骂得很凶，一点不留余地。）

考古学专家耐心地研究上千个部落的民歌，以剖析这位变成了受人们极度崇拜的人。

在争论的过程中，有的得意洋洋，有的荒谬可笑，有的粗俗不堪，但都引用了大量书本和资料，引经据典，俨然不可驳倒。

问题并没有解决。看来还是早期的门徒最聪明：他们不写书，不争论，也不过分思考；他们衷心感谢上帝赐予的一切，全凭信仰行事。

我们正是根据这一可亲的传统，写出以下的故事。

* * *



希 律

希律是国王，一个坏国王。

他的王位是建立在暗害和欺骗之上的。他没有原则，但有野心。

在西部亚洲，伟大的亚历山大仍在人们记忆之中。三百年前一个小小的马其顿王子所能做到的，今天的一位强

大得多的犹太国王也能做到。

所以，希律费尽冷酷而恶毒的心机，努力扩大安提帕特尔王室的荣光。他既不尊重人，也不尊重上帝，只尊重那位罗马总督，因为他的穷凶极恶的王位正是靠了总督的恩赐才保得住的。

往回倒拨一千年，这种专制主义或许能通行无阻。不过世界已经大变，希律在他凄惨地去世之前，就得面临这种变化。

罗马人已经在地中海周围的土地上确立了秩序。同时，希腊人则探测了浩瀚的灵魂之海，科学地探索着善与恶的性质，力求得出合理的结论。

希腊语言为了便于国外的人运用，已大大简化，并已成

为每一个国家的文明社会的通用语言，即使是对一切外国的东西持有强烈偏见的犹太人，也为易学的希腊字母的魅力所迷住了。

四福音书的作者，其父母虽然无例外地都是犹太人，但他们的著作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没有用阿拉米方言写。（犹太人自从巴比伦流放归来后，即以阿拉米语替代了古希伯来语。）

罗马已被公认为世界的中心。为了对抗其影响，怀念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集中力量在以不朽的马其顿英雄命名的亚历山大城。此城位于尼罗河口，距离埃及文明的著名中心不远。（埃及文明在耶稣诞生前好几个世纪就已经消亡了。）

希腊人才气焕发，不够稳重，但具有永不满足的求知欲；他们周密地考察和澄清一切人类知识。而且，他们还经历过种种成功和失败。

他们记起自己的黄金时代，当时他们以小小的城市独力击败强大的波斯国王的军队，从而使欧洲免受外国侵略。

他们还记起（他们怎么能忘掉呢？）在那些日子里，由于自己的自私和贪婪，轻易地被组织得更好的罗马力量所吞噬。

希腊人在丧失了政治独立之后，却因成为罗马人的导师而得到了更大的声名。正是这些罗马人仅仅在几年以前征服了希腊。

希腊的哲人们在享尽了人生之乐后得出结论说：凡事都是虚空，没有精神的充实就没有完美的人生，而精神的充实是不能建立在满窖的黄金或堆到棚顶上的印度珍宝之上的。（这些话我们从《旧约》“传道书”的作者那里已听说过了。）

希腊人的一切结论都是从严格的科学推理中得来的，他们不太相信泛泛地预测未来。他们把知识界的领袖称为哲学家（即“智慧之友”），不是犹太人通常所称的先知。

不过，在雅典的苏格拉底和巴比伦的“无名先知”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他们都遵循自己灵魂深处的信念而自行其道，不管别人有什么偏见和议论。他们都同样热诚地以自己的关于正义的思想去教导别人，鼓舞人们把世界建设成为一个更人道、更合理的安身之所。

希腊人中的犬儒学派，其学说之刻板就同居住在犹太大山区的戒行派一样。其他如伊壁鸠鲁学派^①和斯多噶学派^②则比较世俗化。他们在皇帝的宫廷内传授他们的学说，还常常被罗马的阔少爷聘请担任私人教师。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幸福来自内心的信仰，而不是来自外界。

在这些新学说的影响下，原来的希腊和罗马的众神很快地失去了群众。首先，上层阶级不再参拜古老的神庙了；

① 伊壁鸠鲁(Epicurus)为古希腊哲学家，注重享乐主义。

② 公元前4世纪创立于雅典的哲学派别，提倡禁欲主义。

象恺撒和庞培这样的人仍然履行祭祀宙辟特的仪式，不过他们把高踞在奥林帕斯山上云雾中的雷神，当作是神话故事，对小孩和台伯河^①彼岸郊区的无知群众还能吓唬，要让懂得用脑筋的人去认真对待这类神话，那简直是荒谬。

当然，没有一个社会是完全由有知识的和善于思考的人组成的。罗马城从它的历史一开始就充斥着发战争财的人，它作为世界的首都达三百多年，吸引了诸色国际人物。这些人以后又转移到纽约、伦敦或巴黎这些城市去，在那些地方比较容易发家致富，也不会有人提出有关身世履历这种难堪的问题。

由于征服了欧洲和西亚的许多新国土，不少穷苦的罗马人一变而为乡村富绅。他们的儿女们，以双亲的地产收入为生，加入了上流社会的行列，把宗教看作是最新的时髦问题。他们对伊壁鸠鲁派和斯多噶派那种简单朴素的学说不感兴趣，对达奥琴尼斯^②（他为了生活方便而坚持住在破木桶内）这样不修边幅的偏执狂，更是看不上眼了。他们所要求的是某种比较风趣、不太严肃的东西，一种能引起幻想而又不会严重打乱日常的欢乐生活的东西。

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世界各地的骗子、幻觉能手、诈骗犯和江湖医生，从埃及、从小亚细亚、从美索不达米亚赶到罗马来了。这些人鼓吹达到幸福和救世的捷径，以此骗钱。

① 横贯罗马城的一条河。

② 达奥琴尼斯(公元前412?—323)，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

他们给自己的宗教骗局冠以可敬的名称：“神秘派”。

他们知道大多数男人(以及大多数女人)非常喜欢拥有某种非他人所知的秘密。

斯多噶派会直接了当地宣称：他们的生活准则能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有钱的或没有钱的，白人、黄人或黑人，都感到幸福、满足和贞洁。

但是，具备无形知识(神奇的东方魔术即由此而生)的人是狡猾的，他们决不会这样公开讲。他们极其保密，他们只传授给一小部分人，收费奇昂。他们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宣讲，而是躲在一个光线微弱的小房间里，点着香，挂着奇奇怪怪的图画。就这样，他们表演奇妙的魔术，使那些受教育不多的人大为惊叹。

无疑地，这些新传教士中有少数人是真诚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幻觉，真以为听到了黑暗中传来的声音，给他们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信息。不过，绝大多数人是聪明的冒险家，他们愚弄公众，因为公众甘愿受愚弄，而且还以得此受愚弄之特权而慷慨施舍。

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他们非常成功。神秘派之间的竞争剧烈，同我们现代城市中看手相者之间和星相占卜者之间的竞争差不多。然后，忽然声势大跌。公众对这套把戏看厌了，原因是罗马帝国发生了某些表面变化。

人们的财富和幸福通常是成反比的。当人们的富裕和昌盛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对简单的乐趣失去兴趣；而没有了乐趣，人生从摇篮到坟墓这广阔的跨度之中，就只剩下烦恼。

罗马帝国的兴衰,恐怕就是这一历史通则的最佳事例。对越来越多的罗马人来说,生存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他们吃香喝辣,享受得过分,已经不能从正常的人生经历中得到丝毫满足。他们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得不到答复。

旧的上帝帮不了他们。

新真理的传播者帮不了他们。

奉祀繁殖女神、太阳神和酒神的博士学者帮不了他们。

别无出路,只有绝望。

就在这个时刻,耶稣诞生了。

* * *

公元前4年。

在位于加利利河谷一个小山坡下的拿撒勒,住着木匠约瑟和他的妻子马利亚。他们不富也不穷,同周围邻居一样。

他们辛勤劳动,勉励其子女长大了要有出息,因为他们的父母双方都是大卫王的后裔,

大卫王是温柔的路得的曾孙,而关于路得的故事则是所有犹太儿童都熟悉的。

约瑟是个老实人,从来没有出过门;但马利亚曾经一度



拿撒勒



约瑟

在大城市耶路撒冷住过一段日子。那是在她已和约瑟订婚尚未过门的时期。

马利亚有一个表姐叫以利沙伯，嫁给了一位名叫撒加利亚的圣殿祭司。夫妻俩都已年老，正愁着没有孩子。

有一天，以利沙伯

捎信给马利亚说，她将生孩子了，事情很多，需要照顾，希望马利亚能帮忙。马利亚随即到耶路撒冷城郊她表姐家，一直住到小侄子约翰平安地生下来。然后她才回拿撒勒，和约瑟结了婚。



撒加利亚

此时在远方的耶路撒冷，坐在王位上的是邪恶的希律，他的日子屈指可数，他的政权摇摇欲坠。

在更远的罗马，奥古斯都^①掌握了政权，已把共和国

^① 罗马帝国第一朝皇帝，公元前 27 年—公元 14 年在位。

变为帝国。

帝国要花钱，臣民就得付钱。威严的罗马皇帝下令四方臣民必须按人口登记在册，以便税吏核查谁交了税，谁没有交。

虽然犹太和加利利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的一部分，但在税收的问题上，罗马人是要

附加一两条花样的，因此命令规定，犹太人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到原籍所在地去登记纳税。

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因此他必须带着马利亚到伯利恒



在到伯利恒去的路上



马利亚

去。这次出门可不轻松，旅途又长又累，等他们到达伯利恒，城里所有的空房已被先到的人住上了。

这天晚上天很冷，好心人同情可怜的年轻妻子，为她在—间旧马厩的角落里铺了一个床位。

耶稣就在那里诞生了。



耶稣诞生

一天傍晚，马利亚坐在旧马厩(她和约瑟的家)门前给婴儿喂奶，忽然街上一阵喧闹，一支波斯商队正打那儿过。他们骑着骆驼，带着仆人，身穿华丽袍服，手指上戴着金光闪闪的戒指，包着鲜艳的头巾，吸引了所有居民在家门口望着。

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婴儿吸引了这些陌生人，他们停下来逗孩子玩，临走时给了漂亮的母亲一些丝绸和香料作为礼物。

这本来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但犹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牧羊人

在耶路撒冷，希律王畏缩在阴暗的宫殿里，疑惧着未来的日子；他年老多病，非常凄凉。在他的晚年，疑忌是他的伴侣，恐惧永远悄悄地跟着他。

当官员们谈起波斯商人走过伯利恒的事情时，希律害

怕极了。这位犹太国王深信那些深色皮肤的波斯祆教徒能够玩出当年以利亚和以利沙所玩过的魔术，他们决不可能是普通商人，他们一定有什么特别使命。希律所篡夺来的王位，几百年前是属于大卫的，大卫正是伯利恒人，而那



敬 慕

些波斯祆教徒又正是在伯利恒挑起了一场骚动，他们会不会是借此对篡位者的恶行进行报复呢？

希律王查问了具体经过。有关这一神秘的婴儿，他曾经听到过另外许多奇怪的事情。

婴儿诞生后不久，由于是长子，曾被抱到圣殿去。祭祀结束后，一位名叫西面的老人和一位年岁很大的女先知亚拿，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关于解脱之日已来到的话。西面还祈求耶和华让他平安死去，因为他已经看到救世主了，这位救世主将引导他的人民离开邪恶和堕落的道路。

希律不管这一传闻是真是假，反正有人这么说，也有很多人信，这就足够了。希律下令杀死所有三年之内在伯利恒出生的男孩。他希望这样就能把任何可能夺他王位的人除掉。不过这一计划未能完全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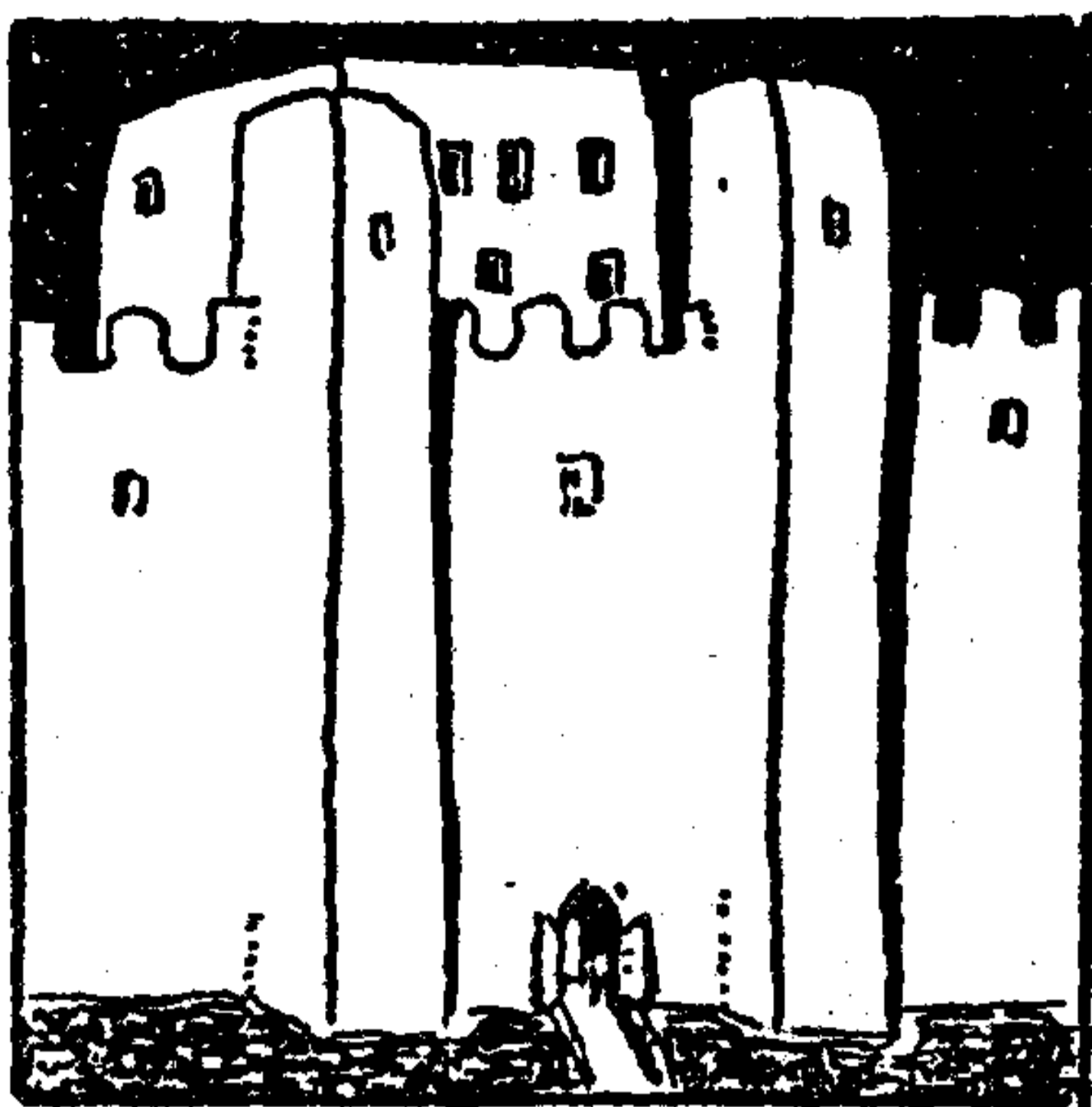
有些做父母的，得到耶路撒冷的官员或亲友的警告，想



伯利恆

办法逃走了。马利亚和约瑟是向南走的，长久以来的传说认为他们是到了埃及。(传说总爱把耶稣早年的经历跟古代的亚伯拉罕和约瑟联系起来。)

等到希律死去的喜讯传来，大屠杀告终，他们又回到拿撒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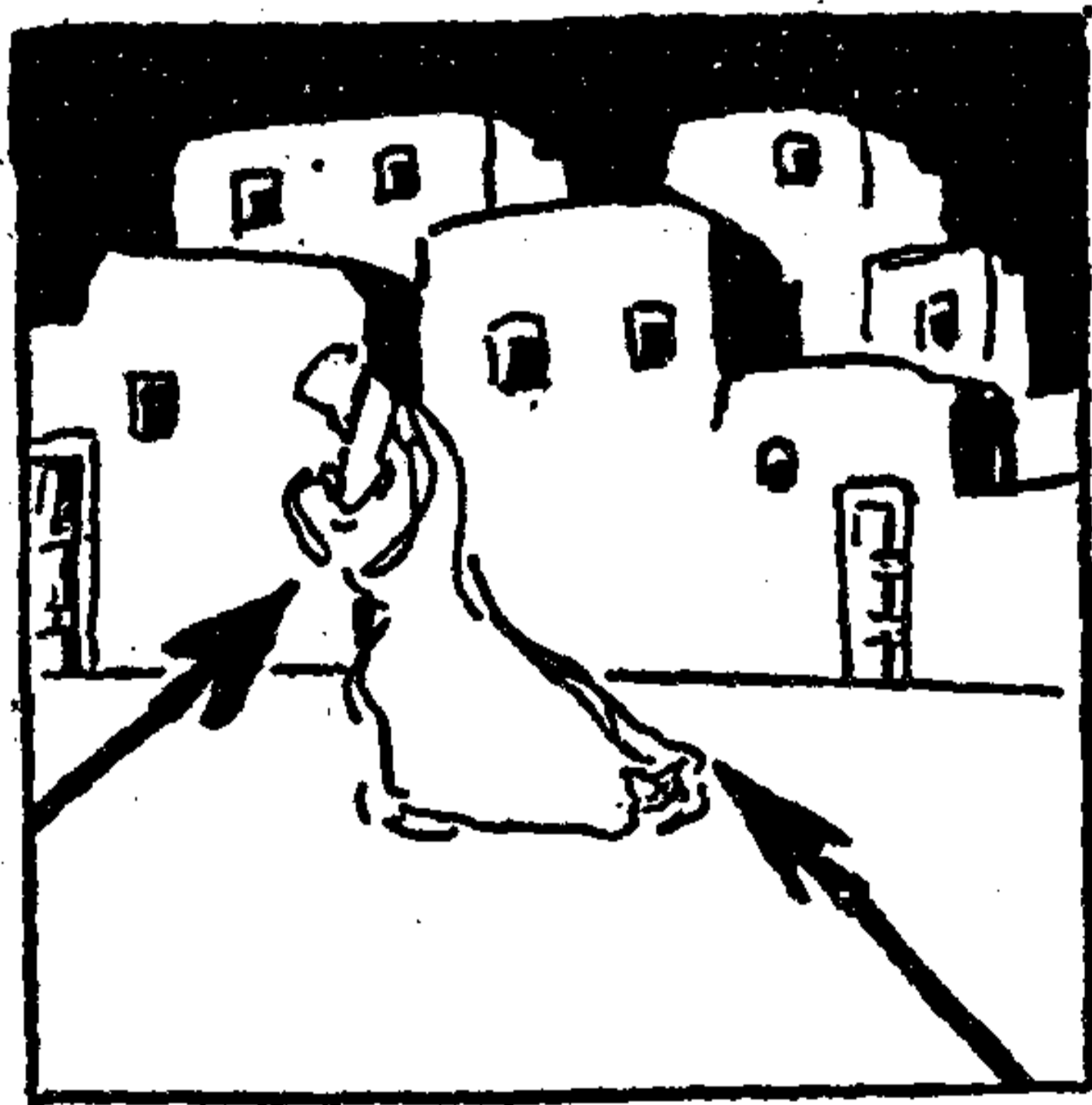


希律的阴暗宫殿

约瑟的木匠店重新开张，马利亚则忙于抚养子女。此时她已经又生了四个男孩(雅各、约瑟、西蒙、犹大)和几个女孩。他们都将亲眼看到，奇异的大哥胜利地为众生而死，因为他在母亲的教养下，懂得了要把爱给予全人类。



西面和亚拿



在伯利恒的谋杀

第二十一章 施洗者约翰

先知精神在犹太人中尚未消失。在耶稣的青年时代，有一个名叫约翰（人们称之为施洗者约翰）的人，大声疾呼地告诫人们，要为自己的罪行和罪恶忏悔。但是犹太人根本不想改变他们的作风。约翰继续告诫犹太地区的人并对他们讲道，这时，希律王却下令把他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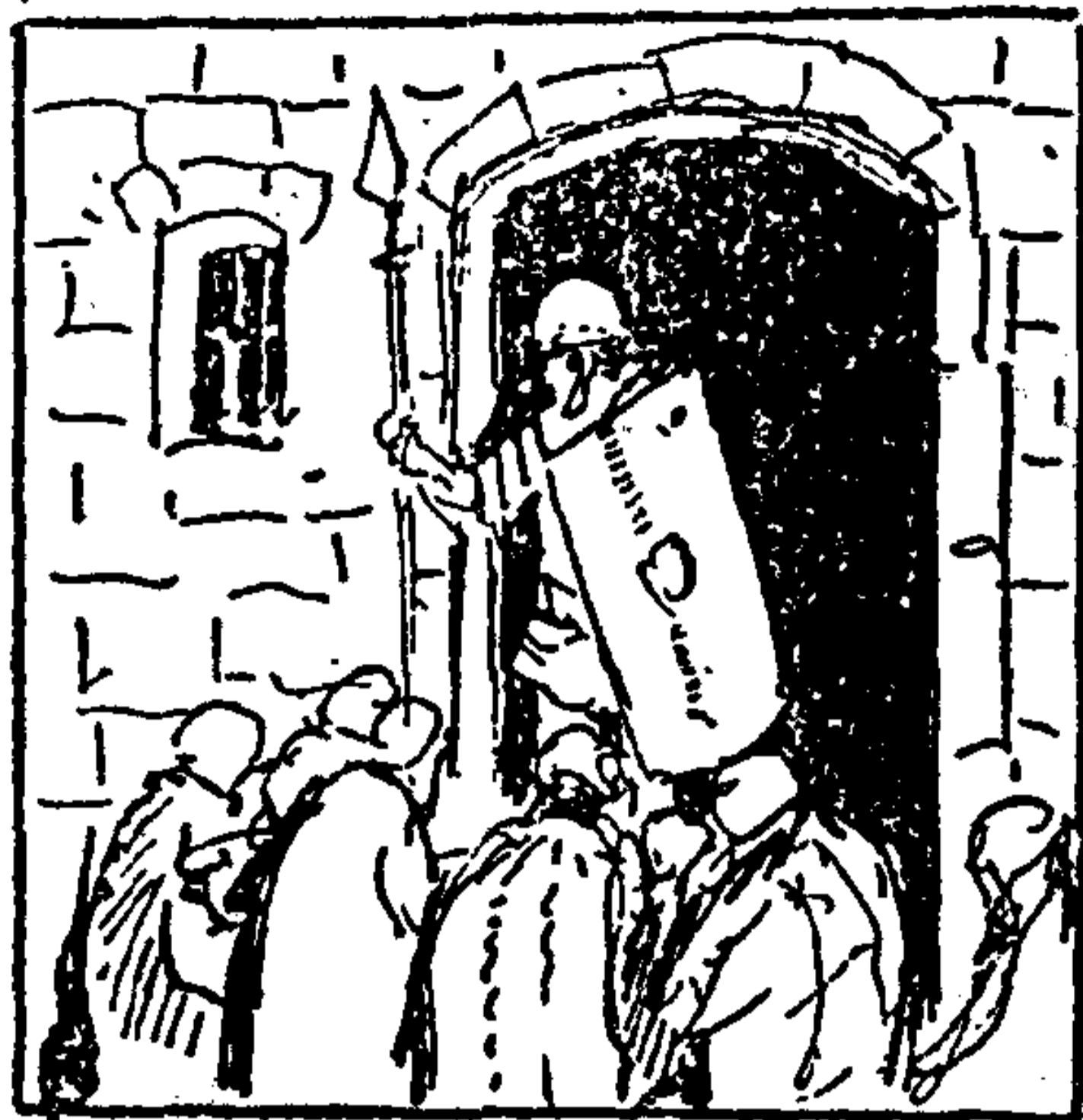
希律死了，奥古斯都也死了，那时，耶稣已经长大成人，在拿撒勒安居。

自耶稣的童年以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希律结过十次婚，因此他所拥有的许多财产的分配问题，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原先他有很多儿女，但由于谋杀和被处死的结果，有资格的继承人只剩下了四个。

罗马人不愿意听那些野心勃勃的继承人之间的争执，而是把希律的领土分成不均等的三份，分给了最适合当时罗马帝国政治需要的继承人。



罗马卫兵

最大的那份几乎占全部领土的一半，其中包括犹大地区，分给了长子亚基老。加利利和北方的大部分领土则分给了亚基老的弟弟希律·安提帕，他们是同一个母亲（撒马利坦人）所生。剩下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狭长地带，

分给了一个名叫腓力的人。这个人看来连希律的亲戚都算不上，不过罗马人却特别喜爱他。由于那时他这个名字非常普遍，所以给历史学家造成很大麻烦。

更糟的是，另外还有一个叫腓力的，人们通常都根据他父亲的名字，叫他腓力·希律。他的父亲同一个叫做希罗底的女人结了婚。希罗底是老希律王的异母弟阿里斯托布鲁的女儿，又是一个叫撒罗米的女孩的母亲，看来也就是这个撒罗米终于与统治着位于加利利海北部的国家的腓力结了婚。

几年以后，所有这些叫腓力的和叫希律的人在一件极其恶劣的家庭丑事中起了主导作用，而这件丑事也就是促使施洗者约翰过早死亡的间接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要提到他们的唯一原因。

为了把这又长又复杂的一章写得尽可能简短些，我们

只能简单地告诉读者：老希律的遗产分掉了，一向顺服的臣民迎接了他们的新的主人，同时，罗马皇帝提庇留则吩咐主管犹太地区的总督密切注意这一多事地区一切事态的发展。

这位总督的名字已经流传下来。

他叫本丢·彼拉图斯(我们又叫他彼拉多)。他是皇帝在一个行省中的私人代表，这类省直接向皇帝陛下纳税，而不是向元老院纳税。

彼拉多当时的地位很难向现代人讲清楚。

但是，在英国和荷兰的某些殖民地，现在还存在着与犹太地区类似的情况。西印度群岛的许多地区当前虽然仍为所谓的独立的苏丹和酋长所统治，他们在形式上统率卫队，也颁布法律，实际上却一点没有实权，完全听命于外国主子。

从政策考虑，最好不要把这些领地并吞掉，因此这些领地外表上是自治领。但是，在自治领的首府设置一个“总督”或“常驻代表”或“总领事”，由他监督国王和大臣们的行动。只要他们按他的意图办事，就可以保住乌纱帽，万一忘记自己是从属于一种无形但又始终是在监视着他们的权力的时候，那就糟了。总督阁下就会明显表示不满。如果总督又感到他们对他的第一次警告没有反应，宗主国就会出动舰艇，很快把深色皮肤的人孤零零地放逐到一个遥远的荒岛上去。

本丢·彼拉多恰恰就当了一个官员，他的职责便是对犹太人执行这种既隐蔽又明确的权力。他管辖的那个

领地相当大，他每年只有一次（有时还不到一次）机会离开该撒利亚海岸^①到耶路撒冷去。他把出访的时间算好，使他可以出席犹太人的重大节日，从而可以见到本地区的所有领导人员，不必再费时间到各个村子去。他可以听他们讲些什么，还可以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要是遇到麻烦事（在这个古都的非常容易激动的群众中是常有的事），他还可以亲自监督那些重新建立秩序的措施。

这位总督在首都没有自己的官邸，每逢来此，总是住在宫殿的一角。这个古老宫殿的主人可能并不喜欢他这样安排，可是这位严肃而直率的罗马官员对一位犹太国王的个人看法并不感兴趣，正象印度总督对一位地位低微的信奉伊斯兰教王公的个人爱好毫不在乎一样，而那王公的领土还没有被英国人直接并吞呢。

但希律也非常明白他怎样才能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打发走。

如果全部税收能按时收齐，路上没有遇上强盗，犹太教公会的宗教领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没有导致内讧，这位总督是巴不得一来就走的。

政府的这种双重形式象罗马的其它许多制度一样，一点也不理想。但它就这样运行着，而征服者们所希望的也仅仅如此而已。他们很乐意把有关政府的理论让对这类事

① 该撒利亚(Caesarea)，地中海的一个海港，位于耶路撒冷西北六十四英里，是犹太地区重要城市，大希律王曾历时十二年修建该城，当时是总督驻在地。

感兴趣的希腊政论家去关心，他们自己则只管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由于他们这种实用主义方针通常是成功的，所以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就接受了他们的这种简便的方法，把这当作人们迄今作出的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而现在，看哪！正当万事都进行得很顺畅的时候，犹大地区的和平却由于一个从旷野来的狂热分子的突然的、不合时宜的出现而被大大地破坏了。

住在约旦河以西的人们对那些鄙视一切财物而只爱在孤寂的旷野献身于宗教的戒行派已经司空见惯，并不在乎。戒行派与世无涉，他们安份地住在自己小小的居住区，很少到村子里去，也从来不进城，因为城里的坏人在作买卖，他们逐渐变得富有，根本不去想那些虔诚的隐士们非常关心的来世问题。而那位新出现的先知，虽然衣着和生活方式都象戒行派，却一点也没有他们的那种人所周知的羞怯性格。他在约旦河畔来来往往，一心从事于宗教方面的告诫，这类告诫现在往往是通过前些年很盛行的福音布道会来传布的。

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说法，他就用明确的措词谴责他们。

不久，他和撒都该派发生了冲突。这是令人痛惜的事，因为扰乱治安的行为就意味着官方会从巴勒斯坦向罗马打报告，罗马的调查委员会就会到巴勒斯坦来调查，可能还会改组政府，放逐犹大的国王，使国王在罗马的一个城市或在黑海边的一个遥远的村子里过痛苦的生活。

因此，远在该撒利亚的总督听到发生骚乱之前，法律的强臂就那个竟敢扰乱当地和平和安宁的宗教煽动分子进行制裁。



施洗者约翰在旷野

看哪！这人已被证实是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儿子，他是这对老夫妇在大约三十年前马利亚访问他们时生下的孩子。

约翰（他比耶稣大一岁）为人持重，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到旷野去，在死海的僻



死 海

静海岸，思索着宗教问题。

他远离喧闹的农田和工厂，深沉地思考着世界上的种种邪恶，其实，他在这方面还是一无所知的。

他自己毫无欲望和需要。

他的唯一财产只是一件骆驼毛做的旧衣服。

他吃得非常简单，仅仅足以使他能维持生命而已。

除了他的祖先写的书以外，他什么书也不读。关于东欧地区的一些比较文明的人们讲过些什么，想过些什么或者做了些什么，他一概不知道。

他专心一致地信奉耶和华，不久就把自己同以利亚和耶利米相比，也同犹太民族中的其他伟大领袖相比。他自己是个善良的人，他也希望全世界所有人的德行都能与他一样。当他看到老希律和他的那些混蛋儿子干的那些坏事，看到他的同胞们对祖先的律法淡漠无情，他就觉得有责任把犹大地区人民应当知道的事告诉他们，因为不幸得很，看来他们早已把这些事忘光了。

他外表粗野，用词激烈，这就使他走到哪里，就会有一大群人围拢来。

他蓬头垢面，又长又乱的胡须随风飘拂。当他谈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即将来临的时候，就使劲挥舞着双臂。约翰在毫无悔改之意的罪人心中是一个能引起恐惧和疑虑的人。

不久，人们就在窃窃私语：这个人就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救世主。



陌生的先知

但是，他并不愿意听这种说法。

他不是救世主。耶和华派他来只是为那位真正的救世主来到那一天做好准备罢了。

然而那些深信神秘事物的人们并不相信这种单纯的說法。他们认为，如果这个人不是救世主，那么至少也是先知以利亚，是以利亚又到地球上创造奇迹了。

但是约翰也否认这种说法。

他严格地按照为自己选择的使命行事：他只是上帝派来的一个谦卑的使者，奉命传递令人绝望的和有希望的信息。

他一方面等待人们都得经受的那最后的火的洗礼(洗掉人们的罪恶)，一方面也乐于用河水给那些已经显示有悔改之意的人施洗，以此来表示他们重新相信了耶和华的力量。

这事在犹大地区人民中引起极大反响。约翰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远近各个村庄。犹太人都纷纷去看他，听他讲话，并接受这位奇怪的新先知的洗礼。

约翰的事业顺利发展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加利利。

这时，耶稣在他的故乡拿撒勒学木工，过着平静的生活。

耶稣在十二岁时，他的父母曾带他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这孩子对圣殿之行的印象非常深刻。必要的仪式刚刚结束，马利亚和约瑟就回到北方去了。耶稣没有同他们一起回去。他们以为耶稣同拿撒勒的别的一些人在一起，

估计会在傍晚时刻到家的。

但是到了晚上,还不见儿子回来,也没有人看到他。约瑟和马利亚怕发生意外,就急忙奔回耶路撒冷。

他们寻找了一天,才发现耶稣在圣殿,同许多拉比^①深入讨论宗教问题。

耶稣看到他可怜的母亲给吓坏了,就答应以后再也不跑掉。

但这时耶稣已经长大成人,对于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非常感兴趣。他听到



约翰(那时人们通常都已称他为施洗者约翰)的情况后,便离开拿撒勒,步行到死海,加入了总是跟随着那位坚强先知的人群。人群大声吵嚷着要在浑浊的约旦河河水中受洗。

施洗者约翰

耶稣一见这位表兄

就异常感动。

终于有一个对自己的信念表现出勇气的人。

约翰的举止和提出问题的方法并不完全合耶稣的

^① 拉比,希伯来语,意即“夫子”,犹太人对师长、有学问者的尊称,后专指犹太教内负责执行教规、教律和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心意。

耶稣是在北方令人愉快的牧草地的环境中长大的，而约翰却是在南方贫瘠的农田中成长的，这些早期的环境已经在这两个表兄弟的性格上打上了不同的烙印。

耶稣觉得自己能从约翰那里得到许多教益。他也要求约翰给他施洗。不久后，他决定到旷野去，使他也能在孤寂中探索自己的心灵。



耶稣在旷野

耶稣从旷野回来时，约翰的事业却即将结束，此后他们两人就很少见面。

这不是耶稣的过错，只是耶稣无法控制的某些情况造成的。

当那位施洗礼的人只讲天国近了的时候，官方并没有干涉他，但是当他开始批评比较具体的犹太王国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约翰有充分理由来找出国王在私生活方面的过错。他发现这个分封王希律与他的父亲老希律是一脉相传的人。

当希律和他的异母弟腓力为某些政治上的事务被召到罗马去期间，希律深深地爱上了他的这个兄弟的妻子希

罗底。

希罗底对她的丈夫毫无顾忌。她觉得，只要希律能先同他的妻子（她碰巧是名城佩特拉的一个阿拉伯女人）离婚，她就愿意同希律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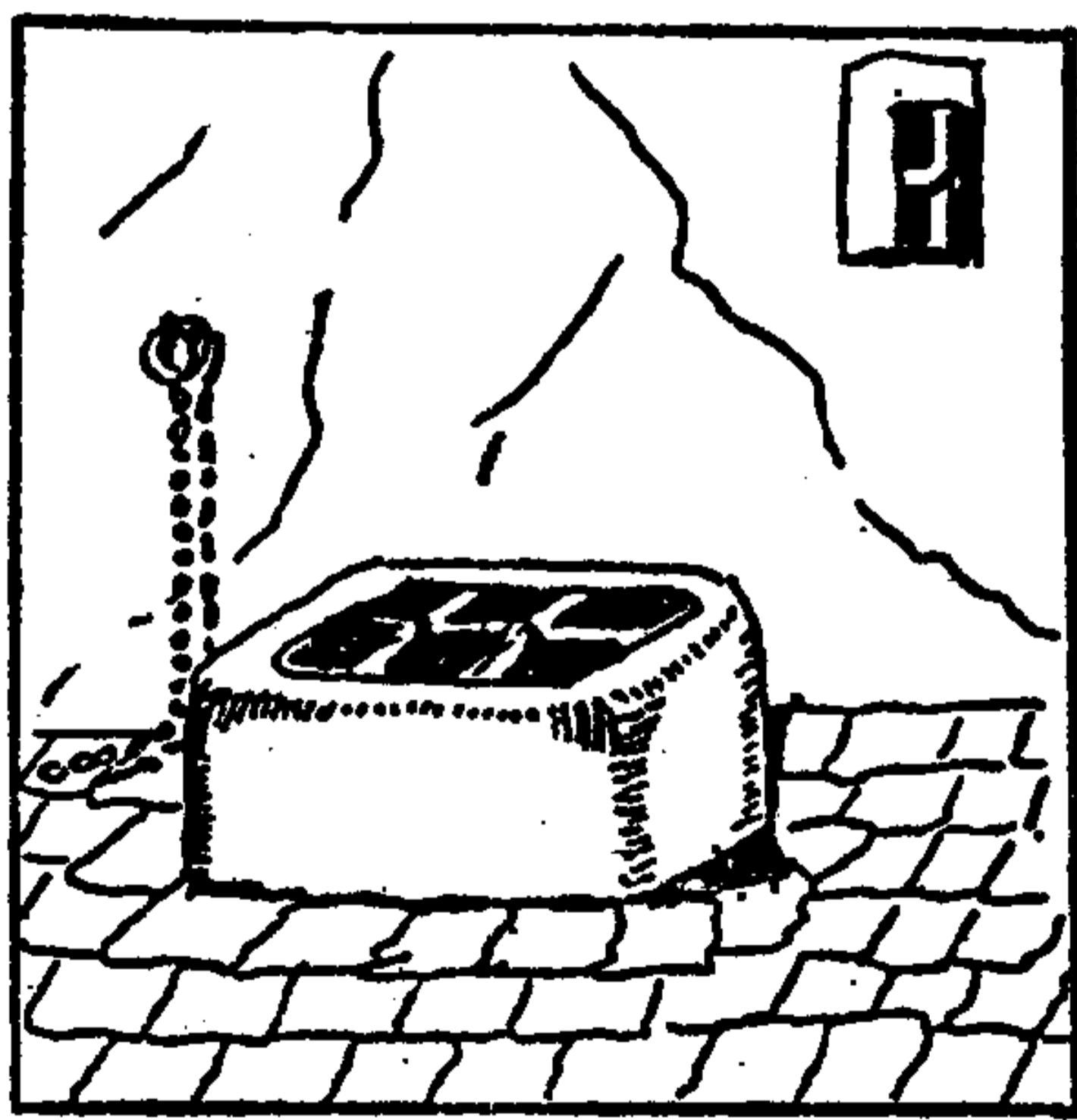
那时，在罗马，只要是富翁，什么事都能办得到，所以离婚也就办成了。

希律把希罗底娶作王后，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也去跟她的继父一起生活。

这种有失体统的事使加利利和犹太的人们大为震惊。但是他们谨慎地不使自己的意见太引起注意，免得无意中给近在身边的国王的士兵们听到。

但是约翰意识到他自己作为耶和華意志的使者的高度责任感，认为自己在这样邪恶的事情面前不能保持沉默。

只要有机会，他随时随地都会谴责希律和希罗底。



地牢

他的大声呵斥迟早会引起人民暴动。当然，政府当局就不得不尽一切力量制止这类事情发生。

逮捕约翰的命令已经下达。

即使到了这种时刻，这位先知还是不肯闭口不言。他在地牢深

处继续怒斥这对王家夫妇，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只是普通的奸夫和淫妇而已。

这就使这位分封王处境尴尬。他觉得这个陌生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使他感到非常害怕。

但是他更怕他的妻子的那张尖刻的嘴。

有一天，他准备把约翰处死。但第二天他又手软了，表示只要约翰能同意保持沉默，他就可以恕罪。

希罗底终于感到不耐烦了，就决定不再犹豫。她知道她的丈夫非常钟爱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撒罗米。撒罗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舞蹈家，希律很爱看她跳舞。

希罗底要她的女儿绝对不在宫廷跳舞，除非国王答应把她想要的东西给她。

希律轻率地答应了，于是撒罗米在她母亲的怂恿下，要求得到施洗者约翰的头。

这位继父后悔自己说了傻话，就说如果她能答应他不履行诺言，就把整个王国都给她。但是母女俩坚决不答应，于是约翰就被判处死刑。

刽子手爬进囚禁着先知的地牢。刹那间，约翰的头就交给了惊恐



约翰已经离开了地牢

万分的撒罗米。

约翰就这样死了，因为他敢于向一个只关心玩乐的世界说出严重的问题。

第二十二章 耶稣的童年

耶稣是在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小村子中纯朴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中间长大的。他是学木匠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种生活。他观察世界，发现世界上充满了残酷和不公平的事情。他离开了父母和弟妹，到外面去宣讲他认为真实的事情。

耶稣在旷野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

在这期间，他很少吃和睡。

他的确也完全有必要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计划将来的事。

他已经是快三十岁的人了，未婚，来去自由，按照当时非常简朴的标准生活。

但是约翰的话使他深思。当时，在约旦河附近，他想着在拿撒勒的宁静生活中见到的和经历的一切，忽然自问道：“生命的真谛究竟是什么？”

那时，古老的罗马共和国凭借以高价雇来的几个外国雇佣兵团的力量和忠诚，刚刚成为一个帝国，耶稣对这类政

治上的大事是不关心的。

耶稣一点不懂希腊语，也完全不能读用希腊文写成的东西。

耶稣讲的是阿拉米语，也能看懂一点许多世纪以前用古代希伯来文写成的圣书。

但是希腊的思想和希腊的科学却同罗马的法学和罗马的治国之道一样，对他说来一窍不通。

他只是犹太民族中的一个普通孩子，一个地位低下的犹太木匠，熟习古老的摩西约法方面的知识，以及他在犹太会堂和圣殿中听到的由士师和先知们口头传下来的教义。

他对宗教方面的职责非常忠诚。

他在必要时总是会到耶路撒冷去，以便按老习惯到圣殿焚献祭品。

他接受了自己在加利利的小天地，对约瑟和马利亚教给他的一切毫不怀疑。

但他也不是毫无疑虑的。

他与众不同。

他感到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超越世俗的素质，而拿撒勒的善良的邻居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对他非常熟悉，但是在他们看来，他也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已。

然而当他离开故乡时，情况就不同了。

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他的眼睛和神态里，有一种东西引起了过路人的注意。他到达约旦河的时候，见到那里的一群人在时刻盼望

着伟大的奇迹出现。他见到追随施洗者约翰的那些人在约翰的背后窃窃低语，互相反复地提出一个问题：“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的救世主？”

但是对那些聚集到约翰周围听他讲道的人们来说，救世主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勇士，一个严正的士师——那种类似决心振兴帝国的人，他将建立一个伟大的犹太王国，并使世界各国都归顺在耶和华的特选子民的戒律统治之下。

在耶稣纯朴的心中，丝毫没有一点世俗观念，那种观念认为又该出现一个跨着一匹大黑马的身强力壮的参孙，挥舞着剑，率领自己战无不胜的军队去征服那些不赞成法利赛派的宗教偏见或撒都该派的政治信念的人。

问题在于一个字。

使耶稣同冷酷无情的罗马人、世故的希腊人和教条主义的犹太人绝然不同的，便是他对“爱”一字的理解。

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人们的爱。他不仅爱在拿撒勒的朋友，在加利利的邻居，也爱在通向大马士革之路的终端后面的那个更大的世界的人们。

他可怜他们。

他们的争吵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的野心是在费心机的，他们对金钱和荣誉的欲望更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许多希腊哲学家的确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也发现，真正的幸福出自心灵，并不是靠口袋里装满银币，也不是靠看台上的观众的热烈喝采。

但是他们从未使自己的思想越出名门出身的绅士们的那个特殊的小圈子，而当时也只有这些绅士能享有灵魂永存的特殊权利。

他们认为，奴隶、穷人以及千百万长期过着悲惨生活的人们之所以存在，只是一种既定的、不可避免的万物规律的一部分，是一种必然存在的不幸现象。

他们宁愿对野地里的狗和后院的猫讲伊壁鸠鲁或斯多噶学派的哲理，而不会去对在他们的田里劳动的雇农和给他们做饭的厨师讲这些。

在某些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了早期的犹太人领袖，因为这些人坚决不承认不属于自己同一种族的人的权利。

但是，他们与耶稣（他们对他们一无所知）相比就差了。

耶稣伟大的心怜悯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虽然他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如果他在顽固不化的法利赛人统治下的国家宣讲忍耐、仁慈和谦卑之道，就会遭到不幸，但他还是不能不听从那要他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事业而献身的声音。

这就是他的事业的危机所在。

他只能在三条路中任择其一。

第一，在拿撒勒存在着一个安度晚年的前景。白天在城里干些杂活，傍晚同那些聚在水槽周围的庄稼人谈谈有关律法和仪式方面的一些颇有意义的问题，听听村中的拉比讲道。

但是，耶稣不愿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心灵上的日益

空虚。

第二,要是他愿意过冒险生活,他也有机会。

他可以利用他刚出现时就在施洗者约翰的信徒中掀起的热潮。如果他能使这些纯朴的人相信他们非常愿意相信的事,他们就很容易会使他们相信自己是他们久久盼望着的救世主,他也可以成为民族运动的领袖,也就会象犹太的爱国者那样,会(也可能不会)使不幸地分裂着的犹太民族获得独立和统一。

但是,耶稣很快就抛弃了这种念头(在一生中,谁不会有这种对未来的一时的梦想呢?),他认为对一个庄重的人的雄心壮志来说,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只有一条路可走。

他必须走出去,必须离开父母,冒着被放逐、憎恨和死亡的危险,把他头脑中最主要的一些想法告诉所有那些愿意听的人。



耶稣离家

他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这件伟大的工作的。

不到三年,他的敌人就把他杀害了。

第二十三章 门徒

耶稣走过一个又一个村落，他同各种不同类别和各种不同情况的人谈话。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来用心听他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充满善意、宽恕和热爱的话。他们都称耶稣为主。他们象耶稣忠实的门徒一样，耶稣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在耶稣的时代，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明智的人，要想找机会对一些听众讲话，是比较容易的。

他既不需要讲堂，也不需要浪费他宝贵的时间来等人授给他一个教授的头衔或者任命他为牧师。

在犹太，解决膳宿问题，就象在埃及或西亚各地一样容易。

犹太气候温和，一套衣服几乎可以穿一生。大多数人只吃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量就够了，因此，那里的食物很充裕。人们还可以从树上采摘果子充饥。

在士师和犹太诸王时代，当祭司阶级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时候，对到处宣讲异教的人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到了耶

稣的时代，罗马的警察是在公路上站岗，在热闹的城市中维持交通。

罗马人对宗教方面的事并不关心，只要人们不接触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事，罗马人就允许人们全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信任任何宗教。只要不宣扬公开叛乱，或煽动闹事，实际上对言论自由是不加限制的。罗马的地方行政长官贯彻执行着这个规则，法利赛派要是敢于干涉这类集会，就会受到惩办。

这就难怪这位新的先知很快就有一大群好奇的村民跟着他。不出一个月，他就被誉为演说家和先知，而且这一名声远远超过了狭隘的加利利境界。

那时，约翰反倒感到奇怪起来。他虽然受到公会成员的密切注意，但还算是自由的。他离开他心爱的犹太向北走，去会见耶稣。

这是这两个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关于约翰究竟是否了解他的表弟的思想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这两位先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约翰敦促人们悔罪，为的是怕耶和华发怒和惩罚他们。

在这方面，他只是按照从西奈山的花岗石中挖出来的《旧约》中所说的去做。

反之，耶稣（但当时还不十分坚定）却把人生看作他故乡的花朵那样，受到暖和的天气中灿烂阳光的爱抚。

施洗者约翰宣讲“不！”



伯利恒

耶稣却使劲说
“是！”

约翰和他的犹太同胞都认为即将来临的救世主，其形象就跟他们想象中的严厉的耶和华一样。

耶稣所想的更为崇高，他心目中的万物之父，具有永无穷尽的耐

心，还有一种超越人的理解的爱。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妥协。

有一段时间，约翰似乎有点领悟到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他对门徒们说，不必对他寄予太大希望，他只是另一位比他自己更伟大的导师的先驱而已。有两个门徒听了这话以后就离开了他去跟随耶稣，他也不生气。

他已经献出了自己思想的精华。

他总觉得他已经不行了。

他的死虽然来得那么可怕，但对他来说，却正好是一次解脱。

耶稣这次会见约翰以后，就立即回到加利利，到拿撒勒作短期逗留。

约瑟已经过世，但马利亚很贤惠，她把小小的一家联系在一起，孩子们想什么时候回来休息，就随时可以回到老

家来。

做一个天才人物的母亲是不容易的。马利亚对这个奇特的儿子始终不太了解。他来来去去，周游各地，只要有三个犹太人在路上相遇，一提到他的名字，不是表示敬畏，就是表示仇恨。



迦拿

但是马利亚非常贤惠，她决不愿妨碍一个看来他自己完全明白他是在做什么事的人。

要是遇到她不赞成这位先知的看法时，她也从未因此



而不爱她的儿子。

这一次，当她的儿子第一次出远门从外地回来时，她告诉了他一个喜讯。

家族中有人要结婚，全家人都被邀请去参加婚礼。

耶稣说他乐意去，但除他以外，还有别的

人。他有一些跟随他到拿撒勒来的新朋友。他明确地表示

在迦拿举行的婚礼

已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了，于是他到迦拿^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就把他们当作兄弟一起带去。

这就是这种亲密友谊的开始，这种友谊一直维持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

几百年以后，为了使思想简单的未开化的人相信耶稣直接从敬爱的上帝获得启示，在耶稣一生的各种事迹中增加了奇迹的成分，因而关于那个快乐的家族团聚的故事，说到人人都很快乐，马利亚在亲友中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儿子的事，就显得不完全可靠了。这些事被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成为中世纪的画家们作画时一再采用的一个风行一时的题材。

根据这一新的记述，许多不速之客的突然光临，使酒不够喝了。

这使备餐的人非常为难。当时家里没有别的，只有水，而无论犹太人、希腊人或罗马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家里竟然可以用水来招待陌生客人。

仆人们急忙去找马利亚，因为她是一个细心的主妇，可能会想出办法来。

马利亚又对她的儿子说了，问他怎么办好。

沉思中的耶稣被这一仅仅是属于饮食的问题所打扰，感到有点恼火。但他很通人情，懂得这些细节方面事的重

^① 迦拿，加利利的一个村庄，位于拿撒勒以北，传说耶稣在此以水变酒，首次显示了神迹。

要性。他理解主人的难处，因为主人的细心安排，被几个不速之客的突然来到打乱了。

为了替他的亲戚摆脱尴尬的处境，他悄悄地把水变成酒，于是这顿宴席就使大家都感到满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神话般的事不断添进原来的事迹中，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人们经常喜欢把超人的力量同他们所崇拜的人联系在一起。

希腊的神和英雄都曾创很多奇迹。古代的犹太先知们曾经能使铁浮在水面，他们能在很深的河上行走，有时甚至还能干预行星系的正常轨道。

在中国，波斯，印度，埃及不论在哪里，我们都能发现关于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迹的奇妙记载，这些事在那些遥远地方的远古时代的居民中是屡见不鲜的。

这就证明，人们普遍需要一个幻想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不可能的事物变为无需证实而存在的东西，这种需要并不限于某一国家或某一种族。

但是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耶稣对世界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和不可思议，因此，即使没有魔术般地出现的那些靠不住的添枝加叶的东西，我们也愿意信仰他。

我们这样说，也可能完全错了。

但是，由于读者能在其他许许多多书中读到有关所有各种奇迹的非常详尽的描述，因此，我们只要对有关耶稣最后一次离开家门时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清醒的了解就够

了。耶稣此后就开始传布互恕和爱的福音，从而使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二十四章 新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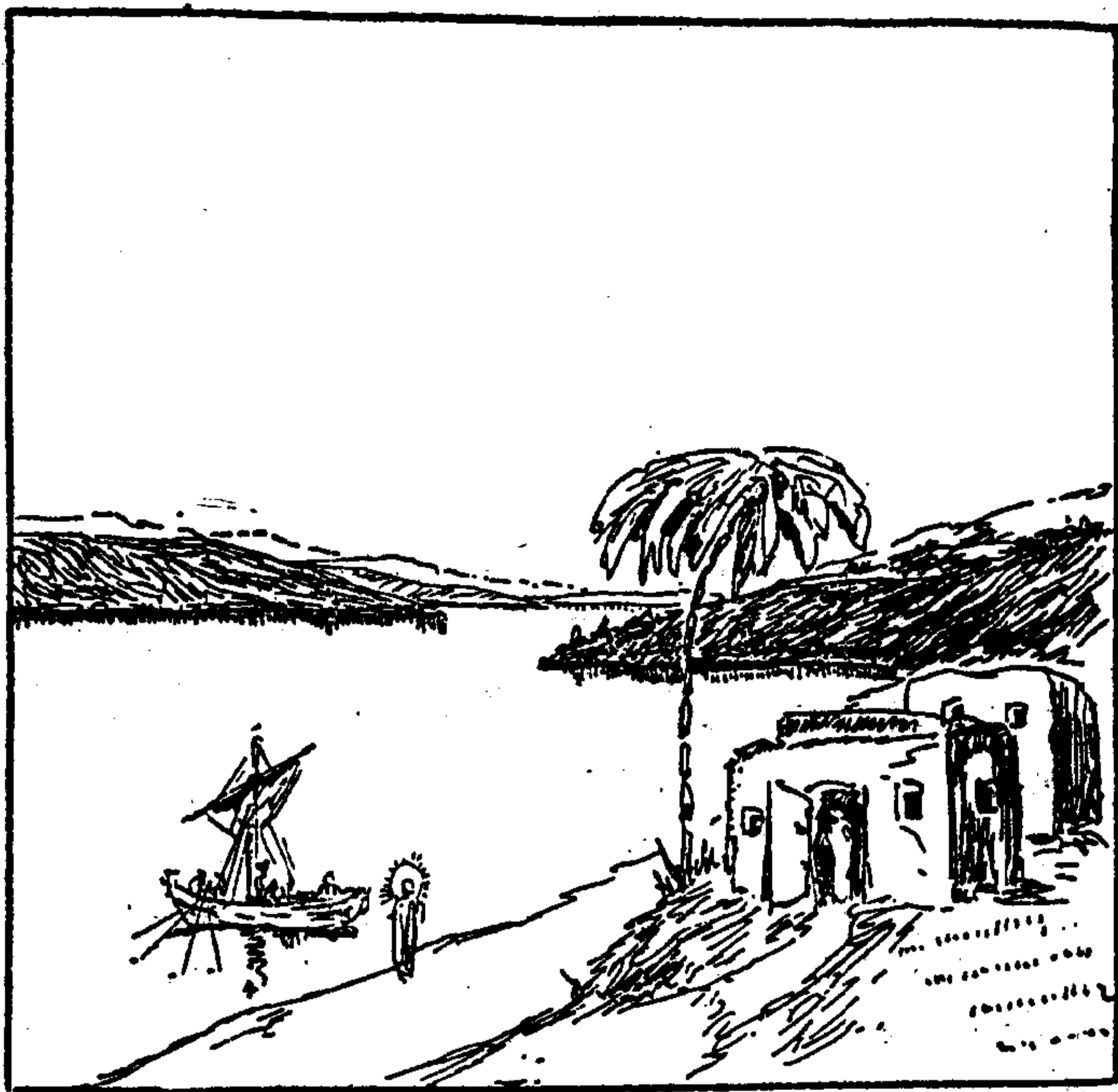
不久，全国都知道，国内出了一个先知，宣讲新奇的学说，说地球上所有的人（不仅是犹太人）都是同一个敬爱的上帝的孩子，因此全人类彼此间都是兄弟姐妹。

耶稣同陪伴着他的朋友们一道，从迦拿走到迦百农，那是在加利利海北岸不久前刚建成的一个小村子。

村里住着彼得的家和安得烈的家。彼得和安得烈是两个渔民，当时耶稣为了探索上帝的圣灵和人的心灵，开始了他伟大的旅程。彼得和安得烈为了跟随耶稣，就放弃了工作。



安得烈和彼得



迦百农

他们在迦百农逗留了几个星期，就决定到耶路撒冷去。

这样做是出于两种理由。

第一，逾越节快到了，每个善良的犹太人都有义务到圣殿附近去守这一神圣的节日。

第二，这样就能使耶稣知道首都的人们对他的看法。

真正的耶路撒冷人虽然公开蔑视加利利人（因为耶路撒冷人认为加利利人不象在圣殿中朝拜圣灵的人们那样虔

诚，这是古时候犹太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关系的残余)，但加利利人的确为人厚道，乐意听取新的观点。

也许他们有时不太热情，但也可以算得上是有礼貌的人。另外，法利赛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是古老的宗教信仰的大堡垒，在那里，人们普遍不容异说，对异教徒绝不宽容。

耶稣平安地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当他还没有机会宣讲他的思想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迫使他不得不以比来耶路撒冷时更快的速度离开这个地方。

最初，人们供奉他们所信仰的神时，是杀俘虏祭神的。

后来，当文明开始萌芽的时候，人们就用牛和羊代替人。

在耶稣诞生后的年代，犹太人仍然用牲畜祭祀耶和华。

有钱的人杀一头牛，把牛肉和牛油在圣殿的祭坛上烧掉，把其余可吃的部分送到祭司的厨房里去。

没有力量花这么多钱的穷人，就买一只羊；如果更穷，就只好买一对鸽子，把鸽子的咽喉割断。他们令人不解地相信这种没有什么意义的屠宰行为会使上帝欣喜。其实也就是这同一个上帝，以他无比的关怀，不久前刚刚创造了那些美丽的禽畜。

当时，大部分犹太人都住在国外（因为他们始终不愿意放弃亚历山大和大马士革的舒适环境而到耶路撒冷的那些歪歪扭扭的、阴暗的街道来。这些人中仅在埃及居住的就有

五十多万),因此就有必要替那些远道而来的、无法把自己的牲口从尼罗河一路赶到小小的基德隆河来的人准备一大批牲畜。

很多年以前,在圣殿建成以后,那些准备被宰杀的牛和



羊就在圣殿大门外的街上卖。后来,为了方便顾客,卖牛羊的商贩就把牲口赶到圣殿的院子里去卖。货币兑换商就跟着他们一起进去,坐在木墩子后面,替人们把巴比伦的金币换成希伯来的银币,把希腊的科林斯银币换成犹太人的钱。

货币兑换商

这些善意的商人对

上帝并没有不敬之意,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仅仅是无意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而已。

但是对于刚刚从宁静的加利利山谷来的耶稣来说,他关心的事远非经商或易货贸易。他认为,哞叫着的牛和大声喊叫着的货币兑换商出现在圣殿的院子里,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上帝的圣殿居然成为一个声音嘈杂的市场,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容忍!

他拿起一条鞭子(院子里有许多鞭子),把这伙人全都



耶稣赶走货币兑换商

赶出了圣殿。那些可怜的牲口也跟着它们的主人慌乱地跑了出去，于是耶和华的圣殿就洗雪了耻辱。

一心盼望着出事的一伙人，赶紧跑过高低不平的石子路，冲到出事的地方。

有许多人认为耶稣是对的。他们认为，把圣殿当作牛棚是恶意的亵渎行为。

但是还有一些人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在紧挨着至圣

所的地方吵吵闹闹，或许不完全对，但是，一个从地方上，从加利利或拿撒勒这一类地方来的陌生青年，又有什么权利来插手干涉，以致造成乱糟糟的场面，把上面有很多钱的桌子都打翻，使可怜的货币兑换商爬在地上寻找丢失的钱呢？



尼科提麦斯

还有一些人搞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其中有一位公会的成员，名叫尼科提麦斯的，是一个年老而忠实的法利赛派。

他觉得不便公开会见刚才在这最神圣的地方表现得如此不体面的、有失尊严的人，但是他倒是想知道究竟是谁胆敢做出如此鲁莽的

事。

他叫人去通知耶稣，要他一等天黑就到他家去。

耶稣接受了邀请，于是尼科提麦斯就同他谈了话。这位法利赛人听了耶稣的话，就确信耶稣的行为即使有点过分，也完全是真挚的。他所听到的关于耶稣在加利利的活动，更增强了他的想法。由于他喜欢这个拿撒勒人，所以就劝他赶紧离开这个城市。

王宫对于扰乱社会治安这类消息是很敏感的，而且牲口贩子和货币兑换商也必然会促使人们反对一个态度如此猛烈的先知，这个先知不愿单纯地讲道，而是更乐于采取行动。

因此，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与他的朋友们一道，取道撒马利亚回加利利去。

撒马利亚这个不幸的地区，正如我们以前已经告诉过你们的，具有(或者倒不如说是不足以具有)一个不信神的策源地这样一个非常糟糕的、完全不应该有的名声。

几个世纪以前，这个地方是古老的以色列王国的一部分。以色列王



法利赛人和撒马利坦人

国衰落后，当地居民被赶到亚述去，他们把撒马利亚的荒芜了的田地给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来的移民。这些移民与当时留下来的为数很少的一些犹太人形成了一个叫做撒马利坦人的新的民族。

在纯粹的犹太人看来，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真是下贱得难以用词句来表达。因此，每当一个犹太人有必要到大马



该撒利亚

人看作是“下贱的撒马利坦人”。

他们得上一堂课啦。

耶稣不仅在途中逗留，而且也的确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同几个撒马利坦人交谈，有一次甚至在一个井旁坐下来对一个属于这一受歧视的民族的女性阐明他的思想。

当耶稣的门徒走过来听他谈话的时候，他

士革或该撒利亚腓立比^①去旅游而路过撒马利亚时，他就催驴子快跑，除非迫不得已，绝对不与当地居民交往。

耶稣的朋友们都是一些善良而规矩的、严格遵守摩西约法的人，他们的看法完全和一般人的偏见一样，把当地



耶稣和撒马利坦妇女

^① 该撒利亚腓立比，位于今叙利亚赫尔蒙山南部的一个城市，在约旦河发源地附近。

们发现，与那些傲慢地自以为对约法极为虔诚和热忱的高人一等的犹太人相比，这个“撒马利坦人”更理解他们的导师的话。

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导师讲的关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教义。这也是耶稣作为一种新的信仰的先知这一事业的开端。

他所采取的方法非同一般。

有时他给门徒讲故事。

但他很少对他们讲道。他只要说一句话或作一点提示就完全可以把他心中的想法表达出来。

在这方面，正象在其他方面一样，耶稣是一个天生的导师。由于他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他理解人的心，能帮助许多无力自助的人。

太古以来，经常有人能对一些病人起很大作用，但他们既不能治骨折，也不能一点头就可以制止瘟疫。不过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意念对疾病能起很大作用。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身上有病痛，就的确会感到某处疼痛。如果有人使我们相信由于我们自己是外行，所以诊断错误，那么病痛就会立刻消失。

这种天资经常被赐给一些纯朴、善良的人，他们能得到病人的信任，给病人治好病，虽然他们根本不懂医术。

耶稣为人极为诚实，本性又纯朴得使人喜爱，这就使人们对产生信任和信心，因此他必然就能帮助那些感到自己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来找他的人。

当人们听说这个年轻的拿撒勒人(不论他们盲目地把他当作先知、救世主或其他什么人)能使人们暂时解脱病痛,于是远近的男女老少都来求他,使他们恢复健康。

传说(它尽量使一个美好的故事编得更好些)硬是把耶稣第二次经过加利利的远行,描述成为一个神医包医百病的记录。

第一件是,在回到迦百农去的路上^①,遇到一个富翁的孩子,当地的医生对他已经束手无策,耶稣却使他起死回生。

第二件是,彼得的岳母正发高烧,霎那间就完全好了,居然还亲自给客人做了一顿饭,在她家里非常热情地招待



残疾人、跛子和瞎子

客人吃了一顿。

此后就有许多病人接踵而来。有些人觉得自己成了跛子，只能用担架抬到耶稣那里；有些人多年来一直患着一些奇怪的、但也说不上是什么的病；还有各种各样的神经过敏的病人，他们只要求听到一句使他们消除疑虑的话，就可以使他们的病好转。

不管其中有些传说的真实情况如何（死人是很少有复活的），这些传说在加利利确实引起人们极大的激动和好奇，而且也在耶路撒冷传开了。

但这并不能使法利赛派完全满意。他们见耶稣治愈与他们同族的病人当然感到满意，但是他们认为耶稣走得太远了，因为他对同族人和异族人不加区别。他治愈了一个罗马官员的仆人，一个母亲是希腊人的女孩，为一个硬说是在安息日病了的老妇人解除病痛，还允许麻疯病人碰耶稣的衣角，因为他们在绝望中认为，这样做能减轻痛苦。

此外，耶稣还愿意收罗马人雇用的、派驻在迦百农的一个税务员为门徒，这件事在法利赛派看来是无法忍受的。这简直可以说是对苦难深重的祖国事业的不忠。有些好心人把这事告诉了耶稣。

耶稣虽然觉得法利赛派的动机是好的，却认为自己并

① 根据《圣经》，耶稣是在从犹太回加利利去的路上，到了迦拿，一个大臣求耶稣医治他在迦百农病已垂危的儿子。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大臣回迦百农后，见他儿子果然病愈。据说这是耶稣在迦拿的第二件神迹。

没有做错。

在耶稣看来，不论是男是女，是税务员、政治家、圣人或罪人，都是一样的。

他心目中所认可和接受的只是那些人所共有的人性。

因而他就必然会在这种事情上采取他的这种立场。他把这些门徒全都收了下來，而且把他们都带到一个使法利赛派反感的官员家里去吃饭，似乎坐在一个罗马雇员的不体面的饭桌旁还是一种荣誉似的。

法利赛派知道这件事后，没有公开表态。

但是他们都已经说好，只要耶稣再敢到他们所管辖的地区来，他们就将怎么对付他。后来耶稣回到耶路撒冷守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逾越节时，就有一批人决心暗中采取敌对措施来对付他，因为这些人意识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先知的理想一旦实现，他们自己的小天地从此就会失掉。

第二十五章 宿 敌

当然，当时既定社会秩序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为数很多）是不喜欢听耶稣公开宣讲这类教义的。他们宣称，这个新的先知是一切既定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危险的敌人。不久，耶稣的这些敌人就联合起来共同设法毁灭耶稣。

耶稣在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时，甚至还没有到达圣殿，就同耶路撒冷的统治当局公开冲突。

这事起因于耶稣来到羊门^①外的毕士大水池时，听到有人在大声喊叫，向他求救。这个可怜的人已经跛了三十多年。他象其他人一样，已经听说在加利利有一些神奇地治愈疾病的事，于是他也希望他的病能治好。

耶稣对他看了看，然后告诉他说，他的腿没有毛病，而且要他卷起铺盖回家去。

那病人一听，非常高兴，就按耶稣说的做了，但是他忘

^① 羊门，也称羊市门，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水池。



毕士大水池

记那天是安息日，在安息日随身带这么多东西，那怕是衣服上别上一枚多余的别针，都是触犯法利赛派的法律的。

那病人发现自己能走路，真是快乐极了，就立刻到圣殿去，想为此去感谢耶和華。

但是，当然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法利赛派。他们表示，违反圣律就得挨罚，于是就把那可怜的跛子（他那时已经有两条健康的腿了）拦住，告诉他说，在安息日背行李是触犯法律和违反惯例的，并说他违反了礼仪，所以应该受到惩罚。

但是当时那人因高兴异常,当然心不在焉。

他回答道:“治好我的病的那个人要我卷起铺盖回家的,我是照他说的去做的。”

于是他没有遭到更多留难就走了,但法利赛派怒不可遏。有一点他们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除非立刻就制止这类事件发生,否则就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哩。



公会开会

在他们的怂恿下,公会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和所有在决策之前的地方长官一样,公会的成员们决定先对这事进行调查。他们责令耶稣前去亲自向他们讲这件事。耶稣心甘情愿地去了,而且耐心地听了他的敌人对他的指控。接着,他明确表态说,不管犯不犯法,他并不想由于碰巧是一星期中这独特的一天就不做好事。

这一回答就意味着公开蔑视当局。

但是公会深知这个从拿撒勒来的人极受许多人尊敬,

就认为这一次最好还是放他走，以待下次机会，使他们更有理由控告他。

那时，他们已经懂得，要毁灭耶稣，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他们显然无法逗他发火。他对那些憎恨他的人从不表示气愤。他安然跨过每一个陷阱。当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就讲一个简短的故事，使听众都能转而支持他。

这就使公会大伤脑筋。当然，他们可以把这事提交给国王。但是他们的国王(其称号很不固定)在听取总督的意见之前，是不会采取行动的。而向一个罗马人解释，又有什么用呢？

彼拉多已经不止一次地对那些为宗教方面不满意的事情到他那里去诉说的人一点也不表示同情。

就这件事来说，他的态度一定会和以前一样。他一定会答应密切注意这件事。然后，过了几个月，他就会提出一个官方结论，说耶稣并没有触犯罗马的法律。下一步，他就会让法庭不受理这个案件，于是一切就会平安无事，而耶稣的地位反而会由于他被宣告无罪而大大地加强。

因此，如果能用适当的方法去和希律打交道，并要他保守秘密，倒是唯有希律是可以提供补救和复仇的希望。诚然，希律王与公会不和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这时已经顾不得去算自己的老账了。

公会就收起斧头(它原先是偷偷地把斧头磨快，准备消灭希律的)，谦恭地到王宫去，诉说一大串对一个叫耶稣的

人的不满，说什么耶稣自封先知，宣讲煽动性教义，这种教义将扰乱古老的神权政体（或者它的残余），对国家安全来说，耶稣正象有些人称之为施洗者的约翰一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幸而约翰已经不可能再惹麻烦了。

希律为人象他的父亲一样多疑，他们对他们的话很听得进去。

但是在当局派人去逮捕耶稣的时候，耶稣却不见了。他是第二次离开这个城了，身后还有越来越多的门徒跟着他。他缓步绕道走回加利利去，他觉得在加利利比在犹太更自在。

按说，他的事业已经快到顶峰。广大群众都已经相信耶稣是真正的救世主。只要耶稣愿意领导他们，他们就会向耶路撒冷进军，或者为此而去反对整个罗马军队。

但是，使他们遗憾的是，这离耶稣的理想太远了。

他没有个人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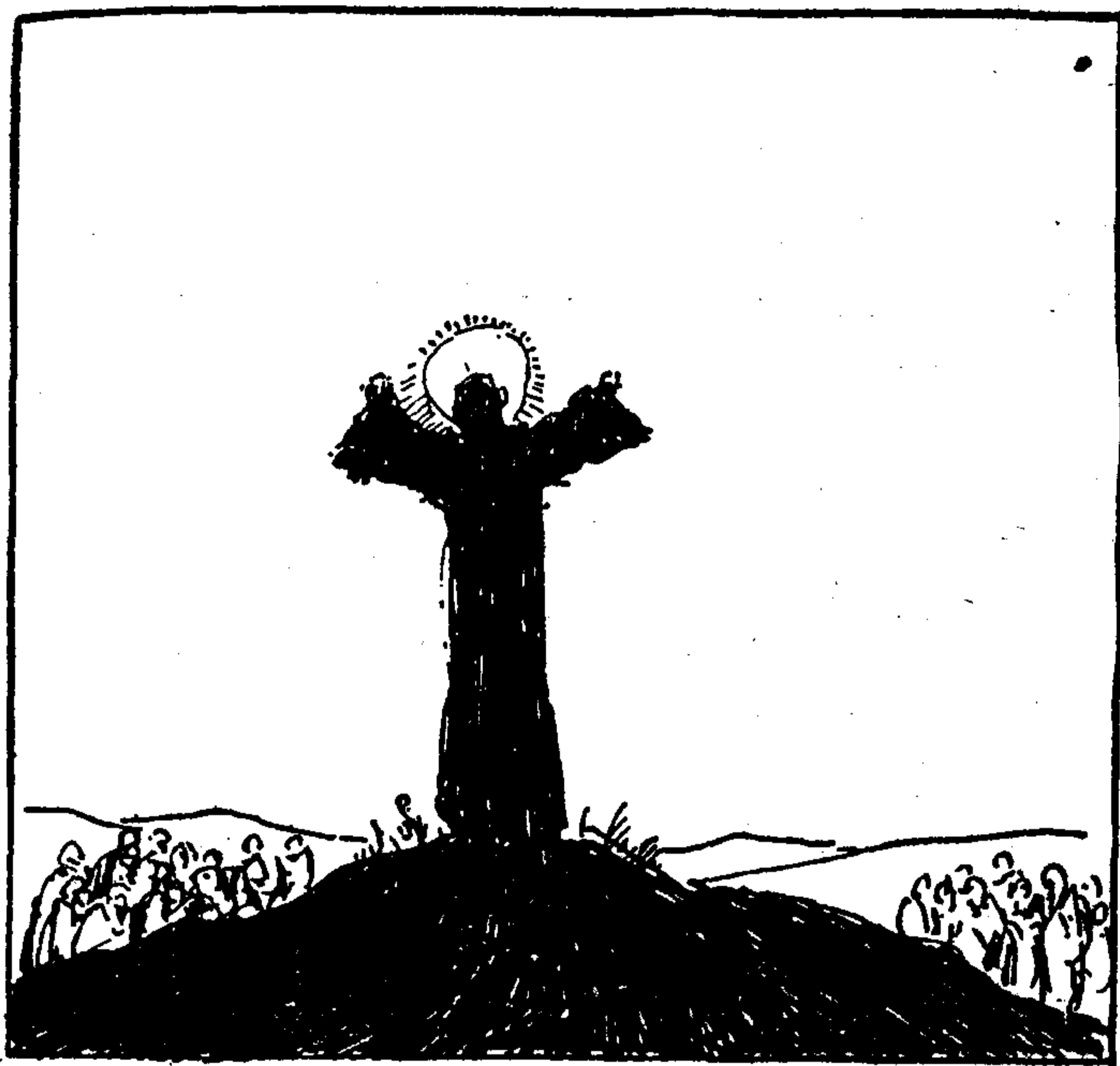
他既不求荣华富贵，也没有想成为一个民族英雄的庸俗愿望。

他希望人们不要着眼于尘世间的短暂欲望，而应该去寻找使人们在爱、宽厚和同情中团结起来的那种精神。

耶稣不能容忍有些人把他仅仅看作是旧王室的另一个（可能好一些的）代表人物。^①（现在的王室则是以希律为名的。）

^① 据《圣经》，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

耶稣不承认自己是救世主，他一再明确而且尽可能地公开讲，他对自己的生命、他个人的幸福和舒适都不在乎，他最最关心的是他的理想，即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仁慈的上帝的爱。



山上宝训

耶稣并不重复讲述上帝在西奈山的雷电交加中向少数人启示的那些诫律，而是向在风光明媚的加利利山坡上听他讲道的群众说，他所讲的上帝是既不分种族、也不论信条的一个慈爱的圣灵。他不是具体地规劝他的朋友如何节约、

发财,而是告诫他们说,储藏在守财奴的阁楼里的财宝(狡猾的窃贼是很容易从阁楼里偷到这些财宝的)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他要求他们使自己的心灵永远成为善行和崇高思想的库房。

最后,他在一次讲道中总结了他全部的人生哲理,即那次有名的“山上宝训”,我在这里把其中最值得颂扬的部分再说一遍: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①

耶稣教给人们一段短短的祈祷文,作为人们在人生坎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六节。

坷的道路上每天的实际指导。这个祈祷文至今千百万人都一遍又一遍地念着：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①

耶稣作出了有关生与死的一种新的哲学总纲，这种哲学与法利赛派既陈旧又狭隘的信念完全不同。在这以后，他就请当时已经成为他的忠实可靠的同伴的十二个人跟随他，以便向全世界表明，他已经与那些陈旧的犹太人的偏见完全决裂，这种偏见已经使犹太民族成为其他所有人的敌人。

他离开加利利到一个自远古以来一直叫腓尼基的地方去访问。

后来他又回到故乡，然后又渡过约旦河，从容地进入“十城”，也就是希腊人（他们占当地人口的大多数）叫做德卡波利斯^②的地方。他在那里治好了异教徒中的几个患麻疯病的人，使当地人对他钦佩、感激万分，正象他在故乡治好病人时的情况一样。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一三节。

② 德卡波利斯，希腊文即“十城”之意。诸城彼此缔约，协力防卫，以共图安宁。该地是位于加利利海西南的一个地区。估计是公元前8—前6世纪时希腊各城邦对外移民时形成。

从那时起，并在这以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耶稣在讲道时就开始用那些简单的故事来讲解，这些故事对前来听他讲道的人的思想影响非常大，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欧洲各国语言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要让我用我的方式来把这些故事再讲一遍，那就没有必要了。

正象我以前曾一再说过的那样，我不是在写《圣经》的新版本。

我仅仅是在写一本书的纲要，这本书（特别是前面部分）对我们这繁忙的时代中的读者来说，经常会使人感到有点太复杂了。

而那些福音书倒是既简单，又直截了当，又很短。

即使最最忙碌的人也是能挤时间读福音书的。

所幸的是，它们已经由一些精通语言的学者译成英文。17世纪以来已经有好几次试图以现代语言译述古代的希腊思想。这些试图都比较令人失望。没有一次尝试能取代根据詹姆斯国王的敕令译成的《圣经》。它象三百年前一样，至今仍然是最杰出的作品。

如果我的这本小册子能使读者产生读原著的愿望，使你们愿意研究那些明哲的比喻，领悟所有导师中这位最伟大的导师的渊博的见解，那么我就算没有白写。

而这的确也就是我正想努力达到的目的。

第二十六章 耶稣之死

耶稣的案件呈报给罗马总督，但是，只要这个行省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罗马总督对省里发生的事情并不关心。他批准判处耶稣死刑。

事情的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一点，耶稣完全明白，而且当他还是在加利利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曾不止一次地向他的门徒和亲友暗示过。

许多世纪以来，耶路撒冷一直是犹太民族的宗教垄断中心。它不但使当地大部分居民获得巨大的个人利益，而且长期来始终维持着极其严格地遵守摩西时代定下来的古代律法的局面。

自从大流放以后，绝大部分犹太人一直住在国外。他们住在埃及、希腊、意大利半岛、西班牙和北非洲的一些城市，要比在犹太快活得多，因为在这些地方，生意好，挣钱又痛快，而犹太则土地贫瘠，无休止的劳累之后，收获却极少。

当波斯人允许犹太人回到家乡去的时候，如果不是用



荒芜了的田地

兵力强制的办法，就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居民回到耶路撒冷来。但是在这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善。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仍然非常尊敬耶路撒冷，把它当作犹太民族的宗教中心，但是他们却把自己能建立一个安适的家的地方当作自己的祖国，如果不用强制手段，就无法使他们回到出生地来。

结果，居住在古都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与圣殿联系在一起。这一批人中在经济和精神方面掌握最高权力的是为数很少的专职祭司。

其次，还有他们的一些助手，这些人主管各种大小祭品的复杂的宗教仪式。他们实际上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熟练屠夫，他们所关心的是给他们送来的牲口的数量和质量，而且他们每天吃的大部分都是这类祭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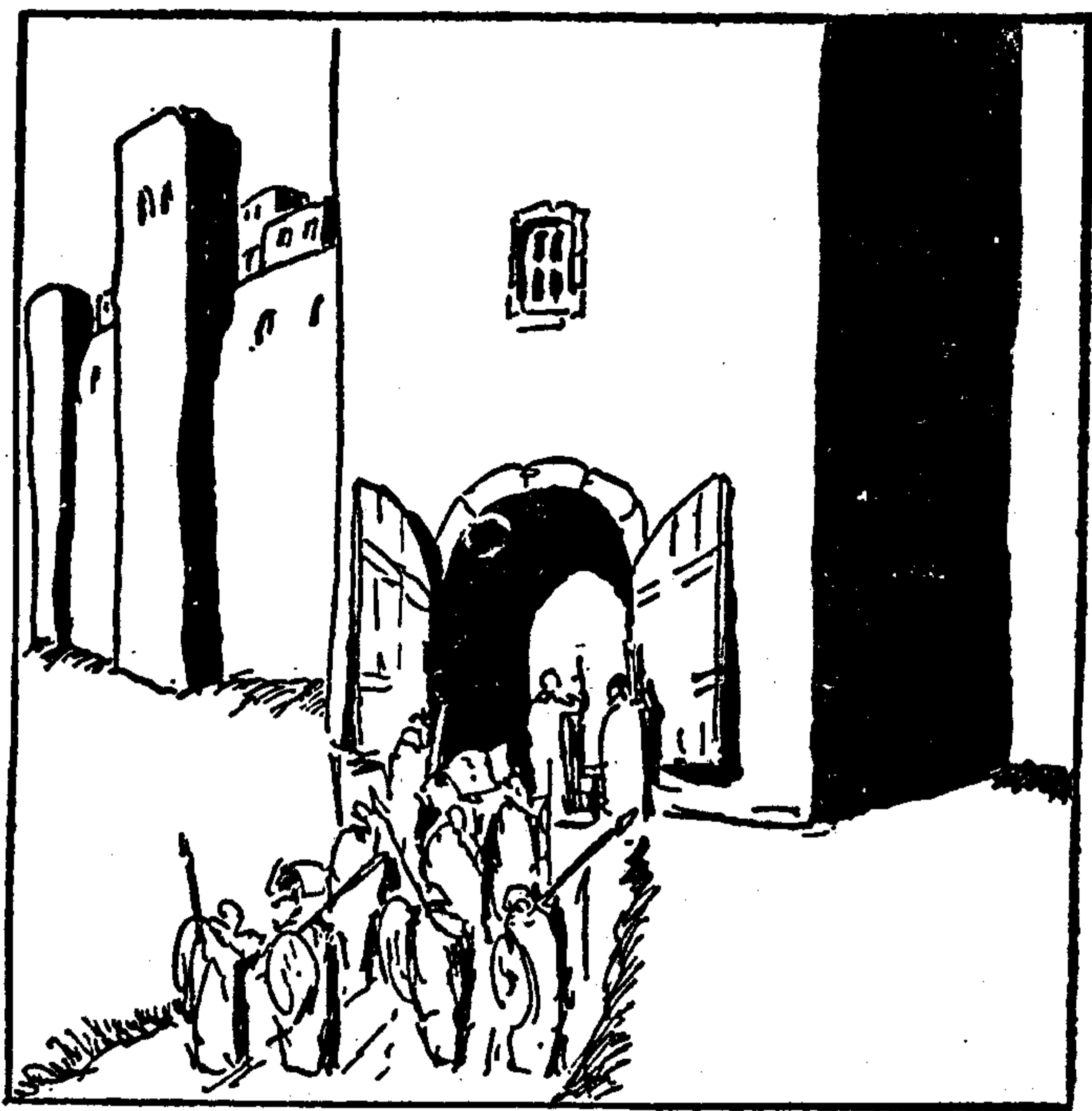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一般的仆役，他们为圣殿打扫卫生，傍晚，人群走散以后，还冲刷院子。

还有货币兑换商，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为银行家的人，他们买卖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金属钱币。

还有各种大小旅馆和寄宿处的老板，他们为每年到耶



耶穌去國外



耶路撒冷商人

路撒冷来的成千上万旅客提供膳宿，这些旅客为了遵守约法并在规定时间内在祖传的圣坛祭祀，每年都到这里来。

还有一般旅游中心都会有的店主、裁缝、鞋匠、酒商以及做蜡烛台的人。

这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的具体情况。

这是一个宗教旅游城市，人们聚集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为了举行某些宗教仪式，这些仪式是不能在

别处举行的(他们就是这样坚决认为的),而且也不能由别人来主持,只能由那些自远古以来一直在担任祭司职务的一套人马来主持。

如果你要了解为什么当耶稣竟然再次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里的人们会对耶稣投以强烈的憎恨眼光,你就必须牢牢记住上述这些事实。

他来了,这个从加利利的一个冷僻的村子来的木匠,这个谦逊的导师,他的伟大的爱甚至包括了罪人和税吏。

以前他曾经有两次被通知离开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不需要他。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他是不是又来惹祸的呢?或者他是不是作几次讲话就

会觉得够了呢？

的确，他有时对他的同伴们的一些简短的谈话听起来毫无不当之处。但这些谈话的内容的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人总是在暗示一些事情，而且他不象那些博学的犹太法学家那样，他用的不是那些空洞的词句，那些人倒是爱把他们所说的事情的意思用冗长的希伯来词句掩盖起来，给人造成一种学问渊博的印象，而他用的词句却是人人都听得懂的。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①

还有那些关于牧羊人的比喻以及各种日常事物的比喻，耶稣讲起来都是一针见血的。

有些人试图把这些明白无误的比喻说成是假冒为王和宣扬鬼怪。但耶稣又以一系列新的故事，使这些人哑口无言，而群众则以笑声表示同意。甚至孩子们都喜欢听耶稣讲故事，他们喜欢这个人，所以还爬上他的膝盖。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②

总之，一个正派和自重的拉比所从来没有做过和说过的事，这个拿撒勒人却一直在做着和说着，而且是那样愉快和平静地行事，以致警察都找不出理由干涉他。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七——三十九节。

② 同上，第十九章，第十四节。

至于这个人所主张的教义又怎样呢？

难道他没有不止一次地说过，上帝之国广及一切地方，其国界远远超过住着耶和华的少数特选子民的犹太国的边界？



耶稣和一个外国人进餐

他不是借口医治一个有病的妇女，公然破坏安息日的惯例？

他在加利利不是据说曾经在外国人、罗马官员以及其他绝对不许进入圣殿的一些人的家里吃过饭？

如果耶路撒冷的居民当真接受了这种说

法，转而认为在大马士革或亚历山大也能象在摩利亚山一样祭祀上帝的圣灵，那么耶路撒冷、圣殿、祭司、旅馆老板、屠夫等人的情况将成什么样了呢？

这个城将完蛋了，祭司、旅馆老板、屠夫、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也都会随之而完蛋了。

而且，想起来也真可怕，这一来，那一整套摩西约法要在这一可怕的“爱人如己”的新的口号面前崩溃了。

因为，说实在，这就是耶稣在他生命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所教导的全部思想的要旨所在。

他希望、呼吁人们要爱人如己，而且彼此间不要争吵。

他看到周围所有的残酷现实和荒唐的不公正行为而十分焦虑。以他的天性而言，他原本是一个愉快而富有乐趣的人。他觉得生活是一种欢乐，不是一种负担。他爱他的母亲，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们。村里一切简朴的娱乐他都参加。他不是个隐士，也不鼓励别人采取逃避生活的方式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但是这个世界看来却毫无必要地充满了浪费、痛苦、暴力和混乱。

耶稣的这颗纯朴而伟大的心，想出了一种改变这些不良现实的方法。他称之为爱。他的教义总的来说也就是这一个字。

他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并不十分感兴趣。

他并没有主张反对罗马帝国。

他也从来没有表示拥护罗马帝国。

法利赛派狡猾地问他对皇帝的看法，试图抓住他的煽动性倾向。但是耶稣明白，所有的政府形式不过是一种妥协而已，所以拒绝表态。他劝听众服从当地的法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过错，而不是过多地考虑统治者的善恶。

他并没有不让他的门徒到圣殿去参加宗教仪式，而是鼓励他们要忠实地履行宗教方面的职责。

他衷心赞美《旧约》的哲言，并在自己的谈话中不断提到它。

总之，他既没有讲，也没有宣传或鼓吹任何足以被认为是对既定法律的一种公开挑战的言论。

但是，在法利赛派看来，他却比所有最凶恶的反叛者危

险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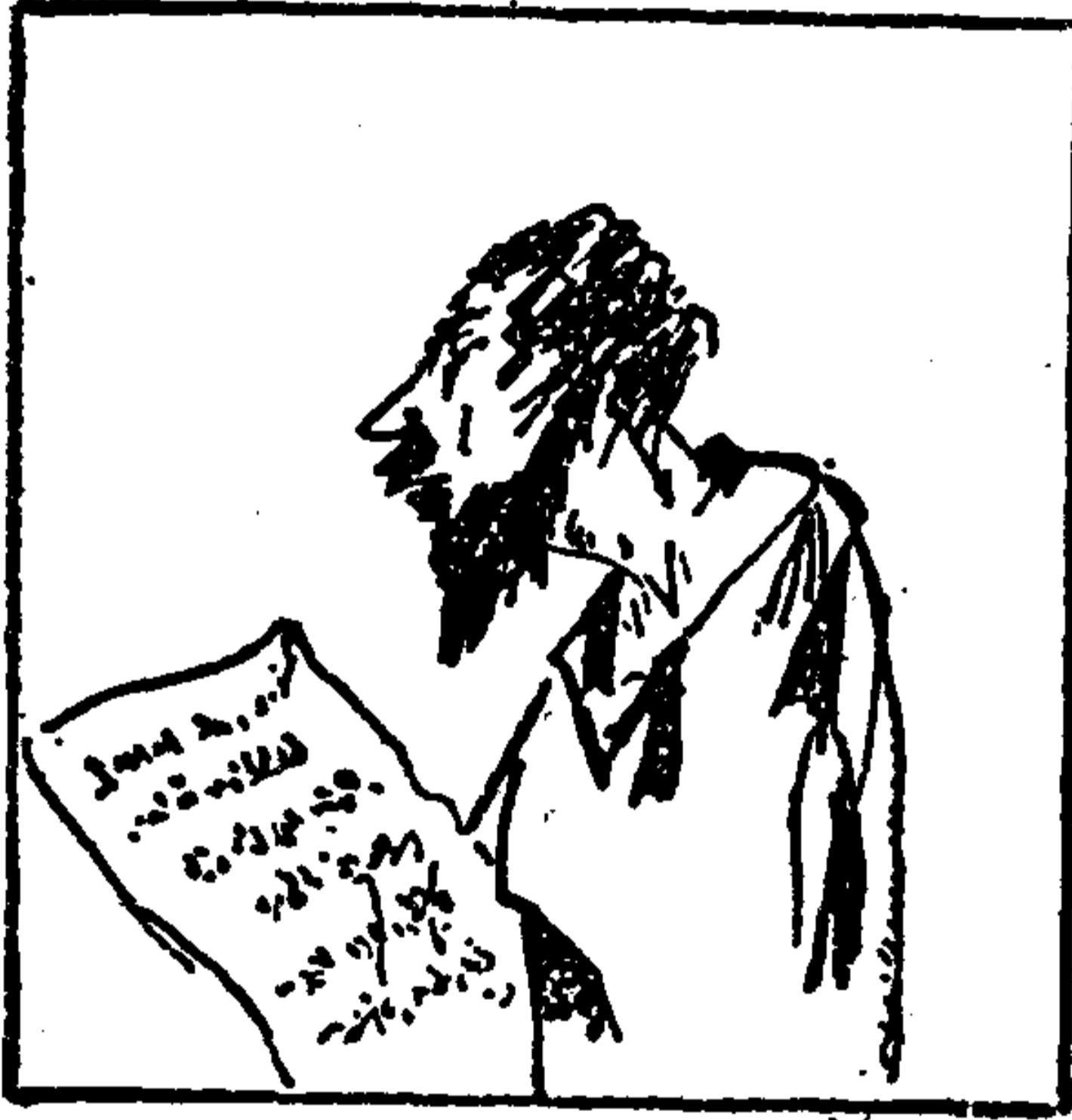
他使人们自己思索。

关于耶稣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人们已经讲得很多，所以我们就简单地讲。这个伟大先知的一生就数他死前那几天受到基督教编年史作者的最大注意。

在那些顽固地背向未来的那些人与一个敢于大胆地向前看的人之间，的确也存在着久久不息的斗争。

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实质上是一次胜利。

这并不是说人们真正开始了解耶稣非常耐心地向他们



讲解的那种新思想，而是由于人们一直在寻找一个他们可以崇拜的（不管多长时间）中心人物。他们当时已经开始把这个拿撒勒人作为崇拜的偶像，因为他们感到，这个先知在威严的公会成员面前表现了可敬爱的品格和镇静自若

宗教狂热分子

的态度。

只要有人讲有关耶稣的带点奇迹的事，他们都会相信。

单纯的治病是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激动心情的初步要求

的。

耶稣正巧到一个村子里去的时候，村里有一个病人不是病得很重么？

岂至如此！

这个病人已经在死亡的边缘。

最后，这个病人真的死了，下了葬，却又从坟墓里被掘出来，被那非凡的人治活了。

上述这个故事，也就是著名的拉撒路事件，在轻信的犹太农民中造成极大影响。这个故事从一个村传到另一个村，很快就加进了许许多多渲染性细节，后来变成中世纪非常盛行的传奇和画的题材。

最后当人们听说这一震撼人心事件的当事人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来看他。当耶稣骑着小毛驴进入城门的时候，群众向他高声欢呼，并投掷鲜花，情况非常热闹，就象在过什么节日一样。

不幸的是，这类公众的拥护只是象多岩石的山上的营火那样，烧得很旺，但时间不长。

耶稣明白这一点。他并不自鸣得意，并不认为这一切欢呼声和赞美声有多大意义。

他以前曾听到过这种欢呼和赞美。别人后来也听到过。

如果他们是聪明人，他们就不会把它当真。下面几页所体现的哲理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耶稣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是找住处。他没有在城里停留，而是停留在橄榄山上的伯大尼郊区。前些年，耶稣和拉

撒路以及拉撒路的忠实姐妹马利亚和马大，经常在这里留宿。

从伯大尼郊区到耶路撒冷只要走一会儿路就可以到。耶稣吃了点东西，恢复了前一天的疲劳以后，就动身回圣殿去。他又一次拿起鞭子把牲口贩子和货币兑换商从圣殿的院子里赶走。

第二天清晨，他受到了报复。

公会来对付他昨天的行动了。

耶稣在圣殿门前出现的时候，被武装的卫兵挡住，问他凭什么昨天下午干出渎圣行为。

立刻就有一群人围了上来。人们纷纷表态。

有的说：“这个人是对的。”

另外有些人却喊道：“应该用私刑处死他。”

他们争吵着，做着手势，简直要动手殴斗。那时，耶稣环顾四周，看着他们。他们就变得非常安静，耶稣又给他们讲了几个故事。

这事使法利赛派气极了。

耶稣再一次采取了主动。他越过祭司向广大群众讲解，而且象往常在他亲自出场时的情况那样，耶稣立即获得了听众的好感。

他在与当局的公开斗争中是胜利者。士兵们不得不放他走。他在朋友们跟随之下，平安地回到住所，在一天中没有再受到干扰。

但是这一切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当法利赛派开始想毁灭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不把这个人杀死是不肯罢休的。耶稣是明白这一点的，因此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的心情很沉重。

使他焦虑的还有别的原因。

他的门徒至今都对他很忠诚。经常跟随着他的十二个人始终真心诚意地象兄弟般地相互爱护，对于彼此间的缺点，则又极为友好地相互容忍。

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一切都不怎么好。

他叫犹大，是一个叫加略或克略村子里的一个人的儿子。因此，他是犹大地区的人，而其余十一个人则是加利利人。这就可能与他对待耶稣的态度有点关系。

他总是感到自己受到蔑视，认为那些加利利人受到的待遇要比他好，而且认为这是因为他的籍贯不同的缘故。

这一切想法都与事实不符，但是对一个小心眼的卑贱的人来说，丝毫没有恶意的话就会变成不可宽恕的凌辱。

犹大看来是出于一时的热情来跟随耶稣的，他实际上却是个贪婪的恶棍，仅仅从他自己的恶劣品质出发，满怀报复性的仇恨。

他很善于计算，因此其他门徒就要他掌管财务和记账，并注意使他们微薄的资金在十二个人中平均分配。

即使受到这样高度信任，犹大还不完全满足，这就使其他门徒对他有意见。他对有些礼物的花费（这些礼物是别人硬要送给耶稣的），一直在喃喃抱怨。他对把钱花在他所谓的“毫无意义的浪费”上，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恼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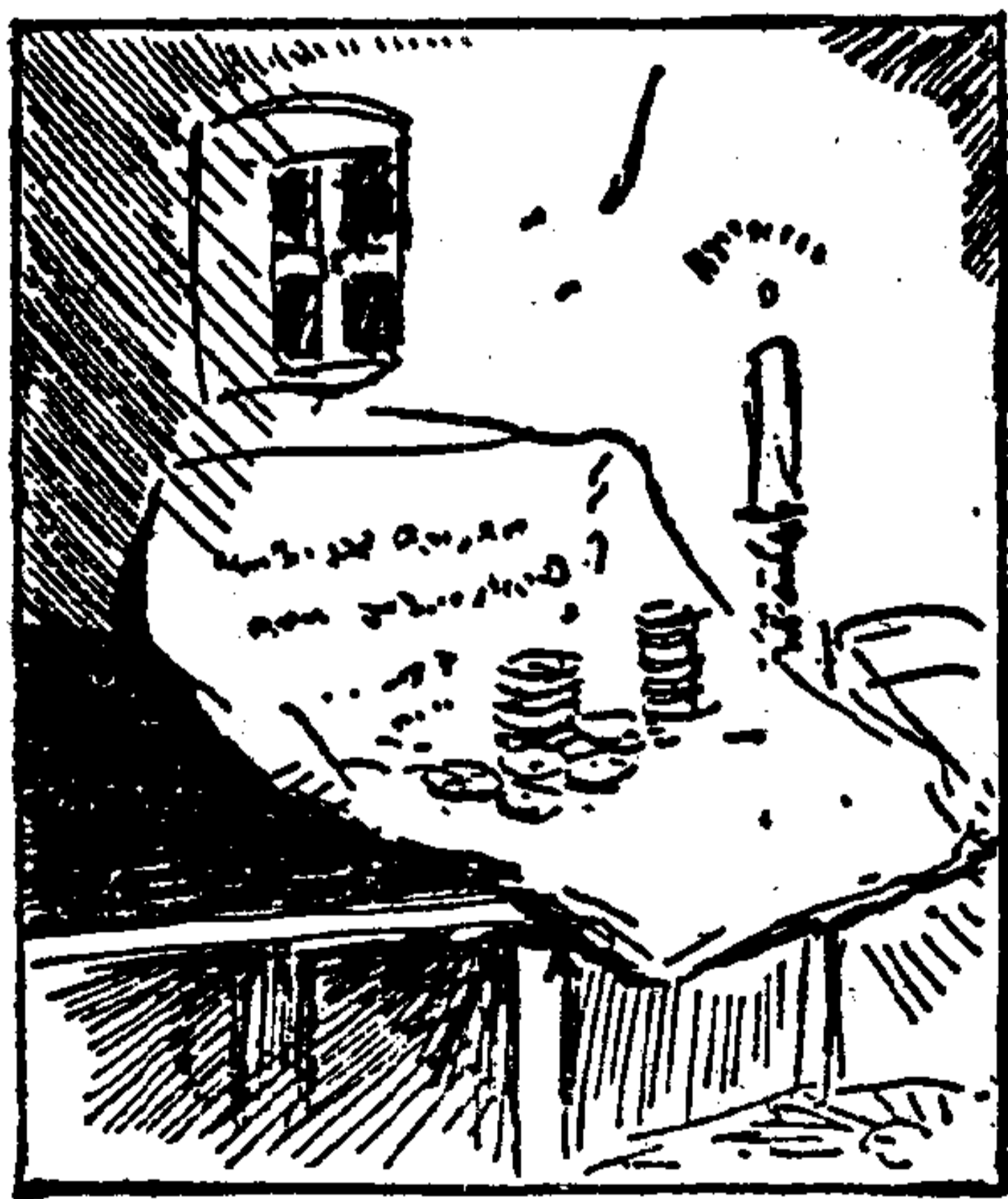
耶稣曾对他谈过这事。耶稣尽量向他指出，对别人真心实意送来的礼物这样表示不满，是愚蠢和没有礼貌的。

但是犹大并没有被说服。

他一言不发。

他也不离开耶稣。他继续把自己称做“十二个人”之一。每当耶稣讲解所钟爱的一个观点时，他总是假装用心听讲，而心里却在琢磨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所受到的责备刺痛了他的虚荣心。他决心干最下流的勾当。他准备进行报复。

在耶路撒冷，他是在自己人之中，很容易有报复的机会。



报 酬

公会想抓住耶稣本人么？

他们当然想。

当其他门徒都睡着了之后，犹大就从屋子里溜出来。公会正在讨论采取什么措施，还没有散会，很快就得悉外面有一个人要向他们提供非常重要的情报。

他们告诉门卫把他带进来，然后就聚集在这个人的周围听他讲。

犹大直截了当地触及问题的核心。

但是，是否由于这个拿撒勒人在群众中很有威信而怕这样一来会引起混乱？

这也是真的。

如果他们公开逮捕他而遇到了麻烦，岂不就会使罗马士兵出场，从而使法利赛派的威信受到很大打击，而且会被撒都该人用于政治目的呢？

十分正确。

因此，不论要做什么事，岂不都得悄悄地做，趁黑夜去做，一点也不要声张？

犹太对这种情况的确是了解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对耶稣的行了如指掌的人主动来告诉他们，如何能悄悄地把耶稣逮住，并把他安然关进监狱？

这就非常符合公会的计划。

他们对这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愿出多少钱呢？

他们共同商量了一下。

提出了一个数目。

犹太同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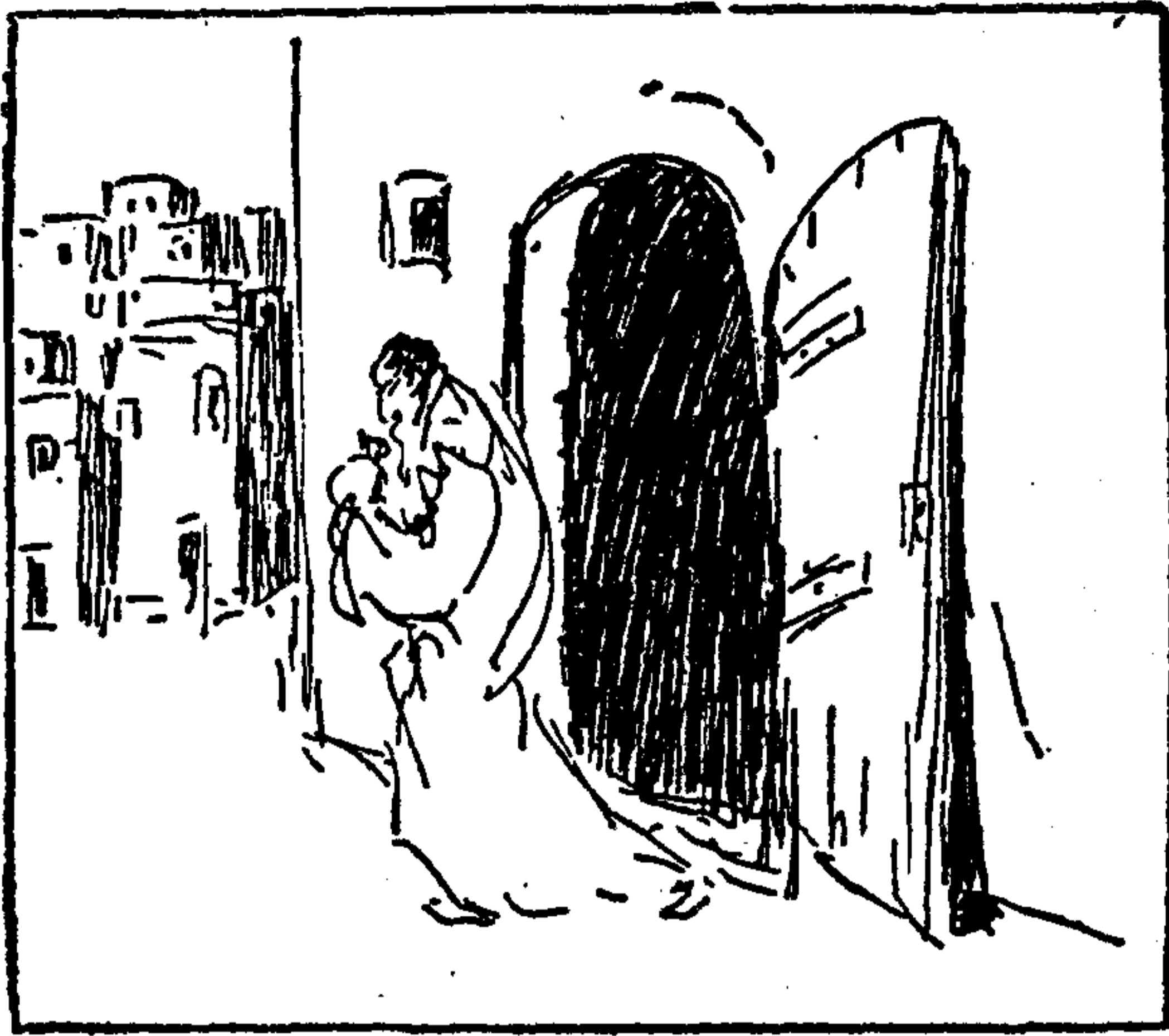
这场买卖成交了。

耶稣被出卖给敌人了。

代价是三十个银币。

* * *

耶稣最后几小时的自由是安静地在伯大尼郊区度过的。



犹 大

那天是逾越节。犹太人吃烤羊肉和未经发酵的饼过节。

耶稣要他的门徒到城里去，找一个小一点的旅馆，订一间房间和一桌筵席，好让他们在一起聚餐。

傍晚，犹大若无其事地同其他人一起离开了住所。

他们下了橄榄山，进了城，发现一切都已经预备好。

他们围着一张长桌入座，并开始就餐。

但是这顿饭吃得并不轻松愉快。即将发生的事已经在这一小群忠实的朋友的心中投下了可怕的阴影，他们已经感觉到事情很可怕。

耶稣很少说话。



最后的晚餐

其他人则闷闷不乐地坐着。

最后，彼得忍不住了，就说出了每个人的心里话。

“主啊，”他说道，“我们想知道，你怀疑我们中间的一个
人，有什么理由么？”

耶稣温和地回答道：“是的。你们中间有一个现在正与
我们同桌坐着的人，将给我们全体带来祸患。”

门徒们全都站了起来，围住了耶稣。他们都申言自己
无罪。

这时，犹大悄悄地溜了出去。

大家都知道要出什么事了。

他们在这个小房间里再也受不了啦。

他们需要新鲜空气，于是他们就离开旅馆，走出大门，



客西马尼花园

回到橄榄山，打开了一个花园的边门。一个朋友曾经告诉他们，当他们只想自己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到这个花园里来。

这个花园名叫客西马尼，是以位于花园一角的一座榨油坊为名的。

那天夜晚，天气很暖和。

他们都觉得很疲劳。

过了一会，耶稣离开了这一小群人，但是有三个与耶稣最亲近的门徒跟在耶稣后面，与他隔了一定距离。

耶稣转过身来，嘱咐他们在他祷告的时候，留在原地守候。

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刻到了。逃走还是可能的，但是逃走就说明默认有罪和耶稣思想的失败。

他独自在静寂的树林中作最后一次伟大的斗争。



客西马尼

他正年富力强。

前途还是大有指望的。

一旦被他的敌人捉去，就会在非常可怕的形式下死亡。

他作出了选择。

他决定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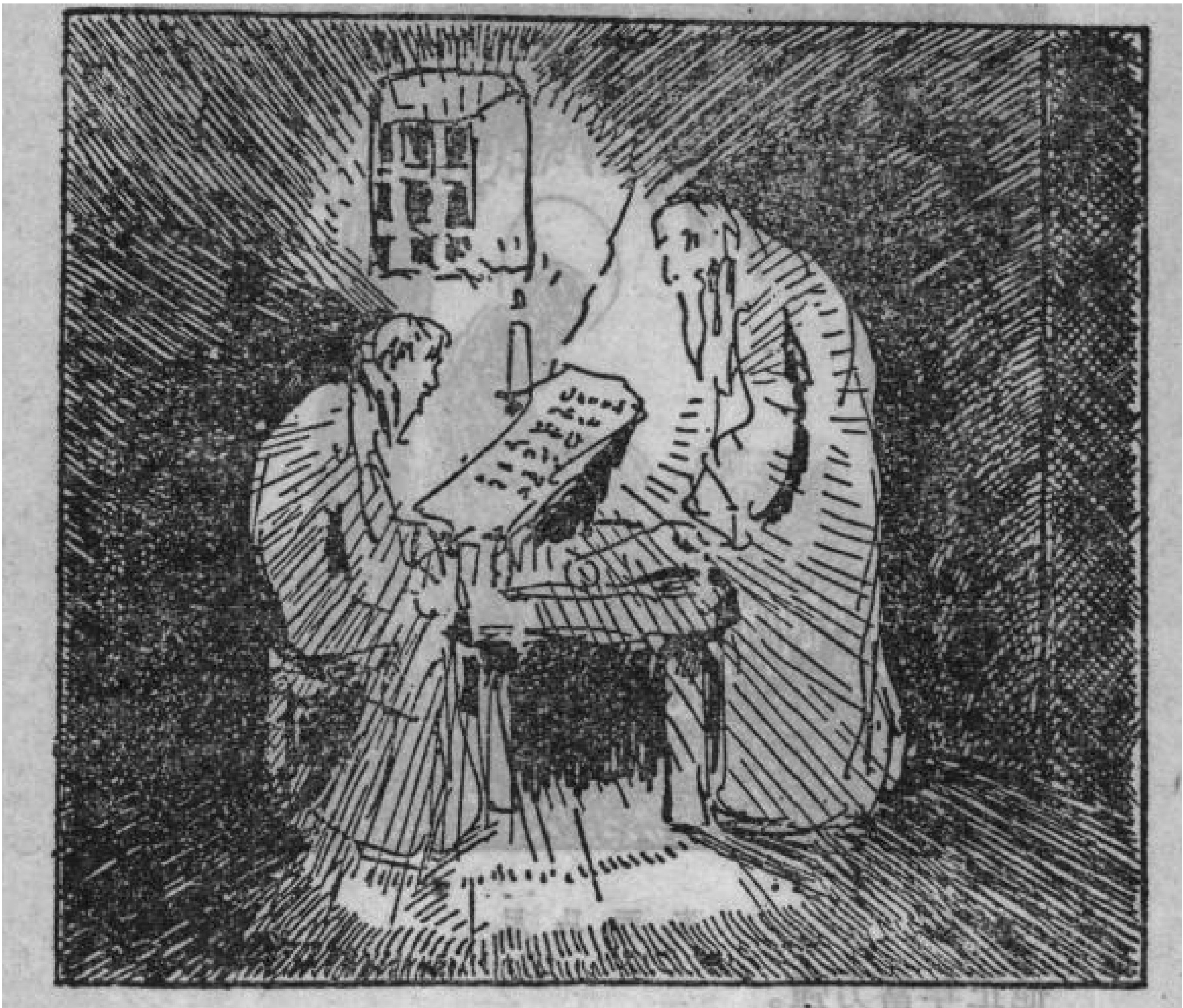
他又回到他的朋友们那里。

看哪！他们已经睡熟了。

过了片刻，花园里大声喧闹起来。

犹大带着公会的卫兵向先知冲去。

犹大走在最前面。



该亚法和亚那

他用手臂抱住耶稣并吻了他。

士兵们就等着这一暗号。

这时，彼得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夺过一个士兵手中的剑，凶猛地砍了他一刀，砍在士兵头部的边上，血从一个很大的伤口流了出来。

耶稣拉住了彼得的手臂。

一定不能动武。

这个士兵仅仅是在执行任务罢了。

打一次就会打两次，思想是不和匕首与矛相斗的。

耶稣被戴上了手铐，经过耶路撒冷漆黑的街道，被带到亚那^①的官厅，亚那和他的女婿该亚法当时都是大祭司。

他们兴高采烈地喊叫起来。

他们的敌人落在他们的手中了。

立刻开始审讯。

耶稣为什么一直在宣讲那些有害的教义？

他攻击旧礼仪的用意何在？

谁给他权利让他这样讲话的呢？

耶稣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无可奉告。祭司们对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明白的。他从不向任何人隐瞒任何事情，那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再讲呢？

① 亚那，公元6—15年为大祭司，耶稣被审时，其婿该亚法已代之为大祭司，但亚那的大祭司名称仍存在，且势力大于该亚法，故逮捕耶稣的人先把他送给亚那审讯。

有一个士兵，由于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犯人竟然会用这种方式同公会的成员讲话，狠命地打了耶稣一拳。其他人则把他捆得更紧了。他们又把耶稣拖到该亚法的官厅，让他在那里过夜。

公会没有召开会议，时间太晚了。

但是当兴奋的法利赛派和心烦意乱的撒都该派听到耶稣被捕的消息，就立刻起床，摸黑冲到耶稣坐着的房间，耶稣在那里宁静地等待下一步。



彼得否认认识耶稣

忽然门口传来消息说，卫兵捉住了耶稣的一个门徒。他们还说，有一个女仆刚才告诉他们说，这个渔夫是耶稣的一个密友，他们进城时经常见他与耶稣在一起。

可怜的彼得感到惊慌失措。

灯火的光、吵闹声，还有咒骂声使他害怕极了。

他全身哆嗦着，说他从不认识耶稣。

卫兵们失望之余，怒火之下，把他一脚踢出了房间。

耶稣又单独和他的敌人在一起了。

那天晚上就是在这种乱哄哄的场合下度过的。第二天一大早，公会召开了会议，既不查问证据，也不听取任何证

词,就把这个拿撒勒人判处死刑。

根据传说,那天是四月七日,星期五。

主要目的达到了。法利赛派除掉了对耶路撒冷的重大威胁。

但是,他们的工作只做了一半。

罗马驻当地的总部派来了几个重要的使者。

彼拉多希望知道这场骚动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把情况告诉了彼拉多。

这一切无疑是非常令人关心的事,但是他要提醒犹太人,未经该地区的罗马总督审讯,犹太人的国王或公会都无权将人判处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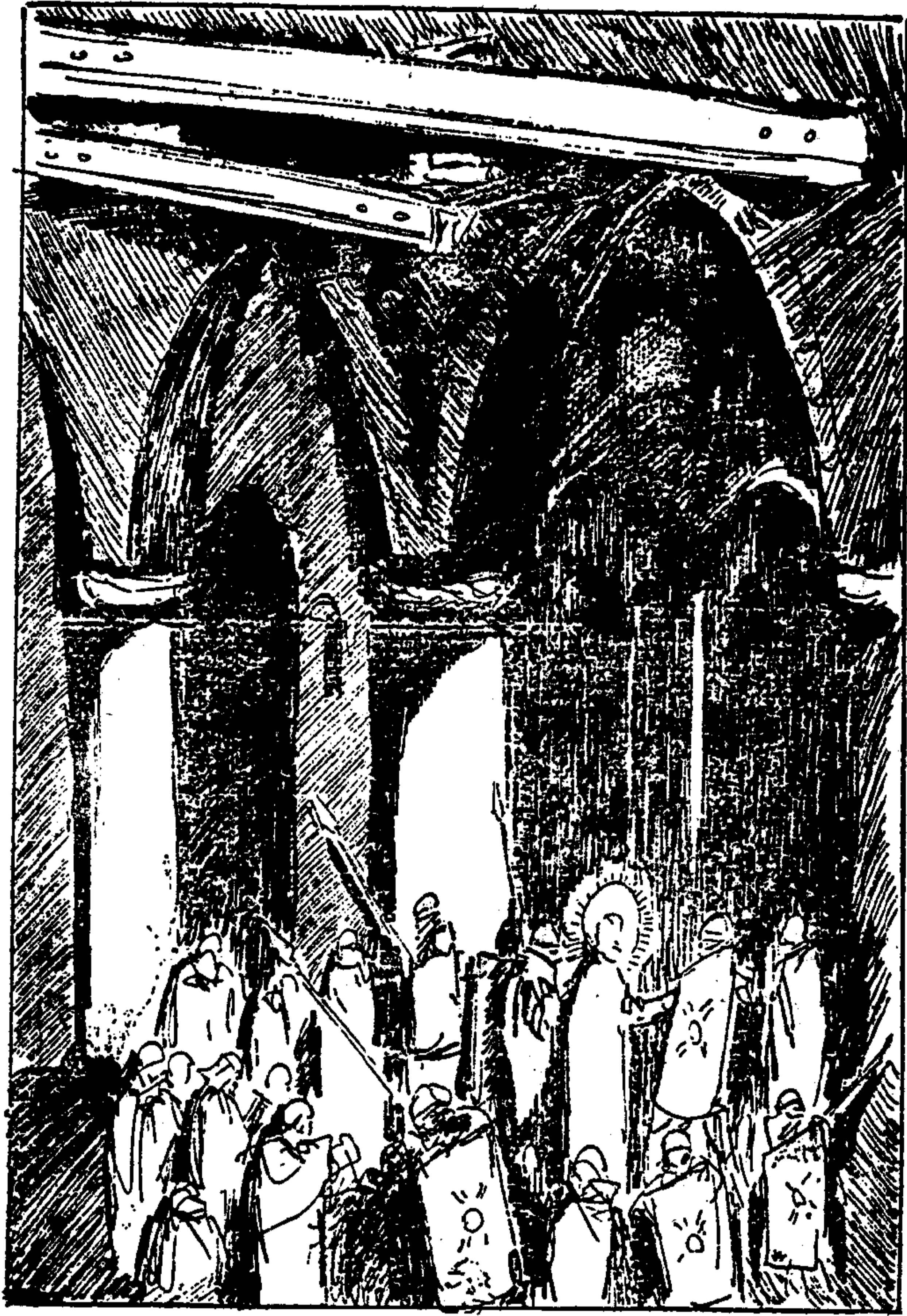
虽然有所不甘,公会不得不把耶稣送到彼拉多住的官庭去受审。

貌似虔诚的法利赛人等在外面。当时正值逾越节,犹太人不能接触异教徒的任何东西。

彼拉多非常生气。自从他到犹太这个地方以来,总是不断有麻烦事,总是有人打扰他,问他一些他自己也不懂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看起来压根儿是荒谬可笑,毫无意义的。



本丢·彼拉多



耶稣被逮去见希律王

他下令把耶稣带到密室去。

他在那里与耶稣谈话。

几分钟的谈话,使他深信没有理由判耶稣死刑。

控告是荒唐的。

耶稣应当予以释放。

彼拉多派人把公会的代表找来,并且坦率地告诉他,彼拉多没有发现耶稣触犯了罗马法律。

这对法利赛派是一次极大打击。

看来他们的囚犯有可能溜掉。

他们向总督申诉。他们告诉他说,耶稣从犹太到加利利,一路上都在制造麻烦。

这就使彼拉多产生一种想法。

“这个人加利利人还是犹太地方的人?”他问道。

“加利利人。”他们告诉他道。

“那就把他带去见希律·安提帕吧,他是加利利的国王,让他去裁决吧。”彼拉多回答说,而且由于自己能为不管这件事找到借口而感到高兴。

但是国王陛下却象那个罗马官员一样,一点不想对这事担负责任。他到耶路撒冷来是来庆祝逾越节的,不是来判决一个将处死的人的。关于耶稣的事,他已经听了很多,他一贯把耶稣当作巫师。

他要耶稣给他显示神秘的巫术。当然,耶稣对如此荒谬的要求拒绝回答。这一来,国王就不再见他了。

没有理由把虔诚的教徒同一个同胞隔开,于是一大群



耶稣被捕入狱

人都涌进法庭来了。

“他说他是一个国王，”他们大声叫喊着。“他亲口对我们说，他超乎法律之上。”这时，从耶路撒冷的街道一路喊叫

着过来的各种愚蠢的指责声又在这里加倍猛烈地喊叫起来。

希律明白，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在他管辖的这个地区就要发生一次骚动。与其冒失去王位的危险，倒不如牺牲一个不受欢迎的老百姓。

“把这个人拘捕，”他下命令道。“把他打扮得象他想冒充的国王那样，然后把他再送交给彼拉多。”

有人找了一件又脏又旧的外衣，披在耶稣肩上。于是耶稣就在士兵们簇拥下与一大群人一起又回去见彼拉多了。

彼拉多如果是一个勇敢的人，耶稣就会得救的。但他仅仅是有好心而已。他把这个案件对他的妻子讲了，她劝他使用赦免权。但是，他在耶路撒冷只有一支很小的警卫部队，而公会成员们的势力却越来越大。而且这时，撒都该派已经同法利赛派联合起来。撒都该派是政客，他们对宗教的关心倒是次要的。他们担心耶稣被释放后的实际后果，因此决定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将耶稣处死。他们阴险地暗示彼拉多，说准备送给恺撒一些秘密报告，详细说明发生了什么事，还要告诉他，他派来的总督公开站在帝国的一个敌人一边。

这就意味着把他免职，扣除年金。

彼拉多软了下来。

后来就屈服了。

大祭司及其同伙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们手中的俘

虏了。

公会开会研究处死刑的具体办法。

根据惯例，罪犯是用石头击毙的。但是耶稣的案件是例外。他的处死方式必须带有羞辱性质。逃跑的奴隶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让他们挂着，直到饥渴而死。于是他们就决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通知四个罗马士兵和一个队长去执行这项任务。



各 各 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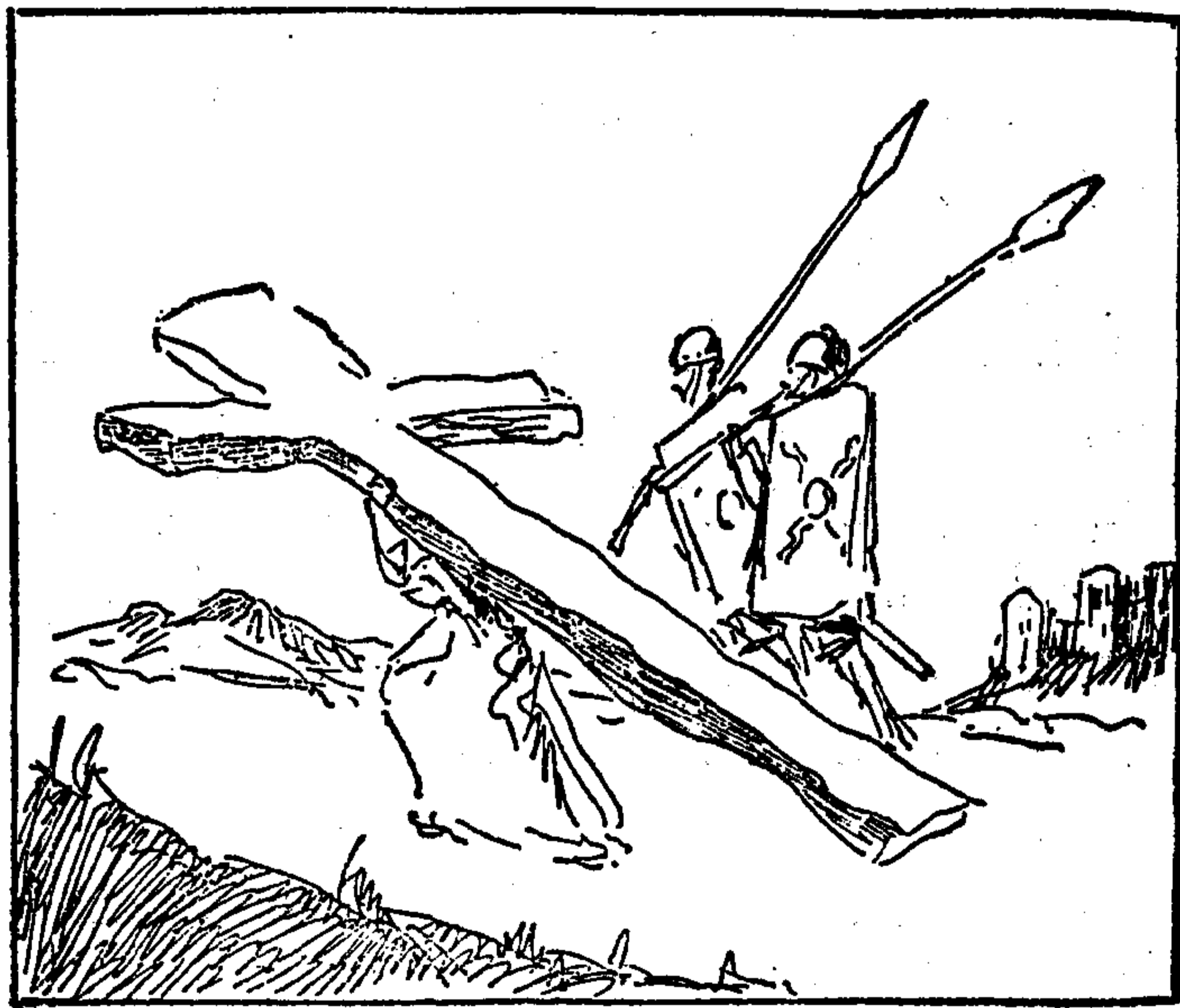
这几个人抓住耶稣，要他站着。

那件紫色的脏外衣又给披到了耶稣的肩上。他们还把一顶用荆棘匆匆做成的皇冠戴在耶稣的头上，把两根沉重的杠杆做成的一个十字架压在耶稣的背上。

等了一会，等到他们把与耶稣同时判处死刑的两个窃贼从牢房里放出来。

下午很晚的时候，这一支吓人的队伍开始向竖立着绞刑架的小山前进。这座小山名叫“各各他”，这个词来源于四周都是骷髅的“髑髅地”。

耶稣由于没有吃东西而软弱无力，由于受到拳头和鞭



去各各他之路

子的抽打而头昏目眩。他行走非常困难。

道路两旁，站满了人。

他们看着耶稣拖着身子，背着十字架，慢慢地走上小山的陡峭小道。

嘈杂声没有了。

群氓的怒气也没有了。

一个无辜的人被杀害了。

可以听到要求宽恕的呼声。

但是太晚了。

这出可怕的戏得演到沉痛的结局。

耶稣被钉到了十字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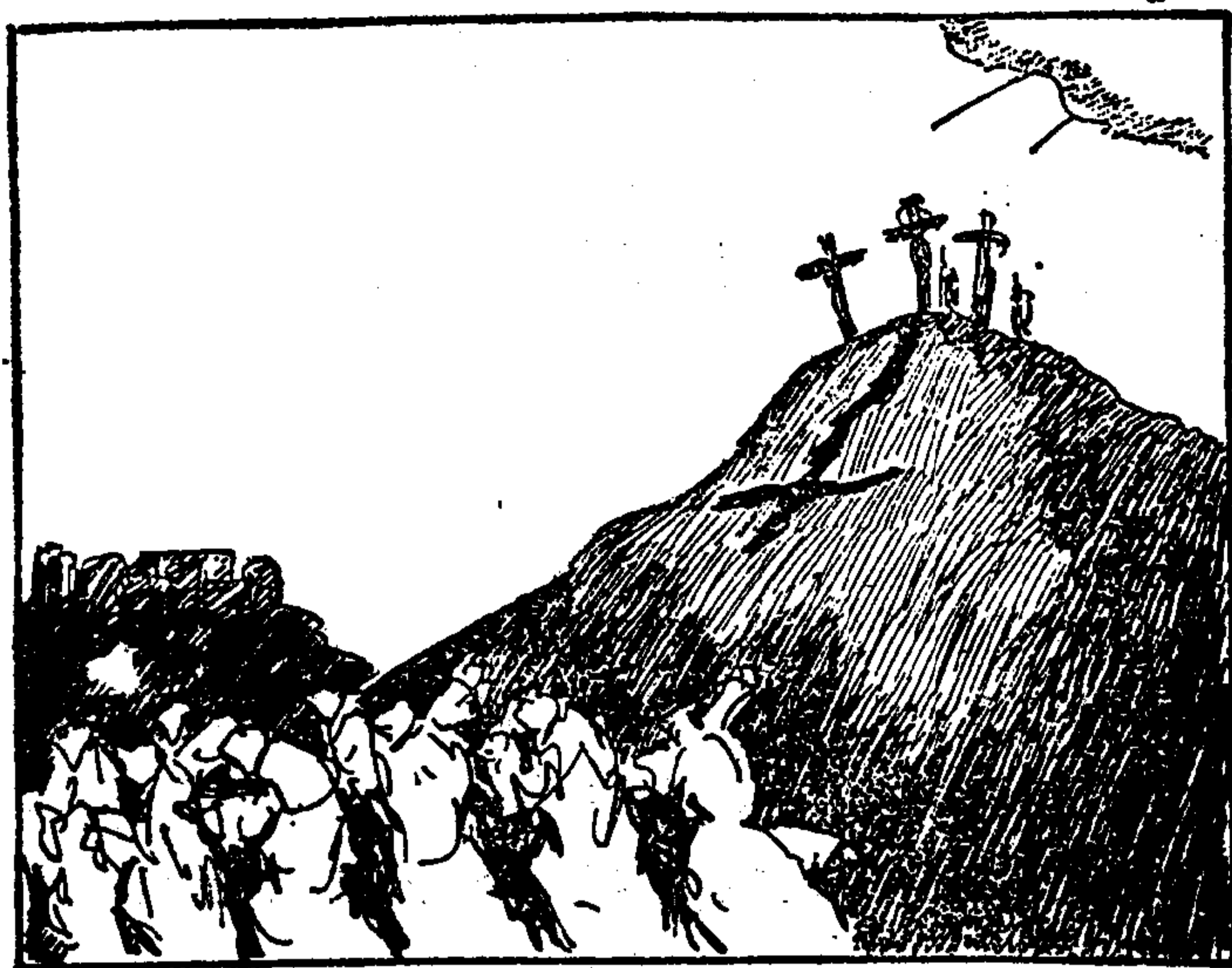
罗马士兵在耶稣头上拴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之王。”

他们同时用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写下来，使人人都能看懂。这意味着对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的蔑视，他们这些人是应该对这次可怕的、不公正的审判负责的。

士兵们把最后一枚钉子钉进去以后，便坐下来赌博。人们围了一大圈站着看。有些人仅仅是出于好奇。另一些人以前曾经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冒着危险进城来，为的是想在最后一刻能与他们的导师在一起。人群中还有几个妇女。

天黑得很快。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轻声说话，但没有人能听得懂。一个好心的罗马士兵用一块海绵浸了醋，放在长枪的枪尖上伸出去给耶稣，想减轻耶稣被钉裂的手和脚的疼痛，但是耶



耶稣之死

稣拒绝了。

他用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努力，保持住知觉，做了祷告。

他祈求上帝宽恕他的敌人对他所做的事情。

然后他低声说道，“完了。”

他死了。

第二十七章 思想的力量

但是“爱”和“盼望”这两个新词已经传播到不幸的人类的耳朵里，这是罗马总督和好妒忌的犹太祭司们所压制不了的。不仅如此，甚至连罗马皇帝本人都无法制止耶稣的门徒把主的启示传播给所有愿意听道的人。

耶稣的教诲是人的心灵通过爱和公正寻求幸福的最崇高的表现。

这就说明为什么许多世纪以来许多人试图摧毁的一种思想居然能长期存在并取得最后胜利。

耶稣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

有权势的人非常富有，当奴隶的人则一贫如洗。

但是，后者的数目与前者相比，却是一千比一。

穷人最先听到耶稣的话。耶稣关于爱的教诲，即他坚信万物之灵便是一种爱的精神，也是最先为穷人所讨论和接受。

这些纯朴的人从来没有受怀疑论和伊壁鸠鲁派的华而

不实的哲理的影响。

他们既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

然而他们的耳朵能听。

在他们的主人看来，他们与田里吃草的牛差不多。

他们活着，死了，也就被遗忘了，没有人为失去他们而哀悼。

如今，使他们受奴役之门忽然敞开，他们瞥见了真理，理解到所有人都是同一个天父的孩子。

当然，首先接受这种新的信念的，是住在耶稣老家附近的犹太人，他们能听到他讲话，感觉到耶稣的话的魅力，看到他无畏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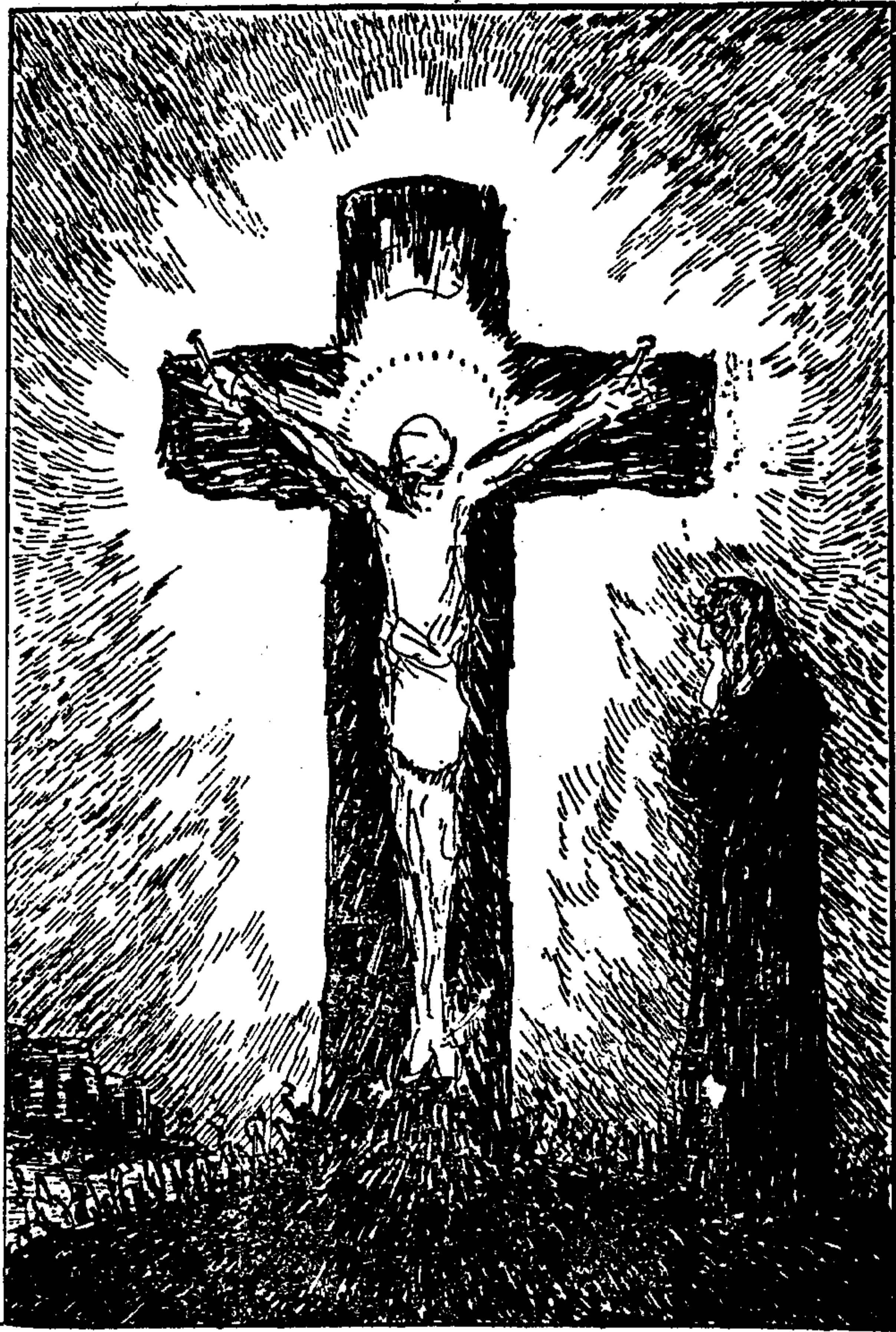
几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到了中世纪，人们真诚地接受全部写成文字的传说时，便非常憎恨犹太人，因为有些犹太人对人们称之为上帝的儿子的那个人的死是负有直接责任的。

但是，按我们的理解，这种态度是完全讲不通的。

耶稣是犹太人。他的母亲是个犹太女人。他的朋友和门徒也是犹太人。

耶稣本人很少离开他成长于其中的犹太社会。他虽然很愿意和外国人交往，很愿意和希腊人、撒马利坦人、腓尼基人、叙利亚人和罗马人交往，但是他为自己的人民而生，为自己的人民而死，死了也是埋葬在犹太人的土地上。

他是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犹太先知，是每逢民族危机就挺身而出那些英勇的宗教领袖的直系后代。



法利赛人和在他们迫害下的牺牲者

不，杀害耶稣的那些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只能是指一种心地非常狭隘和个性非常偏执的犹太人。

他们是一种褊狭的信念的自私的捍卫者，这种信念几百年来早已过时。

他们对一种貌若虔敬的宗教信仰进行横暴的垄断，自封为它的掌管人。

他们犯了一种可怕的罪，但是，他们是作为一个政党的、教派的成员犯下的罪，而不是作为犹太人犯下的罪。如果说他们极其憎恨这位新的先知，那么其他犹太人倒是极其热爱他们的这位被杀害的主的。

第一个基督教团体，也就是把人们组织起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的第一个团体，就是住在加利利和犹太的那些忠诚的信徒建立的。

说它是一个基督教团体，并不是很正确的，因为这个名词直到几年以后才在小亚细亚的安蒂奥克^①市被采用。但是耶稣的门徒的这一团体是存在过，兴旺过，而且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在耶稣悲惨死去的十字架的阴影之下经常聚会的。

但是，不久就出现了分歧。具有同样观点而又与其他一些人观点不同的人成立了一些小组。有些人，例如熟悉当时希腊哲学的司提反^②是知道新旧两派之间肯定会分裂

① 安蒂奥克，位于今叙利亚西部，濒临地中海，被称为“非犹太人的基督教徒的摇篮”。参见本书第二十八章。

② 司提反，早期基督教会所选办理济贫事宜的七个执事之一，热心于传道，被人诬告，最后被石击死，为基督教殉道的第一个人。

的，知道犹太教教会决不会让摩西的严厉的耶和华同耶稣所宣讲的敬爱的上帝并存的。

但是，当他们说出了这一点时，另外一些人就愤怒地把他们杀掉了，因为看来他们是主张去掉一切排外因素的，而在古老的圣殿地区成长的那些人看来，容忍外国事物是件可怕的事。

不久后，裂缝扩大了。耶稣逝世后十来年，他的教义就明确了下来，这一教义使基督教徒永远与犹太人分开，正象基督徒与佛教徒或穆斯林完全不同一样。

从那时以后，这种新的教义倒比较容易在西亚传布了。

古代犹太律法的哲理已经被埋在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看不懂的希伯来文里。

但是与基督有关的事则被人们用希腊文写了下来，而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早已使希腊文成为古代的国际语言。

大局已定。

西方世界准备接受来自东方的启示。

需要一个能把启示从加利利带到罗马去的人。

他来了。

他的名字叫保罗。

第二十八章 思想的胜利

但是，在基督教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之前，有一件事必须做到，那就是必须与耶路撒冷以及旧教的狭隘的种族偏见决裂。有一个名叫保罗的杰出的传道者和组织者拯救了基督教，使它不致于沦为一个小小的犹太教派。保罗离开了犹太，渡海来到欧洲，并使这个新的教会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对犹太人、罗马人和希腊人一视同仁。

我们对保罗很熟悉。

从历史上说，我们对保罗的了解要比对耶稣的了解清楚得多。在《新约》中，紧接着几卷福音书之后的第五卷“使徒行传”里，有十六章记载着保罗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从他在西方异教徒中旅行期间写的一些使徒书信中，我们发现保罗对他的教义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

他的父母住在小亚细亚西北角西利西亚地区的大数城里。他们给儿子取名扫罗。

他的家庭环境不错，在罗马帝国的几处都有亲戚，幼年

时就被送到耶路撒冷去上学。他的地位也有些不同寻常，因为他虽然是个犹太人，却能成为一个罗马公民。这种荣誉看来是由于他的父亲为罗马做了某些事而授予他父亲的。在当时，这就等于得到了一种可以享有许多特权的保证。

受完了全体犹太儿童的传统教育以后，扫罗就到一个做帐篷的人那里去当学徒，后来他自己也经营做帐篷的生意。

年轻的扫罗是在纪律严格的法利赛派的学校受教育的，因此当法利赛派下令处死耶稣时，扫罗完全同意公会的意见。后来，他还积极参加了青年爱国者团体，他们力图清除那个可恨的拿撒勒人在加利利和犹太到处散布的煽动性教义。



圣司提反

司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在场，对这个为新的信仰第一个殉道者之死无动于衷。

但是，由于他总是在一群年轻的暴徒中充先锋，而这些暴徒假借旧的法律的名义又在犯新的罪行，因而他几乎每天都与耶稣的信徒接触。

这些最早期的基督教徒却与他们同一时代的大部分人迥然不同，他们的个人品德极为高尚。

他们生活俭朴，不说谎，对穷人慷慨解囊，与贫苦的邻居共同分享自己的财物。上绞刑台时，嘴里还会为迫害他的那些人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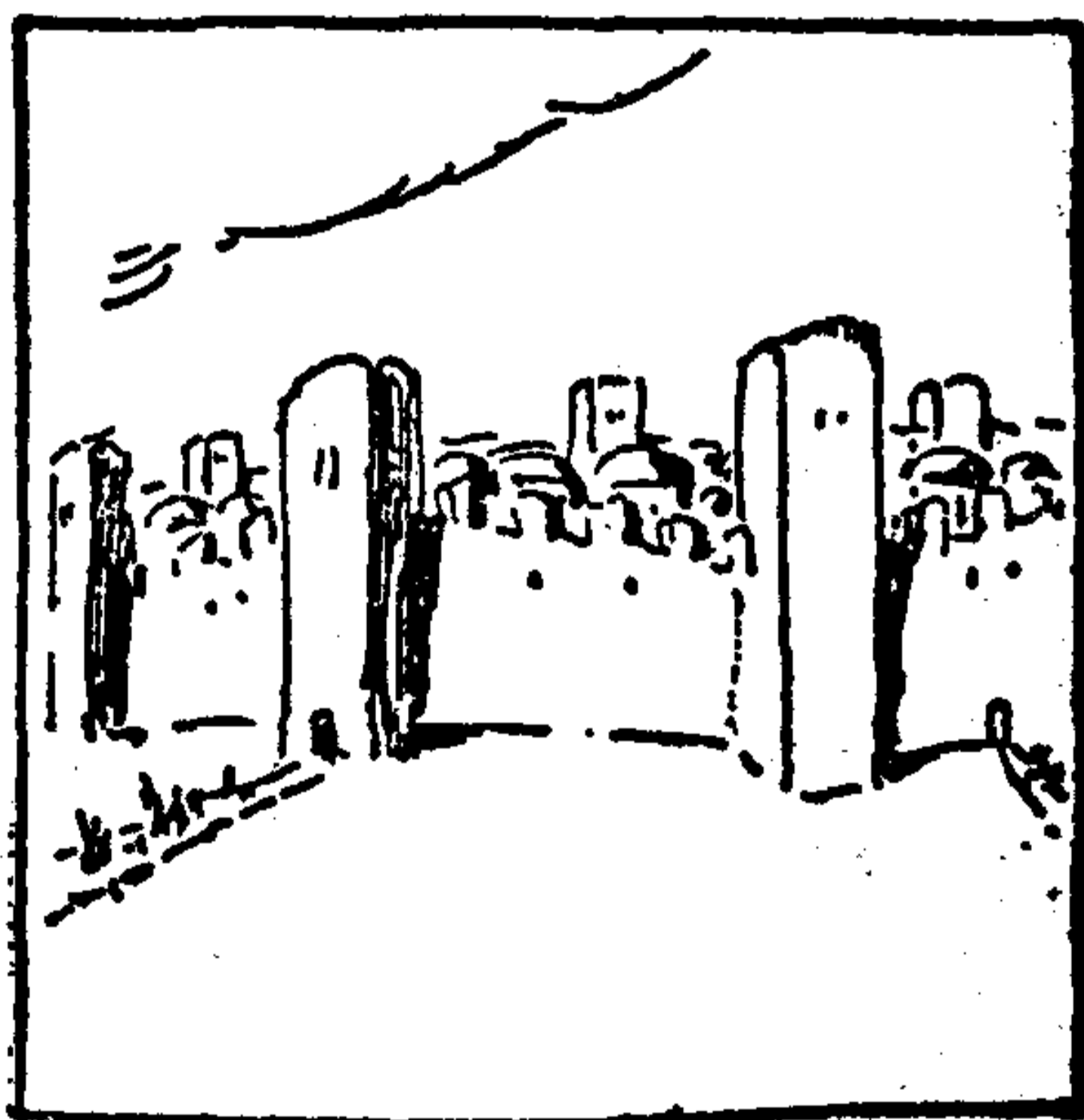
最初，扫罗感到迷惑不解。

不久，他开始理解，耶稣必然不仅仅是一个煽动革命的人，因为他能使一些连从未见过他的人都能如此虔诚。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耶稣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老师。扫罗忽然理解耶稣了，他自己完全顺从他的陌生的导师的旨意。

他的转变是在一条行人稀少的路上发生的。

他走在到大马士革去的路上。耶路撒冷当局已经听说这个城里有若干犹太人开始倾向于基督教教义。大祭司让扫罗带几封他自己写给他在大马士革的同行的信，要求把那些信异端邪说的人送交耶路撒冷受审，并处死刑。



扫罗象个孩子似的

大马士革

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可怕的使命。但是，他在到达叙利亚首

都之前，忽然觉悟了。

他的受蒙蔽的眼睛忽然看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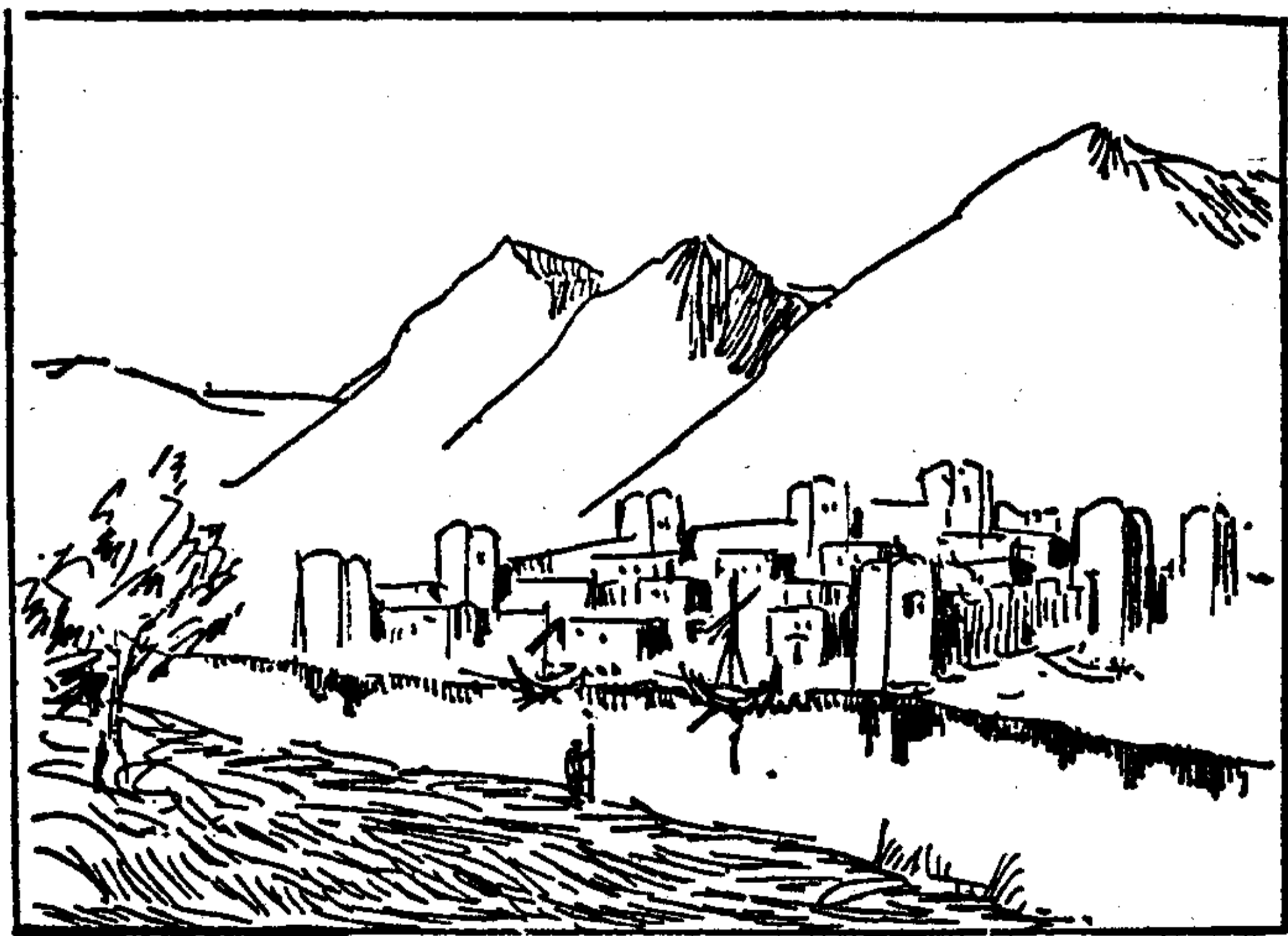
耶稣是对的，大祭司错了。

这是后来几百万人都得出的符合逻辑的结论。

他既没有把信件交出来，也没有要求逮捕持不同教义者，而是直接去见大马士革的基督教团体的领导人亚拿尼亚，请求给自己施洗。

从那时起，他就改名保罗，并用这个名字获得了异教徒的使徒这一名声。

他放弃了原来的职业，而且在巴拿巴（一个来自塞浦路斯岛的、在早期就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人）的请求下，到安蒂奥克城去。在那里，基督徒的名字第一次公开授予了接受



安蒂奥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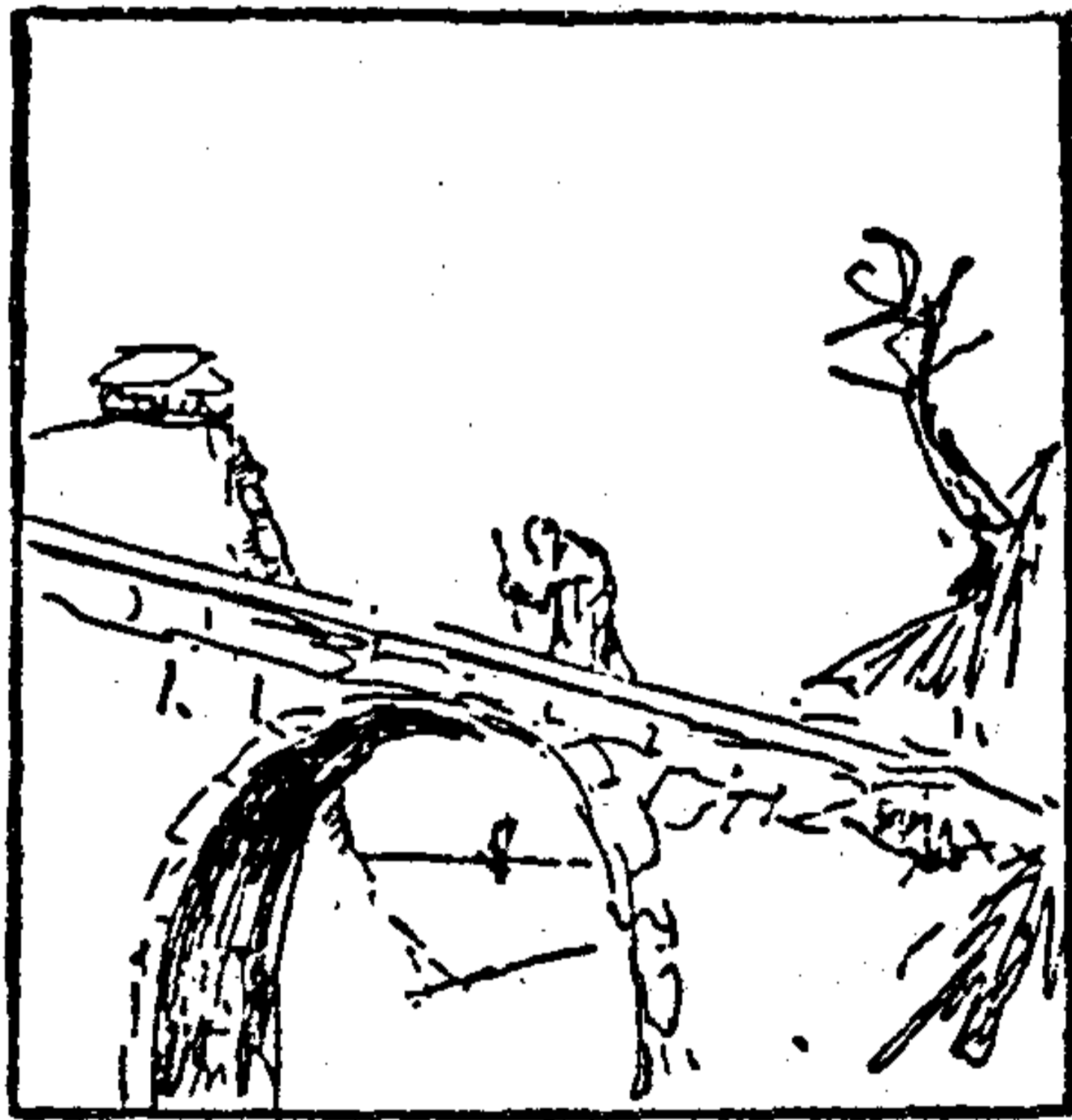
耶稣的教义而不再到旧的犹太教堂去做礼拜的人。

保罗在安蒂奥克居留不久，就开始了一种漫游各地的传教士生活。他走遍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最后所得到的是一个殉教者的身份，葬在一个无名的罗马墓地。

最初，他主要是在小亚细亚的一些沿海城市工作，使许多人改信了基督教。希腊人非常乐意听他讲道。他们能领会他的说理方法。他们佩服他在说服他们所提出的异议时采取的方法，于是他们就欣然加入了这一新教。

但是在地中海的大多数港口城市的一些犹太基督徒小团体却憎恨保罗，并力图破坏他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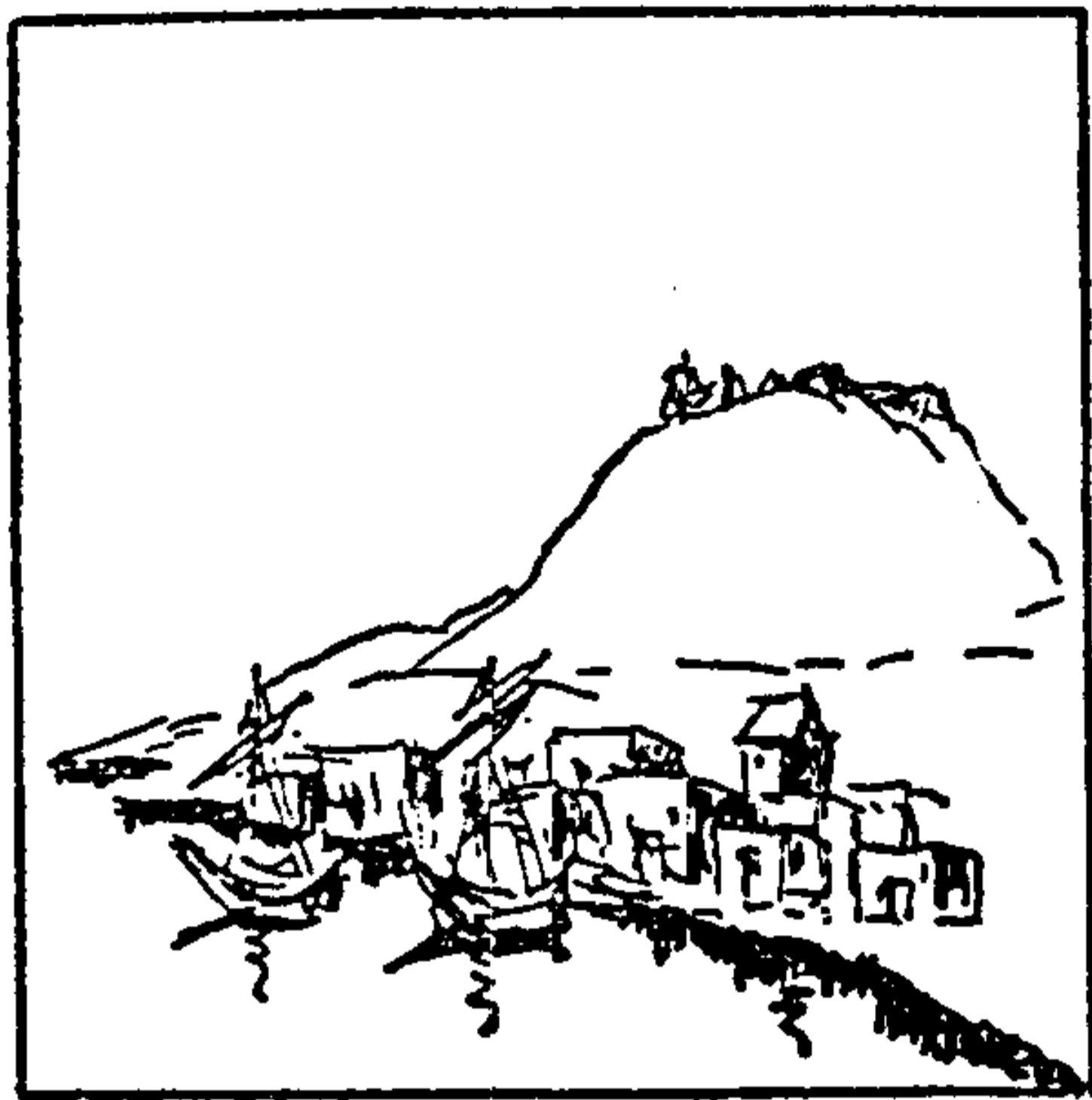
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宗教偏见，不是立刻就能消除的。一些善良的人认为，保罗似乎走得太远了，认为他对信希腊宙斯神和波斯太阳神的人太友好了，他应该把自己是犹太人这一点放在第一位，基督教的理想应属第二位，而且应该尽可能按照古老的摩西约法办事。



使徒

保罗力图向他们证实基督教和犹太教两者毫无相同之处，一个人不能同时信奉耶和华和耶稣的上帝，于是他们对保罗的厌恶就变成了公开的憎恨。

他们曾有好多次试图杀害他们所憎恨的这个做帐篷的人。后来保罗终于明白，基督教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向一批完全新的公众呼吁，而且必须毫不含糊地毅然和犹太教决裂。



特罗阿斯

这时，他依然在小亚细亚一带活动，但是最后到了特罗阿斯（离荷马所歌唱的古老的特洛伊城的废墟不远的—个海港）时，他终于下决心到欧洲去。

他经过赫勒斯滂海峡直接去马其顿中心的一个重要城市菲利

皮^①。

他到达了亚历山大^②的故国，由于他熟知希腊语，就用希腊语向他的第一批西方听众讲耶稣的道。

他只讲了两次就被逮捕，关进了监狱。

但是人民喜欢他，于是就让他偷偷地逃走了。

他并没有被这次不幸的经历吓倒，而是决定向敌人的

① 菲利皮，位于希腊北部，当时是马其顿的一个主要城市。约公元 50 年，保罗在此建立教会。

② 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圣保罗去国外

堡垒进攻。他到雅典去。雅典人很有礼貌地听他讲道。但四百年来，他们已经听了许多新的教义，因此他们对传教士已经不感兴趣。

保罗的工作从未受到干扰，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要求施洗。

在科林斯，保罗取得很大成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后来写给科林斯的教友的两封信中知道。他在信中对他的思想作了更多解释，这些思想，随着时间的流逝，离犹太基督徒仍然感到非常亲切的那些旧教规越来越远了。

那时，保罗在欧洲已经住了几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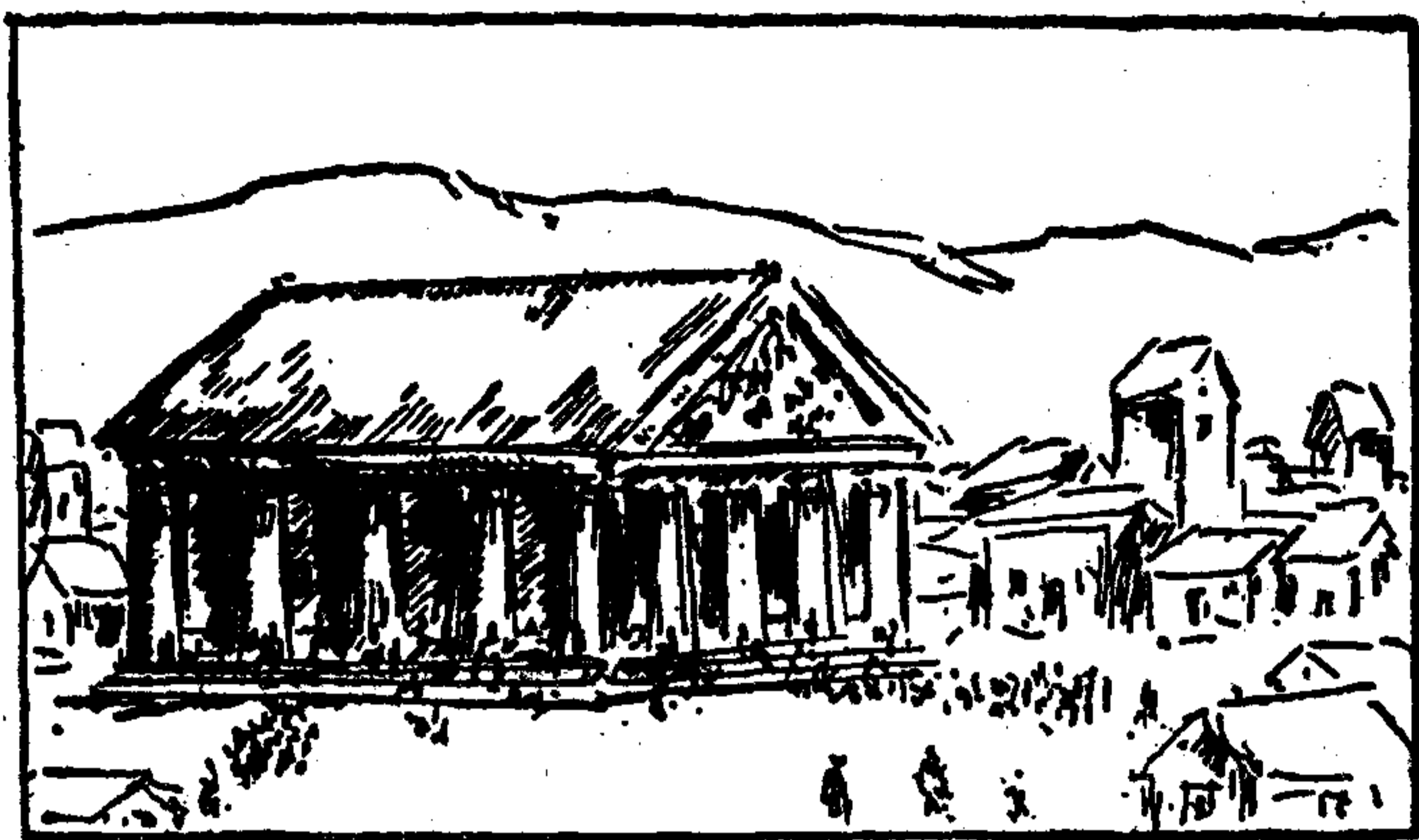
未来的一切传教工作的基础已经打好，他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小亚细亚本土去了。

他首先访问了西海岸的以弗所^①。从远古时候起，这个城市里就有一个狄阿娜^②神庙。狄阿娜(希腊人称她为阿耳忒弥斯)是阿波罗^③的孪生妹妹。她不仅是月亮女神，人们认为她能对一切生物施加影响，而且在人们的想象中，她比她的父亲宙斯的权力更大。正象中世纪时，人们认为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要比耶稣更值得尊敬一样。

① 以弗所，位于今土耳其西部，当时属小亚细亚的一个希腊城市，曾在此举行两次重要的初期基督教会会议。

② 狄阿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亦即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神，她是古希腊最重要的神祇之一。

③ 阿波罗是主管光明、青春、音乐、诗歌、医药、畜牧等的神，一说即太阳神。



狄阿娜神庙

保罗不了解这个城市的情况，便要求允许他在当地的教堂讲道。他得到了许可，但是犹太人听他讲了几次以后，又立即把这事撤消了。于是他便租了一个以前曾是一个希腊哲学家讲学的讲堂。他在三年中在这个讲堂的讲道方式使人可以称之为第一个神学院。

以弗所象耶路撒冷一样，是一个垄断着宗教的城市。狄阿娜神庙里的礼拜仪式使许多人得到好处。

这里除游客外，还有祭品。销售狄阿娜塑像的生意很兴旺，朝圣者把塑像带回家去，正象现在我们在卢尔德^①买圣母像和在罗马买彼得的塑像一样。

^① 卢尔德，法国西南部一城市，有罗马天主教圣庙，传说圣庙的水能治病，每年有数百万人至此朝拜和旅游。

如果保罗获得成功，如果自古以来对创造奇迹的女神的神奇力量的信仰遭到破坏，那么上述这种买卖当然就会受到毁灭性打击。于是金匠、银匠和神庙的祭司们就象几年前他们的耶路撒冷同行一模一样地行动起来。他们想跟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杀害耶稣那样，把保罗杀掉。

有人把这种危险告诉保罗，他就逃跑了。但是他的工作已经完成。

以弗所的基督教团体已经强大得无法摧毁。虽然后来保罗再也没有来此访问，但以弗所已经成为早期基督教世界的最重要的中心。关于最后确定新教义的最初几次会议，也是在这个城市召开的，这一点可以从公元第2世纪和第3世纪的编年史中读到。

那时，保罗更老了。

他经受了許多苦难，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他决定在有生之年再去访问一次他的导师死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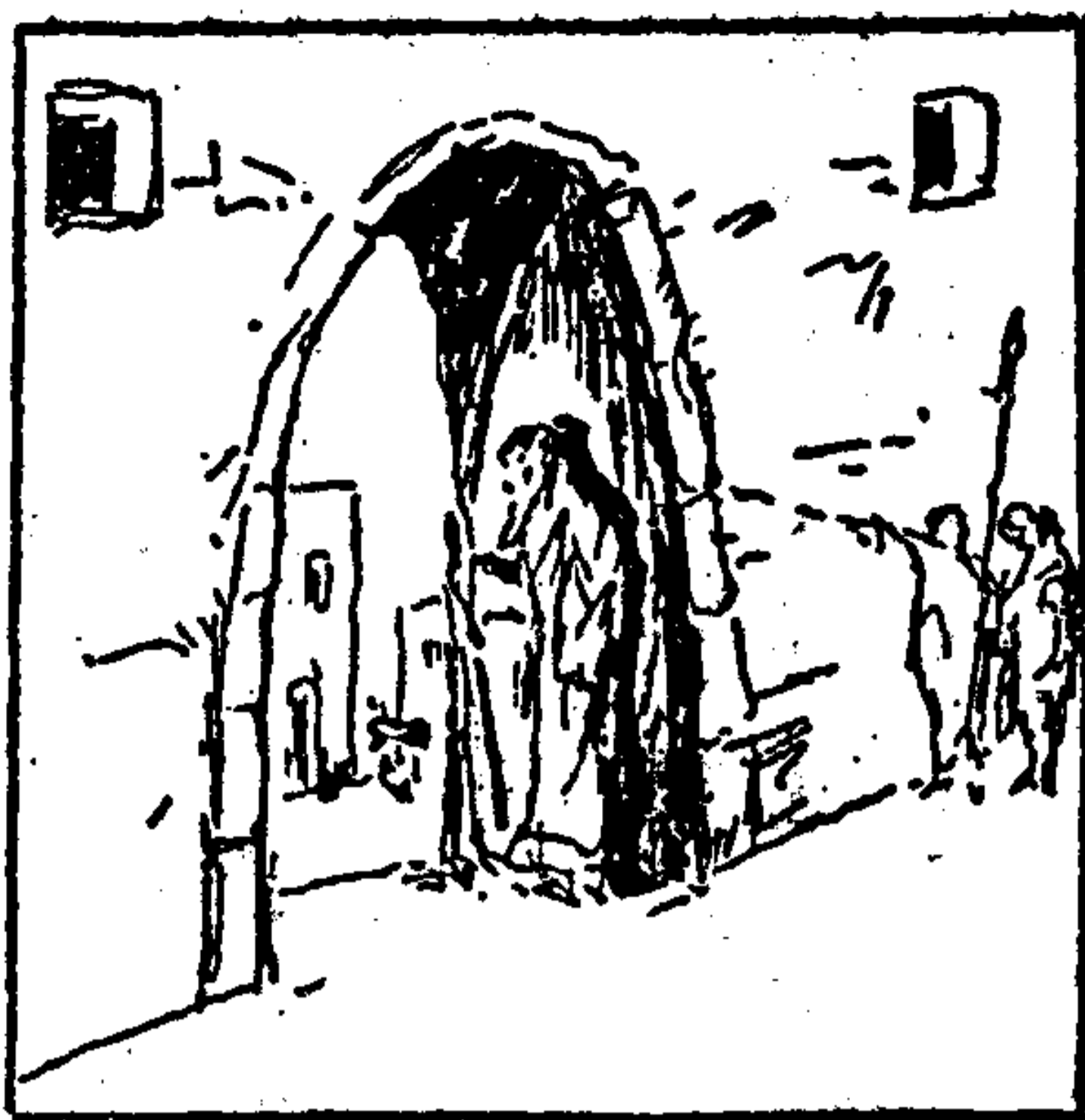
很多人告诫他不要去。

耶路撒冷的所谓的基督教团体，实质上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保罗的名字受到一些人的咒骂，这些人是不会原谅这个使徒的，因为他热爱异教徒。在一个仍然在法利赛派的思想统治下的城市，保罗在希腊的成就是算不了什么的。

保罗不相信这一点，但是当他一进圣殿，人们便认出了他，一群人很快围了拢来，威胁他要对他施私刑。

罗马军队出来救了他，把他送到城堡里。

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才好。最初，他们认为他是一个煽动革命的人，是从埃及到犹太来闹事的。但是在保罗证明自己是一个罗马公民以后，罗马士兵就急忙向他道歉，把铐在他手上以防万一的手铐拿掉。



保罗回到圣殿

耶路撒冷的卫戍部队司令利西亚这时发现，他象几年前的彼拉多一样，处于尴尬境地。

他没有理由控告保罗，但是他有责任维持秩序。

他允许把保罗带到公会去，于是耶路撒冷又一次濒临爆发内战的危险。

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长期来都在后悔，他们为了杀害共同的敌人耶稣而组成的联盟搞得太急了，以致后来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使耶路撒冷长期处于宗教争端的骚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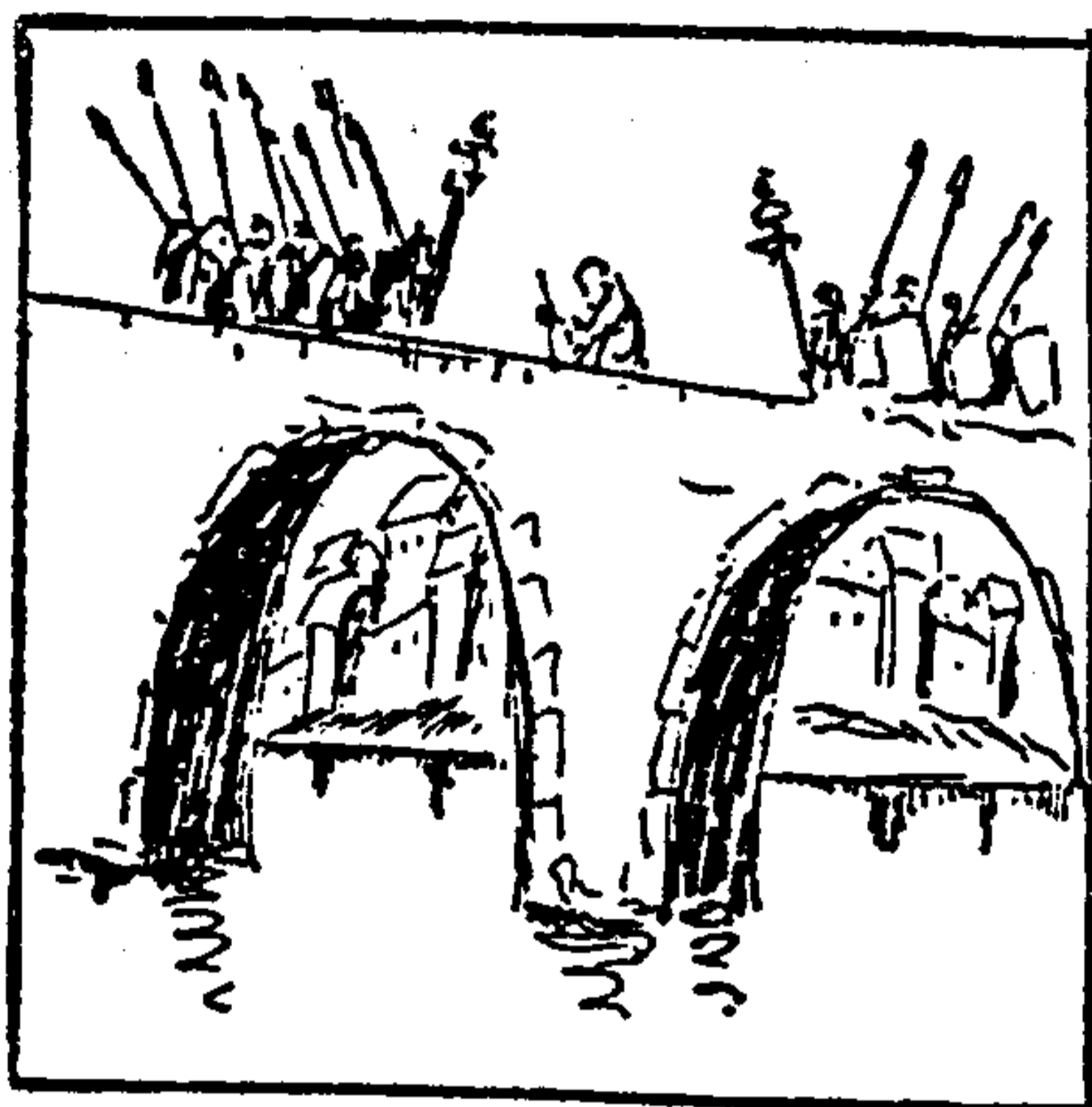
在这种情况下，保罗是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审判的，因此利西亚机智地把他转移到城堡去，使他不致遭到暴民的攻击。

然后，在还没有引起太多的公众注意之前，他就把保罗

送到总督所在的该撒里亚。

保罗在该撒里亚住了两年多,在这期间,他几乎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他对犹太公会的成员不断指控他一事感到厌烦,



最后他要求把他送到罗马去,并允许他向罗马的皇帝解释他的事件,因为这也是他作为一个罗马公民的正当权利。

公元60年秋天,他动身赴罗马。

这是一次灾难深重的旅行。

保罗去罗马

载着这位使徒的船

只失事,触到了马耳他岛的礁石上。

拖延了三个月之后,才由另一只船把保罗一伙带到意大利大陆。保罗在公元61年到达罗马城。

看来保罗在这里也享有很大自由。罗马人的确一点没有反对他。



马耳他

他们只是希望他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否则就会引起暴动。他们对犹太神学不感兴趣，当然就不会打算审判一个罗马法庭不认为有罪的人。

这时，他不再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了，他可以行动自由，于是他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

他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居民区租了一间安静的房间，又开始传道。

在这最后几年，他英勇无比。他已经是一个老人，过去二十年来的苦难生涯，几乎使他精疲力尽。但是坐牢，鞭打，向他扔石头（有一次，他自己的同胞向他扔石头，险险乎使他致命），以及或在船上、或走路、或骑马的那些无休止的旅行，那些又饥又渴的遭遇，这一切，比起能有机会亲自在文明世界的首都讲耶稣的思想，就算不得什么了。

他继续传道有多久，或者最后如何，我们就知道了。

公元64年，发生了一次毫无意义的反基督教的暴动，这次暴动很快发展得很普遍。尼禄皇帝还鼓励暴民抢劫和杀害所有信仰新教的人。

看来保罗也是这次大屠杀中的牺牲者。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听人提起过他的名字。

但是现代的教会就是体现他的天资的纪念碑。

保罗是使基督教从加利利传到罗马的桥梁。他拯救了基督教，使它不致变成一个小小的犹太教派。

他使基督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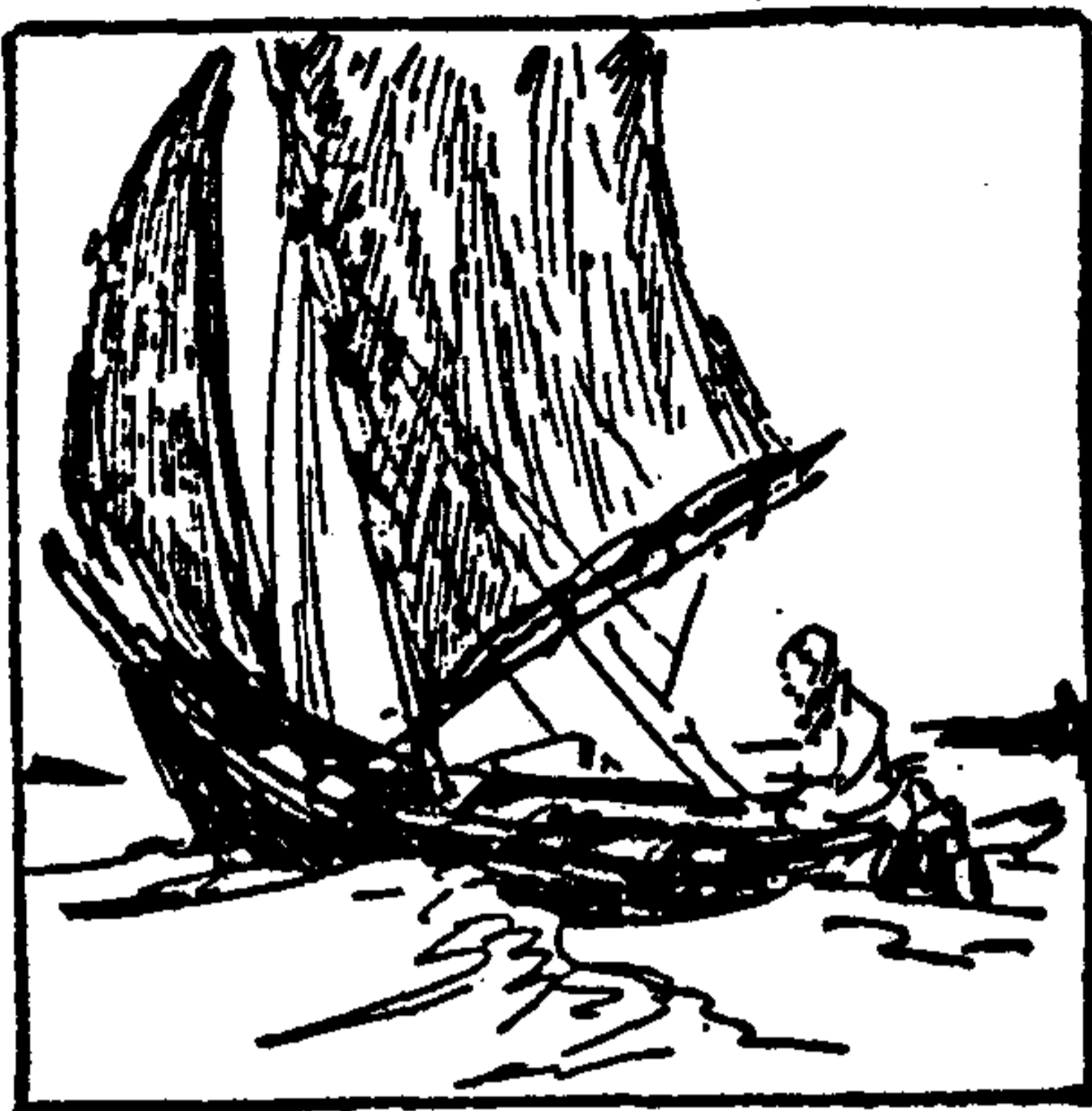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章 国 教

不久以后，另外一个名叫彼得的门徒到罗马去，访问了台伯河畔一个小小的基督徒聚居地。彼得本人在罗马帝国的几个皇帝先后组织的多次对基督徒的大屠杀中死去，因为这几个皇帝开始惧怕这种新的宗教团体的影响。但是教会得以在袭击中幸存下来。三个世纪以后，罗马已经不再是西方世界的政治中心，罗马的基督教主教们把他们的驻在地变为全世界的宗教首都。

彼得的名字是同基督教中心从耶路撒冷移到罗马这一事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关于彼得的事，我们所知道的要比保罗的少得多。

我们上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处于异常沮丧的情况下否认认识耶稣并从该亚法的官厅逃出去。后来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我们瞥见了他一眼。此后的许多年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过他，直到他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传教士。他到一些遥远的城市去布讲他的导师的教诲，并在那里写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信。

彼得所受的教育要比保罗少得多。他是加利海的一个纯朴的渔民，因此他缺乏保罗的那种个人的吸引力，保罗不论走到犹太、希腊、罗马或西利西亚的社会，都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圣彼得

然而对于在审判耶稣时，彼得临时所表现的胆怯，我们决不能因而认为他缺乏勇气。

有些非常勇敢的士兵和一些非常有名的军团偶尔也曾做出一些反常的事。但是当他们恢复理智以后，总是会再以对职责的忠诚来弥补意外的丢脸行为的。

彼得也是这样的。

此外，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以非常高的效力做一件有用的工作。他感到自己能力有限，就把比较引人注意的工作让给住在国外的保罗去做，让给耶稣的兄弟雅各^①去做，因为雅各已经在这古老国家的基督教会成为人们公认的领袖。

^① 雅各 (James)，指耶稣的长弟，〈圣经〉中文版译雅各，不译詹姆斯。雅各是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领袖，约于公元62年被杀。

而他自己则甘愿留在犹太附近的一些很不重要的地区。他与他的忠诚的妻子一起，从巴比伦长途跋涉到撒马利亚，又从撒马利亚到安蒂奥克。他还告诉人们，以前他同耶稣一起在加利利海捕鱼时耶稣对他讲的一些教诲。

他最后怎么会到罗马去的，我们就知道了。

从严格的历史角度来说，对彼得的这次旅行，我们没有可靠的资料，但是这个使徒的名字是与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的基督教的早期发展的历史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专门为这个耶稣最喜爱的门徒、这个了不起的老人写上几句。

第2世纪中叶，有一个编年史作者提到彼得和保罗曾同时在罗马工作，他们是在几个月内先后被暴民杀害的。

对异教徒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杀害，在罗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以前，罗马政府对耶稣的信徒是满不在乎的，但是这种态度逐渐变成了憎恨。

只要基督徒仅仅是一些“怪人”，他们偶尔在罗马偏僻地区的僻静的房子里聚会，讲一些故事给大家鼓鼓气，说有一个救世主被当作一个逃跑的奴隶处死，那么罗马政府对他们的聚会就不会感到有什么危险了。

但是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基督的教诲，当局就不耐烦了。

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首先，依靠祭祀宙辟特而生活的人开始抱怨。他们的收

入减少了。人们不到神庙来敬神了。罗马人把金子给了一个来历极为不明的外国神。牲口贩子和祭司方面的损失也很严重。



有关各方面在取得警察的合作以后，开始展开杀害基督徒的运动。住在郊区的赤贫农

奴 隶

民，有些属于比较野蛮的暴民，他们讨厌那些品行端正的居民，因此这些居民受到恶意指控时，他们反而觉得高兴。有一个罗马家庭妇女对另一个妇女说，那些基督徒如何“每星期天把幼童杀了后喝他们的血，只是为了图上帝高兴”。这时，这些暴民就有意识地相互眨眼示意，并且提示“采取措施”的时刻已经到来。

当时所有的知名文人公认基督徒居民的生活是圣洁的，引他们为一些罗马人的榜样，因为这些罗马人总是在悲叹“今不如昔”，而同时却又在这不如昔日的今天做着各种坏事。但是文人说的不管用。

还有另一些比较有权的人，他们出于自私的目的，惧怕基督教获得成功。巫术师，东方魔术师，还有新近从东方“秘密”引进一百来种新幻术的人，发现他们的生意受到破坏。他们怎么能比得过那些宁可过穷困生活而在阐明他们的加

利利导师的教义时分文不收的人呢？

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出于贪婪，很快就联合起来向当局告发基督徒，说他们是一些邪恶的犯煽动罪的人，他们正在密谋危害罗马帝国的安全。

罗马当局倒没有轻易被吓住。他们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很不愿意采取明确行动。但是，到处在不断散布关于基督徒的谣言，而且又是讲得那样具体入微，似乎都有确实根据似的。

同时，基督徒出于自己渴望有一个更好的新世界，就通过某些深刻的暗示的话，说明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将降临，那时，整个地球将被上帝的闪电所清洗，这就增加了人们对他们的疑虑。



罗马被焚毁

尼禄皇帝有一次喝醉后在自己的首都放火烧掉大部分罗马，这使人们想起了基督教的预言，说所有的大城市都将被毁。

罗马人在极度恐惧下完全失去了理性。

犹太人和基督徒象老鼠似的遭到捕捉，被

关进监狱。他们在酷刑下承认完全无法令人相信的叛国阴谋。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刽子手和猛兽忙得很^①。保罗和彼得

就是在这时被劈杀的。

但是罗马人意识到，坚定不移的殉教者是为新教作了最好的宣传。以前，基督教教义大多是在厨房里被接受的，可是现在，客厅里的人们也对它感兴趣了。公元1世纪末以前，许多高级官员和贵族妇女被处死，因为他们有倾向于基督教的嫌疑，而且他们不愿意向原来信仰的那些神献祭品以表示对罗马帝国的忠诚。

迫害引起了怨恨，最初显得非常温顺、谦卑的基督徒，终于开始采取自卫措施。这时，在户外或在私人的餐厅里聚会已经不安全，于是教会就转入地下。

罗马附近一些荒废了的采石场，一下子变成了教堂。虔诚的信徒每星期在那里聚会一次，倾听虔诚的、在各地奔走的牧师们讲道，在一再重复地听一百年前拿撒勒的那个木匠讲的那些故事中寻找安慰。

这就使所有的基督徒都变为秘密社团的成员，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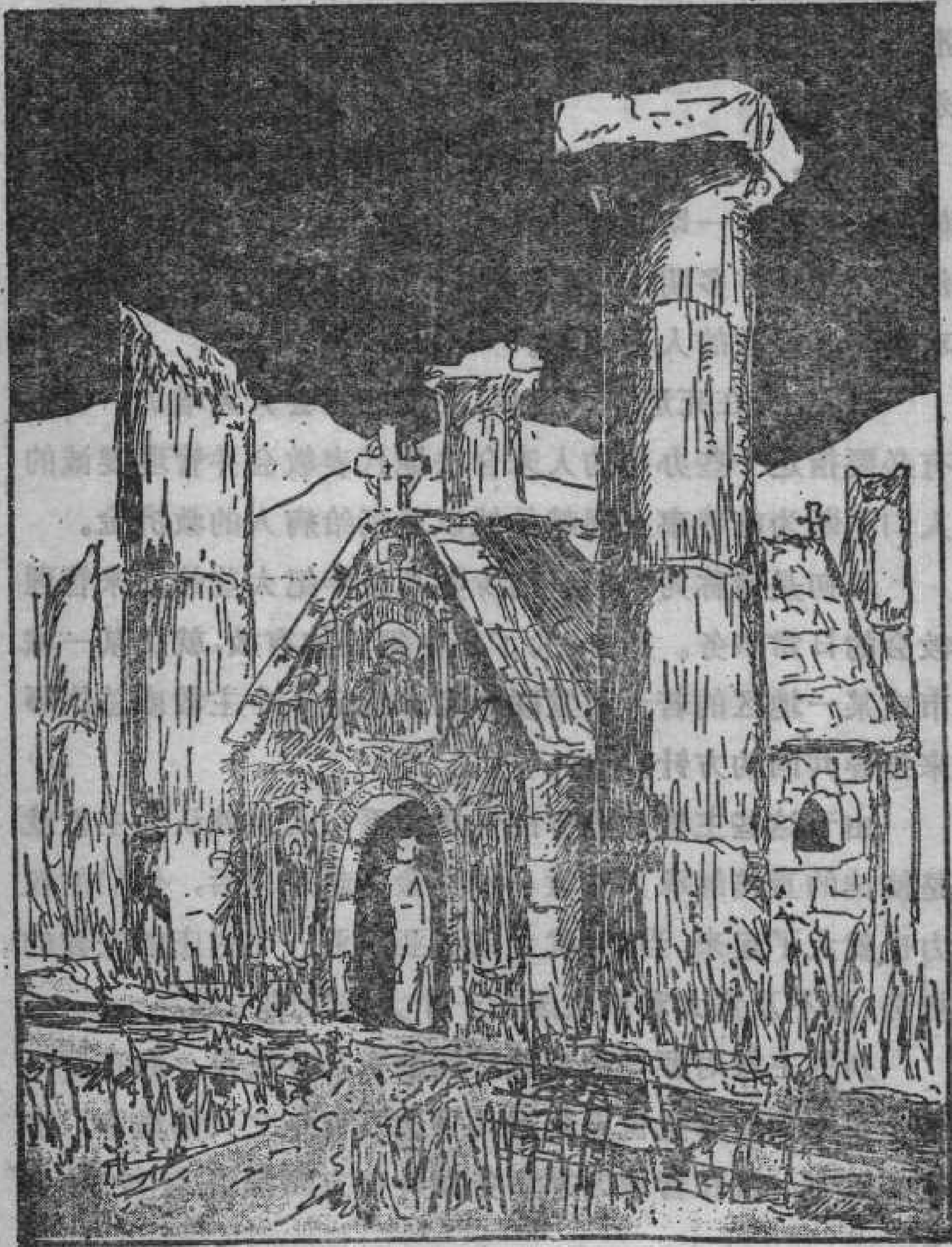
罗马官员出于种种原因，最怕秘密社团。在一个奴隶占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容许警官所控制不了的秘密集会，是不安全的。

从一些行省开始送上关于基督教祸患的发展情况报告。有几个明智的总督持冷静态度，静静地等待人民恢复理智。另外有些总督则接受省内基督徒的贿赂，保持沉默。

① 当时是把一部分基督徒投入斗兽场喂狮子的。



基督教转入地下



彼得大帝入拜占庭时，基督教占领神庙，希腊皇帝巴多洛米奥，会师向拜占庭干，此事需一世纪后拜占庭皇帝

还有一些总督则准备进行大屠杀以博得皇帝的好感，他们准备把与“加利利疑案”有一点牵连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杀掉。

然而，罗马当局发现，受害者的反应到处都是一样的。他们总是否认一切罪行。他们在上断头台时的庄严表现，使他们赢得了许多朋友，以致在举行当众处决以后，往往使要求信奉基督教的人更多了。

事实上，在死刑结束以后，小型的集会大大增加，以致有必要指定一些办事的人来合法地代表教会并管理虔诚的人们不断为慈善事业捐献的钱以及捐给病人的救济金。

最初是请称为“长老”的少数几位年纪大些的人来管理教会的日常事务。后来，为了合作得更加有效，就由某一城市或某一地区的若干教堂联合起来指定一个主教或总执事来指导共同的方针。

由于这些主教的职务的性质关系，人们就认为主教就是使徒的直接继承人。教会的资金多起来以后，他们的权力也就大了起来。当然，犹太或小亚细亚一个村庄的主教的权势，就不及意大利或法国的一个大城市的主教。

别的主教对罗马的主教必然会有几分敬畏。而在罗马这个长期掌管着全世界命运几乎达五百年之久的城市，也就必然有一批在管理国家事务和外交方面都很有经验的人。

在罗马帝国衰落的年代，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没有机会在军队或政府机构做一番事业，于是就转向教会，为满足自

己的抱负和事业心寻求出路,这种情况也是符合逻辑的。

因为极为不幸的是,这个古老的帝国已经处于不幸的时刻。

经济管理不善,使小农贫困化,他们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曾经是军队的支柱,这时,他们涌向城市,吵着要面包和娱乐活动。

亚洲中心地区的动乱促使大批野蛮民族西移,他们逐步进入长期来一直属于罗马的领土。

但是,省里的混乱情况与首都的政治情况相比,就算不了一回事。最初,皇帝一个接一个地登位,然后又被外国雇佣军——罗马帝国的真正主人在皇宫里一个接一个地杀掉。

罗马皇帝终于感到住在罗马已不再安全,于是恺撒的后继者们就离开台伯河一带,迁到别处去了。此后,罗马的主教自然就成为社会上最有势力的人,取得了全面的领导权。他们代表着当时唯一留存的、有完善组织的势力,



罗马—基督教中心

而皇帝从自己古老的首都迁走以后,也需要他们的帮助,以便在意大利半岛保持威望的外貌。

他们愿意为此讲条件。

公元313年，正式作出了一个宽恕的敕令，从此以后，结束了一切迫害。一个世纪以后，罗马被公认为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宗教首都。

教会胜利了。

从此以后，越过战争和骚乱的噪音，可以听到拿撒勒先知的教诲，要求爱他的人用体察万物的那种完全的爱来消除这个世界上的祸害。

公元前5000 - 前4000年 早期尼罗河流域文化



公元前4000 - 前3000年 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化



公元前3000 - 前2000年

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为人民编制了法典



金字塔的建造

公元前2000 - 前1500年

犹太人离开老家向西迁移



喜克索斯人征服埃及

亚述的兴起

公元前1500 - 前1300年



克里特岛成为文化中心

腓尼基的兴起

犹太人迁入埃及

公元前1300 - 前12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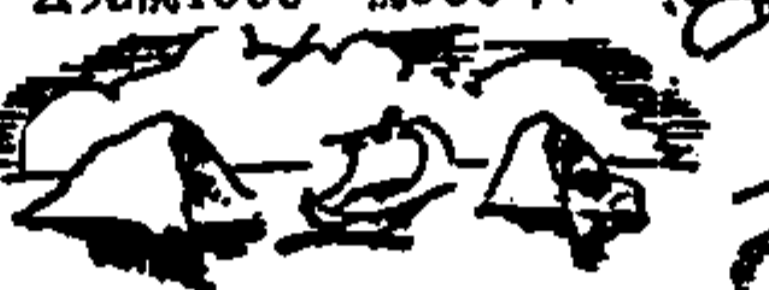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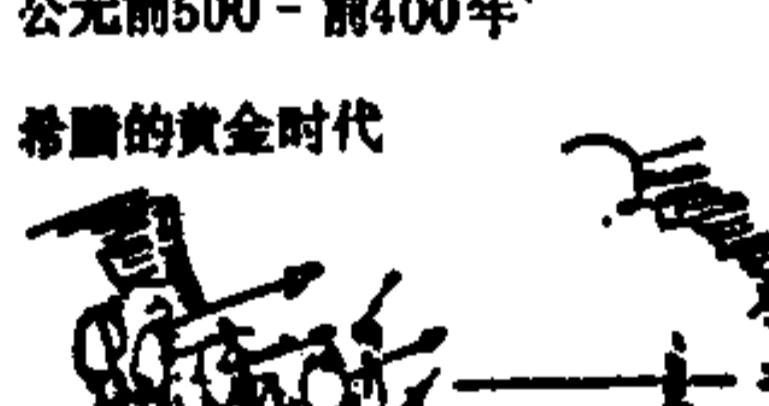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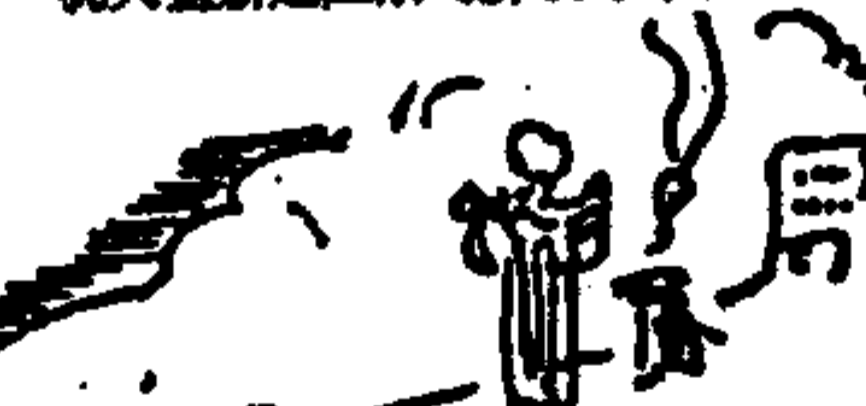
摩西把律法授给犹太人



从北方来的人到希腊定居

从北方来的人到意大利定居

犹太人离开埃及

<p>公元前1200 - 前1000年</p>  <p>荷马的特洛伊战争之歌</p>	 <p>克里特岛被毁，从岛上逃生的人到巴勒斯坦沿海定居</p>	<p>犹太人在士师领导下征服了迦南</p> 
<p>公元前1000 - 前900年</p>  <p>希腊人征服爱琴海</p>	 <p>扎拉图斯特拉为波斯人制定的法典</p>	<p>犹太人的王国</p>  <p>所罗门建造圣殿</p> <p>犹太人的国家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p>
<p>公元前900 - 前700年</p>  <p>希腊的城邦国家</p>	 <p>罗马城的建立</p>	<p>以色列和犹大成为敌对的王国</p>  <p>伟大先知的时代</p>
<p>公元前700 - 前600年</p>  <p>希腊开始有抒情诗</p>		<p>亚述征服西亚并毁灭了独立的犹太人的王国</p> 
<p>公元前600 - 前500年</p>  <p>希腊开始有科学和哲学</p>	<p>释迦牟尼为人民作佛经</p>  <p>孔子教人民为人之道</p>	<p>波斯人征服西亚</p>  <p>犹太人被准许返回耶路撒冷 抒情诗产生</p>
<p>公元前500 - 前400年</p> <p>希腊的黄金时代</p>  <p>希腊使欧洲免遭波斯侵略</p>	<p>罗马成立了共和国</p> 	<p>犹太重新建立祭司阶级的专制制度</p> 

公元前400 - 前300年

亚历山大征服西亚 · 希腊文化的传播

巴勒斯坦成为马其顿的一个省




罗马人击败高卢人

公元前300 - 前200年

人道主义哲学在希腊产生；
希腊成为罗马的一个省

SPQR

罗马击灭闪族劲敌迦太基

马卡比家族的起义




半独立的耶路撒冷王国

公元前200 - 公元1年

罗马成为世界性帝国



耶稣的一生



公元1 - 200年

希腊的哲学、史学和医学

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

保罗去国外，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传播耶稣的思想





公元200 - 400年

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帝国的新都

蛮族袭击罗马帝国

严格的基督教教义的发展





公元400 - 500年

西罗马帝国的溃亡

教规严明的教会接受了罗马的传统

西欧伟大的传教士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漫话圣经

作者 =

页数 = 4 0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